
武俠世界
$2.00
639





督印人：羅　輯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五六一二一（4綫）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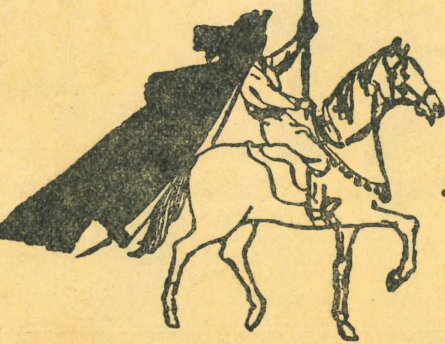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第639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武俠奇情小說

金鷹武士

蕭逸・文
培新・圖

血洗三才陣　妙計殺鷹王

夕陽掠過長巷，暮色爬上了高牆——

那棵老楊槐樹，像是臨塲的敗將，在小風裏一個勁的打着哆嗦，白紫相間的花瓣，簌簌不停的散落着，那情景，又豈是一聲嘆息所能括了的！

廊子裏垂吊着兩串風鈴，叮叮的撞擊着，零碎的音階，像是無數的尖銳，探討着生命更深一層的奧秘！

自古以來，無論你是天大的英雄，蓋世的豪傑，你都免不了有這麼一天的！——在你即將撒手人寰，和這個多彩多姿的世界告別的時候，你已經不再勇猛如昔了，正如同西天的那輪落日，你已經不再令人不敢逼視，不再炙手可熱，那情景和枝頭的落花，倒有幾番近似，包含着多少「無可奈何」的感傷——

× × ×

兩扇紅木的中門打開來——

一個青衣素臉的小丫嬛，走出來，她向着立在中門兩側的四個少年，深深的請了個安。

少年之一，焦急的問道：「師父他老人家的病好點沒有？」

丫嬛搖搖頭，眼睛裏含着兩泡淚水。

另一個少年怔了一下道：「……怎麼樣了？」

丫嬛說：「這回子看來不太好……小姐叫我快請四位少爺去一趟！」

四少年對看一眼，不假思索的急向中門步入！

看上去，四個人年歲都差不多，最大的也不過三十出頭，最小的一個，也有二十三四——這四個人，可不是等閑之輩，在崇明島，提起呂，孟，梁，曹四家公子來，無人不豎大姆指兒的——

蓋因爲，這四個人，每人都有一身好文采，兼具有一身好功夫——

當然，提起他們那身好功夫來，就難免要想到，造就他們這身功夫的人——「青冠叟」孫玉麟，——也就是現在他們來探的那個病人！

× × ×

孫玉麟斜倚在紫色木軟榻上，劇烈的喘息着。

不過是一日不見，在呂，孟，梁，曹四位弟子的眼睛裏看來，師父的形像已完全變了——

他兩腮深陷，印堂陰暗，尤其是一雙眸子，已失去了內斂的菁華，形成一線浮光，這些襯在他瘦骨支離的軀體上，宛若是一具殭屍，有異於生人者幾稀！

這個人，可不是一般的武林人物，「青冠叟」孫玉麟六個字，在江湖上所代表的，非僅僅是他個人的榮譽，以及他那一身傑出的武功，事實上却是維護武林正義一面的不倒屏風，在世道日下，人心不古的今日江湖生涯中「青冠叟」孫玉麟其人，堪稱爲「中流砥柱」，他的存在是有其價値的！

然而，這一切在現在來說，似乎已是多餘了！

自從今年初開始，孫玉麟由無極島回來，染上了桃花毒瘴，種下了病因，算起來到如今，已纏綿病榻有七八個月啦！

× × ×

堂屋裏懸着彩貝的風鈴——

這些貝殼被夕陽映襯得五光十色，在透窗而入的小風裏滴滴溜溜的轉動着，發出間歇而悅耳的音階！

「青冠叟」的目光由四個少年的臉上一一掠過，最後注定在女兒「美劍蘭」孫景枝的臉上……

孫景枝紅着眼圈道：「爹——您的心事我知道……您不要再說話，好好休息吧！」

青冠叟深邃的目光，掠過去，悽慘的一笑，像是再說：「妳知道什麼？妳什麼也不知道——」

他的眼睛注向懸在壁上的年曆板上。

四弟子之一——「鐵算盤」梁斌，立刻猜知師父的用心，脫口而出道：「今天十七了——」

青冠叟臉色立時振作了一下，他作勢要坐起來，孫景枝忙上前，扶他坐直了一些！

青冠叟點點頭，道：「水——」

二弟子——「金刀」孟廣浩，忙端杯送飲。

孫玉麟只呷了一口，即搖頭表示够了，孟廣浩緊皺着一雙眉毛道：「你老人家，有什麼話要囑咐麼？」

孫玉麟點點頭，微弱的道：「有……」看了女兒一眼，吶吶的說：「就是今天……」

「今天……？」

五個人有點莫明其妙，眼睛都睜得又大又圓！

孫玉麟面上浮起一絲紅潮，似乎在這一刹，精神抖擻了不少！

「美劍蘭」孫景枝看了四位師兄一眼，大家心裏也都明白，老人家的生命可能已到了最後的時刻，這叫「迴光反照」，當然，心裏都不大好受！

孫景枝忍不住落下了眼淚，她不知道怎麼來安慰眼前的父親，其實孫玉麟自己又何嘗不知；停留在陽世的光景，已到了最後的時辰了。

他不願意多費話，因爲時間不多了。

抬起臉，他問：「什麼時辰了？」

弟子「十字揷手」呂平道：「『申』時已過，『酉』時初到！」

「青冠叟」眸子張得極大，點一點頭，道：「好——」

他轉向女兒，道：「小枝——給我梳梳頭，取衣帽來！」

「美劍蘭」孫景枝嚇了一跳，道：「爹——」

孫玉麟看着她，說道：「快去吧……時間不多了，——」

當然，這必然是有原因的！

孫景枝匆匆入內取衣帽，四弟子上前爲師父梳洗一番，俟到孫景枝爲他老人家穿戴好了之後，青冠叟嘴裏喃喃的唸着：「等至丙子太陰日，合是孤叟斷魂時——」

抬起臉來，吩咐弟子「分水刺」曹南，道：「傳下去，大開三門……」

曹南怔了一下，道：「是——」

說着轉身欲出，孫玉麟喘道：「慢着——」

曹南納悶的回過身來，孫玉麟道：「傳下去，……酉時不過，有客來訪……門上不可留難……」

「分水刺」曹南躬身道：「是——」這才大步出外，吩咐去了。

幾個人的眼睛，驚悸而神秘的注視着孫玉麟，他老人家自己不說，誰也不敢多問。

孫玉麟長嘆一聲，看着弟子曹南由外面步入——同時也看見了大開的三道院門，每一進院門兩側，都站立着一雙青衣小廝。

美劍蘭忍不住喚了聲：「爹——」

孫玉麟道：「孩子……」目光一轉床前四位弟子，接下去道：「你們都聽着……」

「我這一輩子……」他喘得很厲害的道：「唔……只做了一件有愧于心的事情，這件事你們就不必問了……」

孫景枝酸心的道：「爹——」

青冠叟苦笑了一下道：「人非聖道，總會有錯的，我……結下了一個厲害的仇家，而且定下了生死之約……」

孫景枝一驚道：「約會？什麼時候？」

「今天！」青冠叟喃喃的道：「也就是此時，……『酉』時……他該來了……」

孫景枝難受的道：「只是你老人家病得這麼厲害……」

青冠叟慘笑道：「本來三天以前我就該去了，是我强提眞氣，三閉氣海，才能勉强等到今天……我要把這條命還給人家，免得失信于人——」

「失信于人？」「十字揷手」呂平忿然作色道：「師父你老人家病到如此地步，還……」

孫玉麟的眸子，制止了他的激動，即使到了垂

死的階段，他仍然還有令人不可抗拒之感！

「生死事小……失信事大……」孫玉麟冷冷的道：「尤其是我們自命爲俠義道上的人，更應該記住，大丈夫一言旣出，萬死不辭……即所謂『千金一諾』！」

呂平面有愧色的道：「是——」

孫玉麟嘆息了一聲，道：「我知道，你們都對我很孝順忠義……其實我這麼做，也是爲了你們，尤其是你——小枝！」

他的眼睛注視向女兒孫景枝，徐徐的道：「對方是我生平所見的唯一勁敵，武功之高，近數十年來，也只有我能勉可週旋……」

孫景枝一驚道：「是誰？」

青冠叟眸子瞇成了一道縫，徐徐的道：「你們也許沒聽說過……陝西『紫陽縣』『鷹頭堡』的『黑鷹王』……」

「鐵算盤」梁斌頓時一呆道：「你老說的是桑氏父子——？」

「不錯！」孫玉麟點點頭道：「我說的是『黑鷹王』桑羽……不是他兒子桑少乾！」

梁斌當場瞠目不語，孫景枝等四人，也都顯得很緊張，蓋因爲他們雖不識桑羽其人，可是「金鷹武士」桑少乾這個人，他們却久仰得很。

他們知道桑少乾擅以飛鷹取人腦髓，而其本人，更具有一身高不可測的武功，近年來，被譽爲江湖上最傑出最棘手的少年人物！

當然，孫玉麟所指的仇人不是他，而是他的父親「黑鷹王」桑羽，兒子已是如此，父親自然可想而知！

這眞是一個大隱秘，聽來令人毛髮聳然的隱秘！莫怪乎五個人都呆住了！

「青冠叟」孫玉麟目光轉視着女兒以次，每一個人的臉，喘息着道：「仇人桑羽是個極厲害的人物，我死以後，不許你們爲我報仇——」

孫景枝道：「不——爹……」

青冠叟冷冷的道：「因爲這件事逐其根本，是我不對！我當年殺了他的愛妻……」

閉上了眸子，淌下了兩行淚水！

「我殺了一個女人……」孫玉麟黯然垂首道：「血債血償，理所應該，再說，你們遠非此人對手，遑論報仇，也不過自己送死……」

聽到此，孫景枝再也忍不住伏在床邊痛泣了起來！

孫玉麟伸出微顫的一隻手，輕輕摸着女兒的秀髮，輕輕嘆道：「生死有命，這是皇天有眼，在我垂死之前，得了宿仇，那桑羽也是性情中人，必能對妳及四位師兄網開一面，如此，我雖喪命，實無足憾！」

孫景枝緊緊咬了一下玉齒，父仇不共戴天，當眞要是那個『黑鷹王』桑羽殺了父親，這筆仇恨，豈能就此而了？」

只是孫景枝體會出父親的慇懷，不忍心當面拒絕，傷了老父的心，是以到口的話，又吞在了肚子裏，一時只是低聲的哭泣，不發一語！

孫玉麟才向着床前的四位弟子道：「你們也聽見了……來人無論如何橫蠻，切忌出手，否則我雖有救爾等之心，也只怕難以爲力！」

四弟子互看了一眼，有一種無可奈何的悲忿，只是却不敢在此時此刻頂撞師父。

「金刀」孟廣浩向門外看了一眼，黯然道：「酉時將過，姓桑的未必眞的就會來吧！」

正在哭泣的孫景枝忽然抬頭，道：「對了……事隔多年，他不會來的……」

孫玉麟淡漠的[illegible]上了眸子，脣角含着苦澀的笑，有氣無力的道：「他一定會來的，你們太輕視武林中『信諾』二字——」

語方出口，但聞得三門外傳來一聲嘹亮的鷹叫之聲。

隨着這聲鷹啼，孫玉麟驀然張開眸子，目光裏，散出悲切，渴望的強光……

孫景枝五人，也全數一驚，他們的眼睛也就很自然的向着門外望去！

透過敞開的三扇門，他們已經發現了來人——一個頭戴竹笠，全身白衣長身人影，出現在第一進院門外，昂然闊步的進入第二道院落。

這個人面部因爲笠沿的掩遮，遠看不易看清，可是却可以看見他架在左腕之上的一隻彩色斑斕的金鷹——緊接着第二次嘹亮的鷹啼之聲，又自傳出，見那個長身昂然的白衣人，已進第三層院落！

負責站守門側兩方的青衣小廝，早已得了指示，故以對來人採取毫不干涉的態度！

就這樣，眼睜睜的看着這個人，一直跨入第三道門——也就是「青冠叟」孫玉麟臥榻所在內軒。

來人遠遠的站定了脚步！

大家很清楚的看見了，他是一個二十五六歲的年輕人，眉濃目俊，兩腮以下被剃刀刮得青青的，沒有一根鬍碴子——

他個子足有六尺開外，兩肩很寬，結實的肌肉，似乎要炸裂開緊束在兩臂之上的一對「青玉環」——這也是一件新鮮事，這年頭，還很少看見男人家戴這玩藝兒的！透過他張開的兩腋，可見他背在背後的一對奇形兵刄——「子母離魂圈」！

在場各人，包括「青冠叟」孫玉麟在內，無不

對于這個長身少年驀然的出現，驚異十分！

白衣人閃爍的雙瞳，畧一顧視之下，很快的就盯視在臥榻的孫玉麟身上，後者頭上的青色高冠，正說明了「青冠叟」此人的身份。

白衣人面上，由衷的現出了一種欽敬神色！

他身子向着孫玉麟，微微行了一躬，朗聲道：「尊駕想必就是名滿武林的孫老前輩了？」

「青冠叟」孫玉麟眸子睜得滾圓的道：「足下是桑羽什麽人——？桑羽……來了沒有？」

白衣人又打一躬，冷然道：「先父桑羽五年前已然故世——」

孫玉麟顯著的抽動一下，道：「——哦……」

白衣人冷然道：「小姪桑少乾謹奉先嚴遺命，特來踐約參見！」

孫玉麟簌簌的抖動了一下，由不住闔上了眸子，喃喃道：「桑兄……如此我負你更深了……」

張開眸子，淚光瑩瑩的看着面前這個人，他畧含歉意的道：「這麽說，賢姪你就是外傳的『金鷹武士』桑少乾了？」

來人冷森森的道：「不才正是！」

頓了一下，他凌然的道：「小姪闊知老世伯連月來玉體欠安，是以雖近在咫尺，亦不敢上門生事，今日乃是先父當年與世伯約定之日，小姪踐約而來，請世伯不以唐突見責！」

孫玉麟點點頭，感喟的道：「應該來的……應該來的！」

言到此，桑少乾腕上金鷹，連聲的厲鳴着，頻頻展翅，頭頂上一撮長毛倒豎着，其像凌厲已極！

桑少乾反手以二指在鷹頭上敲了一下，低叱道：「畜牲——」

那展翅的金鷹，經此一叱，頓時温順起來，頭頂上那倒豎的長毛，也順貼了下來。

桑少乾轉目向床上的孫玉麟道：「世伯如沒有什麽特別的囑咐，小姪就出手了。」

言方及此，一旁的孫景枝嬌叱一聲，道：「且慢——」

桑少乾目不旁矚的道：「姑娘何人？」

「美劍蘭」孫景枝道：「桑少乾，你既來了崇明島，莫非連孫景枝也不認得是什麽人？」

桑少乾冷冷一笑道：「姑娘有什麽關照？」

孫景枝目含痛淚的道：「家父與令尊如何結仇經過，我雖然不知，但是令尊已經物故，這件仇恨，也就該作罷才是，再說我父親病到如此地步！你何忍心對一垂死老人再下……毒手？」

孫玉麟一聲叱道：「住口——」

他喘息得很劇烈，雙目之內，血光暴現，看上去眞像是一口氣接不上，馬上就將喪生的模樣！孫景枝與呂，孟，梁，曹見此景，俱都吃了一驚，一擁而前。

榻上的青冠叟孫玉麟面暴青筋的喝斥道：「你們……忘了我所關照的話了？……」

孫景枝哭喚道：「爹——女兒實在不能……」

青冠叟叱道：「退開——不孝的丫頭！」

孫景枝經此一叱，不敢多言，退開一旁，含淚垂首，低聲抽着。

四弟子一個個也都黯然神傷！

青冠叟目注着當前的桑少乾，頻頻喘息着，道：「賢姪，你……不愧孝，義兼具，我那桑老哥能有你這麽一個兒子……也該含笑九泉了……我就成全你吧！」

「金鷹武士」桑少乾深深一禮道：「多謝世伯成全——」

青冠叟忽然插口道：「賢姪——」

桑少乾朗聲道：「世伯——」

青冠叟乾咳了一聲，有點上氣不接下氣的道：「在你出手以前……老夫有一請求，賢姪你可肯答應！」

桑少乾道：「世伯請說當面！」

青冠叟說道：「老夫久仰賢侄你武技出衆，且出手狠毒，斬草除根，向來不留後患，可有……此事？」

桑少乾冷冷的道：「正是——」

說時，一對烱烱的目光，視向一邊的孫景枝，孫景枝不禁瞪目以回，桑少乾遂自把目光轉向病床上的青冠叟，冷冷一笑——

他徐徐的道：「世伯可是在爲令愛求情？」

青冠叟疾喘道：「不瞞賢侄，老夫膝下無子，只此一女……」

桑少乾再次目視向孫景枝，後者那雙黑白分明，冷艷絕倫的眸子閃着無限殺機。

自視極高的桑少乾，不禁面上泛起了一絲孤傲的笑，把目光重新轉向榻上的青冠叟，慨然的道：「世伯既有此請，晚輩敢不從命，請安心，小侄必不禍延令媛，絕不傷令媛玉體毫髮就是——」

青冠叟長長的吁了一口氣，乾枯的面頰上，帶起了一絲笑容……甚至于他不必再聽對方的誓言，已可斷定愛女景枝這小命算是保全了。

武林中既是一諾千金，此時此刻，對于出自「金鷹武士」如此這樣的一個人物口中，那是再也用不着置疑的了！

「青冠叟」孫玉麟再也沒有什麽可以多慮的了，其實他顯然是疏忽了他辛勤教出來的四個弟子，沒有想到作同樣的安排！

眼前他唯一等待的，也就是對方所賜予的死亡了！

看着當前的桑少乾，他冷冷的道：「賢侄……快請出手，遲了只怕，有辱台愛了……」

支離的瘦軀，劇烈的顫抖着，在一陣發自喉內咯咯聲中，青冠叟雙目已然翻白——

桑少乾目睹及此，把握着最後一刹那，高聲道：「小姪開罪了——」

左腕振處，拍着雙翅的斑斕金鷹，在悠悠的一聲長鳴中，已束羽投向青冠叟面門——

眼看着這個扁毛畜牲下啄如刀，只一下，正中青冠叟兩眉之間，「克！」的一聲响，鮮血怒濺！

隨着巨鷹的亂啄向外一翻，拳大的一團腦髓，已吞入鷹腹之內。

孫景枝與四位師兄，急叱中各自向床前襲進！

五個人的出手，說起來都可够快的，五般兵刄交磕長鳴中，却見那隻斑斕金鷹，翩翩如風中巨蝶，不知牠是以怎麽樣的一種飛法，只是就空一剪一轉，雙羽束展之間，已然落在了來人桑少乾的左腕之上！

帶着一聲冷笑，桑少乾倏地轉過身來，大步向門外步出！

這種情形之下，在場的五個人，如何能容許他全身而退？

「美劍蘭」孫景枝首先發出了一聲尖叱道：「那裏走？」

長劍吞吐之間，足下已躍起了丈許高下，待到嬌軀欺上了對方的背後，當中劍「玉女投梭」，猛力一劍直刺了出去！劍尖上透出了凌厲的一股尖風，在劍道學上，這種功力名爲劍氣！

以「美劍蘭」孫景枝刻下的功力而論，雖然未臻「凌空劈斬」的絕高境界，可是在劍氣施出的三尺範圍內外，却又具相當的殺傷能力！

以眼前而論，桑少乾顯然已是在她的劍氣範圍之內，此時要想躲閃，可就來不及了。

那是一種什麽樣的手法？——

在白衣如浪的翻滾勢子裏，桑少乾的右手二指，已緊緊的夾在孫景枝的長劍身兩側！

說像是一把鋼箝，倒是眞正的不差，一任孫景枝施展出全身之力，那口夾在對方一雙肉指內的劍身，竟是休想能移動分毫——

這種情形，把本來作勢欲出手的，呂，孟，梁，曹四位弟子嚇得呆住了！

白衣人桑少乾欲睜又闔的一雙眸子，打量着孫景枝，冷冷的道：「姑娘，不可如此……」

二指着力一剪，指鋒過處，眼看着孫景枝那口百煉金鋼長劍，竟然從中一折爲二，叮！噹！兩聲脆响，墜落在地。

孫景枝尖叱一聲，化驚爲怒，右手的半截斷劍，驀然翻起，直劈向桑少乾面門，出乎意料的是，却爲桑少乾翻起的右手二指，第二次的又箝在了劍鋒之上！

遂見他二指着力，那半截斷劍，又化爲兩截叮噹落地！緊跟着桑少乾右掌翻起，向外一送，他施展的是一式「扶柳風」！

在場四弟子，目睹及此，俱不禁爲孫景枝捏一把冷汗！然而桑少乾那裏有傷害她的心意？隨着掌心的前遞，孫景枝的身子，像是狂風中的一隻彩蝶般的，霍然地狂飄而起，落向屋角，重重的撞擊在壁上！

孫景枝經此一撞，加上目睹來人之如此神威，不禁嚇得一呆——

「金鷹武士」桑少乾右手長袖後拂，矢箭般的已來到了中門庭院，可是，呂，孟，梁，曹四弟子，如何饒得過他？

四個人在不同的喝叱聲中，齊撲而出。

四種不同的兵刄，交錯着，形成了一門「四絕陣」，泰山壓頂般的直向着桑少乾當頭力罩下來！

「金鷹武士」腕子上仍然架着那隻金鷹，「人」和「鷹」似乎同樣的久經戰局，而養成了「臨危不亂」的氣魄——忽然間，桑少乾的身子看上去扭曲得像是一條蛇，一條滑留疾竄的蛇，在劍光刀光利鋒力罩之下，翩若驚鴻的已脫身而出！

四弟子幾乎有點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們實在也是難以想像這一人一鷹，何以能如此從容不迫的脫身而出，一時都爲之怔然！

桑少乾身子已飛出數丈以外，落身在第二進院門正前方，他徐徐轉過身來，雙瞳裏盛蘊的怒火，令人望之生畏，不寒而慄！

深邃的目光，在各人身上一轉，冷冷的道：「爾等四人不必急于向我出手，其實我又何嘗放得過爾等？」

四人中「金刀」孟廣浩最是氣躁，一揚掌中刀，厲聲道：「鼠輩！」

人下刀下，金刀透風，形同是劇烈的一種裂帛之聲，顫顫刀鋒，已加臨到桑少乾面門之上！

一刀，兩刀，三刀，四刀，五刀……

那麽疾烈的刀法，在他身若車輪般的轉動中，形成了一式五斬，這裏有個名堂，叫做「破空五斬」，熠熠刀光中，白衣人桑少乾時長時短，時左時右，凌空的五刀，刀刀奇險，幾乎每一刀，都是擦衣而過，却不能傷着桑少乾片衣絲毫！

在凌人的一聲長嘯中，桑少乾已拔身而起，落

在了高有三丈的頂端！

呂，孟，梁，曹一陣風似的圍了上來——

桑少乾一聲狂笑道：「孫世伯屍骨未寒，我暫不向爾等出手，三日後，日出時分，我在飛暴灘敬候大駕，我們生死約會，不見不散！」

「分水刺」曹南叱斥道：「小輩——」

弓背，竄身，一雙分水蛾眉刺，哧！哧！破空點進！一奔面門，一奔小腹，雙雙的向着桑少乾招呼過去！

眼看着門框上的桑少乾，抖腕飛鷹，倒踢雙足，一時間鷹揚人去，在唏嘿嘿刺耳鷹鳴聲中，桑少乾已施展「金鯉倒穿波」的身法，竄出了七八丈以外！

倒是那隻斑斕的巨鷹，迎合着曹南的一雙分水蛾眉刺交相翻騰，頗有攻擊之勢，只是在傳來的尖銳口嘯召喚之下，那隻巨大金鷹，却又改攻而退，撥翅疾飛而去！

不過是瞬息之間，一人一鷹，已消失於無形之間！

當空出現了一彎上月，已屬初夜時分，秋風瑟瑟，吹襲着在場每一個人，大家愴然相向，心如寒冰，每人的感受都是一樣的……

他們也都聽見，師妹孫景枝所發出的悲切哭聲，像是一根根的尖銳的鋼針，刺入到痛苦的深處！

× × ×

東方才有一點點魚肚白色——

「飛暴灘」浪花翻湧着，澎湃的浪花，一個連接一個，一個比一個來得兇猛，像小山也似巨大波浪，拍擊在白色崢嶸的石岸上，聲若雷鳴，飛濺而起的水花，噴珠玉般的洒上當空，嘩啦啦落下來，爆出了大片水霧，聲勢端的驚人已極！

岸邊上，是一排清一色的石翁仲——也不知是那一朝代的匠人，塑立在這裏的！

由於年代太久了，又加以海水的日夜侵蝕，這些石人身上全都長滿了青苔，當澎湃的浪花過去時，倒像是一列奮勇直前，屹立不倒的勇士……

在這裏，有平坦的數畝沙洲，海鳥成羣的低飛着，雲集在石人附近，浪花來時，牠們展翅高飛，浪花去後，却又紛紛下落，一次又一次，永無休止，看到此，你不能不佩服這羣小傢伙的耐性，有點戲劇化似的，可是却是眞實的，最切實的生活體驗和磨練……如果你是一個目睹者，一定會得到某項啓示或者一種結論！

沙灘是平展出去的——

由此你可以一望無際的展開視野，看着幾乎與平地等平的海面，還有海面上點點的孤帆，辛勤的漁人，一向是習慣於黎明作業的！

× × ×

幾雙不同的脚步，由海岸的這一頭邁進！

在天光，海水的對映之下，這幾個人的出現，是十分醒目的，尤其是一身雪白衣裳的孫景枝，那種綽約的冷艷的芳容，髮絲飄揚，衣袂輕展，用「玉樹臨風」這四個字來形容，實在是最恰當不過的了！

「十字揷手」呂平，「金刀」孟廣浩，「鐵算盤」梁斌，「分水刺」曹南，每個人看上去，都顯得精神十分抖擻，大家的意思是一致的，幾乎不用說話。

當他們大夥前進到「飛暴灘」時，東方已微微現出了一綫紅光。

呂平是一口長劍，孟廣浩是一口金刀，梁斌的是一把二尺開外長，一尺見寬的「鐵算盤」，其上的算盤珠兒，一顆顆都那麼的光亮，搖動時鏗鏘有聲，一聽就知道是精鋼打製成的。

最後步進的曹南，施用的却是一對「分水蛾眉刺」，黑光淨亮的鐵刄上，滿生着倒刺兒，這玩藝兒非但在水裏面好施展，就是在地之上，也不是好招架，揷進去，再撥出來，能教身受者五臟開花！

五個人，都存下了和仇人桑少乾一分生死的決心，站定之後，各人後退了幾步——

「美劍蘭」孫景枝却躍身而起，落向一角的崢嶸亂石，用以掩飾身形，這地方實在是再恰當不過了。

呂，孟，梁，曹目注着東方，對於即將躍出的那輪紅日，都顯得焦急而緊張！

今日一戰，可以預先猜想到將是一種什麼樣的情景，自然不單是勝負之分，而是生死之爭，這其間的悲壯，慘烈，以及每個人澎湃在內心的感受，自非筆墨所能形容於萬一！

天下沒有人不怕死的，也沒有一個人不珍惜生命，但是當「生」與「死」在衡量應有的價値時，就有那熱血之士，不惜有死以衞其道，這也是這些人可欽敬的地方！

漸漸地，東方旭日冒出了弧形的一綫……

「十字揷手」呂平，首先發覺到有人來了，其他三個人的眼光，一齊隨着他驚詫的目光，跟了過去——

遠處，約三百步外，一身紅色長衣，腕架金鷹的桑少乾，用着平穩的脚步，一步步走過來！

這時候大家才忽然覺到，桑少乾足下所踏之處，早已形成了兩行足印，這些足跡，因爲來人沉實的足勁，長時的踏行，早已深深的陷下去，足有四五寸深淺，在平整的青石海灘上，看上去，留下了

兩行洞穴，來去如一！

呂平咬牙切齒道：「這小子還算是一個人！」

曹南道：「他好像並不在乎我們！」

「十字揷手」呂平冷冷的道：「來者不善，善者不來！」

目光一轉師弟梁斌，接道：「等一會一動上手，三弟，你用鐵手，把算盤子兒一個個撥出去，打他一個三十六處穴道——」

梁斌恨聲道：「好！」

呂平斜乜着孟廣浩道：「你的金刀，記住『刀不離地，地不離刀』！」

「金刀」孟廣浩點點頭道：「錯不了，我還帶了『飛蛇鞭』，必要的時候，可以鎖他的下盤！」

呂平點點頭，不再吭聲。

顯然的，對方「金鷹武士」桑少乾，已經來到了面前，雙方差不多還有十來步的距離，桑少乾站住了脚步，他那一雙光華閃爍的瞳子，逐一的掠過在場四人。

四個人目光如火，仇人相見，分外眼紅，有一點蠢蠢欲動的樣子——

這時候，一輪紅日，終於由海平綫上彈跳了出來，紅色的霧光，立時把海面渲染得一片霓虹，艷麗的彩光，揚着海水波紋，一刹時霞光萬道，銳氣千條，美極了。

對于如此一個把握時刻，分毫不差的不速之客，呂，孟，梁，曹四個人俱感到不勝驚訝，這時乍然面對着他，却不知如何開口。

桑少乾先開口，語氣中多少帶有幾分調侃的道：「你們四個不愧是名門高足，只是這麼急於送死，却又何苦？」

言罷一振腕口金鷹，道：「去！」

鷹翅乍展，沖天直起！

呂平一聲叱道：「畜牲——！」

右腕翻起，一口紫金長劍錚然出鞘，出劍不謂不快，只是似乎認錯了對像，有點「無的放矢」，那隻大鷹何嘗是出擊模樣？——

只見牠迎着朝日，就空倒翻了一個兒，翩翩的落向一邊——落在了一個石翁仲的頭上！

呂平不禁臉上一紅，却見當面的桑少乾仰天一聲狂笑，道：「不必驚怕，我這大金最是安份，沒有我的命令，牠何敢傷人？」

一笑，偏頭向石人頭上的金鷹喝道：「是不是大金？」

那隻叫「大金」的巨鷹號叫的長鳴一聲，像是回答主人的話似的！自此束爪別翎，一副悠然自得，旁觀無事的模樣！

呂平「羞刀難入鞘」的一指手中劍，道：「桑少乾，你未免也太狂了，老實告訴你說，今天我們哥兒四個來了，早已把生死置于度外，有什麼本事，你盡管施展出來，何必逞口舌之利？」

桑少乾含蓄的目光，半睜半闔着，冷笑道：「你的話很乾脆，我也不妨告訴你，桑某人在崇明島，已有半年之久，你們哥兒四個那點能耐，我淸楚得很……」

他臉上帶出一絲慈容，說到此嘿嘿的笑了幾聲，才又接下去，道：「……你們絕不是我的對手！我雖有心開脫你們，却又不便壞了我的規矩！」

雙手向背後各一交揷，只聽見叮噹！兩聲脆響，一對烏黑光亮，純鋼打製的「離魂子母圈」已到了手中！

師兄弟四個，自不會猶豫，各自後退幾步，紛紛撒出了兵刄。

桑少乾打量着四個人，道：「你們雖爲孫世伯的門下，在這崇明島地方，稱爲能者，可是你們實在却連孫世伯十之一二的功夫也沒學到，否則以一敵四，我決非你等對手！」

呂平冷笑一聲，後背弓伸之間，已到了桑少乾正面，距離桑少乾不過數尺。

隨着他的移動，孟，梁，曹等三人，也都跟着足下移動，俟到四人站定之後，桑少乾才發現，四人竟是採取一個圓形的環狀，暗暗的把自己圈在當中！

「鐵算盤」梁斌一掄手裏的鐵算盤，嘩啦一響，冷笑道：「姓桑的，你自命高明，可知我兄弟眼前這番動態，暗含什麼機智？」

桑少乾哂道：「此謂『子午樁』，暗含着『生死四象』！」一嘆，遂又接道：「你們四個雖然用盡心意，最後仍是難免一死！」

四人乍然聽他一開口，就道破了己方苦心積慮的陣勢，當時一驚，俱不禁神色大變，可是此刻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也只有存心一拚了！

「十字揷手」呂平一聲斷喝，首先出手，當中劍「毒蛇出穴」暗含着「金鷄三點頭」，直刺向桑少乾面門——這裏有個交待，呂方這一劍可是個引子，可是如非是武林中極等的高手，也斷斷識不出這一招的奧秘所在！

劍尖遞出——「嗆！嗆！」一股寒風，已襲迎到桑少乾面門，其間距離不足半尺！

此時此刻，在遞手過招的人來說，如果這是一招實招，無論你如何躲的，已經都顯得太遲了。

妙在桑少乾果不愧是極流高手，洞悉入微，事實上在呂平出劍的一刹那間，他已經早算定了對方這是一式虛招，不足爲懼！

是以在呂方的劍已經堪堪刺中了他的面門之間，他却能守定心神，絲毫不驚慌，緊張，甚至于足下連動也不動一下！

「十字揷手」呂平霍然一驚，他臨時改虛爲實，上身向外一探，掌中劍再向前刺出——「嗆！」，一縷寒光，直襲桑少乾面門，這種手法一上來，可就犯了武者大忌！

桑少乾鼻中哼了一聲，左手「子」圈向上一撩，「嗆！」一聲脆响，施展的是「四両撥千斤」，看上去沒什麼，可是呂平却感覺出，似有千斤巨力，加諸在自己的劍身上，那裏挺受得住！

他足下一踏，斜縱而出！

桑少乾鼻中哼一聲，搖動了一下雙肩，如影附形般的跟了過去，隨着他前進的身子，一大一小兩枚鋼圈，透着疾勁的風力，霍地打下去！

「十字揷手」呂平，立刻就感覺出手由對方那對「離魂子母圈」內透出了兩股絕大的風力，似乎像是兩股嚴冬的寒流，突然加諸在自己身上，頓時之間，機伶伶打了一個寒戰！

桑少乾冷冷的叱了一聲：「打！」

左手子圈向外一推，呂平作了一個快速的滾翻之勢，長劍就勢削出去，想回劈桑少乾的面門！

兩股兵双，猝然交接之下，嗆啷！一聲大响，桑少乾力旋手中圈，呂平掌中劍在一陣無比的巨力之下，竟然再也難以把持，鏘！的一聲，忽悠悠的捲起半空！

呂平和對方一交手，立刻認出桑少乾功力之高，非夷所思，只怕難以倖免，偏偏一上來，四兄弟已定下了出手的順序，彼此不得擅自更改，如此一來，使得孟，梁，曹空懷焦慮之心，却限于事先定下的手法，而無法解助！

在驚險一髮之間，呂平左手五指箕張，奮全身功力，用「開山碎石」的沉實掌力，一掌向桑少乾面門之上擊去，同時，他身子旋風似的向左側滾開——這當口，留出空隙，使得「鐵算盤」梁斌切身而入。

「金鷹武士」桑少乾整個上身，硬生生地錯出了半尺，呂平一掌走空，這時候再想抽手，可就有點來不及了。

筆分兩下寫——

「鐵算盤」梁斌的鐵算盤，此刻施了一招「撥風盤打」是由桑少乾左肋後方，力彈直下，繼之而後的是「金刀」孟廣浩滾身而進的「地堂刀」。

梁，孟這種聯手攻擊，早經事先約好，一上一下，可謂厲害至極，天衣無縫。

緊接而後的是「分水刺」曹南的一對蛾眉刺，由高處倒捲而下，「四象陣」至此算是全數發動，其勢若雷霆萬鈞，看來確是凌厲狠毒，無懈可擊。

「金鷹武士」桑少乾在如此聯手絕招力攻之下，竟然絲毫也不驚亂，他的一對子母圈，已經認定了處於劣勢之下的呂平，何能中途罷手？

「離魂子母圈」配着進身之勢，一上一下，倏地分開，右手母圈緊護上盤，同時足下躍起——

只聽得叮噹啷嗆連聲一陣亂响，鐵算盤，蛾眉刺雙雙撞在了他斗大的鋼圈上，「金刀」孟廣浩的一口金刀，夾着冷然的凌厲勁風，也由其足下飛掃而出，而他左手形如栲栳大小的純鋼「子圈」，却在亂陣之中，擊中在「十字揷手」呂平的右胸上！

呂平發出了凄厲的一聲慘號，眼看着他的一雙瞳子，形同一雙白菓般的怒凸而出——

桑少乾也眞够狠心辣手的，他鼻子裏冷哼一聲，左手的子圈並不即時拔出，却狠勁的擰了個圈子，只聽得「克巴！」一聲脆响，呂平右胸骨全數盡碎，隨同桑少乾收回的鋼圈，呂平胸內的肺臟狂噴疾湧而出。

在大片的血雨腥風中，桑少乾更厲害的煞手，緊接着展開，子母圈向當中一合，「噹！」地一聲脆响，火星冒射之間，施了一招武林中不曾一見的絕招——「鶴舞旋風」。

朝日映射中，這時離魂子母圈上，散發着一片寒光——兩股尖風。

兩枚鋼圈，一左一右，雙雙擊中在孟廣浩，曹南胸前後脊之間，尺把長的鋒利鋼双，齊根扎了進去，和先前同樣的手法，雙圈擰着拔出，孟，曹二弟子，發出了幾乎不像是人的一聲怪叫。

二人一正一反，同時踉蹌摔了出去，大口的狂噴着血，倒仆于黃沙之間。

目睹者——孫景枝，看到此，全身戰抖了一下，幾乎整個身子都酥了。

微頓之下，她才凄厲的尖叫了一聲，由峥嶸的亂石之間拔空而起，同時左手推出，施展了一手「金豹露爪」，掌中的一把「五芒珠」，連成一綫，透空尖嘯出去，而此同時——「鐵算盤」梁斌的煞手招式也出了手！

梁斌的形態已幾乎近瘋狂，目睹着三位情同手足的師兄弟，竟然在一照面之下，全數都慘死于對方手下，自然驚駭無極！

是以他一出手，就施展出輕易不會一用的「鐵算盤」滿天花雨的打法，除去先前出手的兩粒鐵子兒以外，下餘的一百六十六顆鐵子兒，在嘩啦啦一陣鋼盤响聲之中，全數出手！

這種「滿天花雨」的打法，實在是驚人已極，一百六十六顆烏亮的鋼珠，狀似滿空的飛蝗，嗡然

羣响，全數向着桑少乾身上打去。

「金鷹武士」桑少乾一聲怪笑，在滿天暗器呼聲中，全身向後一個急倒，同時右足平伸，把地面上的一層浮沙飛了起來，形成大片的黃霧，迎接着當空的暗器。

「鐵算盤」梁斌怔了一下，點足而退——桑少乾飛旋的身子，像是幽靈一般地，忽然接近，在大片黃沙迷染之間，桑少乾掌中的一對鋼圈，已經同時架在了梁斌的雙肩上，向下一按，鮮血怒濺。

雙圈交錯着一擰，可憐「鐵算盤」梁斌一顆血淋淋的人頭，忽悠悠飛起當空，屍體前行了約六七步，才一下子猝然倒了下來！

帶着一聲哭叫，孫景枝撲上來，掌中劍「刷！刷！刷！」一連三劍，名謂「三環套月」，閃爍的劍圈，形成了三片旋光，分取上中下三路，這一手劍招，她得自父親孫玉麟的親傳，家學淵源，畢竟不同于一般，只是無奈於她的對手太強了一點，那麼凌厲的招式，却不能傷其分毫。

三劍都走了空招，孫景枝幾乎有點懷疑自己的眼睛是看錯了！

因爲她明明覺得第二，第三劍都已經劈中了對方，而對方桑少乾的身子，却在劍双臨身的同時，形同一片幻影浮烟般的飄閃開了。

她難以想像的那麼密的劍招之間，如何能容得下桑少乾龐大的身子——

就在她驚怒下交加的當兒，一對劈空直下的鋼圈，已然臨近面門，寒光侵體，毛髮悚然中，孫景枝憧憬着卽將的死亡，由不住雙目緊閉機伶伶的打了個寒戰。

出乎意料的，那對冷冰如電的子母鋼圈，却在離她頭頂不及一寸的地方，猝然停住。

孫景枝睜開眸子，接觸到對方那張冷俊的臉，不禁嚇了一跳！

就聽得桑少乾冷峻的口音，徐徐的道：「我不能對死者失信——」

雙圈合併——「噹！」一聲，交到了左手。

孫景枝自忖必死，却不料臨危竟然又會有如此一手，一時確實不知如何是好，清叱一聲，掌中劍猛然挑起，刺向桑少乾咽喉！

「嗆！」一聲脆响，長劍揷入進「離魂子母圈」內，被鎖了個結實！

桑少乾看着她，森森一笑，道：「我已對妳破例留情，妳却兩番三次的向我出手，今天如果不給妳點厲害，諒妳不知我桑某何許人也！」

話聲一落，右手五指，虛空向外一按，孫景枝只覺得柔風襲過，頓時通體生痲，她想拔動脚步，奈何一雙腿脚，却像是生了根般地，緊緊的釘在地上，何能移動分毫！

此刻，她才恍然大悟，敢情自己竟是被對方掌上的風力，點中了穴道，很可能穴道還不止一處，全身遍體是一股的酸痛，其痛楚雖可忍受，可是那一種懶洋洋軟綿綿的不自在勁兒，却是她有生以來第一次嚐受，尤其自百骸骨縫間所冒出的痲癢滋味，最最不堪承受，孫景枝眞恨不能倒在地上，打上百十個滚兒，來消除這種感覺，只是偏偏肢體僵硬，想要轉動一下也是萬萬不能！

「金鷹武士」桑少乾看着她冷冷笑道：「妳已被我五行眞氣，同時點中了五處穴道，當今世上識得這種手法的人還不多見，我並無傷害你之心，只是不得不給妳一些懲戒！以戒下次！」

說罷，遂把一對子母離魂圈揷回於肩後部位，目光緩緩掃視着地上的四具屍身，他的臉上帶出一種悲切……一種無以吐訴的傷感！却又似別有悲憤之情！

順着海灘，他走了幾步，伸出了左腕，叱一聲：「大金，我們走！」

那隻棲於石人頂上的大金鷹，霍地展翅飛起，似落葉一般，落在了他的左腕之上。

桑少乾右手輕輕順着鷹羽，偏過頭來，眼睛却又看見立在沙地裏的孫景枝！

由於極度的悲憤，傷感，眼淚簌簌的由一雙瞳子裏淌出來，掛在她蒼白無血的臉上！

她的雙眸裏，含着刻骨的仇恨，透過晶瑩的淚水，逼視着桑少乾，這種目光，使得平日天不怕地不怕的桑少乾，由骨節眼裏，泛出了一種莫明的寒意！

他呆了一下，輕輕嘆息道：「孫姑娘，我與你家的仇恨到此而止，妳也不必再苦苦與我糾纏，明日日出前後我再來解開妳穴道，就此去吧！」

孫景枝淚如泉湧，佇立的嬌軀，起了一陣輕微顫抖——

桑少乾劍眉微軒，搖頭嘆息了一聲，轉身架着那隻斑斕的金鷹，就此步離現場。

他每一脚步，仍是踏入到原先的足步之內，循着那兩行淸晰的痕跡，漸漸遠離，直到完全消失而止！

× × ×

岸花翻湧，拍上了亂石峥嶸的礁岸。

雪白的浪花，捲淘着岸上的沙石——千百年來，都是這樣，不曾間斷過，永恆的冲擊力，無與倫比！

這一個浪頭，看上去較比先前的更大更猛，嘩啦啦水花四濺中，直打上了凸出的礁岸，捲起了一



天白雪，回頭又收了回來——

在海鳥翩翩紛鳴聲中，却見兩石夾縫之中，水淋淋的站起了一個週身水濕，亂髮長垂的怪人來。

這人用着力有萬鈞的一雙足步，向着岸上行來，海水由他全身，每一處縫隙之間噴吐而出，全身上下水漬，間以他色作古銅的膚色，偉岸的身材，眞像是個海怪！

其實說他是海怪，是不切實際的。

他非但是一個人，而且由其眉目上看過去，足可証明也是一個相當英俊的年輕人，雖然他留着一臉鬍子，過長的頭髮，可是他絕非是個老年的人。

在海浪浸淫了整整一夜，遭受着那麼猛烈的浪花攻擊，看上去，他似乎很疲倦了，可是擺諸在眼前的這件閒事，却又不能不管！

倒在血泊裏，不同死狀的四具屍體，映入他的眼簾之後，這個人只皺了一下眉，畧似不屑的冷冷一笑，遂自向着立在沙地裏的孫景枝面前過去。

自從他由石縫浪花裏，甫一現身，她就看見他了。

帶着不可思議，驚駭極的表情，她注視着他。

怪客站立在孫景枝面前，默默的注視着她，黑密的長髮被朝陽映出一片光彩，其上糾結着海草，甚至于還有幾條小小的魚！

他正面注視了孫景枝，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然後又轉到了她的背面，同樣的又看了一會，孫景枝苦於無法開口，可是內心所泛出的激怒與羞辱，却是難以掩飾。

這人似乎洞悉了孫景枝內心的感觸，冷冷的道：「好厲害的『五行定穴手』——」

抬起頭，臉上掠過一層淡漠的傷感，似幽怨又似沉痛的道：「他也太狂了……不過，憑他這身武功，也值得他這樣……」

說完，陡的抬起了一雙手，沉實的搭在了孫景枝兩肩之上，孫景枝立時就覺出由對方雙手之內，同時貫注入兩股入骨的冰寒氣機，差一點把持不住，全身也由之劇烈的搐幌起來。

長髮客冷冰冰的說：「姑娘妳少安毋躁，我是在爲妳打開全身穴道，也許我功力尚不足解開，但是不妨一試，只是妳却要吃些苦頭罷了！」

言罷，那雙搭在孫景枝雙肩之上的巨手，起了一陣密密的顫抖，絲絲冷氣隨之貫入，如此一次次的貫輸，寒冷愈增。

在全身充滿了冰寒氣機之後，孫景枝只覺得手關疾戰，彷彿全身的血液都冰了，那種感覺，就好像萬刀攢心一般的痛楚！

驀地，長髮客雙目圓睜，却見由其放大的一雙瞳孔內，滾出了兩滴晶瑩的冰珠，緊接着由其兩掌之內，霍地貫注入兩股其熱如焚的熱流，較諸先前的碎骨奇寒截然有異！

長髮客吐氣開聲，力叱了一聲：「開！」

雙臂一振，孫景枝霍地被摔出三丈以外，隨着她摔落而下的身子，就地一個疾滾，已站了起來，前後刹時之間，已使她全身痛楚全失，同時，她也感覺出，加諸在身上的「五行閉穴手」，已經完全解了開來。

對于這位突如其來加恩自己的水中怪客，她是由衷的欽佩，只是這一絲突臨的喜悅，在她目視着地上的四具屍身的同時，立刻蕩然無存。

她甚至于來不及向眼前救助自己的怪客稱一聲謝，遂即奔向血泊中的四位師兄。

她用顫抖的手指，觸摸着四位師兄冰冷的屍身，那些由傷處噴吐而出的血漿，此刻已然凝固了，

長髮青年雙臂一振，把孫景枝摔出丈外。

……那些看來極爲熟悉和親切的面孔，現在看來也都變得生冷和陌生了……那麼殘酷的扭曲着！黃焦焦的，像是蠟塑出來一樣的！

幾經大難後的她，早就已麻木了！

她在一一觸摸他們的屍身時，甚至於沒有出一滴淚，只是整個的心，都枯萎了。

不知何時，她把整個的臉，埋在雙手裏，佝僂在沙地上，一刹時，她彷彿自己像是一個飄渺的幻影，根本就不存在這個世界裏！

× × ×

怪客遠遠的注視着她，良久，徐徐開口道：「桑少乾已對妳破格留情了，妳能逃過這步刧難，實在是萬幸，這種厲害的仇家，是招惹不得的！」

若非這幾句話，孫景枝幾乎已經忘了身旁還有一個外人，這幾句話，有如當頭棒喝，使得她猝然而驚。

她猛地轉過臉，看眼前這個人！

怪客道：「妳可知道，方才姓桑的那幾手功夫麼？」

孫景枝木然的搖頭，她似乎已沒有知覺的了。

怪客鼻子裏哼了一聲道：「那只是他平常的手法，名叫『摘星九打』——」

頓了一下，冷然的又說道：「……不過已世罕其匹了！」

孫景枝忽然楞了一下，吶吶地道：「你都看見了？」

怪客點點頭，苦笑了一下！

孫景枝一下子由沙地裏站起來，忿忿的道：「你也是武林道上的人？」

怪客怔了一下，木訥的一笑，說道：「這是什麼話？」

孫景枝後退了一步，恨聲道：「姓桑的，說天下能够解開他的那種點穴手法的人還不多……」

怪客插口道：「不錯，就我所知，大概不超出五個人！」

孫景枝冷冷一笑，道：「這麼說足下武功，實在令人敬佩了！」

怪客黯然的表情，不曾出聲。

孫景枝目光掠過地上的四位師兄，表情更加淒涼，道：「武林中儘管弱肉强食，道義喪失，可是以足下這麼身懷絕技的人，竟然能够目睹着死亡，見義不爲，見死不救，倒也少有！」

怪客雙眉一挑，却又按下了這口氣，輕輕的嘆息了一聲，想要說，又止住，搖搖頭，慢慢轉過了身子，……

孫景枝霍地撲上來，大聲道：「你雖救了我，我却是由內心卑視你……老實說，你不配位居俠義，你……」

怪客回身一聲叱道：「住口！」

孫景枝經此一叱，眞的住口不言。

怪客冷若磐石的面頰上，刻劃出幾經辛酸的苦笑，吞聲道：「你知其一，不知其二！」

說了這句話，轉身而去！

孫景枝由不住跟上一步道：「喂——」

怪客却連頭也不回的向着一片崢嶸亂石行去，孫景枝禁不住自後跟上去！

行過了一片亂石灘！

過了一道小溪！

怪人步上一片只有幾棵枯樹的山坡，孫景枝繼續跟行着，前行的人忽然回過頭來，孫景枝忙站住腳。

這個人當然早就發現了她，他什麼也沒說，苦

笑了笑，又回過身來繼續前行！

這麼一來，孫景枝更是欲罷不能了，她心裏壓着一個隱秘，對于這個突如其來的人一切，她實在一無所知！

那是一條彎彎曲曲不成爲路的蜿蜒山隙，所謂「山隙」乃是山與山石與石之間，比隣的夾縫！

孫景枝索性也不再隱藏自己了，她乾脆很大方的在後面跟蹤着！

她實在很奇怪，這個人來到這麼一個地方是幹什麼？

答案馬上就揭曉了。

在一片亂石之後搭建着一個用以遮身的臨時篷架！篷架的背面倚靠着一座自然的石峯，另一面却是汪洋的大片海水！

怪客來到了這裏，才停了下來！

他張開兩腋，讓陣陣的海風，吹蕩着他遍體爲海水所侵濕的衣裳！

篷架下面設有一個草墊，像是爲人靜坐練功用的，怪人就在那裏坐了下來，他順手拿了幾截枯樹枝，探伸到面前石塊架的臨時火灶裏。

孫景枝才發現到，原來火上還燒着東西。

眼睛看見，鼻子也聞到了。

空氣裏傳散着陣陣的草藥氣息，火上煎的是一罐藥。

怪客畧一撥弄，遂自取下藥罐，滿滿的斟了一碗，緩緩飲下。

當他把手中的藥汁飲盡，放下碗來時，孫景枝霍然已站立在他面前。

四目相對之下，孫景枝皺了一下眉道：「你住在這裏已經很久了？」

「不算短了！」

「有多久？」

「半年多了吧！」

頓了一下，這個人又道：「我是和桑少乾一塊來的！」

孫景枝立時大吃了一驚，她面現怒容的道：「你們認識？」

「豈止認識！」

怪人撥弄了一下樹枝，把燃燒後的餘燼弄到一邊，並不曾注意到憤怒的孫景枝——她的手已經緊緊握住了劍把。

她向前踏進一步，道：「你們是一夥的？」

這一次答案是否定的，怪人微微搖了一下頭。

孫景枝激動的情緒畧微緩和了一下，那隻緊握劍把的手慢慢鬆了開來。

怪客抬起頭，平視着她，徐徐的道：「我們要是一夥的，我也就不救妳了！」

孫景枝冷冷一笑道：「你雖然救了我，可是却目睹我的四位師兄，慘遭殺截，我並不感激你！」

怪客看了她一眼，苦笑了一下。

孫景枝忍不住迫問道：「你到底是誰？來到崇明島幹什麼？」

怪客不在乎的道：「崇明島不是隨便誰都可以來麼？姓桑的能來，當然我也能來！」

孫景枝怔了一下，道：「既然你和他不是一夥的，爲什麼一塊來？」

怪客冷冷一笑道：「當然，這個世界上，不論他走到那裏，我也就跟到那裏！」

「你原來是跟蹤他的？」

「妳說對啦！」

「這麼說你們不是朋友？」

「朋友？我……妳弄錯了！」

「你們是……？」

怪客臉上帶出一片怒容，冷冷的道：「我們是冤家！」

孫景枝輕輕吁了口氣，空緊張了半天。

她後退了幾步，在一塊石頭上坐了下來，道：「倒是我多疑了，這麼說，你們是仇人了？」

怪客點點頭，道：「不共二天的大仇人！」

孫景枝臉上和藹了許多，盛氣去後，却就不禁帶出了幾分少女的嬌羞。

她垂下的眸子，看着脚尖，淡淡的問道：「我可請教貴姓大名……？」

怪客道：「我姓婁，人家管我叫『摘星客』！」一笑，又道：「只不過是江湖的朋友，亂叫着玩兒的！」

「摘星客」三個字一入耳，「美劍蘭」孫景枝頓時大吃了一驚。

她顯然十分驚訝的道：「你就是……『摘星客』婁匡？」

「不錯！」怪客看向她，道：「難得妳還知道我這個人！」

孫景枝道：「失敬……過去，我常聽四位師兄談起你，你的名聲，在西北道上很好，四位師兄想一見你，只可惜——」

說到此，眼一紅，却垂下了頭。

「摘星客」婁匡輕嘆一聲道：「人死不能復生，姑娘妳要想開一點！」

孫景枝擦了一下眼淚，道：「我還是不明白，你爲什麼眼看着他們被殺，而又不出手相救？」

婁匡鼻子裏哼了一聲，道：「看來如果我不道出眞像，妳要恨我一輩子了！」

孫景枝道：「我只是想不透！」

婁匡點點頭道：「好吧，我就告訴妳——」

他樣子顯得很沉痛，直了一下腰道：「因爲我不是他的對手——」

孫景枝着實吃了一驚，因爲在她的想像裏，「摘星客」婁匡已經是近乎於「超人」之流的高手了，想不到居然他自承不是對手，可以想像出，那個「金鷹武士」桑少乾，該是何等的一個人物了。

婁匡看着她，冷冷道：「失敗並不可恥，可恥的是失敗了不能自承教訓！」

孫景枝點頭道：「這麼說，你們交過手？」

「摘星客」婁匡苦笑了一下，說道：「交手三次！」

站起來，他踱到崖邊，前眺着正面的汪洋大海，漠漠的道：「可悲的是，三次都落了下風，慘遭敗北！」

孫景枝道：「你可曾負傷？」

婁匡回過身來，說道：「正是負了傷，受了重傷！」

他左手把前衣外襟一下子拉開來，孫景枝霍然一驚，才發現出，在他正面前胸部位，有一個紫紅色「鷄心掌印」！

孫景枝一望之下，頓時知道傷中肝脾，是一處致命的傷痕！而掌呈鷄心狀，更足以證明出掌人的內功掌力之精湛，所謂「攢拳如卷餅，出掌如瓦稜」，眞正懂得用掌的人，絕非是整個巴掌拍上去！

她嘴裏輕輕的「哦——」了一聲。

婁匡慘笑了一下，整理了一下衣襟，自嘲似的道：「所以妳應該知道，我能够逃出了這條命，到今天還沒有死，實在已是萬幸的了！」

「美劍蘭」孫景枝冷笑道：「你當然不會就此干休！」

「不錯！」婁匡眼裏泛出了怒火，道：「這也就是我爲什麼千里追踪他來到這裏的原因！」

「原來如此——」

孫景枝總算明白了一半，她苦笑了一下道：「所以你在此療傷，吃藥，可是……」

婁匡道：「妳是奇怪我怎麼會由海水裏出來可是？」

「不錯！」孫景枝費解的道：「爲什麼？」

「我是在練一種功夫——」

「什麼功夫？」

「是——」婁匡看了她一眼，索興告訴她道：「是『海濤功』！」

「海濤功？」孫景枝簡直就沒有聞說過。

「這是一種一般人不敢嚐試的功夫！」婁匡稍停之後又接下去道：「如果練功的人，本身內力不足，是不能練這種功夫的！」

談起他這種「海濤功」，「摘星客」婁匡似乎顯得很興奮，他說：「我這種功夫，必須身浸在猛烈的激浪之內，每日忍受千次以上的海浪衝激，那時候週身疲憊已極，如沒有高深內功的人，就難以復元……這種功夫，一旦練成之後，週身內力充沛，就不容易爲人所傷了，且可以內力傷人于百步以外！」

「美劍蘭」孫景枝驚訝的一哦，說道：「原來這樣……」

婁匡恨恨的道：「我練這種功力，主要的目的是用來對付桑少乾的，可是直到今天我才知道，桑少乾本人也未曾一天把武功擱下……」

孫景枝道：「你……是說？」

婁匡苦笑一聲，道：「只怕我功力練好之後，他的造詣也非同昔日，那時，我只怕仍然還不是他的對手！」

「美劍蘭」孫景枝恨恨的道：「你不用氣，起碼我還可以助你一臂之力，我與他仇更深！」

婁匡忽然一驚，注視向孫景枝道：「你問了我半天，我倒也該問問妳了，如果我猜得不錯，姑娘必就是此間孫大俠的掌上明珠，『美劍蘭』孫景枝姑娘了！」

孫景枝道：「你早就知道，何必多問！」

婁匡道：「我自然有値得多問之處，例如說，令尊的生死……」

孫景枝恨聲道：「——他老人家已經死了，他是姓桑的下的毒手！」

婁匡點點頭道：「這一點，我畧聽傳聞，桑少乾雖是下手狠毒，但是恩怨分明，他與令尊結仇經過，我雖然不知，可是却知道是上代的世仇！」

孫景枝淌下淚，抽搐了一下道：「不錯，這一點我也聽父親說過……」

婁匡道：「桑少乾在令尊病危垂死之際尋仇赴約，倒也不失俠義本色，只是我奇怪的是……他何以獨對姑娘妳破格垂青？」

孫景枝臉上紅了一下，還沒來得及說。

婁匡却又道：「據我所知，此人一經尋仇出手，仇家必將禍延子孫，寸草不留……而且據我所知，這個人又不是個好色之人……他何以會對姑娘例外？」

孫景枝哈哈一笑，忍不住又嘆息了一聲，道：「你說得不錯，這是有原因的！」

「什麼原因？」

「因爲……」孫景枝微窘的道：「……他曾親口答應了我父親！」

婁匡道：「是在令尊臨死之前？」

「是……的！」

婁匡臉上立時現出一種喜悅，以及難以置信的感情，他喃喃自語道：「這就不錯……了！」

孫景枝冷冷一笑，道：「這是我父親對我的一點慈愛心懷，其實他老人家實在不瞭解我，我又豈是一般軟弱怕死的女兒家？何況這個仇，我誓在必報了！」

婁匡點點頭道：「妳如果眞有這個報仇的意志，這個仇妳報成了！」

孫景枝怔了一下，搖搖頭道：「連你都不是他的對手，何况我……唉！這個人也着實太厲害一點了！」

婁匡道：「姑娘，妳好好聽着，我有幾句話告訴妳！」

孫景枝忽然發現出，對方變得那麼愼重其事，不禁心裏怔了一下。

「摘星客」婁匡一直走近她，坐在了她的正對面，正色道：「妳眞的想報這個仇？」

孫景枝道：「當然……」

「好！」婁匡道：「桑少乾這個人，生平最重應諾，言出卽行，這一點姑娘大可放心，他旣然答應令尊在垂死之前，我相信他必將會守諾言！」

孫景枝搖搖頭道：「我看也不一定……今天早晨，他看我的那一對眼睛，就充滿了仇恨！」

婁匡搖搖頭，道：「這一點妳不瞭解他……如果他眞有殺你之意，也就用不着多此一舉，妳大概還不知，當今武林中，死在他手中的「一流高手，已不知凡幾，他從來不曾因爲心軟而放過一人！」

孫景枝說：「你是說，凡是與他動手對敵的人，沒有一個逃過活命？」

婁匡冷冷一笑道：「據我所知，不過只有四個人！」

孫景枝希冀的道：「四個？」

「嶺南的查飛羽！」婁匡說道：「兩淮的海翠薇！」

孫景枝大吃一驚，道：「這兩個人我聽說過，怎麼，他們也與姓桑的有仇！」

「仇深似海！」婁匡說道：「就像你我是一樣的！」

孫景枝得了一點「同仇敵愾」的鼓舞，似乎連眼前的傷感也覺得消失了不少。

她驚愕的道：「還有兩個是誰？」

婁匡看看她，冷然的道：「妳和我！」

孫景枝嘆了一聲，道：「如果我們四個人能湊在一塊，該有多好？」

婁匡冷笑道：「妳又錯了，查飛羽和海翠薇，這兩個人，自負極高，也許他們有自己復仇的方法，可是有一點却是相同的！他二人同你我一樣，都是桑少乾手下敗將，掌底游魂！」

哈哈一笑，他又接下去道：「話雖如此，桑少乾自己心裏也應該有數，這幾個人，都是他平生大敵，他勝之不易，對于這幾個人，他始終懷着戒心，絲毫不敢大意！」

孫景枝自慚的苦笑了一下，道：「談起來也許我是這四個人當中武功最差的一個了！」

婁匡道：「可是妳却是最佔優勢的一個！」

「想到這裏，孫景枝心裏就有一種說不出的蹩扭滋味，試想想一個人處處被人容讓，「勝之不武，不勝爲笑」，她就有一種受屈辱的感覺，也就益加對于「金鷹武士」桑少乾的刻骨痛恨！

「摘星客」婁匡道：「我眼前有一條計，如果得姑娘帮忙或可成功！」

孫景枝道：「是關於桑少乾的？」

婁匡冷笑道：「當然！」

孫景枝切齒道：「我們立塲是一致的，只要能致他于死地，我萬死不辭。」

婁匡搖搖頭，苦笑道：「妳也把桑少乾看得太差了，要想殺這個人，豈是這麼容易的事？撇開此人那一身內外兼具，爐火純青的武功造詣不說，卽使是他那一隻火眼金睛，形影不離的金鷹，已很不容易對付了！」

孫景枝畧微一驚，回想前情，點頭道：「那隻鷹的確很厲害！」

婁匡道：「那隻鷹，據說是他父桑羽自幼收之南海，豢養多年，親手調敎，用以獵敵，觀査敵態，無往不利……」

他冷冷一笑接道：「我就曾在這個畜牲下吃過大虧，牠是桑少乾極有力的助手，所以……」

婁匡眼光裏冒射着仇燄怒火，恨聲道：「——要想對付桑少乾其人，必欲先去了這個畜牲才是上策！」

孫景枝怔了一下道：「這麼說，婁兄你可有什麼除鷹之策麼？」

婁匡冷哼一聲道：「我在這隻鷹下吃過大虧，所以必欲下手先制其于死地，桑少乾一旦失去了這隻鷹，也就等於失去他一隻左手！」

頓了一下，他才又接道：「姑娘妳可曾留意到，方才那隻畜牲棲息之處麼？」

孫景枝偏頭想了一下，道：「喔——海邊好像有幾個石頭人……」

她腦子裏，不時回憶到，那些澎湃的浪花，排山倒海也似的怒吼着，雪白的海濤冲擊着岸上的那一排石翁仲，浪花飛捲着，像洒了滿天飛雪也似的白……

……到底有幾個石頭人，她可就記不清了，她彷彿記得「一排石頭人……好像有四個？……還是五個？

婁匡點點頭，冷峻的眸子，暴射着精銳的寒光——足以證明這個人凡事冷靜——

他冷笑一聲道：「不錯，那隻鷹就是落在石頭人的頭上的！」

孫景枝眨了一下眼珠，道：「那有什麼關係？……落在石頭人頭上又怎麼樣？」

婁匡神秘的笑了一下，道：「當然有關係……近日來我「一直在關心着這隻畜牲的舉止一切，牠似乎對于那幾個石頭人特別有偏愛！」

經此一說，孫景枝畢然記起來，那隻斑爛金鷹，在石人頭頂上引頸剔翎的樣子——

她甚至于已經體會出，婁匡所以如此的去談論着這隻鷹，必然是有深奧的意義在內，極可能已經有了剪除牠的方法？而這個方法，極可能與石頭人有關！

只是，是一種什麼樣的方法，她却就不得而知了。

婁匡微微一笑道：「姑娘，妳不要心存不解，如果我把這個計劃告訴妳，妳願意同我合作，這件事八成是成功的，怎麼樣，妳有興趣沒有？」

孫景枝毅然的點點頭道：「我願意——」

微曦——

天空是一片灰濛濛的顏色——就只有東天一綫，泛着强烈的白光，然後，白天慢慢的展着，而至於整個的穹空！

這時候——海浪照常的澎湃着，由於漲潮的關係，海水泛着，佔據了半個沙灘，白色的泡沫吞吐着，一次又一次……打上來又退下去……

佇立在巖岸邊的一排石翁仲，被海水淹及胸部，飛翔着的海鷗羣在石人頭頂上低飛打着轉兒，這種特殊的景緻，在別處沙灘，倒是很難看得見的！

沙灘上——

那個可人的女孩子——孫景枝一動也不動的，仍然保持着原來的姿式，佇立在那裏——也就是昨日日出之時，和金鷹武士桑少乾決戰的地方——也就是被桑少乾的特殊手法，點閉穴道，站立的原來地方！

當然，她完全是僞裝的！

這是一種計劃好的陰謀，不過倒也難爲她，竟然僞裝得那麼像，看上去和眞的一樣。

她保持着這種固定的姿式，足足有多半個時辰，漸漸地天色大明，紅的霞光，佈滿了整個東半天……這時候，遠處沙灘上，忽的現出了一個人的影子——

孫景枝幾乎不需要仔細的看，已經可以斷定出他來了。

桑少乾仍然穿着昨天的那身衣裳，左腕上仍然架持着那隻五彩斑爛的金鷹，一人一鷹顯得極其瀟洒——他仍然循着那行淸楚的足印子一步步的走過來！

漸漸地，他來到了眼前——

孫景枝的眼睛睜得圓圓的，眼孔裏所泛出的，除了憤恨以外，還有一種潛在的疲勞，這是任何僞裝所不能表現出來的。

幸虧這一點，婁匡也爲她想到了。

桑少乾在距離她約有兩三丈以外的地方站住了腳，打量着她，然後又低下頭，査看着附近的沙面，沙面上凌亂的足跡，早已爲海濤冲擊得平整如鏡，如果說他想由沙面上有所發現，那是不可能的！

振腕，撒鷹——

帶着尖銳的一聲厲嘯聲，那隻五彩斑斕的巨大金鷹，已然展開雙翅，翩然的落在石人頂上——

桑少乾向着沙地裏的孫景枝，微微一笑，道：「孫姑娘——妳受委屈了！」

他慢慢的走近了她，道：「我希望這是最後一次，姑娘，我其實也很同情妳的處境——」

長嘆了一聲，他接道：「……如果妳我易地而處，妳又將如何？我之下手殺害令尊，是存着極不得已的苦衷，希望妳能諒解我——」

說時，一雙手掌已按在了孫景枝的肩頭之上！

孫景枝立刻就感覺出有兩股極大的熱流，透體而入，其熱如焚……

按理說，這時候正是她出手制勝的良機，只是她和婁匡相約的默契却並非如此，一定要等待婁匡先發動，才是她應有的出手良機——

就在她心旌搖動的一刹之間，時機來到了。

她看見那隻屹立在石人頭上的大金鷹，畢然如同婁匡的預料，展翅而起，習慣性的向着第二礴石人頭頂上落下去——

一件出人意外，不可想像的事情發生了——

由于習慣性的忽現，你簡直不可能會注意到，石人的行列中，竟然會多了一個生人！

更不可思議的是，這個生人的裝扮動作，乍然看起來，竟然和那些石人，並無二致，幾乎是一樣的——這個人正是婁匡！

他赤裸着大半個身子，其上佈飾着一層厚厚的青苔，由于昔日的海水浴，陽光早已把他的膚色改變成古銅顏色，再着以苔蘚垢沙，莫怪乎，竟連那隻敏銳精明的大鷹也瞞過了。

這隻五彩斑斕的大鷹，束翅收爪，意態悠閒的，毫無戒備的向着婁匡落下的一剎那，石頭人像——婁匡，突地展動雙腕，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快捷手法，捉住了大金鷹的雙足。

這種突生的變故，使得那頭大鷹發出了尖銳的一聲悲號，可是牠已萬難再逃開受控於婁匡手下的悲慘命運！

在婁匡奮力的雙腕之下，那頭大金鷹已然由中一分爲二，血腸洒了一地，當塲死於非命。

此同時，桑少乾聞聲而警——

他像旋風也似的猝然轉過身子來，當他目睹着足以令他碎心的此一剎那，禁不住發出了悲憤的一聲厲吼，怒目欲出，電也似的，直向着婁匡立身處撲去。

可是，他却沒有料想到，身後的那個姑娘孫景枝，在此一瞬之間，雙掌齊出，用着蓄之已久的奇特招式，向着他背後的志堂穴上猛然劈到！

桑少乾那裏會料到竟然會有此一着？

他作夢也不會想到，一個被自己傑出手法所點住了穴道的人，竟然會出手向自己發招？一時之間，竟被孫景枝的一雙手掌打了個正着。

「美劍蘭」孫景枝所施展的是她最傑出的「剪梅手」。要是照常理而論，在她這種手法之下，要是想從容逃得活命，只怕是萬難。

可是此刻她所面臨的這個主子，却是萬萬不同於一般，是因爲像桑少乾此等的內功極流高手，無論何時何地，都有一種掩藏在體內的「游潛」，除非你事先得知他內功的練門，要想傷害到如此樣的一個人，套句俗話，那是「談何容易」？

「美劍蘭」孫景枝自信的掌上功力，足可力穿牆板，可是却未曾料及到桑少乾內功竟然及此，是以在她雙掌十指猛力的摔中在桑少乾兩處「志堂穴」上的一剎那，立時就感覺出一種莫大的潛力，反彈而出。

然而，到底孫景枝並非是所謂的弱者，她乍然發覺出對方反彈出的力道非凡，由是雙腿力踹，施了一招「金鯉倒竄波」，「哧——」倒穿出三丈以外。

儘管是她感覺到全身骨節酸痛，一至於難忍的地步，可是她却不敢絲毫停留，身形再閃，快似脫弦之箭般的，已然向着烟波浩渺的海面上落去。

在那裏，事先掩藏着一葉小舟，緊緊的靠着岩岸，孫景枝身子一落下去，正巧落向船尾，小船一頭高高的翹起來，她雙手操篙，一點石壁，小船箭也似的馳了出去。

桑少乾身子就地一滾而起，只覺得被孫景枝雙手力摔之處，其痛澈骨。

他像是一隻咆哮的獅子般，厲吼一聲，顧不得去追孫景枝，却反向海灘邊的那列石人陣中撲去！

僞裝石人的婁匡不待他身子襲到，長嘯一聲，蛇也似的平竄而出。

兩個人的身子，就空一接，四掌相抵，猝然交接着，落向地面——

婁匡足下一連錯出三四步，才拿樁站住，桑少乾也顯然大大的搖動了一下。

四隻怒光雙爍的眸子甫一接觸，「金鷹武士」桑少乾頓時吃了一驚。

他濃眉一挑，道：「是你——摘星客！」

婁匡雙手抱拳，嘿嘿獰笑，冷冷道：「是我，婁匡！」

桑少乾眸子一轉地面的鷹屍，全身像是中了閃電般的打了個哆嗦。

剎時之間，他雙目赤紅，眦目欲裂，恨聲碎齒的道：「婁匡，你作的好事——」

「摘星客」婁匡悽慘的一笑道：「我早已對你說過，無論你走到天涯海角，我也要找到你！」

桑少乾濃眉一挑，叱道：「卑鄙的東西！」話聲一落，右掌平胸而出。

像是打了個旋風捲兒般的，平空起了個風柱，直貫向婁匡前胸逼來。

「摘星客」婁匡自然識得他這一式的厲害，要是在昔日，他倒也不含糊的能於硬接他這一招，可是今天，他却存有相當的忌諱。

他知道以目前自己傷勢未愈之際，要想接架對方這種凌厲的煞手，確是不易。

可是其勢又不能不接，生死相關的當兒，他不庸置疑的雙手平胸而出，實架實接的迎住了桑少乾擊來的掌勢，兩股凌厲的氣招，就空一觸之下，「摘星客」婁匡頓時雙目一陣發黑，同時嘴裏發甜，吐口「哇！」的噴出了一口鮮血。

借着對方的掌勁，婁匡帶出了一聲長嘯，身子像是剪尾的嬌龍，破空而起，箭矢也似的向着海面上倒穿了出去。

「金鷹武士」桑少乾微微一怔，他不明白婁匡這種舉動的用意。

可是立刻他就明白了。

就在婁匡身子下落的同時間，崖邊岔口，猛可裏飛馳出一葉小舟，其快如箭，不偏不倚，正好接住了婁匡落下的身子。

操舟者，正是「美劍蘭」孫景枝，她以熟練的動作，配合着微妙的時間算計，正好接住了婁匡落下的身子。

「摘星客」婁匡身子一落下來，雙掌排山運掌

，第二次出掌，却向着水面上擊去。

這一次他竟在催舟，沉重的掌力，使得海面上爆發出一片浪花，像是傾盆的驟雨，嘩啦啦洒落而下，小舟却直穿出十丈以外。

難以令人相信的是，「金鷹武士」桑少乾，居然在一聲長嘯中，踏波疾追而來。

海風把他滿頭的長髮吹飄而起，與肩水平，看起來他像是一個凌波而行的海怪般的猝然追近來。

孫景枝大驚失色的揄篙急起，可是却被斜倚在船座的婁匡一把抓住。

婁匡的臉上帶出一片傲然的冷笑道：「不要慌，他追不上的！」

孫景枝問道：「爲什麼？」

婁匡回頭看了一眼，冷冷的說道：「他的凌波虛步功夫，雖然比我強，可是，絕不能够超出百步之外——」

談話之間，桑少乾果然已經不再追了。

他似乎在運用着一種極微妙的內在功力，把整個身軀强提着，這種功力，竟然能使他全身輕若浮萍也似的，浮立在水面之上，也許婁匡的話沒說錯，因爲捲泛而起的浪花，已經把桑少乾整個的下半個身子全打濕了。

桑少乾發出了極怒的一聲長嘶，倏地轉回身子，一路倏起倏落的逕自回奔。

小船上的孫景枝，看到這裏，才算是一塊石頭落下地，長長的吁了一口氣。

她看見桑少乾在跑回岸邊的一剎之間，雙膝以下，已深陷水內，總算他功力超人，硬硬的把落水的身子拔起來，撲向沙灘。

這時候小船上的婁匡，也算鬆了口氣，他雙手操槳，向着海邊上的桑少乾，森森一笑道：「桑少乾，今天讓你也見識一下婁某人的厲害——」

說到此，婁匡情不自禁的縱聲大笑了起來，壓積在內心長久的憤念，一經發洩，使他着上去笑得那麼狂，那麼豪邁……直到他不得不收住氣，代之而出的，却是狂噴的一口鮮血！

舊創新傷一經發作，使得「摘星客」婁匡再也挺受不住，一頭扎在船艙裏，昏了過去。

小船劇烈的搖幌着！

孫景枝見狀大驚，她搖着婁匡的身子，道：「婁大俠，婁大俠——」

杏目瞟向岸邊，却見「金鷹武士」桑少乾正在痴痴的向這邊看着。

他和她的目光接觸在一起，彼此什麼也沒說。

孫景枝生怕他還會追上來，匆匆的拿起雙槳，正要打槳而去。

「孫姑娘——」岸上的桑少乾招呼了她一聲。

孫景枝定住了小船，看向他。

桑少乾那張俊臉，映着朝陽，顯得一片蒼白，他用着抖顫的口音說道：「我對妳一再容情，妳不該出賣了我……我上了妳的當……只是絕不會有第二次！」

「美劍蘭」孫景枝不知如何，被他這兩句話說得心神一蕩，內心浮上了一層漠漠的傷感！

看着他，她竟然呆住了。

岸上的桑少乾，好像沉緬於極度的傷感之中，他慢慢的轉過身子，在沙岸上，揀拿起分成了兩爿的鷹屍。

他的腿慢慢的屈下來，抱持着死去的鷹——往事使他回憶着……

多少個殺人日，多少個寂寞的晨昏，這頭斑斕的巨大金鷹，永遠和他厮守着，永遠是他最忠實，最出力賣命的戰鬥夥伴。

此刻，當他目睹着這頭金鷹之死，又豈是幾行淚，幾聲嘆息所能代替得了的？

桑少乾由衷的傷了心，像是憑弔着他故世的知己老友一般的落下了淚。

他慢慢的伏在了沙地裏，咀嚼着只有他內心所能體會得到的痛苦與傷情……

海面上，那葉小舟在孫景枝的操縱下，也慢慢的走了。幾個水花，幾片漣漪，却種下了未來更深根固蒂的仇恨種子！那是血和血，心對心，任何人所不能輕言化解得開來的……

×　×　×

「金鷹之死」像是一聲迅雷，一道閃電，在極短的時間之內，傳遍了整個的江湖。

當然，所謂「整個江湖」，事實上只是限於江湖上幾個行派的首腦，即各黨門人，或是那些獨來獨往的奇人俠士，因爲只有這些人，才具有敏感的視聽，也只有這些人才關心這個問題。

消息的來源之一透露出，那個霸行天下的「金鷹武士」桑少乾，自從在崇明島遭遇到「摘星客」婁匡，以及「美劍蘭」孫景枝的聯手攻擊之後，損失慘重，喪失了那頭他素來視爲親密戰夥的無敵金鷹。

消息之二，桑少乾在痛心失望之餘，已然離開了崇明島，一路西行，取道冀、陝，而進入荒涼的甘肅地面。

一般高人的揣測，桑少乾取道來甘，可能的意圖是在他想獵獲第二隻金鷹，加以豢養馴服！

不論這一推想是否屬實，其在江湖上影響人心，聳人視聽，是相當劇烈的。

因此，大家也就以此推測，有的說「摘星客」

婁匡偕同「美劍蘭」孫景枝，已然秘密的潛行赴甘，意圖聯手對於桑少乾作致命的打擊。

有的人又說，嶺南的「一字劍」查飛羽，已默然啓程，也來到了甘陝。

也有人說，兩淮海翠薇，也到了瓊州。

× × ×

衆說紛紜，不一而定，不過無論這些傳說是否屬實，天下人的眼睛，都睜大了，注視的交點，集中於罕有人跡的陝甘道上……

天下人的耳朶，也都豎長了，注意的聽着來自陝甘的任何消息，咸相信，有了這麼幾個武林上頂兒尖兒的角色，足可以把西北道上，弄得天翻地覆了！

所謂「無風不起浪，事出必有因」，畢竟這些傳說，還有些事實的存在性，不信請看——

× × ×

入秋以來，由沙漠上吹來的風，整日像熱烘烘的！

地上的乾草球，頻頻的滾動着，風是由白海附近沙漠那邊吹來的，吹在人臉上，毛辣辣熱烘烘很不是個滋味！

這是「瓊州府」西面十五里的一個地方，地名叫「西子口」，算是瓊州一個很出名的地方了。

所謂河西四郡——武威、張掖、酒泉、敦煌，瓊州亦即是今日武威所在地，說起來，算是甘肅最富庶的地方了，並有「塞外江南」之稱的美譽，可是，你硬要說這地方怎麼好，却也是不敢茍同，比起眞正的江南來，還差得很遠，簡直是不能相提並論……

這時候，大概是「申」時不久，天乾風暖，風裏夾着的沙子，吹在油漆剝蝕的厚木板門上，嗶嗶啦啦響個沒完。

「二鍋頭」眯縫着那一雙終年睜不開的紅眼，把身上的一層灰沙抖落在地，伸了個懶腰站起來。

在他頭上，是塊長木匾，老字號——「日照老棧」，鐵絲綁着的兩盞破紙燈籠，都成了黑的了，倒是吊垂在木框下的那串八音風鈴，在微風裏滴滴溜溜的打着轉兒，發出悅耳和諧響聲！

二鍋頭嘴裏嚼食着旱烟葉子，把一嘴黑黑的烟渣子啐在地上，嘟囔着說：「一天又完啦，人毛也沒一個——」

回過身子來，正要推門步入，忽然，他耳朶裏聽見了一種聲音——「叮鈴，叮鈴！」

二鍋頭精神頓時一振，倏地轉過身來，可不是生意來了嗎！

一匹火溜紅的快馬，其上乘坐着一個身披玄色披風的中年人，快速的來到了客棧門前。

只見他拉馬，旋身，落地，看過幾乎是一個式子，姿態美妙輕快已極！

二鍋頭怔了一下，心說：「好身法！」

這個人，大概有四十多歲不到的年歲，瘦削的一張臉，身材很高，寬而聳的一雙肩膀高高的，神情顯得帶有幾分木納。

他打量着「日照老棧」的招牌，一雙密而寬的濃眉，微微皺着。

二鍋頭忙迎上來，露着黃焦焦的一嘴牙，笑道：「爺，是來住店的吧！」

中年人點點頭，用着微微帶有雲貴的鄉音，道：「給我招呼着馬——」

二鍋頭上前牽馬，才發現到那匹馬背上馱着一個皮褡褳，兩鞍部位，也都鼓蓬蓬裝滿了東西，有一口窄而長的黃皮套子寶劍，插在鞍子裏。

二鍋頭心裏一動，也就知道來人是那條路上的了，更不敢怠慢，接過馬韁來不敢多說，匆匆的就往裏面走。

黑衣人掀開披風，露出了裏面的一身青綢子短衣靠，他忽然想起一件事，道：「爺有什麼吩咐？」

二鍋頭笑道：「慢着。」

這個人上下打量着他，沉着嗓子道：「你這店有幾間房子？」

二鍋頭摸着頦子道：「不大，有單房八間，另通房大間兩間……」

中年人點點頭，道：「都住着些什麼人？」

二鍋頭心裏發毛的忖道：「問這幹嘛？」可是嘴裏却也不得不答應着，道：「沒有什麼人……大間裏是帮子駱駝客——」

中年人道：「我是問單間——」

二鍋頭咧着嘴道：「都空着咧——」

中年人點點頭，正要邁入，二鍋頭忽然想起來，又道：「啊——對啦——東邊房裏前天住進來一位——」

中年人立時一驚，道：「什麼樣的？」

二鍋頭道：「是位女客——」

中年客鼻子裏「嗯——」了一聲，像是把一顆緊張的心平了下來，却又帶着些好奇的問道：「這位女客人有多大年歲了？」

二鍋頭道：「年紀很靑，最多不過二十二三歲，整天悶在房子裏，也不知她是幹些什麼——」

中年客皺了一下眉，還想再問問，想了想邁步進入——

二鍋頭拉着馬在後面跟前，進了前院，拉開了他的破鑼嗓子嚷道：「客來——」

就有一個黑不溜秋，挺瘦挺高的小子，赤着脚由側面馬房裏跑過來。

二鍋頭把手裏的馬交過去，自己要去搬馬背上的東西。

中年客道：「我自己來！」

他抬起脚尖鈎着馬肚子上的帶子，一扯一拉把整個的鞍子都卸了下來，然後隨便的向着頦子後面一搭，二鍋頭的眼睛可就又發直了，心說好傢伙！這怕沒有百十斤吧！

中年客邁進了裏院，二鍋頭在後面跟着。

他邁一步，二鍋頭總要兩步才跟得上。

中年客回過身來等着他，二鍋頭由腰帶上解下了一大串鎖匙，指着正面的一個房子道：「就這一間，爺你看怎麼樣？」

中年客深邃的眸子一轉，說道：「有裏間的沒有？」

二鍋頭道：「最裏的一間，叫那個女客給佔了，倒是在院裏那一間顯得靜，就是房子舊一點！」

中年客頷首道：「就在院的那一間吧！」

進了左面院子，二鍋頭掏出鑰匙開了門，讓身後的客人走進來，他一面解下半截式的圍裙，用以拭抹着桌椅炕頭上的塵灰，一面打量着這個看來像是由外地來的生客！

中年客已脫下了披風，把用具等重重的放在炕頭上，在他身子側的時候，二鍋頭才發現到，這人左耳以至後頸部位，留有一道紫紅色的傷痕，也許是很久以前的刀劍舊傷，可是落在此人身上，看上去却顯得陰森森的令人驚悸！

這人一聲不哼的靠着窗前坐下來，在看着手裏的那口長劍！

二鍋頭在土案上拿了瓦罐子，想去盛水！

中年客道：「先別忙，我有事問問你。」

二鍋頭連聲道：「是！是……」

中年客道：「這附近一共有幾家店？」

二鍋頭道：「幾家？」搖搖頭笑道：「要說是土窰子還有個七八家，可是像樣的客棧，還只此一家！」

中年客點點頭道：「這裏是往馬二溝子必經的路麼？」

「不錯！」二鍋頭滋牙一笑，道：「爺，你要上馬二溝子去？……那地方可遠着咧！」

中年客緩緩說道：「馬二溝子是不是有一個南旗嶺？」

二鍋頭想了一想，說道：「不錯，是有個南旗嶺。」

中年客道：「產鷹？」

二鍋頭道：「產鷹——嗯！每年關裏總有八十個鷹客趕到那裏去收鷹去，聽說一入關裏，就値大錢了！」

中年客臉上帶出了一絲冷笑，有點不屑的樣子，他緩緩抽出了那口劍，映着窗外的光，仔細的看着，不時的用嘴呵上一口氣。

二鍋頭才又發現出，對方那口劍上，敢情閃閃的冒着紅光，這倒是希罕事，白光，靑光的刀劍，他都見過，紅光還是頭一回看見，莫怪乎，他兩個眼都直了。

中年客用衣邊，擦乾凈了他的劍，收回鞘內！

二鍋頭道：「大爺，你老也是鷹客？」

中年客好像不愛回答人家的話，却頂愛問人家，反問他道：「鷹季是什麼時候開始？」

二鍋頭道：「七月底，八月，九月，一入十月可就少了，像樣點的鷹崽子就往南飛了！」

中年客道：「這麼說，現在正是時候！」

「這個……」二鍋頭說：「正是時候……也許還早了點兒！」

中年客道：「關內的鷹客來了沒有？」

二鍋頭搖搖頭，用手摸着下巴，道：「嗯——這倒是一筆生意！」

中年客用手探入皮褡褳裏，摸出了一塊碎銀子，丟過去，二鍋頭接在手裏，怔了一下。

來客道：「送給你了——」

二鍋頭眉展眼笑的道：「這個——」

「我是買你的嘴！」

「買我的嘴？」

中年客點點頭道：「不要亂說話，不論誰跟前，都別提起我——」

二鍋頭一笑，道：「這是小事，爺那還値到施錢！」

中年客道：「還有，你得爲我留意一個人！」

「什麼人？」

「一個關裏來的人！」中年客目光深邃的道：「姓桑的客人！」

「姓桑的！」

二鍋頭眼睛瞪得極大，中年客一怔道：「你認識他？」

「不……」二鍋頭搖頭，跟博浪鼓似的，提着瓦罐，弓着腰，笑着道：「我去跟客人你去盛水去了！」

說完退到門口，想起了一件事又道：「還沒請教爺你貴姓？」

中年客頓了一下道：「姓查！」

二鍋頭又是一怔，道：「扎！」翻了一下眼皮，心說，這是蒙古姓嗎！却也不敢多問，轉身走出去了。

×　×　×

繞了個圈子，這個叫二鍋頭的老小子，又到了後院。

他一個勁的小跑，來到了最後的一間客房門外，踮着腳，用手輕輕的敲了一下窗戶道：「女客官——」

窗戶「呼啦！」的一下子拉了開來，一個二十二三歲，面白如玉，長身俏立的姑娘，面前直立，和他臉對臉的幾乎碰在了一塊！

姑娘皺着眉，道：「小聲——」

二鍋頭道：「是！是！是！」

「什麼事？」女客的臉色可不大好看。

二鍋頭用巴掌遮着半邊嘴，啞着嗓子，說道：「妳不是要我為妳留意這裏的客人嗎？現在來了人啦！」

姑娘神色立時一變，轉過身，敞開了門，道：「進來說話！」

二鍋頭一進房門，不禁又是一怔。

原來這間屋子裏可都變了樣子，由大樑上垂下來一根繩子，繩子一端繫着一個鉤子，再看那個姑娘腰上繫着一根帶子，帶子上又繫着一枚鋼鐶！

如果這麼聯想一下，不用說剛才這個姑娘，準是把自己吊鉤在半空中，那是在玩什麼！

「準是個跑馬賣解的女人！」

二鍋頭又為自己找到了答案！

這個姑娘一雙水汪汪的眼睛逼視着他道：「你是說那個姓桑的來啦？」

二鍋頭搖搖頭道：「不姓桑是姓查的！」

「姓查！」她臉上帶出一絲冷笑，道：「查飛羽！」

「一定是他！」她坐下來，用尖尖的手指，掠了一下散飄在前額的秀髮，說道：「好小子，他也來……」

冷笑了一聲，喃喃自語道：「我不能讓姓桑的搶在他手裏頭！」

二鍋頭搔了一下顙子，眨着一對紅眼道：「這姓桑的到底是幹什的？怎麼你們都在問他？」

女客冷笑道：「你不要多管——」杏目一瞟，冷芒隱現，道：「姓查的是一個人來的？」

「是一個人！」

「他還說了些什麼？」

「有……」二鍋頭結巴着道：「也是跟妳一樣的話，叫不要對外人說起他來的事。」

女客身子突然打了個旋風，「颼！」一下子已到了二鍋頭面前！

二鍋頭還不知道怎麼回事，肩膀上就像着了一把鋼鉤似的，被女客抓了個結實，頓時嚇了一跳，嘴裏「啊唷！」了一聲！

女客瞅着他，冷冷的一哼，說道：「你告訴他我來啦？」

二鍋頭在她那種鋒利的眼神之下，實在不敢撒謊，只好點點頭，說道：「我說漏了嘴……一下子就給……」

女客雙眼一睜，抓着他的那隻手，霍地向外一抖，二鍋頭就像是個球似的，霍地被摔了出去，叭喳！的一傢伙坐倒在牆角裏，只疼得他一個勁的齜牙咧嘴。

女客身子一閃，如影隨形的追到了他面前，二鍋頭只覺得眼前一亮，却見一口寒芒如雪的短刃，已然抵在了頸下，這口短刃她是由那裏拔出來的，他都沒看清。

當下，二鍋頭臉色猝變道：「女客……這可不是玩的……快收起來……」

女客冷笑道：「你告訴他我姓海了？」

二鍋頭哭喪着臉道：「我還不知妳姓海……怎麼會告訴他？……我什麼也沒說呀！」

姓「海」的女客右手一舉，那口鋒芒畢現的短刃，已收回袖內，退後一步，道：「起來，別在我面前裝孫子，從現在起，那個姓查的客人無論問你什麼，都不許多說，知不知道？」

二鍋頭爬起來，一個勁的點着頭。

海女客道：「姓桑的來了，你也不許告訴他，知不知道？」

二鍋頭道：「知道了——」

海女客揮手道：「去！」

二鍋頭摸着顙子，咧着嘴，楞着轉身走出了去了。

出了門，心裏還在嘀咕着說：「這不是賣解的女人！準是去沙漠的女鬍子，女刀客！」

他還是真怕她，打心眼兒裏怕她！

更番生死鬥　一諾以身殉

這一天，大漠裏起了風——

「日照老棧」從早到晚，整天都沐浴在乾燥的熱風裏，沙子像小雨點也似的，打在人身上，像是被針扎一般的疼痛！

二鍋頭照樣的坐在店門前面，恭候接待着來客，他臉上罩着一塊布，遮着夾在風裏的沙子，却露出兩隻招風耳，他自信這雙耳朵最靈，附近一二十丈以內，無論是人是馬，只要路過，他沒有聽不見的！

一有動靜，他就揭開罩頭，瞇縫着他那一雙紅

眼打量着，看看是不是來投店的！

他先發現了一輛車，後又發現了一匹駱駝，都是過門不入，未免有點心灰意冷！

這一次，他什麼也沒有聽到，忽然身邊的大黃狗汪汪的叫喚了起來，還不等他揭開頭罩，來人已經站在了他面前。

二鍋頭慌忙站起來，拉下了頭上的布罩，赫！可不是，人家已經站在門前老半天了。

來人不過二十來歲，身子很高，足有六尺開外，一襲白綢子長衣，幾乎垂及地面，臉刮得青青的，一根鬍碴子也沒有！

這人頭上戴着大斗笠，背上揷着一綑粗細不等的桿子，肩上還揹着一綑繩索，一眼就可斷定出是個所謂的「鷹客」！

獵鷹的季節似乎還稍微早一點，可是就有人說，要想獵上好的白金鷹，或者是「三把翅子」（注：「三把翅子」係怒鷹之一種，性頑劣，極難獵取。），就得提前個把月上山。

二鍋頭也說不上是怎麼回事，反正只一眼，就可斷定出來人是獵鷹的一把好手。

據他所知，這些子鷹客，很少是單身的，最少，也得三四個一組，如果是單身一個人的，準是高手！

說也怪，那麼大的風沙，這白衣客身上看上去是一塵不染，通身上下雪也似白！

他也沒騎馬，右脇下倒是帶着籠子，籠子上下着罩頭，裏面剝剝落落，像是有東西在蹦跳着！

這人猝然的出現，很有股子威風似的，以至搶先前吠叫的那隻老黃狗，都似不敢再招惹，夾着尾巴，繞到了土牆那一頭去了。

二鍋頭不敢怠慢的說道：「這位爺，是住店的吧？」

白衣人點點頭道：「不錯！」

說完，邁步而入，二鍋頭跟上去，二人身材相差得太懸殊，二鍋頭大概還趕不上他的肩膀。

二鍋頭追上去，道：「客人你是住單間還是大間？」

白衣人還沒說話，眼睛却已看見了拴在遠處的馬槽裏的那匹火燄紅的大高馬——那個赤着腳，滿身生毛的索倫族小子，正用毛刷子，在給馬身上刷毛。

二鍋頭認得這匹火燄紅，是前天那姓查的客人騎來的！

白衣人看在眼裏，臉上帶出微微的笑容，手指着那匹馬道：「這匹馬是誰騎來的？」

二鍋頭心裏一動，當下結結巴巴的道：「這……這是人家寄養的！」

白衣人眸子立時現出了一股怒光，可是却也沒有發作，冷冷一笑道：「我住大間！」

二鍋頭心裏又是一怔！這麼講究的一個來客，會去住大間，倒也奇怪！

心裏面奇怪，嘴裏可也不敢多問，當下，就帶着客人繞過第一進院落，來到了土牆堆成的大衆客房！

推開兩扇被煙燻成了黑色的大木門，一股子汗臭，怪味迎面撲上來。

二鍋頭側眼偷看對方白衣客人，臉上毫無表情，大步進入——

房子裏是兩排火炕，這種天當然用不着生火，炕上鋪着兩張大草蓆，正有四個駱駝客，倚在火炕上抽着煙，滿屋子，烏煙瘴氣！

白衣客人把身上的東西都卸下來！他特別注意帶來的那個小籠子，拉下了籠子上的套布，二鍋頭才發現裏面是一隻小「子鷹」！

這個他也懂，凡是捕鷹的人，都得帶着一個鷹子，用以誘捕雛鷹，這類子鷹，多係一般俗稱的「兔鷹」充當，可是眼前這白衣鷹客所帶來的子鷹，却不是一般的兔鷹，而是一隻難得一見的白頭小「角鷹」！

所謂「角鷹」者，因其頂有毛角微起故名，其性剛厲，不與別鷹同！

白衣人把這隻小子鷹懸在窗口上，然後由竹筒裏取出切好的牛肉條，餵食着小鷹，一副悠然自得的樣子。

二鍋頭打來了井水，侍候着來客洗了臉，才試探着問道：「還沒請教客官你貴姓？」

白衣人冷冷一笑道：「我姓桑——」

二鍋頭一下子就怔住了，姓桑的客人把一件雪白的外長衣脫下來，現出裏面的一身府綢褲褂，却是一個極為魁梧的英俊漢子！

他背上還揹着一個牛皮緊身帶子，裏面雙揷着一對黑光淨亮的鋼圈子，「叮！噹！」兩聲的給丟在了炕上。

二鍋頭的眼光，有異尋常的打量着他。

白衣人早已洞悉的看着他，冷冷的道：「是有人要你來打聽我的是吧？」

二鍋頭搖着頭說：「沒……沒有！」

一面說一面退，白衣人鼻子裏哼一聲，道：「你只管告訴去，就說我叫桑少乾，來這裏是捕鷹的，總還得有幾天好耽擱！」

二鍋頭窘笑着，道：「你老說那兒話，沒有的事……沒有的事！」

轉身，一溜烟的跑了。

白衣客桑少乾哈哈一笑，坐在了炕上，却見幾個駱駝客的眼睛都集中在他身上，當他回看他們時，這幾個人的眼光却又不自然的移到別處去了。

這一夜，他澈夜未眠，一直用小刀削着竹子，做成一根一根細細的竹籤，竹籤上加上一個極細的小繩套，和一枚小小的銀鈴！這樣一個捕鷹的工具就算告成了。

× × ×

清晨，天只現出了一些光曙——

「鷹客」桑少乾已揹携着他的全套行獵工具出發了。

他悄悄的步出房外，却見老闆兼夥計的二鍋頭，正披着一件襖，在吹熄第一盞燈籠。

這時候，天很冷，空氣裏像飄着極細的小雨星子。

二鍋頭打着呵欠，還想再折回去睡個回籠覺，眼睛忽然看見了步出的桑少乾，他頓時吃了一驚。

桑少乾向他點點頭道：「我跟你要點吃的，有沒有？」

二鍋頭道：「有幾個麥餅，還是昨晚烙的！」

「行！」桑少乾道：「快給我包起來！」

二鍋頭進到大房裏，桑少乾自後跟進，灶上還熱着一大鍋玉米粥，咕嘟！咕嘟！的冒着泡子，橙黃色的濃汁，翻湧出老玉米的郁郁清芬！

二鍋頭說：「吃一碗再去吧？」

桑少乾就坐下來，二鍋頭拿起碗盛了一大碗，桑少乾接過來，眼睛却瞧向一旁，道：「剛才誰吃過了？」

二鍋頭一怔道：「沒……人呀！」

一雙碗筷扔在灶頭上，碗裏還剩有沒喝完的粥，二鍋頭伸手摸摸，可不是，碗還是熱的！

他翻着白眼，心忖道：「怪事！這會是誰？」

等到他由呆着的籮筐裏去拿麥餅的時候，才發現到裏面的餅也少了十來塊，心裏吃驚，嘴裏可也不敢多說，匆匆包好，交給了對方。

桑少乾接餅在手，耳中却聽得遠處傳來了一聲清晰的馬嘶之聲，似乎已經有人走在自己頭裏了。

出了門，天空是灰濛濛的……

桑少乾把一頂竹笠，戴得低低的，小白角鷹在他背後的竹籠子裏歡翻亂跳着。

二鍋頭在後面啞着嗓子道：「桑爺，早點回來呀！」

桑少乾鼻子裏「哼！」一聲，他沒答理他，他足下很快，施展着「凌空虛渡」的輕功絕技，三五步才沾一下脚，一逕的消失于黃沙鋪地的荒僻驛道裏。

× × ×

天空中悠悠的傳來婉轉的一聲鷹鳴！

一隻黑灰長翼的大虎鷹低飛盤旋着，牠銳利的目光，搜索着地面上的食物，無微不覩！

漸漸的，愈飛愈低，幾與樹帽相平。

桑少乾紋絲不動的盤膝坐在樹幹上，透過樹的枝葉，可見其機智，銳利的雙瞳！

他憑他對于這類禽類獨有的見解與認識，只要瞄上一眼，也就知道是一種什麼樣的貨色！

天上的這頭鷹，應該是一隻上等的虎頭鷹，這類鷹爲一般鷹客最喜捕獵的對像，原產地應屬「遼東」，內地的貨色可就差遠了。

遼東鷹如果出現西北，足可證明經過數千里的飛程，尤其是這類鷹中的神俊之品！

「也許這就是今天我第一隻的收穫了——」

桑少乾心裏這麼想着，目光却跟着天上的這隻虎鷹打着轉兒，而他的手，適當的把着那隻携來的子鷹！

撒子鷹的時候，一點兒也不能早，尤其是面對着的是如此強大的一頭大虎鷹。

在日光的眩目之下，虎鷹灰白的茸毛，清晰可見，牠拳着那雙利爪，像是彎曲的一對鋼鈎，羽勁翅厚，肉緩髀寬，尤其是那對鷹目，一傾一斜，這類鷹端的是一隻上好的極品！

桑少乾感覺出把握中的小白角鷹，有種蠢蠢欲動之勢，也就不再強把持着不放，手指微鬆，小白鷹箭矢也似的脫掌而出。

晴空裏，這頭子鷹，像是匹鍊般的劃出了一道白光，掠空而出，圍繞着大鷹一個疾旋，蹁躚着迤邐直瀉而下，投向林邊！

虎頭鷹立時被激怒了，箕開的雙翅，像風車也似的打了個轉，斜翅疾下，其猛如電！

一誘一追，像是天星飛殞般的，剎時間，已碰及林梢，在拍打的雙翅聲中，一時間枝飛葉揚！

桑少乾一聲急叱，騰身而起，隨同他落下的猛烈身勢，一枚繩圈脫手而出！

在虎鷹的排雲雙翅疾打猛翻之中，小白鷹喟然而墜，顯然受了傷，可是桑少乾手中的繩套圈，却于此時出手，正好圈中了虎鷹一翅。

接下去，是一場疾厲的人鷹大戰！

那隻虎頭鷹顯然已發現了桑少乾站立之處，嘶——嘶厲鳴了兩聲，不退反進，疾滾煽風而起，一雙鋼爪猝然抓出，向桑少面門上抓去。

此一剎那，桑少乾才體會出這隻扁毛畜牲的傾大無朋，不禁驀然一驚！

當然，要以他本身功力，舉手之間，即可置其於死命，只是他此行目的，旨在收服而非獵殺，是

以動手之間，心存顧慮！

眼前這隻大虎鷹，當眞是兇厲無匹，雙爪一經探出，一雙大翅左右齊揮，用雙翅沿掃桑少乾身軀兩側。

這一手，要是加諸任何人身上，只怕也是當受不起，只是這位慣於馴鷹的「金鷹武士」却不見得就會着了牠的道兒！

他嘴裏一聲叱道：「好畜牲——」

右手伸縮之間，快出如蛇，只一下，已抓住了虎鷹探出的一爪，左手健翻，同時又捉住了虎鷹的另一隻利爪……

可是却也毫不含糊的着了虎鷹的雷厲雙翅，叭！叭！兩聲脆响，這種翅力，以昔日虎鷹之威，就算是一個石頭人，也能給打碎了，可是牠今日所遇見的對手，顯非一般。

儘管如此，桑少乾却也覺得兩膀中翅之處，其痛砭骨。

一人一鷹糾纏着，滾倒在地。

這頭大虎鷹，乃係不久由「遼東」遷飛來此，不過是一日之久，已成了「南旗嶺」的陞空霸王，就算是林中獅虎遇上了牠，也是畏懼三分，如何能容得一個人這般欺凌？一時怒發如狂，「吱——吱——」怪嘯聲，遠近皆聞，兩翅翻動間樹倒塵揚，聲勢端的是驚人之極！

桑少乾用「千斤大力神墜」的刀道，硬硬牽住牠那欲騰身而起的身子，益加激發起這頭巨鷹的怒火，偏偏桑少乾是個中能手，一隻鐵腕由牠左翅之下插攀而上，夾箍在巨鷹的右翅之間，使得大鷹空具怒火萬丈，却難以騰身而起。

人鷹由地面而樹梢，由樹梢而地面，幾次三番的拚搏着，桑少乾左腕掌上出，五指緊扣着虎鷹的長頸，時時防止着牠的利啄，要是爲牠抽冷啄上一下，不死必傷，他是絲毫也大意不得！

眼前的情形正是如此！

鷹固然奈何不得人，人却也奈何不得鷹，不過桑少乾識得這類鷹的性情，只要能熬過牠烈性大發的這段時間，待到牠兇威少斂，再施一記熟練的擒伏之法，就可大功告成，使之馴服如羔羊。

只是眼前，想快也是無法！

就在這人鷹搏命，極盡折騰翻轉的搏命關頭，驀然間一條疾快的人影，穿枝拂葉，其快如箭的飛馳而近！

這人像是看準了此一時刻，意欲加害桑少乾，使其無刀分神應付，是以一經現身，毫不遲疑的騰身而上，口中一聲叱道：「打！」

「哧——」一股風力，直襲向桑少乾轉動的身子上打去！

桑少乾其實已經注意到來人的動靜，他原來也知道，這個人早已跟踪着自己，只是却未曾料想到，對方竟然選擇此一刻來圖謀向自己出手。

眼前的情形，誠可謂是性命交關，既不甘心放棄到手的鷹，又須兼顧眼前趁人于危的大敵。

事實上，他即使想鬆開搏鷹的手，却也得提防着，這頭鷹的厲害，實不下于面前的人！

現身的人……正是先其數日落居於「日照老棧」的那個削瘦面頰的中年客人——「一字劍」查飛羽！

由他烱烱有神，刻毒尖銳的雙目裏，可以看得出他對于「金鷹武士」桑少乾的憎惡之情！

他所選擇的出手時間，正是桑少乾無刀無神兼顧的一剎那，而出手的暗器，更是極具苦心勤習有術的「毒火飛星石」——

這是「一字劍」查飛羽在極北之地「星石島」所採集的一種獨門暗器，外爲鉛丸，內裏星岩硝磺，一經着物，必燃燒爆裂，端是厲害以極！

查飛羽一出手，用「順掌風」的打法發出暗器，緊接着向左側一跨步，打出了第二枚「毒火飛星石」，這第二枚暗器出手還較第一枚爲快，却是有意錯開了兩尺，是一式「虛中有實」的打法，只此出手，已可窺知查飛羽的確係一傑出的高手！

桑少乾那裏識得這種暗器的厲害，大敵當前，他已不再圖謀擒鷹，右腕着力一勒，克嚓！骨响聲中，已把抱中虎鷹左面翅骨折斷，同時右手力握住大鷹的長頸，狠勁兒的向外一掄！

虎頭鷹發出「呱——」的一聲厲嘯，右爪陡伸之間，已抓住了桑少乾的上肩，鋼爪收縮之下，鮮血立時迸流！

由於桑少乾扭扯掄退的刀道極猛，右上肩被抓之處，連衣帶肉，呼啦！的扯下了一大片來！虎頭鷹巨大的身子橫摔在地，發出「碰！」的一聲巨响，當場死于非命！

錯在桑少乾只看見查飛羽出手的第一枚暗器「毒火飛星石」而不曾注意到他所發出的第二枚！

當他掄鷹退身的一剎，第一枚「毒火飛星石」擦身而過，打中岩面，「轟！」地一聲，爆出了大片火光——

此同時第二枚「毒火飛星石」，疾射而至，「叭！」一下子，打中在桑少乾右臉後側，火光一現，頓時使得桑少乾全身火起！

他只覺得着火處一陣奇痛，是時全身火起，如不能即時撲滅，後果不堪，同時肩頭被鷹爪拉扯下的大片皮肉，更是其痛刺骨！

他緊緊咬着牙，借着倒地之勢，一路飛滾而出

把身上火燄壓熄了不多！

自從「紫陽」出道以來，桑少乾挾奇技，行走江湖，可稱天下無敵，百戰百勝，幾曾吃過這等大虧！

此一刻，想不到竟然爲查飛羽乘危而入，卒爲所乘，他在負傷狼狽中，這口怒氣，更不知如何排遣？

帶着一腔怒火，凌厲的一聲長嘯，桑少乾旋身躍乘，直向着以逸待勞的查飛羽立身之處，撲將過去！

面現冷笑的查飛羽，早已蓄勢以待。

此刻不容得桑少乾身子襲進，左掌一沾，施展了一手「凌空劈掌」，驀然施展出十成的功力，一掌向着桑少乾空中的身子，猛力劈到！

若以昔日的功力而論，查飛羽只佔得桑少乾八成，可是此番情形不同，桑少乾連遭重創，功力大減，已萬萬不是查飛羽的對手。

這一掌查飛羽蓄勢以發，功力更是驚人，桑少乾張惶彈出尋丈以外，沉實的落在了亂石崢嶸的崖坡之間！

幾經重創之後的桑少乾，看來確是不勝狼狽之至，他掙扎着才站起一半，遂自又坐倒在地。

帶着一聲狂笑的查飛羽，怒鷹般的已掠身而進，他右手向外一展，紅光刺目中，已把那口仗以成名江湖的「一字紅光劍」揮出鞘外。

隨着他劍光飛繞中，桑少乾就空一陣疾滾，像風車也似的打了個圈子，飄出丈許以外。

這種如意進退的身形，在他負傷至此的情況之下，能够如此施展，確令查飛羽不勝震驚！

查飛羽一上來先招制勝，此番勝劵在握，那裏肯輕易的容得桑少乾退離？

他狂笑一聲道：「桑少乾，你拿命來——」

雙足頓處，毒蛇出穴般的，再次欺身而迎，左掌一沉，用「白鶴亮翅」的勢子，去劃桑少乾的右肋，同時右手劍平手而出，紅光閃爍中，劈向桑少乾咽喉部位！

桑少乾急怒膺胸之中，竟忘記了施展兵刃！

他探出的右手，力拍之下，迎住了查飛羽的左掌，二掌交揥之下，各展全力，在一陣骨節密響中，各人退了一個步子。

查飛羽右手的劍毫不留情的自上而下，劈中桑少乾的後背，桑少乾眞氣一散，再次的爲查飛羽的內力摔了出去！

這一次桑少乾身子橫飛出足有兩丈以外，克查！一聲巨響，撞折了一棵巨樹，而摔倒在地！

他像是一隻受傷的猛獸般的，就地一個急滾，再一次的掠身而起——

查飛羽起落間，已趕到了他面前，掌中劍刷，刷，刷！……一連七劍，桑少乾狀若血人，在負傷纍纍的要命關頭，却出了一招難見的殺手！只見他染滿了鮮血的一隻手，重重的擊在查飛羽的後背！

也就是這一掌，才使得他暫時脫困於查飛羽死亡的威脅，得能死中求活！

要在平日，桑少乾的這種「鷄心掌」力，足可一掌判生死之感，今日此時，功力少說已經減了五成！

只是五成的功力，自難輕置查飛羽如此的絕世高手於死地，可是却也使得他功力大爲潰散。

查飛羽足下一躍，向前撲出了三四步，他胸巒起伏，把一口即將湧出的鮮血，强忍住了，總算沒有噴出來——

他不得不強壓制着內心的怒火，慢慢的坐了下來……

死中求生的桑少乾，身子幌了一下，他跌倒在地又爬起來，頭也不回的一逕向着嶺下蹣跚行去！

查飛羽的兩隻眼睛盯視着他——恨不能生吞了他，只是他知道對方「鷄心掌」的厲害，如不即時以內功平伏，即使此刻趕上桑少乾殺了他，而自己却也將落得終生殘廢！是以，他只得乾瞪着眼任由仇人桑少乾從容逃生！

× × ×

帶着全身的血，桑少乾行至崖口，只覺得眼前亂石參差，雲光浩渺，冷冷天風，吹襲在身，有如萬把鋼針透體齊扎般的疼痛！

他一脚高，一脚低，扳扶着嶙峋的山石，向下行走着，這一段路程，眞比行走刀山劍樹還要困難得多，他很明白眼前的局勢！自己如果不能在半盞茶的時間之內，逃離現場，一俟查飛羽少時運氣復元之後，自己再想逃得活命，其勢難比登天！

行走了幾步，他感覺到速度太慢，乾脆雙手抱臉，暗自提了一口眞氣，貫充全身，遂自一頭扎下，順着陡峻的山坡，一路元寶也似的疾滾而下。

在一陣疾滾猛翻之後，桑少乾總算停止不再動了。

足足休息了小半個時辰，他才開始舒展了一下身子，張開了眸子，四下看望了一下。

他發現自己竟僥倖的跌滾在一片荒蕪的草原上，草長過人，足以掩身。

他耳中彷彿聽見附近的牛羊叫聲，心裏暫時得到了些安全的感覺。

身上滿都是劍傷，白色的長衣，早已爲鮮血所染成紅的了，他忍着全身的疼痛，在隨身的革囊內找到了刀劍散，在幾處較重的傷口上敷上藥，再把

長衣撕成小小的布條子，綁紮了一下。

「查飛羽……」這個人的影子浮在他腦際，飄呀飄的，漸漸勾劃出他完整的輪廓——

他還記得這個人……

那是三年以前，在松花江結了冰的江面上，第一次遇見他……這個人——查飛羽，背揷長劍，率同着一夥子面目獰猙的伙伴，在攔路打刼一幫客商，適逢自己經過，仗義勇爲！

……那是一場激厲的拚殺，憑着自己掌中的這一對離魂子母圈，竟然把對方一十二條武藝精純的漢子，全數斃在地，其中只逃漏了一個人！

這個人，就是查飛羽！

不可否認的，查飛羽是一個自己生平少見的高手，想不到自己今天竟然會落在了他的手上，吃了如此大虧，險些兒連這條命，也難以保全！

× × ×

由草穗子裏望上去，天空飄動着幾片流雲，風是東南的吹向，有兩三隻大兀鷹低飛盤旋着。——

看着牠，他又不禁生出了無限的感傷……

在搖幌着的草穗陰影裏，他感到極度的疲勞，不知不覺的竟然睡着了！

× × ×

一覺醒來時，日已偏西。

他感覺到遍體生痛，甚至於每一個骨節都酸痛難耐，似乎比方才更加的難以令人忍受。

他發現身上那些負傷的地方，都流淌着濃而黃的汁液，正有無數的大螞蟻，爬在負傷處附近飲噬着！



桑少乾身負重傷，眞氣一散，被查飛羽內力震摔丈外。

桑少乾勉强的站起來，他甚至於連打螞蟻的力氣也提不出來，讓牠們自行離開算了。

似如此前行了里許光景，身中却聽得急湍的流水聲。

負傷出血之後，他早已感到口乾舌燥，此刻乍聞水聲，不禁精神一振，頓時足下加快，趕出了這片草原！

現在呈現在眼前的是一彎彎曲折的流水。

水是由祁連山脈流下來的，途經千里，到了這裏，早已具體而微，像是十數條白色的怪蟒，分別向四面八方伸着，於是農作物賴以收成，草原靠以滋潤！

桑少乾踉蹌行到一塊大石上坐下來，用手掬了一些水先喝飲了幾口，再忍着痛楚，把手臉各處的血漬洗了一下，清冽的泉水，刹時變成了一片殷紅顏色……

這畨「仇」「恨」，鬱積在他內心，使他感覺到徒言「諒解」，「宜解」之不易！「血債血還」——這是每一個心懷仇恨的人，都會念念不忘，只是你的對手，如是一個強大，老練，勇智兼具的人，輕言「復仇」二字，談何容易？

洗乾淨了身上的血漬之後，人好像畧顯輕快了不少！

他算計着，這一身傷，少說也要半個月，才能復元，只是這段日子，是不是就能平靜的渡過，誠屬難料——

水面上的波紋，漸漸的平靜下來……却有一個細長的人影，閃爍着倒映出現。

桑少乾霍然轉身——

一個全身青衣的長身少女，目光正凌厲的注視着他！

桑少乾只看了她一眼，立刻就認出她是誰，繼而警惕着眼前的不利！

他冷冷一笑，道：「是妳，海翠薇！」

青衣少女上下打量着他，冷着臉，道：「看來查飛羽的話並不誇張！」

她鼻子裏冷冷的哼了一聲，又道：「想不到大名鼎鼎的金鷹武士，也會有今天？」

桑少乾冷漠的一笑，道：「妳也是來找我報仇的？」

海翠薇道：「不錯，這幾年我找得你好苦！」

桑少乾冷漠漠的道：「現在妳總算找到——」

他含蓄的目光，打量着她，心裏不勝感慨，自己平生雖是殺人如蔴，但大體上却不離一個「義」字，尤其對於敵人不肯乘人以危，想不到今日所遇到的兩個大敵，對於自己却並非如此，怎不令自己為之寒心？

他吶吶的道：「海姑娘，妳可以出手了——」

海翠薇秀眉一剔，道：「饒不了你！」

海翠薇弓伸之間，驟然已臨近前，右手猝然向外一推，嬌叱一聲：「打！」

桑少乾鼻中哼了一聲，驟提全身力道，貫注右掌，實實地接了她這一掌！

海翠薇第二掌「分葉拂柳」，由下陡然翻起來，想去擊桑少乾的小腹，後者却施展了一手「大手印」暗藏着按臍力，第二次接住了她的掌勢！

這一次由於用力太劇，他失血甚多，元氣大耗，這種功力自是不宜施展！

雙方掌力乍一交接，桑少乾只覺得五腑劇烈的顫動了一下，一連後退了好幾步，才拿樁站穩！面頰上一陣發青，冷汗涔涔而下！

海翠薇反身亮勢，正要再施展第三招殺手，陡然見狀，呆了一下。

她收住了勢子，冷然道：「想不到你傷得這麼重，今日絕非我的敵手！」

桑少乾目光烱烱的看着她，道：「只是我却不會向妳開口求饒！」

海翠薇雙眉一挑，却又忍不住的長長嘆息了一聲，冷笑道：「你以為我會像查飛羽一樣，乘人以危？」

桑少乾道：「妳現在不是在乘人以危的麼？」

海翠薇淡漠冷笑道：「那你就錯了，果眞我要是乘人以危，先前你倒睡在草地裏的時候，我已經殺了你了！」

桑少乾暗吃一驚，倒未曾料到對方一個女人家，竟有如此豪氣！

海翠薇逼近一步道：「當年你殺死我胞兄之時，我曾留意到你幾種手法，這多年來，我日日苦練，為的是有一天能夠會會你，我要你輸得心服口服，然後再殺了你，誰知道查飛羽竟埋伏在暗中，乘你以危，使我失去了單獨與你一拚的機會！」

桑少乾苦笑道：「妳能說出這番話，足可以證明妳非當年吳下阿蒙！」

海翠薇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桑少乾翻了一下眼皮，打量着她，道：「妳的武功較諸當年確是強多了，可是要是和我比起來，妳還是差上許多……」

他冷笑了一聲，又道：「我勸你還是打消與我單打獨拚的念頭，也許妳現在下手，要比以後聰明得多！」

海翠薇道：「胡說，你怎麼見得我的武功不如你？」

桑少乾道：「因為妳盛氣凌人！」

海翠薇一怔，道：「盛氣凌人？」

「不錯！」桑少乾道：「一個眞正身懷至高絕技的人，無論何時，都不輕於動怒的！」

海翠薇恨恨的道：「這個我懂得——」

她杏目瞟了一下，又道：「但是只憑這一點，你就說我武技不如你，我却是不服氣！」

桑少乾冷笑不語。

海翠薇氣虎虎的坐在一塊大石頭上，目光極怒看着他道：「因為你現在受了傷，要不然！哼！我倒要你立時還個公道！」

桑少乾冷冷的道：「海姑娘，這幾年，妳必是在勤於練習一種輕浮的氣功，可是？」

海翠薇一驚，道：「你聽誰說的？」

桑少乾道：「這種功夫，必是屬於四大皆空，以我看來多半是『浮昇如夢』之一類！」

海翠薇又是一怔，却咬了一下牙道：「不錯，算你猜對了，你可知道，這種功力我已練成了九成的火候！」

桑少乾冷峻的目光微微掃向其面，道：「如果姑娘妳夠聰明，我勸妳即時停止這種功力的練習，那樣作，對妳是有害無益……」

海翠薇冷笑道：「為什麼？」

桑少乾冷冷道：「因為，我已練成了『紫陽純罡』！——」

海翠薇陡然一驚，道：「眞的？」

桑少乾漠漠的點了一下頭，海翠薇面部立時現出了極為失望之色，可是緊接着轉為疾怒。

她猛然站起來，道：「我不信，只憑你三言兩語，就能打消了我幾年的苦心？」

桑少乾冷冷一笑，道：「桑某生平不出虛言，尤其不失信於婦人女子！」

海翠薇道：「對於『紫陽純罡』，我並非一竅不通！只是至今為止，我還不曾聽說過，武林中有人練成此功……你有什麼憑證？」

桑少乾鼻中哼了一聲，緩緩舉起一隻左掌，此刻日影偏西，陽光映襯之下，眼看着他那隻左手，漸漸的變為一片殷紅色，透着白光，就像是一隻紅色瑪瑙所雕鑿成的一般模樣！

他緩緩的放下了手，面色看過去，更顯得十分憔悴！

海翠薇眼睛張得極大，他相信桑少乾的話是眞的了，這種「紫陽純罡」，一經練成，可以本身運行的血氣，配合了元陽罡力，徒手傷人於百步以外，尤其是對於任何內氣功夫，都足以構成致命的威脅！

眼前，很顯然的，那是因為桑少乾喪失了太多的血氣，是以這項功力，尚難以施展！

海翠薇驚心失望之餘，頓萌殺機！

她雙掌驀地向着石面上一按，快似飄風般的，已襲到了桑少乾的身邊，雙手猝出，已雙雙擒在了桑少乾的一對琵琶骨上！同時拿住了對方的琵琶大筋！

她身子一陣顫抖，凌聲道：「我現在就可以殺了你！」

桑少乾視死如歸的看着她，點點頭道：「這樣妳才算聰明——」

海翠薇雙手指尖，就如同是十把鋒利的小劍，此時只需用力插下，桑少乾必當濺血而亡，只是，在這一剎那，她却又改變了主意！雙手輕按，身子已飄出了數丈以外！

四隻眼睛相對互視着……甚久，誰也未曾說一句話。

忽然海翠薇淌下了兩行眼淚，透過淚光，仍可見她充滿了仇恨的目光！

她冷冷的說道：「我不能現在殺你……可是我一定要殺死你，等你傷好了以後，無論你走到天涯海角，我也能找到你！」

桑少乾道：「隨時恭候……」

海翠薇陡地轉過了身子，一路騰縱如飛而去。

桑少乾長長吁了一口氣，他知道她這一次沒有下手成功，事實上她已喪失了永遠的機會，再也沒有所謂的第二次了。

這個世界上，畢竟還有不同於類似查飛羽之流的奸險投機小人！

想到了海翠薇，再去想查飛羽，這兩個人，這是情同水火，不共戴天的仇人，可是他們所表現的殺人手段，却是截然不同，令人不勝感慨之至！

走過了這片亂石淺水，眼前重復的來到了一片原野！

桑少乾實在難以把持住自己了，經過了這一路行走，幾處傷口，又不斷的流淌着血！

現在烈日當頭，只覺得眼前金星四射，他勉強的踏到了草地上，却不由自主的倒了下去！

沒有人能夠在失去這麼多血之後，還能夠作如此長時的掙扎的！

桑少乾終於人事不省的昏了過去！

……繞繫在他耳邊的是各種不同牲畜的叫聲，牛聲「哞！哞！」羊聲「咩——咩——」好像還有人在搬動着自己，總之，他已沒有餘力再去關心這些了！

× × ×

當他醒來的時候，也許已經是第二天的清晨！

他張開眸子，發現自己安身在一個牧羊人的皮帳篷裏，睡的是一張吊在空中的兜床，耳朵裏聽見牛羊的叫聲，鼻子裏聞見的却是清新的水草氣息！

這時候，一個十四五歲漢族少年，雙手捧着半個葫蘆，裏面盛着的是滿滿的一瓢鮮奶——他小心翼翼的走進來！

當他發現桑少乾醒轉過來，禁不住莞爾的笑。

少年身着圓領罩式的羊皮褂子，自膝蓋以下，整個的小腿露在外面，想是日久與陽光接觸，全身都晒得黑黝黝的！

他閃動着那雙靈活已極的眼睛，打量着桑少乾，露出雪白的一口牙齒，道：「我算計着你也該醒了！」

說時，他捧着那瓢，走到床面前，道：「這是我剛擠出的羊奶，你喝了吧。」

桑少乾是一個很不容易與人相處的人，可是不知怎麼自第一眼開始，就對這個孩子，產生了極度的好感。

當他彎腰坐起來的時候，才發現到自己的身子，竟然是赤裸的，身上蓋着一領羊皮。

最使他感到驚奇的是，他全身上下傷處，被一層看來黑糊糊的東西敷蓋住，那是一種類似膠泥般的東西，大概經過了一陣時間，此刻看起來，已變成硬綳綳的貼在身上，倒是淸涼透膚，借以鎭壓住般的痛楚，確是相當的舒服。

少年見狀把盛奶的瓢遞近了一些，一面掀着眉毛道：「不要動，不要動……你就這麼喝吧！」

說時把奶瓢就近了桑少乾的嘴，一口一口的餵着他喝，直看着他把整整的一滿瓢羊奶喝得光光的，他才放下了瓢，向着桑少乾開心的一笑！

桑少乾看着他，點點頭道：「孩子，我這命可是你救的？」

羊皮少年上下打量了他一陣，說道：「要不是我的狗先發現了你，我也不會想着有你這麼的一個人在！」

桑少乾道：「總之，你是我救命恩人了！」

少年道：「這也算不了什麼，每年鷹季開始的時候，我總是要救幾個人的！」

「爲什麼？」桑少乾不解的問。

少年坐在了一張白木板櫈上，說：「你也是鷹客，應該知道，獵鷹是很危險的，常常會有人從高山間滾翻下來！這地方連個土郎中都沒有，我也只好照顧他們了！」

桑少乾心中不免奇怪，微微皺着眉道：「你們若知道我是鷹客？」

「當然知道！」少年笑了笑，說道：「我已經看過了你隨身所帶的東西，你大概想要獵一頭『三把翅子』是不是？」

桑少乾大爲驚異的道：「你怎麼知道？」

少年露着白牙笑道：「怎麼不知道，現在是早鷹季節，就只有虎鷹和三把翅子，我看你設計的鷹具，就知道你是想什麼樣的鷹！」

桑少乾不禁深爲折服，確實沒有想到，對方一個十四五歲少年，居然會有如此豐富的獵鷹常識。當下由不住向着這少年歉心的一笑道：「這麼說，你倒是一個行家了！」

羊皮少年並不以爲對方的話是在奉承自己，聽言之後，他默默的點點頭：「行家也不敢說，不過我從四歲開始，每年春秋兩季，天天都跟着大人在獵鷹！」

桑少乾更爲驚怔，目光深邃的直看着他。

少年一笑道：「你不相信？」

說着伸過一雙胳膊來，桑小乾才發現到他，臂之上，傷痕纍纍，桑小乾雖不見得是鷹道中的老手，但是只須一眼，立刻就可以判斷出這些傷痕，確係得之不同種類的厲鷹爪印！

少年收回雙手，笑嘻嘻的道：「還有你不知道的呢！我的爺爺和大爺，大叔……都是因爲獵鷹而死的，現在全家，就祇剩下我一個人！」

桑小乾內心甚爲同情，可是見少年說話的神情，却是笑嘻嘻的，並不顯得怎麼沉痛。

可是，他立刻也就體會出，一個稚齡就開始自立謀生的人，「親情」二字應該是很陌生了。

他反倒對于面前這孩子，生出了無比的同情。

苦笑了一下，桑小乾問道：「那是多少年以前的事了？」

少年屈着手指頭算了一下，道：「唤！大概有四五年了吧！」

桑小乾道：「你今年十幾歲了？」

少年偏着頭看着他，畧帶着一點稚氣的道：「問這個幹什麼？我十五了！」

桑小乾在心裏盤算了一下道：「這麼說，你從十多歲開始就一個人過活了？」

少年道：「九歲！唤，不——是十歲！」

說着露出白牙笑了一下，有點不大好意思的又道：「我爺死的時候，留給我五十頭羊，二十頭牛，可是現在——」

眼睛向外面瞟了一下，很得意的又道：「……我已經有一千多隻羊和一百多頭牛了！每年從涼州，肅州都有人來向我收買！」

桑小乾眼睛裏，第一次出現了欽敬的目光。

多少年以來，他目高於頂，自負於芸芸衆生裏，很少欽佩過誰，可是此際，他聽了這個十五歲男孩的話以後，內心却滋生出一種由衷的欽敬。

他漠漠的道：「了不起——」

少年一笑，道：「這裏五十里以內，就只有我一個人，我現在也差不多是個大人了——」

皺了一下眉，又道：「倒是，還沒有能找到一個老婆！」

桑小乾忍不住笑了一下，安慰他道：「你還年輕，以後一定會有機會的！」

少年搖搖頭道：「也不算怎麼年輕了，聽說山後面有一個叫山蛙的人，歲數和我差不多大，媽的，你猜他怎麼啦？」

「怎麼了？」

少年鼻子裏哼了一聲，道：「他都有三個兒子了，最大的都已五歲了，媽的，這傢伙眞行！」

一提到這裏，少年瞇起那雙烏黑的大眼睛，用一隻手支住了頭，似乎引起了一些綺思。

桑小乾道：「你以後就不再獵鷹了？」

少年怔了一下，由美麗的綺思又轉回到現實裏來，他定了一下神，才回答道：「獵鷹，每年也少不了呀！」

說到這裏，又皺了一下眉，道：「我爺死的時候，不許我再幹這一行，可是——唉！」

他展開眉毛，笑了笑，又道：「沒有法子，我就是喜歡這一行，一看見牠飛，聽見牠一叫唤，我就是受不住，總得想法子把牠給弄下來——」

他頓了一下，用兩手指頭捏着嘴唇，往裏頭一吸氣，學着兔鷹叫唤的聲音。停下嘴，他說：「這是兔鷹，再學個虎鷹的叫唤聲你聽聽！」

學完了虎鷹，換個姿式又學鷂子，三把翅子，和鵰的聲音，無不維妙維肖，逼眞已極！

他驚人的口技，使得桑小乾感覺出，這個孩子，確是聰穎過人，有着驚人的智慧，由於他對鷹類的認識能力，桑小乾絕對的相信他是一個捕鷹的能手。

這麼一來，無形中對於這個少年，又生出了許多好感。

少年學完了一連的口技之後，顯得興緻很高，瞧着桑小乾，道：「我看你身上的傷痕很多，也很重，有摔跌的傷痕，還有大虎鷹抓的傷，另外還有刀傷……這麼多傷，到底是怎麼回事？」

桑小乾道：「你說對了，什麼都有！」

少年靈活的一對眸子，又打量着他的臉道：「你不是一個壞人，壞人我一眼就能認出來！」

桑小乾覺得跟他說話，滿有意思，當下就問他道：「還沒有問你叫什麼名字？」

少年抓着腮，楞了一下，才吶吶道：「名字不名字，也沒有什麼關係，名字我倒是有一個，可是很久不用了！」

「叫什麼？」

「叫……鐵娃子！」

他的臉紅了，窘笑了一下道：「是當初我爺爺這麼叫我的，以後就叫開了！」

桑小乾點點頭道：「鐵娃這名字不錯，我姓桑，就是桑樹的桑，你以後就我桑大哥就是了！」

鐵娃道：「好！就叫你桑大哥！」

桑小乾道：「我在這裏，會不會使你覺着不方便？」

「什麼不方便？」

桑小乾一笑，也就不再提，遂道：「我來這裏的目的，是想要捉一隻鷹！」

鐵娃驚訝的道：「只捉一隻？」

桑小乾道：「我不是鷹客，捉來的鷹，是自己用！」

「啊！」鐵娃說道：「這麼說來，你是個獵人了！」

桑小乾點點頭道：「就算是吧！」

「你想獵三把翅子，倒正是時候！」

「眞的？」桑小乾不禁感到興奮！

「只是這種東西太少，也不好捉！」

鐵娃偏着頭想了想，又道：「前幾天我好像看見一隻——小一點！」

桑小乾喜道：「那正好，大了就不好養的！」

鐵娃點點頭道：「這話不錯！等你傷好點了，我同着你去，有我在，牠就跑不了！」

桑小乾道：「我也準備了竹籤子！」

鐵娃搖搖頭道：「你那些籤子我都看見了，只能捉鶻鷹，別說三把翅子，就連兔鷹都抓不着！」

桑小乾倒也不敢輕視他的經驗，當下就道：「依你的意思該怎麼捉？」

鐵娃笑笑，伸出一雙手道：「全靠這個！」

「你用手？」

「當然！」鐵娃看着他道：「不用手，你想捉好鷹？」

桑小乾這才知道，爲什麼他雙手之上，全落下了這麼多傷痕跡！

鐵娃不愧是「鷹道」的專家，一談起鷹來，他興高彩烈的道：「你懂得相鷹不？」

不等桑小乾回答，他就滔滔不絕的道：「頭要平，臉要圓，頸子要長，毛要貼，翅膀要厚！身子要重，爪子要枯，右眼如傾，左眼要斜！」

這些桑小乾也都懂得，鐵娃接下去又道：「你要捉，不能找岩窟裏面的，那種鷹好睡覺，要找會在樹上的，這種鷹不好睡覺！」

「還有——腿長的也不能要，起的遲！」鐵娃道：「要那六短的一種，這種，起的快，飛的急才是最好的一種！」

桑小乾深爲折服，儘管他一身武功，被武林中譽爲傑出之材，可是就「飼鷹」一門上來說，却較這孩子遠遜甚多！

在鐵娃面前，他甚至于連挿嘴的餘地都沒有！

說到這裏，只聽見外面咩咩連聲的羊叫，不知何時帳裏進來了一窩小羊子！

鐵娃一跳站起來道：「不跟你聊了，我得去照顧我的羊子去了！你好好養傷吧！」

他低下頭又細看了桑小乾身上的傷，道：「不要緊了，再換個三四回，就長疤了！」

說完，他就雙手趕着羊走了！

× × ×

天空的雲層很低！

鐵娃牧羊未歸，桑小乾獨自坐在帳前，在這夕陽西下的一刹那，遠望着一望無際的草原，情調的確很美。

這已是他來到這裏養傷的第五天了，大體上說，他已算復元了！

此刻，望着遠天和草原，他嚼噬着一種屬于自己的孤獨和寂寞，痛定思痛，更不禁興起滿腔的怒火。

雖然西北地方，是如此的遼闊，一望無際，可是他感覺得出那幾個僅屬於自己的仇人，必定就在附近，隨時隨刻都在注意着自己。

這幾個人，就像是老練的獵人，守候着他們的獵物一樣，只要自己這方面少有動靜，必定會驚動他們其中之一，然後對於自己出其不意的施殺手！

桑小乾其實又何嘗不渴望着這一天？這幾個人一日不死，對於他永遠如同芒刺在背！

在他腦子裏，「摘星客」晏匡應該是自己的一個勁敵，此人智，勇兼具，功力驚人，慣以出奇制勝，就像當初運用機智，殺害自己那頭金鷹一般，這個人誠然是可怕的一個敵人。

「一字劍」宣飛羽，更是狡智如狐，本身功力不弱，却擅以趁人之危，只是桑小乾吃過他一次虧之後，已經對他有了戒心，他不會再容他得手，同時也不打算再讓他逃開自己手去。

海翠薇——一想到她，桑小乾禁不住就生出一些惋惜和憐憫的情意，他下意識的希望她不要再來，如她就此離開，桑小乾也就樂得不再追究。

至於另一個女人——「美劍蘭」孫景枝，倒是他最感到憂慮的一個人！這個人如果也來到西北，那倒要防她一防了！

雖然比起以上三個人來，她的武功不足以相提併論，可是桑小乾對她在內心的牽掛却最多！

一想到她，桑小乾就忘不了，在崇明島飛暴灘的那一場惡戰，也就是在那一次疏忽中，喪失了自己心愛的那頭無敵金鷹，從而生出了無限的悔恨，懊喪……

「也許過去，我殺的人太多了！」

他心裏這麼想着，不禁有些氣餒，可是一個身藏絕技，不同于一般的武士，一但放開了手中的劍，說一聲不再殺人了，該是何等的可恥與無爲？

看着天空裏盤旋着的那隻鷹，他不禁深深的感到一種孤憤，是一種無以發洩的痛苦！

草原裏，出現了羊羣——

桑小乾渴望着那個牧羊的孩子鐵娃，早些回來，現在他感覺到，似乎只有這個孩子，才能帶給自己快樂！由鐵娃嘴裏，好像永遠可以聽到一些新奇的事情。

鐵娃出現了，他永遠是笑嘻嘻的，肩上抬着一隻死鹿，遠遠地在向着他招手！

大羣的牛羊，進到了欄之後，鐵娃把牠們圈好了，才走到桑小乾面前。

他用力的摔下了手上的鹿，道：「今天我又看見牠了。」

桑少乾一怔道：「誰？」

「三把翅子！」鐵娃笑嘻嘻的道：「我跟了牠好幾個時辰，總算摸清楚牠了！」

桑少乾指着地上的鹿道：「是你打的？」

鐵娃搖了搖頭道：「不是，是一個女的打給我的！」

桑少乾心中暗吃一驚，道：「女的？」

鐵娃一笑道：「事情眞湊巧，你聽我說就知道了！」

說着，他坐下來，眼睛裏露出一種極爲興奮的色彩，整個面頰上也充滿了一種情感的衝動——那是一種少年初戀一般的現象，「金鷹武士」桑少乾，生平雖不曾愛過任何一個女孩子，可是他却能體會出，這個少年必定有了一種奇怪的邂逅！

鐵娃手裏拿着一個石塊，隨便的在地上劃了一下，抬起頭來，臉上現出了一絲紅潮。

桑少乾深邃的眸子注視着他，心裏却並不十分樂觀，他是在假設猜想着一件事。

鐵娃終于吐出了他的心聲，說：「啊……多麼漂亮的一個姑娘……」

臉紅了一下，他吶吶道：「桑大哥……我活了這麼大，還是第一次遇見這麼漂亮的女人……太美了！」

桑小乾冷冷的道：「是個漢人？」

鐵娃點點頭道：「是個漢人！」

桑小乾道：「多大年歲？」

鐵娃怔了一下，道：「這個我也沒有問她……看過去很年輕！」

桑小乾道：「她爲什麼好好的，會送你一隻鹿呢？」

鐵娃又怔了一下，搖搖頭道：「這個我也就不知道了，也許這隻鹿是我先發現的……」

桑小乾閃着智慧的一雙眸子，冷冷的道：「你說一說經過的情形我聽聽！」

鐵娃面上充滿着情意，聞言後點點頭道：「事情是這樣的……我在放羊的時候，發現了一隻鹿，想捉回來給你吃，可是沒有追上，後來才發現被那個姑娘用飛刀把牠射死！眞準！」

「後來呢！」

「後來，後來，那個姑娘看見了我，她就叫我過去！」

鐵娃吶吶的又道：「……她問我想不想要這隻鹿，我說想！」他笑了笑，道：「就這樣，她就給我了！」

桑小乾道：「你知不知道，她姓什麼？」

鐵娃搖搖頭，臉紅着道：「我想問，可是又不敢問……她……唉！我眞該問問她才好！」

桑小乾冷冷的道：「這位姑娘是不是皮膚很白，頭上還戴有一朵花？」

鐵娃立刻兩眼發直，詫聲道：「咦——你認識她嗎？」

桑小乾搖搖頭道：「還說不準！」

鐵娃失望的坐下來，道：「這地方，很久沒有漢族的姑娘來過了，尤其是這麼美的姑娘！」

說時，他把一隻手支着下巴，腦子裏，充滿了綺思，……

「金鷹武士」桑小乾已大概知道她是誰了！

鐵娃忽然想起了一件事，道：「噢！對了，這個姑娘還問過我，有沒有見過一個漢人的鷹客？」

桑少乾冷笑道：「你怎麼說？」

鐵娃看着他道：「因爲你告訴過我，所以我才說了個謊，說沒有看見……」

他怔了一下，又接道：「這麼看起來，也許她眞的認識你——」

桑少乾搖搖頭道：「漢人鷹客多的是，也不見得就是我，何況我根本也不是一個鷹客！」

話雖如此，桑少乾的臉色，可就沒有那麼平靜了。

他試探着問道：「你還看見別的人沒有？」

鐵娃搖了搖頭，腦子裏還在想着那個漂亮的姑娘！

桑少乾冷冷一笑，站起身來，說道：「我們進去吧！」

鐵娃點點頭，跟着走進去，桑少乾見他一提那個姑娘，竟然至此，不禁暗中好笑，這也難怪，一個十五六歲的男孩，對於美麗的女人，都會有着一番冥想的，何況鐵娃發育的又是那麼好，長久的一個人獨處，陡然發現到一個心目中的美女，步入自己心裏，自然會心思搖蕩，難以自已了！

想到此，桑小乾默默的注視着他，道：「鐵娃——你是不是很喜歡她？」

「我——？」鐵娃搖搖頭道：「她太美了，我不配！」

桑少乾點點頭道：「配不配是另一個問題，但是我要提醒你，美麗的女人，都是危險的！」

鐵娃笑了幾聲，道：「大哥眞會說笑話！」

「我說的是眞的！」桑少乾道：「我要告訴你，這個女人也許就是我的仇人！」

鐵娃大吃一驚，瞪目驚聲道：「是你……的仇人？」

桑少乾冷冷哼了一聲道：「我只是這麼猜想而已，如果我沒有猜錯，這個姑娘姓孫，是崇明島來的！」

鐵娃一言不發，只管楞楞的看着他。

桑少乾道：「我和她之間，有殺父之仇！」

鐵娃一下子站了起來——

桑少乾微微一笑道：「你不要緊張，聽我說下去！」

鐵娃坐下來，道：「……眞的？」

桑少乾嘆息了一聲道：「這之間很微妙……她能殺我，我却不能殺她！」

鐵娃吞了一口水，道：「爲……爲……什麼？」

「因爲我曾經答應過他父親……」桑少乾一雙俊眉緊緊的皺着，站起來走向一邊，冷冷笑了一聲，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

鐵娃還是弄不明白，吶吶的問道：「這麼說，她的父親是死在你的手裏了？」

桑少乾點點頭，冷漠的道：「就算是吧！」

鐵娃上下打量着他道：「爲……爲什麼？」

桑少乾淡漠的看着他，冷冷道：「是……爲遵守我父親的遺命！這件事說來話長！你還是不要知道的好！」

鐵娃有點驚訝的打量着他，道：「你殺過很多人？」

桑少乾淡漠的點點頭，道：「不錯！」

鐵娃立刻後退了一步，用着異樣的眼光打量着他，桑少乾有點內疚的嘆了一口氣！

他苦笑着，向鐵娃道：「你害怕了？如果你是一個身有武功的人，在江湖上行道的人，殺人是在所難免的事！」

鐵娃脫口道：「如果你再看見了那個姓孫的姑娘，你會不會殺她？」

桑少乾冷笑道：「不會——不過，這一次我也不會就隨便的放了她！我要讓她吃點苦頭！也許我會廢了她！」

鐵娃欲言又止，站起來緩緩向帳外踱出。

桑少乾道：「鐵娃——」

鐵娃懶洋洋的轉過頭來，桑少乾道：「你涉世不深，尤其不知道江湖之間仇惡的可怕……爲了你本身的安全，我希望你不要接近那個姑娘！」

鐵娃臉上現出不服氣的樣子，嘴裏却道：「我知道——」

× × ×

晚餐在默然的氣氛中過去了。

桑少乾注意到鐵娃滿懷心事的臉，猜知了他心情的矛盾，也許這些日子以來，兩人已建立了很深厚的友誼，現在鐵娃忽然心中又滋生出對於另一個女人的愛慕之心，當他發覺到，桑少乾和他心目中愛戀的人，難以並存時，內心感到了痛苦，猶豫和矛盾……

午夜，冷颼颼的寒風，像滑溜的蛇也似的，鑽進了篷帳……

鐵娃滿懷心事的睜開了一隻眼，看見桑少乾正面向帳角，盤膝靜坐，他知道對方是在練一種功夫，短時之內是不會醒轉過來的！

悄悄的溜出帳外，鐵娃來到了羊棚內！

他找到了盛裝羊奶的木桶，匆匆的擠了大半桶

奶，然後提着氣，很快的離開現場，步向原野。

記得，今天會見那個姑娘的時候，對方曾經問自己討一桶鮮奶，她而且還說出了她住的地方，是在那片有水草的地方……

鐵娃當時興奮極了！

他本來想把這些話告訴桑大哥，可是當他聆聽了桑少乾的一番話後，却再也沒勇氣告訴他知道。

而且，他內心存了個願望，如果這個美麗的姑娘，眞的就是桑少乾所說的那個姓孫的，那麼自己就應該設法爲他們之間化解開這番仇恨……在他感覺裏，這種想法似乎並不天眞，而且多半可行！

當空是一輪皎潔的明月。

夜月之下，草原顯得那麼柔……那麼美……小風吹着翠草的頂，起了一層層的綠色……

鐵娃一口氣跑了大概有三四里，來到了草原邊的一片水草地方——

極目所望，那裏有任何帳幕的影子？

他感到一陣失望，放下了木桶，懶洋洋的坐下來，心裏却不禁在想：「莫非她是在騙我？」

一陣風吹過來，使他機伶伶的打了個冷戰——却有一隻冰冷的手，在他肩上拍了一下，鐵娃嚇下了一大跳，猛的轉過身子來，頗時由失望而轉爲驚喜！

他心目中的那個姑娘，不知何時，像個幽靈也似的站立在他背後。

他穿着一身潔白的衣裳，長長的秀髮，雪也似白的頸項，再加上那雙明亮的大眼睛。

鐵娃一眼就認出了正是日間所曾見的那個姑娘，禁不住心花怒放，脫口道：「妳——」

長髮少女看着他，冷冷的道：「你還算守信用，我以爲你不來了呢！」

「怎麼會……」鐵娃不知怎麼臉又紅了。

他低下頭，提起了木桶，說道：「這是大半桶羊奶！」

少女一笑道：「你跑了很多路，是不是？」

鐵娃吶吶道：「不遠。」

「坐下來歇會子吧！」

「好——」鐵娃就在一塊石頭上坐了下來。

長髮少女打開蓋子看了一下裏面，聞了聞道：「好香！我很久沒有吃過鮮奶了！」

鐵娃不知怎麼，最怕和對方那雙水汪汪的眸子接觸，此刻聞言不由得偷偷看了她一眼，心裏如同小鹿般的頂撞着。

他吶吶道：「祇要妳喜歡，我以後天天給妳送來——」

少女笑了一下，道：「你眞好——」她伸手掠了一下散在前額的秀髮道：「你住在這附近？」

鐵娃點點頭道：「不算遠——」想了一下，又搖搖頭道：「不……很遠！」

少女道：「在那裏——？」

鐵娃回身，不自然的連指了兩個地方，少女忍不住噗哧一笑，道：「你這個孩子——」

鐵娃平日最忌人家說他「孩子」這兩個字，可是，此刻出自對方少女口中，却有一種說不出的感受。

他吶吶的道：「我已經不是孩子了，我已經十六歲了！」

少女笑了一聲，道：「十六歲還不是個孩子是什麼？你叫什麼名字？」

鐵娃道：「我姓鐵——」

想起了桑小乾的話，他就忍不住，反問她道：「我可以問問妳姓什麼嗎？」

少女道：「當然可以，我姓孫！」

鐵娃時大吃了一驚，姓孫的少女霎了一下眼睛道：「你怎麼了？」

鐵娃搖了搖頭，說道：「沒什麼……我……我是奇怪……」

「奇怪？」姓孫的少女道：「奇怪什麼？」

鐵娃忍不住又看了她一眼，的確，這麼美的女孩子，他可以說是生平僅見。

「說呀！」少女笑起來更美，兩排玉齒，像玉米也似的編排得那麼整齊！

鐵娃鎭定着道：「妳一個人怎麼會來到這麼？妳爲了什麼？」

一提到這裏，少女臉上立時像罩了一層秋霜的寒冷，她斜着一雙明亮的眼睛看着鐵娃，冷冷一笑，向前走了幾步。

鐵娃緊張的道：「你生氣了？我……」

少女嘆了一聲，說道：「沒你的事，我只是心裏煩！」

回過身來，瞧着他道：「我白天跟你打聽的那個人，你見過沒有？」

鐵娃搖搖頭，心裏覺得難過透了。

長髮少女咬了一下牙，說道：「我就是在找這個人——」

鐵娃吶吶道：「哦……他幹什麼？」

「我——」她凌厲的目光，接觸到鐵娃的一派天眞，却又變得和順了許多。

嘆了一口氣，道：「你一個孩子，問這些幹什麼？」

鐵娃心裏又像着了一悶棍，咬了一下牙，心裏不免有點發怒的在想：哼！孩子？早晚我要妳知道，我是不是一個孩子——

長髮少女看出來他的表情，由不住笑了一下，她伸出一隻修長的嫩手，在鐵娃肩上拍了幾下道：「你的身體這麼壯，倒像個大人了，我是說你的年歲！」

鐵娃心裏還是不大開心，他還在盤算着她與桑少乾之間的事！

長髮少女走過去，提起了盛奶的桶，道：「好吧，我走了！」

鐵娃站起來道：「孫姑娘——」

姓「孫」的少女回眸道：「你應該叫我大姐，——我比你大好幾歲呢！」

鐵娃點點頭道：「好吧，就叫妳大姐吧！」

長髮少女回過身來，奇怪的問道：「你有什麼事？」

鐵娃道：「妳這麼美的……女人……是不應該殺人的！」

少女頓時一驚，嬌軀一幌，已到了鐵娃身邊，後者嚇了一跳，少女驚訝的看着他道：「你說什麼？你怎麼知道我要殺人？」

鐵娃道：「因爲我看出來，妳的眼睛裏充滿了仇恨，妳是要殺那個漢人是不是？」

長髮少女冷冷一笑道：「你說的不錯，如果我找到了他，我就殺他！」

說到這裏，微微一笑，道：「你回去吧，明天再見！」

鐵娃本來想說個清楚，可是又怕洩露了桑少乾的秘密，心裏盤算了一下，他向少女點點頭，轉身回去。

長髮少女看着他背影消失之後，嘆了口氣，這才提起了牛奶桶，一路馳向泉澗之間。

她施展輕功，輕縱於山石之間，不消一盞茶的時間，已來到了一處石穴前。

石洞裏現出了一點微微的燈光，一個低沉的男人聲音道：「誰？」

長髮少女一逕步入！

石洞裏，面向着洞口的一個草堆上，趺坐着面容憔悴，消瘦的一個披髮少年。

這個人，不是別人，正是當初在飛暴灘，苦練「海濤功」，計殺桑少乾那隻金鷹的「摘星客」婁匡。

不過是一年不見，婁匡看上去，較諸昔日更顯得憔悴，更深沉得多！

他面前放着一個木盆，盆子裏，盛着一盆滿滿的砂，兩隻手不停的向着砂盆內，抓搓着那些砂粒，那種力量的驚人，僅僅由砂粒本身上，你是看不出來的，可是却可由婁匡的面部表情裏看出來，他的雙頰上，已現出了微微的汗粒！

長髮少女見着他，把手裏的奶桶放下來，含笑道：「婁大哥，你什麼時候回來的？」

婁匡道：「回來有些時候了！」

他站起來，目光炯炯的看着她道：「妳由那牧羊的孩子嘴裏可打聽出了什麼消息沒有？」

長髮少女——現在應該稱呼她是孫景枝了，她搖搖頭道：「他說不知道！」

「摘星客」婁匡說道：「我倒打聽出了一些消息！」

孫景枝倒出了兩碗羊奶，送了一碗過去，婁匡接過來仔細的看了看，才就口而飲！

渴光了一碗，他吁了一口氣，道：「我在凉州打聽了消息，桑少乾的確來了，而且，嶺南的查飛羽和兩淮的海翠薇都來了！」

「美劍蘭」孫景枝驚道：「眞的？」

婁匡冷冷的道：「錯不了，聽說桑少乾在他們兩個手上吃了大虧，僅保殘命！」

孫景枝默默沒有出聲。

「摘星客」婁匡冷冷的道：「我因此判斷出，桑少乾必是藏身在這南旗嶺附近，絕對跑不遠！」

孫景枝道：「可是這附近並沒有人家呀！」

婁匡冷笑道：「我們能够藏身的地方，他照樣也能够，我預備從明天起，開始把這附近，仔細搜查一下！」

孫景枝點點頭，却道：「可是你的傷還沒有完全復元！」

婁匡道：「我的傷不要緊，我和他之間這筆血仇，總該清一清了——」

孫景枝偏頭問：「查飛羽這個人怎麼樣？」

婁匡道：「聲名不好，可是武功很高！」

孫景枝道：「海翠薇呢？」

婁匡道：「人還不錯，聽說她是爲夫報仇，當年他丈夫是死在桑少乾手裏的！」

「是爲了什麼？」

婁匡道：「無非是意氣之爭！」

孫景枝忍不住又問：「你呢？」

「摘星客」婁匡怔了一下，凄慘的笑道：「也是一樣！」

他冷冷的道：「當年我輸給了他，爲的是一山難容二虎，如今要報復的，却是湔雪前耻，我們之間，必須要死一個，而後方休！」

孫景枝點點頭，凄慘的笑了一下。

她是在想，桑少乾並不是一個壞人，只是爭强好勝心切，如果他和父親之間沒有這一段仇恨的牽聯，自己又何必千方百計，追踪不捨的與他爲難！

其實，他和父親之間的仇恨，也很牽强附會，

由父親垂死之前的談話口吻之間，倒像是父親自己不對，至於到底是爲了什麼，自己到現在也還不知道！

想到這裏，內心眞有說不出的感受滋味——一時之間，好像對於「金鷹武士」桑少乾這個人，變得陌生了許多，相對的仇恨之心，也就淡了一些！

婁匡看在眼中，道：「妳怎麼了？」

孫景枝搖搖頭，嘆息了一聲站起來，婁匡走向她身後，用着一種異樣的目光注視着她，他的手伸出來，想去摸撫她的肩部，可是不知怎麼又緩緩的收了回來！

二人一年相處，彼此以禮相待，情同兄妹，絲毫未曾涉及兒女私情！

可是此一刹時，婁匡竟然曾生出了一種錯綜的情愫——

孫景枝回頭看見了他這種表情，呆了一下。

婁匡道：「景枝——」

他忽然張開雙腕緊緊的抱住了她，像一頭性發的猛獸一般的，向着孫景枝雙頰，頸項……猛烈的吻着！

孫景枝一時大驚失色，她發出了一聲尖叫，用力的推開了他，並出其不意的在他臉上打了一掌，飛快的向外奔出！

「摘星客」婁匡遲疑了一下，撫着被打的半邊臉，緩緩的坐了下來！

他像惡夢初醒般的搖了一下頭，找到了一截乾柴，丟進火堆裏——火光襯着他發紅的臉，埋在雙手裏。

忽然，一個人的影子，出現在洞口——

「摘星客」婁匡本能的抬起了頭，當他發現出現洞前站着的，是一個十五六歲的牧裝赤足少年，不禁暗吃一驚，那個少年却像發了瘋似的，猛然向着他撲了過來！

婁匡糊里糊塗的被這個少年在身上，臉上打了好幾拳，對方張開十指的手，更像是十把鋼鈎也似的緊緊的握住了他的頸部。

婁匡大吃了一驚，右手平胸一掌盤出。

他驚慌中，不過只用了三分勁，可是加諸在這個少年身上，却已使得他吃受不住！

少年像是一個被踢的球也似的，驀地飛身而出，沉重的摔倒在地。

當他爬起身子來時，由不住嗆出了一口血！

婁匡冷聲道：「什麼人？」

牧裝少年絲毫沒有退縮之意，第二次撲過來，雙手交揷着，再次的向着婁匡身上揷去！

憑着他天生的神力，以及素日捕鷹所訓練出來的身手，這雙手奇快如電，婁匡忽然認出了來人，就是孫景枝提到那個牧童鐵娃，不禁大是驚訝！

婁匡大聲道：「你要幹什麼？」

說話時，鐵娃的雙手，已力揷在他兩肋之上！

婁匡雖然練就內氣功力，不曾把鐵娃看在眼中，可是這麼大力的揷擊之下，也由不住痛得他皺了一下眉頭。

他怒叱一聲，反手一掌掃出擊中在鐵娃臉上。

鐵娃怒叫一聲，被摔出去，沉重的跌倒于壁角，被擊之處，鮮血淋漓！

他還想爬起來，可是「摘星客」婁匡却如同一陣風也似的來到了他面前，不等着鐵娃爬起來，一隻有力的脚，已經踏在了他前胸之上！

他足下略一用力，鐵娃面色赤紅，幾乎爲之窒息，但是他絲毫沒有求饒的意念，兩隻手用力的扳着婁匡的脚，想把他扳倒，可是，任他施出了全身力道，却休想能够扳開踏在他胸上的那隻脚一絲一毫！

婁匡冷冷的笑道：「小雜種，你是找死——」

他的脚下漸漸加力，眼看着鐵娃雙目怒凸，正是生死方寸之間！

驀地——

洞外傳入一聲冷笑，道：「姓婁的，寃有頭，債有主，何必欺侮一個小孩子？」

這聲音對於婁匡來說，實在是太熟了。

當下，他自然是顧不得再殺害足下的鐵娃，借着足下一點之力，他身子已飄出丈許以外，落身在石壁一角。

鐵娃得隙，乃掙扎着由地上爬起來——

他赤紅的雙目，瞪視着婁匡幾乎要噴出火來，厲嘯一聲還要再撲上去，却有一隻有力的手，一把抓住了他。

鐵娃一偏頭頓時怔了一下。

他看見桑少乾站立在面前，緊緊的抓住自己的手，目光却注視着婁匡。

鐵娃就像遇見了親人般的叫了聲「桑大哥！」

他雖不致於像小孩子般的大哭起來，可是那種樣子，看上去也着實令人心痛，看着桑少乾，眼淚禁不住簌簌落下來，却把染滿鮮血的臉，埋在雙手掌裏，一個勁兒的抽搐起來！

桑少乾的眸子，不能移開正面的婁匡分毫——

他拍着鐵娃的肩，道：「鐵娃，像個大人，別哭！先回去！」

鐵娃還不及說話，桑少乾已用力的把他推了出去！

「摘星客」婁匡始終一言不發的注視着正面大

敵，直到這時，他才冷森森的一笑道：「桑少乾，我來得正好，俺們這筆賬，該算算了！」

桑少乾目光在他身上轉着，哼了一聲，道：「看來足下的傷並未復元，竟能出此狂言！」

婁匡一笑道：「彼此一樣，你也不見得比我好受！」

說時，他雙掌交揷于胸前，用力的互揑着，發出了一陣格格骨响之聲。

桑少乾禁不住暗吃一驚！

像他們這種身藏絕世內功的人，彼此一見面，甚至于不需要多說話，對方的斤兩摸得一淸二楚！眼前，婁匡由於情急心切，是以在雙掌交錯之間，展示他內歛的驚人功力！

心明如鏡的桑少乾，立刻「一葉知秋」的洞悉了一切，他知道，此刻面臨的這個敵人，堪稱爲自己的一個勁敵！

他甚至于可由發自雙掌的那陣骨節响聲裏，可以確定出，對方所練的「海濤功」，已有八成以上的純功，這種驚人的成就是可怕的！

目前除了動手一拚以外，似乎一切都屬多餘！

桑少乾冷冷一笑道：「我來此以前，發現了一個好地方，你我在那裏動手一分生死可好？」

婁匡森森笑道：「悉聽尊便——」

說時，一步步向外步出。

桑少乾亦轉身步出——

兩個人併肩而行，在步出洞口的一刹那，「摘星客」婁匡左手指尖向下一壓，緊接着向外一挑一分，活似一隻出巢的乳燕般的，猝然向桑少乾右肋間揷去！

在「摘星客」婁匡來說，這種偸襲的動作，確非爲他所應爲，只是面臨大敵，他已顧不了許多，這一手「點金波」，由於雙方距離過近，施展出來，尤其可懼！

桑少乾前此慘遭金鷹之痛，已經料想到婁匡此人之慣于行險，常有出其不意的作爲，是以在一開始，心理上已有了些準備！

是以，此刻婁匡方剛一出手，桑少乾已得了先機。

他冷笑道：「好——」

左肩一沉，右手猝出——

五指箕張的手掌，在和婁匡的右手一交接之間，雙方手掌已擰在了一塊！

但聞得骨節克！克！一陣密响，兩個糾纏着的身子，像荒野裏一雙怒拚的野獸般的，一個勁兒的向着山坡上飛滾直下。

所幸這座崖坡並不十分高！

兩個人飛墜的身子，滾翻飛騰着，看來確係驚心動魄的一刹那。

在一陣飛石墜响中，兩個人四隻脚，直直地落在了地面，發出了一聲大响。

如果你是現場目擊者，你會驚異你的雙眼。

如果你是耳聞者，你會驚異你的雙耳！

可是那確是千眞萬確的！

四隻脚，就像是四隻鋼鐵所鑄成的鋼杵一般的，深深的陷入地面，齊至腿根！

兩個人的手兀自緊緊的互擰着，兀自在較力，在他們一次的運力抖動時，身軀也就自然的陷下了許多。

忽然，他們雙方，同時的怒哼了一聲。

雙掌力推之下，石飛土濺，兩個人的身子，互相的，高高的抛了起來。

這一次，手鬆開了。

「金鷹武士」桑少乾倒地的身子，像是旋風般的一飄身而起——

可是婁匡却像很吃力似的緩緩爬了起來！

桑少乾低沉的聲音，充滿了恨意。

他凝視着婁匡道：「婁匡，你還不施展你的海濤功，只怕就來不及了！」

「摘星客」婁匡陰森森的發出了一陣笑聲，身子連連的戰抖着。

乍看起來，他像是力衰精疲的表情。

事實上却非如此，桑少乾目光烱烱的注視着他，感覺出他是在運行一種功力！

他雖不能十分明確的判斷出，這種功力就是海濤功，可是，猜想是一種極厲害的異功，應該不會錯！

同時他也注意到，在婁匡每一次的抖動之後，他的身子似乎就加大了一些！

婁匡一步步的走過來，身子兀自不停的戰抖着，身軀就益加的明顯增大着！

與此同時，「金鷹武士」桑少乾的一雙手，也緩緩的舉了起來——

他的手，漸漸的變爲透明的紅色！

雖然是星月密佈的寒夜，婁匡也能分辨得出，他猛然想到了這種功力的特徵，禁不住心中暗吃了一驚！

可是却也不容許他再少緩須臾——

隨着他騰起身子，兩臂齊張，活像個大鳥也似的已掠空而起，向着桑少乾身上猛然撲到。

這種海濤功一經施展，果然威力十足，兩臂上所夾持的風力，有如拍到礁岸的海濤一般模樣，地面上草壓石滾，其勢有如大風來臨！

桑少乾知道對方已然施展出他苦練已久的海濤

功了。

這種功力，厲害的地方是，一經施展，在方圓若干的力道範圍之內，完全受制于施功之人，你想隨意的移動絲毫，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此，在你不能如意移動的刹息之間，對方巨大的氣悉內力，透體而入，而構成你全身五臟的傷害，如果被擊者非內功極流高手，通常在此一擊之後，很難再能保全活命的！

「摘星客」婁匡這種海濤功一經施展，其勢如同奔雷駭電，果然驚人至極——

他兩腕平張，活像隻大鵬鳥也似的，夾着巨大幾乎令人無法抗拒風力，泰山壓頂般的，向着桑少乾襲到！

桑少乾的雙手，却也在這時，「拍！」一聲會合爲一，隨着婁匡撲到的勢子，猝然猛磕而出！

雙方的勢子，幾乎是同樣的猛烈！

但聽得碰然一聲大響，迎合的身子，猝然的又分了開來，在此合分的一刹那間，但見紅光一現。

桑少乾交替着的一雙手掌，在空中爆出兩片紅色的掌形彩烟，迎合着婁匡的身子，透體而過。

「摘星客」婁匡在空中的身子，像是着了閃電般的打了個哆索，隨即墜落而下。

他的臉一刹那間，變得雪也似的白，像是僵硬的肢體，向前走了幾步，慢慢的萎縮下來！

空中仍然飄浮着一雙紅色的掌形彩烟，慢慢的隨着夜風而化爲子虛。

桑少乾疲乏的身子，慢慢的由地上站起來，他帶着戰勝的微笑注視着他的仇人！

「摘星客」婁匡慢慢倒了下來……

他滿以爲自已練就「海濤功」已能天下無敵，可是他怎麼也想不到，桑少乾更較他處心積慮，而棋高一着，竟然練成了武功中，從來未曾爲人攀登過的「朝陽神功」，這一仗自己敗了！

「敗了」的意思，是那麼的可怕，不僅僅代表了「失敗」却代表「死亡」……

「摘星客」婁匡這一刹間，感到了無比的悲哀，對於面前的大敵，他也不再畏懼了……他欽佩他的崇高與孤獨……

一個人能够在這麼多大敵圍困之下，挺立而不動搖，孤立而不畏懼的，這個人，無異的是一個强者！

「金鷹武士」桑少乾慢慢走到了他面前。

婁匡面上現出了一種凄苦的笑容，他吶吶的道：「桑小乾……你的功夫天下無敵……只是你却要小心防範着……防範……」

他來不及說出那個要桑少乾防範的人就死了。

桑少乾落漠的站立在婁匡的屍身旁邊，內心原先的一點戰勝喜悅，早已經沒有了。

他覺得這個人的死，在武林中來說，是一種損失……只是爲了爭一時之勝强，就這麼的犧牲了，從而使他體會出所謂「仇恨」的可怕……

空中明滅着閃電——

大風呼嘯着——

很可能一場暴風雨即將來臨，而桑少乾對於這個死在自己手下的大敵，却存下了某種的依戀。

他生平殺人至多，很少有像今天的這種感觸，內心保有的，並沒有勝利的歡欣，只有無限歉疚。

× × ×

清晨——

旭日東昇，大地籠罩在艷麗的晨暉中。

嶺陌上浮現着淡淡的一縷輕烟，偶而吹來的幾陣清風，點綴着此一刻秋日之晨。

「金鷹武士」桑少乾與他親密的夥件鐵娃，開始安排他們預計的捕鷹工作了。

在南旗嶺高插雲天的峯頂石穴裏，兩個人促膝併坐，守候着那隻他們期望已久的厲鷹——「三把翅子」！

晴空裏翔翔着無數的鷹，正式的獵鷹季節，已經開始了。

還有關內，大江南北的鷹客都已經來了。

南旗嶺上散佈着各色各樣的人，這種鷹客多喜穿着鮮采艷麗的紅衣，三五人一組，在樹梢，石峯，佈下了鷹網，獵籤！

他們捕捉的對象，無非是雉鷹，兔鷹，也有人捕獵「鵰」的！對於所謂的「虎頭鷹」，除了二三健者以外，甚少有人敢於問津！

至於桑少乾所要獵的對象——「三把翅子」，這般人也只是偶聽傳聞，却從來未曾親身經歷過，甚至於這類傳說中的鷹類之王，他們有很多人，還不曾見過，見過的也只是在雲中的驚魂一瞥。

他們絕對不曾想到，南旗嶺巔，居然有兩個痴心的人，在企圖捕捉這類的鷹！

在鷹客的心目中，這是不可思議的。

桑少乾，鐵娃，在這峯頂石穴裏，已經停留了整整的一日夜了。

他們看斷雲霓，望穿秋水，却始終等不到那隻盼想的鷹。

桑少乾內心不禁畧存猶豫，可是鐵娃却滿懷信心，認定這隻鷹類之王，不久必將現身。

對於這類罕見的神鷹，桑少乾無疑的認識極清楚，他過去所擁有的那隻金鷹，正是屬於此類型之一，一經爲人豢養即成終生良伴！

他永遠忘不了，昔日人鷹相處的至情！

他永遠忘不了那頭金鷹被「摘星客」婁匡所誘殺的殘忍的一幕……

自此以後，他的性情才開始變得更孤獨了！

現在，他渴望着另一頭金鷹的收穫，用以彌補前鷹的喪失，這種希望，無異的給了他極大的力量，幻想和渴望！

鐵娃是世代相傳的獵鷹高手！

他爲了捕捉這頭「三把翅子」，所備下的餌，僅僅只有一樣，那就是他背後所揹帶着的一截竹管，至於捕鷹的工具，却是他的一雙肉手！

天空的雲霓是橘紅色的，其間點綴着大小不等的各色飛鷹，偶而冲霄而起，帶着嘯音的，那是鷹客所出的「子鷹」，俗稱「鷹崽子」，接着就有那性急上當的大鷹翻雲直下，而受制於鷹客們事先埋伏的繩網，套結，運氣好的鷹客，一日能有三四隻的收穫，這些所獵獲的鷹，一經轉手，即爲厚利，是以鷹客多貪得無厭，他們最好的收穫的月季，僅僅只有一個月。

過了月時，這些來自四海八方的各類鷹種，遂即起駕南飛，散居於各海島間，鷹客們固是望洋興嘆。而這以盛產獵鷹出名的南旗嶺上，再想捕獲一隻，也是難能可貴的了！

……鷹客們的羣歡叫笑聲隱約可聞，桑少乾翹首雲天，渴望着心目中的「三把翅子」……那美麗的金色羽毛，映着陽光只是輕輕的一閃，那怕是泛光片羽，也足以令自己興奮陶醉的了。

他憧憬着那興奮的一刹那——

這「一刹時」果然在他期盼中來臨，他感覺到鐵娃的一雙眸子，忽然綻出了異彩——這是有所發現的表情。

桑少乾隨着他的目光，極目望去！

這方雲天一線間，有一個閃爍着金光的影子，大小僅如芥子。

如果你不是一個焦心的等候者；而具有精銳視力的人，萬萬是難以窺出端倪！

原因是，石穴內的這兩個人，都是個中老手，鐵娃固然是世代浸淫於此道的老手，桑少乾却是曾經收養過這類金鷹的主人！

是以，他們兩個人，只須一眼，已可斷定出，他們所苦苦等候的對象來了——

那是一頭「三把翅子」，絕對錯不了。

鐵娃的手，緊緊的抓住桑少乾的一隻腕子，興奮的道：「來了，就是牠——」

說話間，那頭矯健而又體積不大的金鷹，已沒身雲烟之中，不及交睫之間，又自破雲而出，一入一出，不過是瞬息間事，其間相距，何止以道里來計。

現在，他們可以較爲清晰的目睹着這頭金鷹的一切舉止，那種翩躚的風姿，驚人的破空速度，的確不同於其它別鷹！

二人目不轉睛的注視着天空，眼見牠翻，騰，衝，掠，刹時之間，已臨當空！

就在牠狂轉飛旋的雙翅裏，兩頭巨鷹，已被牠無堅不摧的鋼翅打了下來。

那是一種不同於衆鷹的短鳴聲，其音清脆，嘹亮，三兩聲後，像是冲天炮般的，直入雲霄！

桑少乾，鐵娃互看一眼——

桑少乾點點頭道：「不錯，這就是我想要的，只怕要捉到牠，太不容易，牠走了！」

鐵娃道：「牠還會再來的！」

桑少乾道：「爲什麼？」

鐵娃微微的笑了一下，道：「因爲別處沒有牠愛吃的東西？」

「牠愛吃的東西？」桑少乾意存不解的凝看着他。

鐵娃咧着嘴笑道：「這是一個別人都不知道的秘密，牠要吃的東西在這裏！」

說時，伸手在背後竹筒上拍了一下，說道：「蛇——」

桑少乾微微一驚，道：「牠愛吃蛇？」

鐵娃道：「紫尾長籐！」

「紫尾長籐」是蛇類的一種，是西北地方的一種稀有產物，生性兇狠，奇毒無比，這個名字，桑少乾倒也聽過，只是他却不知道，「三把翅子」竟然會嗜此物，倒是第一次聽人說過！

鐵娃解下了背後的竹筒，道：「這條紫尾長籐，我費了三天的時間，才捉住的，每年也只有這個季節，這裏才能發現牠們的踪跡，但是就像『三把翅子』一樣，數量極微！」

桑少乾道：「你怎知道，牠愛吃紫尾長籐？」

「是聽我爺爺說的！」鐵娃道：「而且還親眼看見我叔叔用這種蛇誘捉過『三把翅子』——那情景眞驚險！」

說時，他臉上現出了興奮的顏色……

桑少乾道：「怎麼的捉法？」

鐵娃道：「大哥，你知道這種鷹，最愛落棲在什麼地方？」

桑少乾道：「孤峯之巔！」

鐵娃點頭道：「不錯！就像這裏——」

他四下看着，道：「這附近百里內，再也沒有一座峯頭，比這裏更高了。」

桑少乾道：「牠可能會飛到祁連山……」

「不會的！」鐵娃肯定的說。

提起鷹來，他的知識却極丰富，的確是有獨見之處。

他說：「這種三把翅子，雖出生遼東半島，但是生性却厭惡冰雪，祁連山上終年冰雪長結，牠是不會去的！」

桑少乾不得不欽佩的點點頭。

鐵娃手指着眼前這塊不足三丈見方的孤峯之巓，道：「你來吧，不足半個時辰，牠就會到這裏，時間不多了，我們來準備一下！」

桑少乾對於他的捕鷹之法，心中充滿了疑惑！只是看他那麼自信，却也不由不信！

鐵娃由盤子裏，找出了幾卷破布條，緊緊的把雙腕纏住，桑少乾瞭解到這是用來對付「三把翅子」的一雙利爪，二人把雙腕纏好了，鐵娃又取出了一罐桐油，遍體擦滿了，據他說，這是爲了防備那條「紫尾長籐」的毒蛇的！

鐵娃像是一個老練的能手，開始積極的佈置起來。

首先，他把幾處地方，灑下了桐油，斷絕了毒蛇的退路，然後，他在生有草的地方，揷下了竹籤，竹籤上備有極細的髮索，繫以銅鈴！

最後，他開始放蛇！

竹筒慢慢的打開來，由其內慢慢的游出一條約有鷄蛋般粗細的大蛇！

桑少乾還是第一次見這種蛇，不覺甚爲驚訝！

只見這條所謂的「紫尾長籐」，約莫有四尺左右長短，通體上下，佈滿了密密的藍色鱗甲，只是齊肚腹三分之二以下的地方，却是純紫顏色，映襯着日光，藍紫相間，煞是好看！

桑少乾注意到這條蛇那顆三角形的怪頭，兩腮奇鼓，全身藍紫，唯獨這顆蛇頭，却是奇黑如墨，可是吐出的蛇液，却又赤紅如火！

總之，這是一條令人望之生畏的怪蛇！

「紫尾長籐」蜿蜒的由竹筒內游出，迅速的盤成一卷，却把一顆三角怪頭，高高的抬起，四下打量了一刻，才慢慢舒展着身軀，向着穴外峯頂上行去！

漸漸的就失去了牠的踪影！

鐵娃笑道：「牠跑不了的！」

果然，未幾就聽見草叢間，傳來淸脆的一陣銅鈴聲——

二人相覷一笑，自然也就知道，那條紫尾長籐藏身的地方在那裏了。

自從這條蛇現身之後，空氣裏立時透出一種奇腥難當的怪異味道，隨風不散，中人欲嘔！

桑少乾也就不再懷疑，那頭「三把翅子」的金鷹，爲什麼一定會來了！

一聲嘹亮的鷹啼，破空而至——

由遙遠的雲空之際，電閃星馳般的，現出了一點金星，映着當空的驕陽，像是一道閃爍的金光，又像是銀河星系的一個殞星——

總之，在人的目光還沒有完全淸楚的接受以前，那頭金鷹帶着一聲短勁的脆鳴聲，已投身而下，隨着牠張開的雙翅，像一片落葉，像一朶飛花，那麼安詳，輕而穩的已然落身在峯頂的枯樹之尖！

「樹」遭雷殛，是一棵名符其實的枯樹。

「金鷹」極其魁梧的棲息在枯禿的樹頂上，那種情景，不禁使得桑少乾又回憶到昔日人鷹相處的情景——

眼前的這頭鷹，顯然較諸昔日自己所豢養的那一頭，要小一些，正是一頭前途未可限量的可造之材。

看着牠神威的丰儀，桑少乾不自覺的興起了一陣內心的莫名鼓舞！

這隻鷹和他昔日所擁有的那一隻，無論就外形，神態上來說，簡直太像了。

牠那麼顧盼自如的輕輕拿起一隻爪子來，那種神采，又不自禁的令桑少乾憶起昔日的那隻老友，佇立在海邊石人頭頂上的風采……

……回憶是片斷的，是空虛的……

眼前這番情景，却是實在的！

不知何時，鐵娃已經溜出了藏身的石穴，他掩藏在那裏，桑少乾不知道——

他幾乎已經被這隻神駿無匹的金鷹迷住了。

就在這一刻，他發誓，自己當傾所能之力，要得到這頭鷹！

樹上的金鷹，已經察知了「紫尾長籐」那種身上獨具的特異氣息！

牠頻頻的偏動着頭頸，銳利的目光，一傾一斜，顧視着這附近每一寸地方。

桑少乾是掩身在一塊凸出的山石後面，自不會爲金鷹所察知，鐵娃的藏處更妙，亦不爲金鷹所察知！

樹上的鷹，閃爍的目光，終於發現了那條「紫尾長籐」的藏處。

牠忽然引頸「呱！」的啼叫了一聲，雙翅猝開，向着一片草叢間飛落下去！

就在牠身子方臨草地，未及下落的瞬息之間，「紫尾長籐」已然掠身而起！

像是一道藍虹般的，這條蛇平竄而出，直射向金鷹的下腹部位，金鷹「呱！」的又是一聲短鳴，鷹身一旋，左翅猝出。「拍！」的一下擊中蛇身。

那條長有四尺的怪蛇，僅此一翅力擊之下，跳

閃着，一頭向草叢間又扎了下去，可是顯然的，那頭金鷹已不容牠如此！

麗日之下，那隻鷹極其美觀由下翻身而起，正好迎住了「紫尾長籐」的落勢！

那眞是驚鴻的一瞬——

當金鷹雙爪齊出的一剎那之間，也正是怪蛇掉頭開唇吐信的同時！

雙方的勢子同樣猛烈！

鷹的雙爪正正的抓住了蛇的長軀，在牠勁扯力裂之下，蛇軀被拉得筆也似的直！

出乎意料之外的，那條「紫尾長籐」的下半截紫色長尾，忽然甩上來，像是箭矢一般的，自行脫落，而向着金鷹下腹間疾射而出。

金鷹似乎早已料及有此一着，側翼疾掃之下，已被那截斷尾打落在地——

牠力抓着那條紫尾長籐，落回草地，可是那條斷尾的怪蛇，早已順着鷹腿部位力纏直上。

金鷹連聲怪鳴着，不時的騰起又落下來，牠只是緊緊的抓扣着那顆蛇頭，絲毫也不放鬆。

就在一瞬間，匿藏在長草叢間的鐵娃，忽然滾身而出，他出身的勢子，正好也就是金鷹下落的一瞬。

鐵娃纏滿了布條的雙手上，持有一面烏黑的繩網，就在他和鷹接觸的瞬息之間，霍地撒了開來。

出手的網，足有一丈見方大小——

妙在是時間，部位，準頭都恰到好處！一下子連鷹帶蛇罩了個正着！

鐵娃一經得手，頓時奮不顧身的猛烈把身子欺迎了過去，他雙手力收之下，把繩網的主索緊緊收緊了。

人，鷹，蛇，立時滾在了一塊！

那眞是驚險搏命，觸目驚心的一剎那！

掩身在石後的桑少乾因先得到鐵娃的囑咐，非到萬不得已時，不可現身！

是以，他雖目睹着這般驚險之態，却也不便揷手相助！

混戰成一團，人，鷹，蛇，滿地翻滾着！

驀地，鐵娃大叫道：「大哥——不好——」

繩網突地破開一面，那頭金鷹閃翅而出，牠爪下仍然纏着那條怪蛇，正要騰空而起——

陡然間，桑小乾由石穴內奮身而出。

他雙手各自抖出了一雙繩套，不偏不倚的束套住金鷹的兩翼，力束之下，拴了個緊。

以桑少乾無匹的臂力，自屬可觀。

是以，一任那頭金鷹，狂嘯怒鳴，排雲搧翅，滿空翻騰着，却未能掙開受綑的繩結。

桑少乾交替的收着繩子，力使金鷹就範，奈何那隻鷹新近來自遼東，秉性剛烈至極，絕不願受人拘束，想不到此刻三面受敵，一時剛性大發！

首先牠鋼爪抓處，把那條「紫尾長籐」一顆怪頭，活生生的扯落在地，蛇血狂噴，蜷曲的蛇身，立時就鬆了開來！

金鷹鋼啄下處，咕呱一陣亂响，已把那條紫尾長籐，吞入腹內！

牠身子仍在桑少乾繩索綑綁中翻騰着，直到牠吃下了這條「紫尾長籐」之後，才集中注意力於桑少乾。

只見牠身軀在空中一個側滾，頭頂上一撮角毛，霍地倒竪而起，嘴裏「唏哩哩」一聲長嘯，側翅橫飛，快若電閃般的，向着桑少乾猛然襲到！

鐵娃見狀大吼道：「桑大哥小心——」

他雙足力踹之下，緊跟着金鷹之後，兩隻手直向着金鷹雙腿上抓去！

鐵娃一心懸念着桑少乾的安危，竟然奮不顧已的以身涉險！

其實，他太也低估了桑少乾的一身能耐，捕捉金鷹，也許桑少乾遠不及鐵娃內行，但是如果敵對金鷹，鐵娃却較桑少乾差遠了。

由于昔日，桑少乾長久的飼養過這類金鷹，是以對于金鷹的一舉一動，都瞭若指掌！因是當金鷹長鳴，向着自己飛來時，他並不慌張，早已成竹在胸！

而此一刻，偏偏鐵娃竟然爲了救自己，以身涉險，猛襲向金鷹身後，意圖力抓金鷹雙腿，此舉在桑少乾看來，那是極其危險的！

因爲他熟知這類金鷹的習性，最忌諱背後受敵，一經發覺，必將與敵以死命反撲！

果然沒錯！

就在桑少乾心念及此的一剎時間，空中的金鷹「啾！」的一聲長鳴，就空一個倒折！

桑少乾就覺得所拴的兩根繩索之一，「崩！」的折斷了一根！不禁大吃一驚！

他疾叱一聲道：「小心！」

霍地騰身而起，猛襲着金鷹身後掠身而進！

可是比之當空這頭鷹來，他的速度顯然是慢了許多，這類金鷹既被稱爲「三把翅子」，顧名思義可知其翅上功力之神奧不可思議！

是以，在金鷹車輪般的旋身飛翅之間，鐵娃左胸臆連帶着半邊面頰上，拍！地着了一下！

這一翅之力，竟然把鐵娃打得在地上一溜跟斗，若非他雙手力攀住一塊巨石，只怕已墜身懸崖，必死無疑！

儘管是那頭金鷹在桑少乾巨力扯之下，這一

翅子也是不得了！

鐵娃着翅之處，就如用刀削劍斬般的疼痛，整個半邊臉，頓時就是現出一片黑紫之色，腫起老高來！

那頭「金鷹」一翅得勢之後，剛性大發，「啾！」的一聲短鳴，循着鐵娃倒身之處，疾旋猛滾而來。

鐵娃知道厲害，把整個臉，埋首雙臂，預期着對方凌厲的雙爪即將來臨！

說時遲，那時快——

「金鷹武士」桑少乾就在金鷹即將下爪的刹時之間自空而墜，救人第一，他說不得對於這頭鷹，要施出重手法了！

當下左手力扯長索，右手猝運眞力，猛地向外擊出，他總算愛鷹心切，未敢施出全力，不過用了四成的力道！

掌力一洩，空中金鷹「呱！」的一聲短鳴，迎着桑少乾的掌力，打了一個哆索，五色羽毛，像炸彈開花也似的爆開滿空都是，却偏着身子，向一邊飛去！

桑少乾飛快落身，輕舒右手，穿過牠的雙翅之間，只一夾，已把這頭鷹類之王擒在手下！

在金鷹淩烈的尖鳴聲中，桑少乾熟悉的二指，已飛快的拿住了牠蛇形的後頸！

頓時，這頭鷹就乖順多了，只是仍然猛烈的搧着雙翅，時發怪鳴，却是無論如何也難以再逃開桑少乾的雙手！

鐵娃自忖着難以逃開金鷹的雙爪，却未曾料到事情竟然變化至此——

當他抬起頭，發現到那頭凌厲的金鷹竟然受制于桑少乾的雙手，一時不禁狂喜，甚至于連臉上的傷痛也都忘了。

他狂喜的躍身而起，疾跑而近！

「金鷹」被用力的按在地上！

鐵娃由身上取出了一個三角形的金色鷹帽，連頭帶臉的扣在了鷹頭上！

這麼一來，那隻鷹頓時就靜了下來！

他咧着嘴，笑看着桑少乾道：「大哥！……我服了你啦，眞有你的——」

然後他又取出一套不同式樣的繩索，分別綁住了這頭金鷹的雙趾，兩翅，然後取出一根天竺木桿，把鷹豎了起來，遂即大功告成！

桑少乾目睹着鐵娃紅腫的半邊臉，感到無限歉疚，鐵娃却不當回事似的！

他架着那隻被收擒的「三把翅子」，內心充滿了喜悅。

兩個人循着來路，一路攀緣而下！

此時正有三數個鷹客遠遠得訊奔來，當他們目睹着二人所擒獲的那頭金鷹之後，無不驚訝不置，嘆爲觀止！

於是，一傳十，十傳百，南旗嶺所有的捕鷹客驚動了，大家爭先恐後的擁過來，當場就有人願出三百兩銀子收買這頭鷹的，桑少乾只是付之一笑，他當然不會出賣！

二人費了半天口舌，才擺脫了這帮子人，一路轉回到草原牧野！

×　×　×

往後的十數天，日子是多麼的平靜！

那隻年幼的金鷹，在二人細心調養之下，所受的傷，已漸漸復元，牠又恢復了牠本來具有的剛厲性情。

桑少乾乃開始加以嚴格的熬練，即一般所謂的「熬鷹」工作。

這段日子，對於一隻初被訓練的鷹來說，是極爲痛苦的，牠必須無日無時的不眠不休，要活生生的把牠那一腔剛烈性情化爲烏有！

經過了這段日子後，才能到所謂的「把鷹」工作。

飽受飢餓的鷹，要極盡討好聽令之責，始能得到少許的肉食，開始慢慢的接近主人！

「金鷹武士」桑少乾要恢復昔日聲威，他開始在這北地草原，耐下心性，從事馴鷹的工作。

鐵娃無異是他一個最有力的助手，桑少乾由他那裏，得知了更多的關于鷹類常識，二人平日相處，親若手足，形同是一家人一般模樣！

鐵娃在失去了那個少女孫景枝的消息以後，內心着實的苦悶了好幾天，他忘不了那個姑娘明媚的雙眸，以及美麗的笑靨！

在這北地的草原上，難得一見如此的美女，在他第一次結識她的時候，他早已把自己的一切，完全奉獻給她了！

那一天之後，他仍然偷偷的瞞着桑少乾，跑到昔日的水草地方，希望再能見着她！

他從來也不灰心，無論在什麼時候，只要路過那附近的水草地方，他總要停下來悵望一番——

就像今夜——

鐵娃又來了！

他帶着烤熟的一隻羊腿，悄悄的又來到了淺水石灘！

像平常一樣，他根本也沒抱着什麼希望，只是無意的涉水踏石，四下的悵望着！

這片地方，他再熟也不過了！

穿過了這片泉石，又面臨着那片遼濶的大草原，這種時令裏，草色已由青翠，轉變成微微的枯黃色。

鐵娃長長嘆了一聲，緩緩的在一塊大石上坐了下來，喃喃的自語道：「她走了——」

水面上倒映着月亮的影子——

一陣夜風吹過來，鐵娃由內心泛出一種「失去」的惆悵，在他一生裏，他從來還不曾這麼衷心的喜歡過一個女人，儘管對方很可能心裏不曾有過自己這個人，可是他却能領會到「付出」還比「接受」更高，更美的情操！

踢落的一枚石子，把水面弄破了。

就在這時，一個修長美髮的少女影子，出現在他身後，她一直走近到他面前，用着剪水的雙瞳，含蓄着若干「費解」的意味注視着他。

鐵娃顯然還不曾發覺——

長髮美女發出了輕輕的一聲嘆息道：「你這是何苦！」

鐵娃倏地回過身來，頓時睜大了眸子，喜極的道：「孫姑娘——」

少女嗔道：「叫孫大姐！」

鐵娃吶吶道：「孫大……！」

孫景枝美麗的肢體，在月下，有如「玉樹臨風」，他注視着鐵娃，秀眉略帶苦澀的皺着。

兩個人誰都沒有說話！

過了一會兒，孫景枝走到一塊大石邊，坐了下來——

鐵娃慢慢跟過去，他痴情的看着她，道：「你……這幾天到那裏去了？」

孫景枝回頭看了他一眼，拍拍身邊的石頭道：「坐下來說話！」

口氣還眞像是個「大姐姐」似的！

鐵娃臉頰緋紅的在距離稍微遠一點的地方坐了下來。

孫景枝偏過頭看着他道：「我肚子餓了，我知道你帶了東西是不是？」

鐵娃立時笑道：「對了，妳不說我都忘了！」說罷，取出了包好還透着熱氣的半隻羊腿，孫景枝接過來，似笑又嗔的看着他！

鐵娃吶吶道：「是才烤的……」

用着兩根春葱的玉指，撕下了一塊肉來，就口嚼着，鐵娃眼巴巴的看着她。

孫景枝被他看得有點不好意思，她把身子偏過了一些，鐵娃把備好的小刀拿出來，再要去切第三塊！

孫景枝說道：「够了——這些，我要留着明天才吃——」

鐵娃注意到她的臉，似乎較諸第一次看見她的時候消瘦多了。

他忍不住道：「妳瘦了——」

孫景枝白了他一眼，一面把羊腿包好。

她冷冷一笑道：「要不是看見你這幾天天天往這裏跑怪可憐，我一輩子都別打算理你！」

鐵娃頓時怔了一下，道：「爲什麼？」

孫景枝哼了一聲，側目道：「你不誠實！」

鐵娃呆了一下，吶吶道：「我——」

孫景枝回過身來，一雙眸子，深邃的注視着他，說道：「我問你，那個姓桑的，跟你在一塊有多久了？」

鐵娃暗吃一驚道：「妳已經知道了？」

「我什麼不知道？」

孫景枝冷冷一笑接着又道：「前些日子，你們還去捉鷹，倒是怪得意的！」

鐵娃臉孔通紅的道：「妳都知道了？」

孫景枝冷冷的道：「你知不知道，我父親就是被他當初的那一隻金鷹殺死的！」

鐵娃垂下頭，沒有說話！

孫景枝長長的吁了一口氣，冷笑道：「當然，這也不能怪你，誰叫你們認識在先呢！」

鐵娃抬頭，木訥的說道：「桑大哥，他是個好人！」

「好人？」孫景枝冷笑了一聲，道：「可是他是我殺父仇人！」

鐵娃道：「他跟我說過了——」

「他怎麼說？」

她的眼睛睜得極大，在她凌然的眼神裏，不容許任何人撒謊！

鐵娃嘆息着道：「……桑大哥說他是不得已才這麼作的！」

孫景枝恨恨的踢開了一塊石塊，冷笑着道：「不得已？天下還有因爲不得已殺人的？」

說到此，她有點傷心欲哭的樣子……

她緊緊的揑着拳頭道：「總有一天，我要下手殺了他，報……仇……」

說到「報仇」二字時，眼淚禁不住簌簌的落了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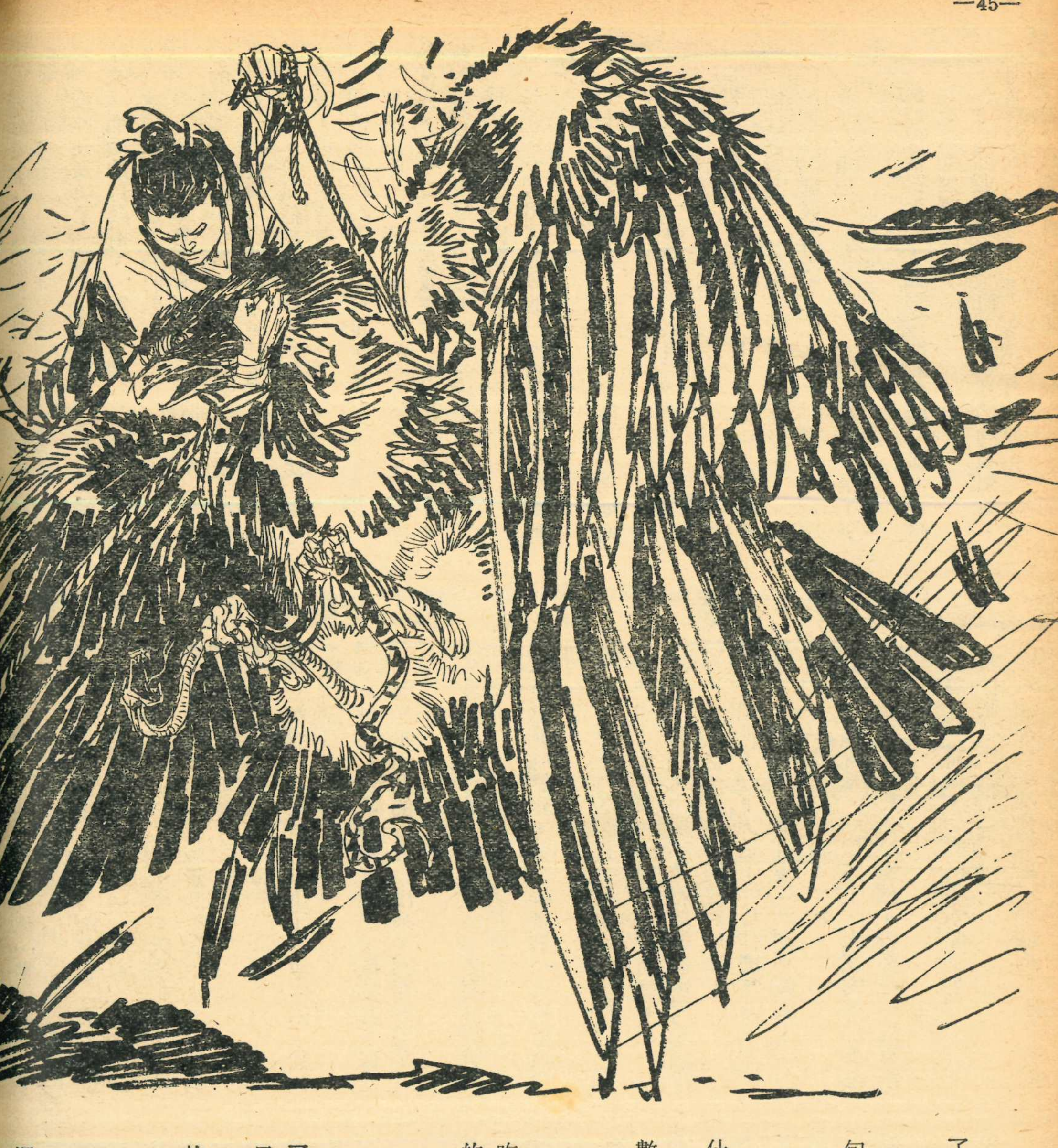
鐵娃呆呆的看着她，揷不進一句話去！

抬起手，在臉上抹了一下淚，這個姑娘倔强的眼睛直直的看着鐵娃，她冷笑着道：「你到底站在誰一邊？是帮他，還是帮我？」

鐵娃一怔道：「這……我……」

「帮他是不是？」

「我……」



桑少乾左手力扯繩索，右手輕舒，已把這頭鷹類之王擒在手下。

「那麼，帮我？」

鐵娃禁不住心神爲之搖蕩，他幾乎不敢再看她

她臉上，現出了美麗的笑靨，笑得那麼甜……

了。

狠下心，他搖着頭道：「我兩個都不帮！」

孫景枝面色一變，冷笑道：「你總算還說了一句良心話，其實你又能帮上什麼忙？」

鐵娃道：「姑娘——」

「大姐——」孫景枝糾正他說。

鐵娃嚥了一口唾沫，吶吶道：「大姐……妳爲什麼要這麼做？」

孫景枝道：「我非這麼做不可——你說話要算數！」

鐵娃心裏一怔，道：「妳要……？」

孫景枝點點頭道：「報仇！」

說罷，她站起來，恨恨的道：「這一年來，我吃了不少的苦，現在好容易找到了他，我不會輕輕的就放過了他的，何況他還殺了婁大哥！」

鐵娃道：「姓婁的欺侮了妳！」

孫景枝一驚，回眸看着他道：「你看見了？」

鐵娃點點頭，道：「我實在忍不住——」

孫景枝輕嘆一聲道：「你這個孩子……我明白了……其實你不知道，婁匡這個不是一個壞人，他只是一時衝動，想不到……唉……」

鐵娃說道：「桑大哥也是爲了救我，才殺死他的！」

孫景枝苦笑了一下道：「他們之間本來就有仇，也不全是爲了你！」

鐵娃怔了一下道：「這我就不知道了！」

孫景枝道：「你不知道的多了，桑少乾的仇人還多的是……」

說到這裏，輕輕嘆了一聲，說道：「我眞替他担心……」

鐵娃一怔道：「……妳？」

孫景枝臉紅了一下，幸虧天黑看不見，不過，顯然她有些不自在了，她掩飾自己，冷笑了一聲，冷冷的道：「他是自找的，就是我不殺他，人家也會殺他！」

鐵娃興奮的道：「只要妳不殺他就好了！」

孫景枝偏頭看着他，似怒又嗔的樣子，只是却發不出這脾氣來。

她冷笑道：「你在做夢——」

說完，拿起這有羊腿的紙包，轉身就走。

鐵娃追上了幾步道：「大姐——」

孫景枝站住，道：「還有事？」

鐵娃道：「妳住在那裏？」

「你管不着！」說完，身形起落着，月色之下，只是三數個起落，頓時無踪。

鐵娃知道自己追她不上，只有望影興嘆！

他發了一會兒呆，慢慢的才又坐下來，心裏未嘗沒有的一些喜悅之情，他開始有一點瞭解這個姑娘了，其實她的內心遠比她的外表更和善得多，她好像有意更把自己作成無情冷酷的一型。

也許她內心，已經不再恨桑少乾了，只是她口口聲聲仍在强調着說要報這個仇！

鐵娃實在想不透這是爲了什麼……

無論如何，他感覺到今夜是一個極有價值的夜晚，起碼他已爲桑大哥與這位孫姑娘之間，作了一些親善的工作，雖然並不見得有什麼效果。

就只這一點，鐵娃也感到很滿意了。

他帶着滿臉的笑，轉過身子來，出乎意料之外的，却使得他大吃了一驚，原來就在他臉部正前方的地方，他看見了另外的一個女人。

這個女人，顯著不同于孫景枝的地方，是她所穿的一襲黑色長衣，而且較孫景枝更瘦一些，年歲可能稍長幾歲。

鐵娃乍吃一驚，道：「妳——」

黑衣女人足尖點處，快若飄風般的，已襲到了鐵娃面前，鐵娃生恐她會對自己不利，禁不住抬手作阻擋狀，他的手才抬起一半，却已爲對方黑衣少女，一把抓住了腕脈上，頓時遍體生凉，爲之動彈不得！

這個女人一雙精光四射的眸子，骨骨碌碌的在鐵娃身上轉動着，冷峻的道：「我認識你，你就是那個牧羊的小孩叫鐵娃的，是不是？」

鐵娃青着臉，點一點頭，吶吶道：「不錯……妳是誰？」

黑衣少女道：「你別管我是誰，我要找的是桑少乾，而且我也知道，他目前和你住在一塊！」

鐵娃用力的掙扎着道：「妳放開手再說話，好不好？」

黑衣少女仍然死勁的抓住他，冷冷道：「我可不像剛才那個姓孫的丫頭那麼好說話，你少給我來這一套！」

鐵娃心想原來她早就來了，八成自己和孫姑娘之間的談話，她也聽見了。

心裏盤算着，嘴裏也就不再吭氣！

黑衣少女冷笑一聲，道：「你現在就帶我回家去吧！」

鐵娃一驚道：「妳要幹什麼？」

黑衣少女冷冷的笑了一下，道：「走——」

說到「走」字，手一用力，幾乎把鐵娃推倒了

，鐵娃只好在她力持之下，向前面走！

走了一程，少女道：「快到了麼？」

鐵娃點點頭道：「快了——」

少女跳了一下道：「在那邊？」

鐵娃指了一下道：「在那邊——」

黑衣少女那雙深沉的眼睛，打量着他，說道：「走——」

繞出了這片草原，前道有兩條蜿蜒的岔路，少女又站住脚問：「走那一條？」

鐵娃心裏一動，暗忖道：「不好，我怎麼眞能把這個女人帶回去殺我大哥——不如騙她走另一條路，再見機行事的好！」

想到這裏，就指向左邊的一條岔路，說道：「走這條——」

黑衣少女冷冷一笑，說道：「你想騙我還差得遠！」

說罷却拖着他，走向右邊的那條路。

鐵娃面色一變，心說完了！

少女道：「要依我平常的氣，我非打你一頓不可，只是你這個小孩對朋友還有些義氣，我也就饒過你這一次！」

鐵娃嘆了一聲道：「我桑大哥的確是個好人，爲什麼你們這些人却不肯放過他？」

少女目光裏，透出了兩股冷森森的銳氣！她鼻子裏哼了一聲，道：「我們有仇！」

鐵娃道：「什麼仇這麼深？」

少女站住了脚，眼睛看着前面，鐵娃順其目光前望，果然隱隱約約的看見，自己所居住的那片地方了。

要是平日，那片地方隱藏在谷下，是不易爲人察覺的，可是此刻，却現出了一點燈光，無異標明了地方。

黑衣少女臉上立時罩上了一層寒霧！

她冷冷的道：「是不是那裏？」

鐵娃不擅說謊，却又不便直說，一時間好不爲難。

少女道：「這裏沒有第二家人家，你一定住在那裏是不是？」

鐵娃嘆了一聲，說道：「妳既然知道，又何必多問？」

少女打量着她道：「桑少乾武功高過于我，也許今夜我會死在他手裏也不一定！」

言下面現傷感，低頭不語。

鐵娃一怔，說道：「既然這樣，妳何必又來送死？」

少女冷冷的道：「仇恨這種東西，就是這個樣子，只有兩條路可以走，不是對方死就是自己死，兩方總有一方要死一個……」

鐵娃看她說話時，臉色很白，可見其內心的激動。

少女嘆息了一聲道：「你以爲我心裏不怕？那你就錯了……」

鐵娃果然感覺到，她那隻抓着自己的手，微微的打着抖，而且很冷！

他不禁對于這個女人，內心中生出了一些同情了。

少女子繼續的打量着遠方的那點燈光，她漠漠的道：「當年，我丈夫死在他手裏……雖然他是正直的，而且我丈夫多少有些咎由自取……可是身爲人妻的我，却不能不報這個仇！」

看着鐵娃，她忽然變得柔和了許多，輕嘆了一聲，道：「你懂得這個道理吧？」

鐵娃點點頭，又搖搖頭！

黑衣少女冷漠的一笑，緩緩的說道：「你當然不懂了……」

閉起了一雙眼睛，似乎有兩滴晶瑩的淚水，由眼角滴下來。

她說：「世界上沒有不怕死的人，如果誰告訴你說他不怕死，準是瞎話！」

鐵娃點點頭，這句話他是懂得的！

黑衣少女道：「……只是有時候，死比活着有意義的時候，你就不能不死……」

鐵娃又點點頭，這句話他當然也懂得！

黑衣少女長長吁了一口氣，道：「如果我不能手刄了桑少乾，以後我就活不下去，人家就會指着罵我說：看呀！這個女人，有一身本事，却眼看着自己丈夫死了，而不去報仇！那時候，我就一輩子也別打算抬起頭來！」

鐵娃慢慢的不再怕她了，而且深深的覺得她很令人同情，他只是不十分的明白她……

黑衣少女苦笑了一下道：「以往，我有兩次機會都可以殺死他，但是我都放過了……」

鐵娃的喉動了一下，沒有出聲。

黑衣少女道：「……因爲那兩次，他都是在困苦傷痛之中，我……我不忍心下手殺他！」

「那妳現在……」鐵娃吶吶的道：「……現在爲什麼還來……？」

「現在不同！」

她臉上現出了一種怒容，道：「他的傷好了，我們可以彼此以眞實的本事拚一拚了！」

頓了一下，她說：「不論是他死，或者我死，誰也不會感到不安！」

鐵娃嘆了一聲，道：「妳不是說桑大哥的武功

高過於妳麼？」

黑衣少女默默點點頭！

鐵娃呆了一下道：「那妳不是來送死麼？」

黑衣少女望着他忽然笑了一下，露出了白白的牙齒，笑容裏含蓄着幾許凄慘的意味。

伸出一隻手，揉了一下鐵娃頭上的亂髮，她笑道：「你這個孩子，說話怪有意思……如果我告訴你說我活膩了，你會不會相信？」

鐵娃又不瞭解了。

黑衣少女輕嘆一聲，道：「如果我認爲自己非死不可，總希望爲自己找一個死得其所的地方，和對手的。」

鐵娃搖搖頭道：「桑大哥也許會對妳手下留情，那時妳又將怎麼辦？」

「他——？手下留情？——」

搖搖頭，她冷冷的說道：「這你就太不瞭解他了！」

鐵娃一怔道：「爲什麼不會？」

黑衣少女道：「在江湖武林中，一個心懷慈善，手下留情的人，永遠不會成大功，立大名的……其實很多別的行業也是一樣！」

鐵娃搖搖頭道：「可是他對于那位孫姑娘不是曾……」

黑衣少女揷口道：「她的情形不同！」

看着他，她冷冷笑道：「這也是我佩服桑少乾的地方，他生平殺人如麻，但不離道義二字，他生平言不輕發，但一諾千金！」

說到這裏，她苦笑了一下道：「你一定會覺得我有點莫明其妙是吧！好了……時候不早了，我想我也該去了！」

鐵娃道：「去……那裏？」

「去找他！」她轉望向鐵娃一笑，說道：「這個地方不錯，你正好可以在這裏看着我們一場拚殺了！」

鐵娃打了一個冷戰，下意識的搖了一下頭！

黑衣少女一隻手解開了身上的那領披風，現出了她內着的疾裝勁服，鐵娃才注意到，她滿身披掛齊全——

在她正前胸，緊緊束着一條「十」字形的軟皮刀衣，其上銀光閃閃的交揷着兩列柳葉飛刀，就數量上來說，小說也有數十口之多！

另外，左右雙肩後方，各露出一截劍把。

此刻她給人的觀感，截然不同于先前，看上去，却像是一個雄糾糾的巾幗女俠士了。

鐵娃陡然的興起一個念頭，立時撒腿就跑。

他才跑了幾步，只覺得頭頂上疾風掠過，黑衣少女已落在他面前。

只見她眉一剔，陡地探出二指向外一指，鐵娃頓時只覺得身上一冷，機伶伶打了個寒顫，就休想再移動分毫，敢情，已爲她點中了身上的「麻穴」了。

黑衣少女看着他冷冷一笑道：「你就站在這裏一會，一個時辰之後，穴道自解，這樣，你就不會碍手碍脚了！」

鐵娃心如火焚，只是偏偏開口不得。

眼看着那個黑衣少女起身如燕，一路向着那點燈光疾躍過去……

燈下——

桑少乾正駢二指虛點腕上金鷹雙目，迫使得那頭生性狠厲的金鷹，不得不强自睜眼——牠已三日夜不曾閉目，空自角毛倒豎，連聲的厲鳴不已。

桑少乾看着牠冷冷自語道：「扁毛畜牲，如成大器，何患吃苦？也罷，就讓你先睡一覺，今夜不尋你晦氣了！」

振腕，撒鷹——

展翅的金鷹，翩翩的落向繫於一邊的鷹架之上，短鳴數聲，遂自縮起一爪束翅不動！

桑少乾對於這隻擒得的新寵很是滿意，他步出帳外，只覺得寒風颼然襲身，禁不住打了個寒顫！

轉了半個身子，他飄出丈許以外。

待他站定身子以後，心忖道：「不好——」

凡是像他們這等精于內外功力的所謂「高手」，在平日生活習慣裏，都帶有幾分預知的敏感！

也說不上來，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觸！

總之，就在他意存迷離不解的刹時之間，夜空裏傳出了兩股極尖銳的破空之聲——

一雙柳葉飛刀，由兩側前方，交揷着剪空而飛，速度之快，如同電光石火一般！

沉寂的夜空裏，似乎傳有女子的一聲嬌叱聲：「打！」

足見發暗器的人，尚不失武林道義，只是以她那麼深厚的暗器功力，出聲示警已嫌多餘，事實上聲音一到，暗器也到了。

這雙柳葉飛刀，施展的是武林中已甚少見的「雙剪蛾眉」手法，功力精純大非一般！

也錯非是像桑少乾此類的高手，能在暗器一出手之間，領會先機——

事實上，儘管如此，看來也險到了極點，一左一右兩口飛刀，冷颼颼的同時已抵達桑少乾左右兩處眉心！

千鈞一髮之際，桑少乾猝提雙掌，互以食指指身，彈向飛刀側身！

「哧——哧——」兩聲脆响，飛刀各跳出數寸

以外，雙擦着他兩鬢髮際，斜飛了出去——

桑少乾虎目一張，低叱道：「什麼人？」

「噗！」一聲，縱出三丈以外！

當他身子方自落地的同時，一條纖瘦的女子身影，正以同樣快速，撲襲過來！

桑少乾右臂用「大捽碑手」的重手法向外一揮，厲聲道：「去！」

那女子隨着他揮出的手勢，拔了個高兒，抖顫顫，輕飄飄的已飄出丈許以外！

兩個人初次照臉！

桑少乾立時面色一變，倒退一步！

來人發出了一陣陰森的笑聲，用着那雙明亮的眸子視着他道：「是我——海翠薇！」

桑少乾冷冷的道：「海姑娘，妳又何必苦苦的糾纏不休！莫非桑某人眞的怕了妳不成？」

來人——海翠薇寒聲道：「你的傷好了沒有？我們那筆賬該淸一淸了！」

桑少乾冷笑道：「前次承蒙妳手下留情，但是妳應該知道，我的功力絕非妳所能敵，妳又何必再來送死？」

海翠薇雙手交叉攀着向頸後，同時把背後的一對長劍撤在手中。

她冷冷一笑，道：「這只是你自己一方的想法吧了——」

說到此嬌軀弓伸之間，箭矢也似的，已撲到了桑小乾面前，雙劍若游龍，一劈一斬，雙雙劃出了兩道銀虹，直向着桑少乾身上捲到。

桑少乾雙腕乍分，但聽得「叮！噹！」兩聲脆響，一對離魂子母圈已分執手中，同時擋開了海翠薇的雌雄雙劍。

二人四目相對！

桑少乾道：「海姑娘，我再說一遍，這一仗妳勝算極少，妳若就此自去，前仇一筆勾銷如何？」

海翠薇淒慘的笑了一下，欲言又止。

她陡然由對方子母圈內，抽出雙劍，擰身反肩，劍夾着兩股尖銳的急風，向着桑少乾腰上斬到！

桑少乾乍然一驚，隨着她橫劈的劍身，他疾若旋風的轉了出去。

儘管如此，由于相隔的距離過近，海翠薇雙劍之上，已有所謂「劍炁」的功力，鋒利的無形劍氣，竟然把桑少乾前胸後背兩處外衣上，劃了兩道大口子！

桑少乾劍眉一挑道：「好——」

「子母圈」在他向外一展的勢子裏，「噗——」一聲，滑過了對方的劍鋒——

他怒由心起道：「海翠薇，妳不聽我良言相勸，悔之晚矣！」

雙鐶一振，「錚！」然脆響裏，他整個身子拔了個高兒，却由海翠薇頭頂上掠了過去。

海翠薇此刻像似已喪失了人性一般，自她一出手，卽是輕易不肯施展的拿手劍法——「騰霄雙蛟劍」！

這套劍法，爲海翠薇生平極少施展的「絕劍」之一！最厲害的是一經施展，絕不中途而止！

緊循着桑少乾的轉勢，海翠薇的身子跟着一個疾轉，雙劍猛刺直出，這一手看上去，還較方才那一手更厲害！

桑少乾心中已有了預感，自不容她再得手！

「離魂子母圈」霍地向後一翻——「醉倒斜陽」！

「嗆啷！」的一聲脆響，黑夜裏冒出了兩串火花，雙環磕開了雙劍——

桑少乾「怪蟒翻身」，足踏「子午」步，向前一進，右手子圈痛快的向外一展「哧」的一聲。

海翠薇鼻子裏冷「哼！」了一聲，飄出丈許以外！

她已吃了暗虧，只是碍于顏面，外表絲毫不現出來就是了。

所謂「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沒有」！

海翠薇自得悉桑少乾已練就「朝陽神功」之後，對于桑少乾早已深具戒心，不敢輕易以肉掌迎敵，是以一開始卽施展兵刄，却沒有想到對方子母圈上更具十分的勁力！

在方才的一推勢裏，桑少乾右手「子」圈的一枚鋼齒，已深深的刺入海翠薇的左肋之間，一出一進，留下了寸許長短的一道血痕，內部受傷，自是不輕！

海翠薇滿心想着要從兵刃上制勝對方，想不到一上來就吃了如此大虧——

她的身子顫抖了一下，「血」，由傷處像十數道噴泉般的沁了出來，刹時之間，已染濕了整個中衣！

這是制命的一處傷口——

海翠薇刹時之間，感到了一種極度的悲哀，學藝十五年，由稚齡的童年開始拜師，十五年吃盡了苦頭，練成了一身武功……

在武林中，少年一輩的男女奇俠中，提起「海翠薇」三個字來，也算是名列前茅的頂尖兒的人物了，可是，眞正的遇見了高手，動手之間，竟至於斯……

緬懷着此一刻人世彌留的意味，幾許滄桑，像浮光掠影般的湧上心頭！

她把一雙劍，雙雙揷入泥土中，兩隻手緊緊握

住劍把子，借以支持平衡的身子！

桑少乾遠遠的注視着她，一雙子母圈緩緩的收入後衣，他後退兩步，彎腰抱拳——

海翠薇臉上顯出一絲嬌笑，說道：「你眞是値到驕傲了，居然在三招之內……勝了我海……海翠薇……」

桑少乾凜然道：「姑娘承讓，只是……」

他眸子裏，微微現出了一絲疑惑！

海翠薇道：「你不明白，我對你未曾施出兩敗俱傷的煞手絕招？」

桑少乾道：「正是！」

海翠薇身子幌了一下，笑得是那麼痛苦……那麼淒涼！

她搖搖頭道：「我不會這麼做的……」

桑少乾一怔道：「爲什麼？」

海翠薇微用力的抬起了頭，臉上，已佈滿了汗珠。

她輕咳了一聲，道：「……因爲……那樣是不光榮的……海翠薇從來不屑爲之……」

桑少乾怔了一下，腦子裏浮起那夜，對方劍下留情的一幕……深深覺得她確是一個守正不阿，言行如一的人，不禁感到了一絲歉疚。

只是，他在此刻，却也不便說什麼！

海翠薇終于支持不住，慢慢的彎曲下一隻腿，她看着桑少乾努力作出一種微笑。

她說：「幫幫忙……先離開一下好不好！」

桑少乾反身向帳內走進——

就在這時，海翠薇終于不支的倒了下來，她痛苦的仰過身來，月光正炫耀着她配帶在胸前的兩列飛刀，閃閃生光！

她死了——

× × ×

桑少乾沉沉的坐下來——

他忽然感覺到，自己錯殺了這個人，站起來，來回的在帳內走了一轉。

畢竟，一個所謂高手，是不同庸才的，在以往，他所殺的那些人，就沒有這種痛苦的感覺，而最近，像「摘星客」婁匡，和海翠薇的死，在在的都使得他內心感到不安……

他估計着海翠薇此刻應該是已經死了。

心裏存在着一絲歉疚，對于自己已死的敵人，挖個墳，立塊碑，也是應該的！

× × ×

海翠薇的屍身，平靜的躺在月下。

桑少乾站在遠遠的看着她，心中存着某種的傷感——

就在這個時候，身側傳來了一絲陰森森的冷笑聲——

如果你不是特別精敏一類的人，這種輕微的聲音，你是不會有所察知的，可是，桑少乾自然不同的。

他身子向左面飄出丈許以外，像是一縷輕煙般的旋轉着落身而下，在他落下的同時，也轉過了身子來。

月色下，樹影婆娑，不見任何人跡。

事實上，除了附近這幾棵大樹以外，北面那片無垠的草原，不要說一個人，就是藏上個千軍萬馬，一時也不易爲人察知！

桑少乾相信自己不會聽錯，他沉下聲音道：「是那一位少俠來到此，偷偷摸摸稱什麼英雄？」

暗影中，遂又傳出一聲冷笑，這一次較諸先前的那一次要淸晰多了。

風由南向北邊吹過來的，南邊是一行七株大槐樹，除此以外，別無掩身之處，是以桑少乾立時斷定出，來人必藏在這七株槐樹之一！

他陡然提起一股丹田之氣，把身子拔起來，像是一凌空的巨鳥般的，向着南面這第一棵槐樹上落下去！

身子驀地向下一落，左右兩隻手，各自運勁，向着第二第三兩株大樹上發出掌力！

以桑少乾所練功力，自屬可觀！

加以他憤怒當頭，兩隻手上各自施展出十成功力，形成了兩股無匹的風柱！

掌力過處，只聽得「嘿喳！嘿喳！」接連的兩聲爆響，二樹齊腰而折，枝葉濺飛滿空都是——

而他本人所落身的那棵槐樹，更不禁爲他落下的體力，壓得一聲爆響，齊根而折！

這種聲威，端的嚇人已極！

果然，他猜測得沒錯，顯然暗中人，正是匿身在第三株槐樹之上！

就在這棵樹吃桑少乾暴力擊折的一刹那，一條疾勁的人影，帶着一聲長嘯，用「金鯉倒穿波」的身法斜穿而出向着第四株楊槐樹上落去！

桑少乾用「龍行乙式穿身掌」的身法，跟踪而出，他向第四棵樹上落去！

那人想是不欲在此與桑少乾見面似的，就在桑小乾身子方自撲到的一刻，他却又施展「金蟬過枝」的極上輕功，一連躍出了三棵樹外！

顯然的，要想逃開桑少乾的手下，誠非是易事的！

就像雀趕飛蟬般的，桑少乾緊緊追在這人身後，待到這人由最後的一棵槐樹上落下的一刹，桑少乾已如影附形的撲了上去！

這人瘦削的一張臉，雙顴高聳，一雙鋒芒畢射的眸子深深陷在眶子裏面，細肩，拱背——看到此，桑少乾已然認出他正是前番乘已以危，幾乎陷己于死地的「一字劍」查飛羽！

正是「仇人見面，分外眼紅」！

桑少乾厲叱了聲：「好個鼠輩！」

雙掌一用力，併排而出，施展的是排山運掌功力，雄沛的掌力，像一堵山也似的壓了過去！

「一字劍」查飛羽，當然不是弱者！

何況他此番來，更是有恃而恐，桑少乾掌力一到，查飛羽鼻中哼一聲道：「來的好——」

同樣的一抖雙掌，用「雙撞掌」的手法，同時抖掌而出，四隻手掌，嚴絲合縫的合在了一塊。

同時撤出雙掌，各人均吐氣開聲的沉哼了聲：「嘿！」

「一字劍」查飛羽，就像扔出手的一隻兔子般的，就地一滾，一逕的向着草原遁去！

桑少乾在方才一較掌力的當兒，已試探出查飛羽內功不弱，剛中帶柔，但是，顯然的却不是自己對手！

此刻見他一招卽退，如何依得！

他足下猛跨一步，右手前推，用「鐵柵指」力一連捻出了三枚制錢！

三枚制錢一出手，各發疾嘯聲，呈倒「品」字形，兩上一下，向着查飛羽背後打去！

桑少乾依着武林規矩，暗器出手，口中叱了聲：「着！」

查飛羽闊風回首，可是黑夜裏，桑少乾暗器來的是如此疾勁，物件又小，却是不易窺清，他打了個旋風腿，踢下了左上方的一枚制錢，同時也兼帶着躲開了下方的一枚，然而却忽畧了右上方的那一枚！

只聽得「噗——」的一聲，正中查飛羽右面肩窩！

桑少乾指力充沛，這枚制錢又是疾轉而出，鬪聲入肉，頓時深入查飛羽肩窩三四寸有餘！

查飛羽疼得「吭！」了一聲，就地一滾，嘩啦！一聲滾草而遁。

桑少乾用「八步趕蟬」的輕功踏草而進！

查飛羽知道不易逃開，在滾動之間，一口紅光閃爍的長劍已然展出。

劍光裏夾帶着飛舞的亂草，像是一道閃電般的捲向桑少乾身上狂劈而來。

桑少乾恨極了查飛羽其人，是以在他劍身未至的一刹息間，早已運出無匹的內勁功力，也就是新近才練就的「朝日神功」！

掌力一吐，空中「波！」地一聲，現出了一個紅色的掌形印子——

然而此同時，他却忽畧了查飛羽的那口「一字紅光劍」，劍光斜掃着的桑少乾的左脚方，擦了上去！

是以桑少乾這片地方，被劃開了半尺許長短的一道大血口子，痛得他鼻子裏哼了一聲，踉蹌出數步以外！

可是他的「朝日神功」，先已經施出了。

空中的那掌形紅影印子，像是幽靈般的，循着查飛羽的身子疾飄過去！

「一字劍」查飛羽立時神情大亂！

他就像見了魔鬼般的怪叫着，猛然撲縱而出，可是那掌形的紅影疾進如風，緊追不放！

查飛羽回身劈劍，劍風颼颼，一連十數劍，眼看着那掌形的紅影，在他劍芒裏乍分又合！如同以劍劈水，一任他施展出全身力道，休想斬開寸絲分毫！

就這樣，那掌形的紅影，輕飄飄，幌假假的，透練而過！

查飛羽痛呼了一聲，仆倒在地，他膝行了幾步，又踉蹌的站起來，面部乍看，像是已失去了血色般的蒼白！

桑少乾一步步逼近他，查飛羽忽然猛嘯了一聲，整個身子，反竄而起，落出了數丈以外，回頭就跑！

這倒是桑少乾未曾料及的！

想不到他在身中了自己「朝陽神功」中的「硃砂掌」之後，竟有此功力？

此時此刻，自無再讓他逃出手去的道理！

二人一前一後，在荒野裏追撲着！

忽然，桑少乾看見了前面土丘上，站立着一個人，還不容他看清那個人是誰，查飛羽已然撲到了那人面前，他一隻手攀着了土丘上那人的身軀，另一隻手上的「一字紅光劍」，却已架在了那人頸項之上！

桑少乾乍然看清那人竟是鐵娃，不禁大吃了一驚！頓時驚得站住了脚——

查飛羽早已佈好了計謀，他本想利用鐵娃以使桑少乾俯首聽擒，却未曾料到，自己在誘敵的當兒，弄巧成拙，竟然身受重傷。

當然，以此刻而論，鐵娃的利用價値已經微乎其微了。

可是查飛羽仍然不肯放過這最後一刻的機會，他注視着桑少乾，氣吁喘喘的道：「姓桑的……你不想叫這小子死吧！」

桑少乾一驚道：「你要怎麼樣？」

查飛羽啞聲笑着，滿臉滾動着汗珠，忍不住吐了一口血，他用一隻手，重重的在鐵娃背上拍了一下，解開了鐵娃被點的穴道！

鐵娃心裏明白，穴道一經解開，乾嘔了幾聲，遂大叫道：「大哥……」

桑少乾一怔道：「鐵娃你不要動——」

查飛羽嘿嘿怪笑着道：「你只要再敢上前一步……我就殺了這個小子——」

桑少乾冷笑道：「查飛羽，你傷中五臟，任是華陀再世，也回生無望了，又何必再做此喪天害理之事！」

查飛羽獰笑一聲，道：「現在，不是你說話的時候……」

他啞聲的笑着，血染紅了白牙，看上去更顯獰獰，他怪聲道：「既然這樣就更好了……」

翻着一對怒凸猙獰的眸子，他有氣無力的道：「說……是你陪我死，還是……這個小子……」

說話時，掌中劍用力的壓下去，幾乎要割進鐵娃頸項之內——

他另外的一隻手，更像是五隻鋼勾般的扣抓住鐵娃的半面肩頭，鐵娃在他的擒捉之下，休想能移動分毫。

桑少乾急道：「且慢——」

這一刹時，他眞正的感到猶豫了！

「鐵娃」誠然是個無足輕重的少年，可是對于桑少乾的感受，却非同一般……

這多年以來，如果說桑少乾眞正的曾經交過一個朋友，那麼，這個朋友，就僅僅是非鐵娃莫屬的了。

這刹時之間，桑少乾內心起了一陣戰瑟！

「快說——」查飛羽獰惡的笑着說：「……我已經等不及了——」

鐵娃用力掙扎着道：「大哥……你快走……沒你的事……我不怕！」

桑少乾長嘆一聲道：「也罷……」

他漠漠的看向查飛羽，說道：「放了他，我跟你去——」

鐵娃大哭道：「大哥不要——你……你千萬不能死的——」

查飛羽啞聲笑道：「對啦——姓桑的，咱們是死約會，到陰間去打官司……去吧！」

說到後來，已經有點上氣不接下氣……可是他竟能强自支持着不死！

桑少乾前進一步道：「放了他——」

查飛羽厲聲哼笑着，道：「你以爲……我會上你的當？桑少乾……你起個誓吧！」

桑少乾一時不禁爲之慨然……

鐵娃哭叫着道：「大哥……大哥千萬不要上他的當，大哥……」

查飛羽的劍，又壓下去一寸，鮮血由鐵娃頦子邊沁出來，只要再推進一些，這條命可就難以保全了。

目睹此情，桑少乾心如刀割！

他冷冷的道：「查飛羽，桑某生平出言不二，萬金一諾，你還信不過麼？」

查飛羽事實上早已有氣無力了，聽了這句話，他望着桑少乾，頻頻點頭道：「我信……得過你就是了——」

鐵娃感覺出他加諸在自己身上的力量，忽然變得一輕，當下運足平生之力，猛然向外一掙，直把查飛羽掉跌而出，他就勢滾地而出，逃出了查飛羽劍掌之下。

查飛羽倒在地上的身子，抬起了一半，又倒了下來，他眼睛却看着桑少乾，聲嘶力竭的道：「……你……答應我的……」

一頭扎下去，就不動了。

鐵娃慶幸的飛跑過來，大聲道：「大哥，他死了！」

桑少乾面色現出一種悲傷，此一刻他把「生」與「死」作了一個抉擇，毅然的採取了他生平一貫的作風！

他生平從不輕發一言，言出必踐，這次也不例外！

鐵娃經歷過此番刼難，無異兩世爲人，對于桑少乾的感情，更深入了一層。

拉着了桑少乾的手，他强笑着道：「咱們回去吧！」

出乎意料的，桑少乾却搖搖頭。

鐵娃大吃一驚道：「你——大哥……你想幹什麼？」

桑少乾緩緩的抬起頭，目光注視着他。

鐵娃由他目光裏，立時明白看出了他的用心，他緊緊的抓住桑少乾，吶吶道：「大哥……你剛才說的話，難道是眞的？你……你眞的要死？」

桑少乾苦笑着道：「鐵娃，你桑大哥這一輩子不容失信于人，說了的語，一定要做到！」

鐵娃眼睛張得極大了，幾乎有點害怕的怔看着他。

桑少乾道：「那頭金鷹是我最愛之物，就送給你吧！」

「不……」

鐵娃眞像個孩子似的大聲哭了。

「桑大哥……你千萬不能死！」他緊緊抱着桑

少乾的身子，眼淚簌簌淌下來。

他甚至于跪了下來，頻頻叩頭道：「大哥……我求求你別死……我求求你——」

桑小乾一隻手像提小鷄似的把他提了起來，他的臉色，這一刹時，顯得一片鐵青！帶有三分怒容，他冷笑的道：「不許哭！」

鐵娃眞的就不敢哭了。

桑少乾不忍苛責的看着他道：「人，都是要死的，死在自己的手裏，遠比死在人家手裏要好得多了！」

他緩緩坐了下來，看着鐵娃道：「那位孫姑娘不久大概也該來了……我還欠她一筆債！」

鐵娃流着淚，心如寒鐵。

桑子乾抬頭看了一下天，夜空裏，正有幾隻蒼鷹，在盤旋着。

他忽然浮上了一種傷感，迢迢萬里千湖路，也使他感到厭倦了，他現在忽然想到要看一個人——孫景枝——可是他却等不及看她了！

兩隻手慢慢的向兩肋插下去——

像是兩把匕首般的快刺而入，如果這時他拔出雙手，血必會像箭也似竄出來！

他不願讓鐵娃看着害怕！

甚至于鐵娃還沒看見，他只看見桑少乾臉上的笑容……忽然那笑容變得凄慘了。

鐵娃發覺到了不妙，踟躕的走上去，蹲下來道：「大哥……你怎麼……了？」

桑少乾嘴角掀動了一下，道：「好兄弟，像個漢子，不許掉一滴淚！」

鐵娃心如刀割，緊咬着牙，全身打戰的道：「大哥……」

他眞的沒有流下淚，却胡亂的點着頭……

桑少乾慢慢倒了下來——

鐵娃才發現到，他的一雙手早已沒腕的插入進兩肋之間，他嚇得尖叫了一聲——

拔出了他一雙手，「血」噴如箭！

鐵娃面色慘變的忽然張大了嘴，狂叫道：「大哥——」

却有一隻冰冷的手，掩住了他的嘴，鐵娃猛然回頭——孫景枝面色慘白的站在他身後！

鐵娃全身疾顫道：「我大哥他……」

孫景枝漠漠的點着頭道：「我知道，我都看見了！」

鐵娃一怔，吶吶道：「可是妳……？」

孫景枝低下頭去，落下了兩行淚，却强作笑臉的拍他的肩道：「你桑大哥是個有骨氣……重信義的人……」

鐵娃顫抖道：「可是他……死了……」

孫景枝冷冷一笑道：「他當然非死不可——」

鐵娃一驚，怒視向她。

孫景枝慘然一笑道：「你知道吧，這個世界早已沒有道義這兩個字了，他這樣的人，如何能够活下去呢！」

拍拍鐵娃的肩頭道：「走吧！」

她先走了。

鐵娃却仍然站在那裏發呆，因爲有些事，他還想不明白，也許他永遠也想不明白……

——完——

金獅吼

赴湯蹈火拯嬌娃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崆峒派掌門人司空瑜前來終南，向終南一劍仙自首認罪，未幾，美人帮主率領勝雪紅六女到來，當面向終南一劍仙說破麥飛龍已返回終南，司空瑜已到來投案，說來歷歷如繪，終南一劍仙無法否認，立卽依原定計劃，把麥飛龍逐出門牆，免被美人帮要脅利用。麥飛龍被逐，偕孟三彥趕往崆峒以護武林金獅，途至一樹林歇脚，被美人帮主派岑雅美率四女追到，麥飛龍得孟三彥之助把五女制服，追問美人帮把孟凡囚於驪山，麥飛龍救妻心切，與孟三彥分道揚鑣，單騎向長安馳去——

麥飛龍縱騎猛馳，恨不得頃刻趕到驪山。

他的心情已開朗了不少，因爲這幾天已解决了三件事情，一是破獲了竊獅者，二是自己已在形式上脫離了終南派，美人幫主已無法傷害到師門的名譽，三是孟凡有了着落。

只要能够順利救出孟凡，那麼唯一所要解决的，就是花鳳的事了。

他仍然打算娶花鳳爲妻，至於今後會有甚麼變化，他不願多想。

天色，在馬蹄聲中漸漸暗澹下來了。

舉目一望，長安城業已在望。

就在這時，坐騎忽然緩慢下來，勉强走了數十步後，前蹄一屈，跪地不起！

麥飛龍連忙跳下，拍拍牠的頸部道：「眞抱歉，我沒想到你這樣不經跑……」

他看出牠已不能在短時間內恢復體力，便决定丟掉不要，當卽解下包袱等物，揹到背上，立時拔步向長安城奔去。

不久，已趕到長安城。

他找到一家飯館，進入吃了一碗麵，又到街上買了一些乾粮，隨卽往城外走去。

他决定連夜奔赴驪山，因爲他能够救孟凡的時間只有三個時辰，超過三個時辰後，美人幫的人必會趕到，就不易得手了。

那知才走出長安城百步左右，突見有一人迎面擋住去路，赫然竟是年舉岳！

他穿着一身儒裝，負手靜立於道上，面上含笑，瞧模樣竟似預知麥飛龍將由路上經過，故先到路上等候的。

麥飛龍一見是他，心中暗暗叫苦，當下硬着頭皮抱拳道：「原來是年兄，不知年兄在此等候何人？」

年舉岳揚眉一笑道：「等你！」

麥飛龍道：「年兄怎知小弟要走這條路？」

年舉岳道：「有人發現你入城，在飯館吃飯，立刻奔告小弟，因此小弟便先麥兄一步出城，在此候駕。」

麥飛龍道：「有何賜教？」

年舉岳道：「想知道那夜以後的事情。」

麥飛龍問道：「令師還在府上麼？」

年舉岳道：「早走了。」

麥飛龍追問道：「去了何處？」

年舉岳道：「返回石門河。」

麥飛龍道：「令師深明大義，不再覬覦武林金獅，眞叫小弟欽佩之至。」

年舉岳笑道：「麥兄可肯將那夜令師帶走金身怪人之後所發生的事告訴小弟麼？」

麥飛龍道：「對不起，小弟現有急事待辦，未便與年兄長談，請容小弟辦完了事情，再去府上禀告一切吧。」

年舉岳搖頭道：「不行，我現在就想知道！」

麥飛龍有些着惱，道：「年兄何其不近情理至

此？」

年舉岳哈哈笑道：「你不够朋友，我就不近情理！」

麥飛龍神色一冷道：「小弟那一點使年兄覺得不够朋友？」

年舉岳笑道：「我聽說你已破獲了窃獅者，你若還把我當作朋友，就該把一切經過告訴我。」

麥飛龍道：「小弟確有急事在身無暇奉告！」

年舉岳道：「甚麼急事啊？」

麥飛龍道：「救人。」

年舉岳道：「救誰？」

麥飛龍心頭起火，冷冷道：「年兄請讓路！」

年舉岳挺立不動，含笑道：「你不說明白，我不讓路，說明白之後，我或許還可幫你的忙。」

麥飛龍厲聲說道：「不敢勞動年兄，你請讓路吧！」

年舉岳乾笑道：「我這個人怕軟不怕硬，今天你不說明白，我偏偏不讓！」

麥飛龍冷笑一聲，舉步欲由他身邊走過去。

年舉岳橫跨一步，笑道：「別走！」

麥飛龍在他說出「別走」兩個字之際，劍已脫鞘而出，勢如一點寒星，奔向他面門，喝道：「滾開！」

年舉岳大笑一聲，身形暴退數尺，同時亦以快捷的手法撤出長劍，一舉格開麥飛龍的劍，道：「好極了，今夜咱們再來試試誰才有資格擁有『兵器對搏』的金碗！」

麥飛龍道：「好，我輸了便把金碗讓給你！」

話聲中，已連續攻出三劍，劍光火花迸飛，凌厲無比。

年舉岳從容封擋，很輕鬆的化解了他的攻勢，然後發動反擊，劍似匹練橫飛，猛裂異常，竟將麥飛龍迫得連連後退。

看起來，他的劍法的確比麥飛龍高出一籌。

麥飛龍沉着應戰，他雖知對方的劍法不在自己之下，卻下定決心一定要打勝這一仗。

他擋開了年舉岳十幾招劍後，驀然長嘯一聲，縱身躍起一丈多高，空中劍如銀龍盤旋翻騰，凌空下擊，只聽「錚！錚！錚！」三聲銳响，便見年舉岳如受巨震，登登登倒退了三步。

年舉岳原是個好勝心極强的青年，他一直認為自己的劍法高於麥飛龍，這下被麥飛龍凌空擊退，不禁怒氣狂湧，舌綻春雷厲喝一聲，搶步欺身猛進，驟然一劍掃向麥飛龍雙腳，氣勢兇猛至極！

麥飛龍並不閃身躲避，手中長劍一沉，招化燕子抄水，迎着他的來劍揮去。

年舉岳招式立變，劍身向上一揚，寒光翻閃而進，似夜空中的流星飛瀉，改取麥飛龍胸口。

「好劍法！」

麥飛龍喝了一聲采，長劍疾掄猛絞，如孔雀展尾，暴捲而出。

「錚！」然一响，雙劍如電碰擊，迸出數點火花！

年舉岳沉嘿一聲，身形微挫，長劍上下翻飛，一劍快過一劍，再度展開搶攻。

耀眼的劍芒，在他手上突放突歛突凝突散，時如流虹貫日，時如瑞雪飄飛，美到極點，也猛烈到了極點！

麥飛龍仍然沉着應戰，運劍如飛，直砸橫掃，硬擋硬架，毫不示弱。

雙方出招又快又狠，一經交上手，便如狂風暴雨，怒浪滔天……

倏忽之間，已打了百多招。

忽聽「噹！」的一聲，金鐵交鳴，劍光一歛，雙方身形突然分開了。

原來，這一碰雙方都使盡了全身力氣，因之都被對方所震退，其實並未分出高下。

麥飛龍低頭看看自己的長劍，見已缺了一口，心中甚覺不值，當下說道：「還要再打麼？」

年舉岳朗笑道：「當然，勝負未分，豈能就此罷手！」

語畢，腳下慢慢蠕進。

麥飛龍馬步一沉，嚴陣以待。

年舉岳迫近數尺後，猛可一抖長劍，彈出點點星光，疾攻而上，厲笑道：「接招！」

攻勢，較前更爲猛烈！

麥飛龍「哼！」的一笑，身形忽左忽右飄閃如風，避開了對方七劍，驀地一劍平刺而出。

這一劍看雖平凡，却將年舉岳層層密密的劍招刺穿，一下便將他的凌厲攻勢化解於無形！

年舉岳面色一變，退後三步。

麥飛龍乘勢進攻，一劍連一劍，如長江浪濤，綿綿不絕。

年舉岳改攻爲守，長劍繞體翻飛，布成一道劍網，竭力抵擋麥飛龍的攻勢。

又打了七八十招，他漸漸感到不對勁了，他原有信心擊敗麥飛龍，但今天他已使盡了渾身解數，不但未能得手，反有擋不住麥飛龍的攻勢之感。

但他並不因此氣餒，他也下定決心要擊敗麥飛龍，這個決心是在武林競技大會之後就有的，當時獨臂劍神命他參加「兵器對搏」一項，用意只在要他結交麥飛龍，以便窃取蘊藏在武林金獅身上的秘密，也由於要取悅麥飛龍，獨臂劍神嚴令他不得擊

敗麥飛龍，這件事一直使他很不開心，故他打定主意將來一定要擊敗麥飛龍，讓大家明白他的劍術其實高於麥飛龍。

現在，他雖然感到有些力不從心，但仍不信自己會敗給麥飛龍，他一邊封擋麥飛龍的攻勢，一邊暗暗養精蓄銳，然後覓得眞切，驀然振劍點出。

這一劍，是他全身功力之所聚，勢如石破天驚，强烈無比！

麥飛龍悚然一驚，急忙揮劍磕出，但已遲了一步，只聽「嗤！」的一聲，胸前似已中劍，心中大驚，趕忙頓足倒縱出兩丈開外。

低頭一看，胸襟裂開一縫，還好，沒有傷到皮肉。

他面色變了變，抬頭道：「你贏了，現在你可以讓我走了吧？」

年舉岳冷笑道：「不行，你不把武林金獅的事情說給我聽，要走只有擊敗我！」

麥飛龍心中怒極，冷冷一字一頓地道：「眞的麼？」

年舉岳神采飛揚的挺挺劍眉，笑道：「不錯，你若有能力殺死我，我也決不抱怨！」

麥飛龍道：「給你臉你不要，那就別怪我不客氣了！」

話聲一落，揉身猛進，揮劍交叉劈出。

年舉岳暑退一步，悍笑道：「還是這幾招三腳貓的功夫麼？」

那知話剛出口，驀覺眼前一花，麥飛龍已在他面前消失不見。

次瞬間，頭上劍風閃動，原來麥飛龍重施故技，再度縱上空中，凌空下擊！

年舉岳最感難以應付的就是這一手，心中一驚，連忙斜身左掠，同時舉劍上刺。

電光火石間，只聽「錚！」然一响，他的劍已被麥飛龍的劍震開，繼之肩上一痛，中劍了！

麥飛龍一劍刺中他的右肩時，順着下墜之勢，再一腳踢出，正中他的後腦，將他踢得一頭栽地，跌了一個跟斗。

年舉岳厲吼一聲，身子疾翻而起，陡然一劍猛掃出去。

麥飛龍一跳避開，一式推波助浪，再打中他的劍身，打得他長劍脫手飛出，冷笑道：「現在够了沒有？」

年舉岳跪起一腳，伸手一摸右肩，摸了一巴掌的鮮血，登時神情一獰，厲聲道：「還不够，咱們再來決個生死！」

縱身撲出，屈張十指，如鷹攫食，竟不顧麥飛龍手上還握着利劍，如瘋似狂的攻了上去。

麥飛龍冷然一笑，拋下長劍，揚掌迎出，道：「好，今天我叫你輸得死心塌地！」

「砰！」的一聲，四掌相接，如擊敗革！

麥飛龍一接觸他的雙掌後，乘勢旋身一挺臂部，托起了他身子，使出蒙古摔角，一下將他摔出老遠。

然後，他再也不多看對方一眼，縱身向道上掠去……

× × ×

朝陽爬上山頭，他才趕到驪山腳下。

與年舉岳的一場苦鬥，再加上一夜的奔馳，他已感到筋疲力竭，走入驪山腳下的樹林中，他疲困的倒下，伸開雙手雙腳，仰躺着不動。

他眞想睡一覺，但理智告訴他現在千萬不能入睡，所以只躺了一刻多時，他就強迫自己站起，繼續向山中前進。

走了一段山路，看見路旁的岩石上還有泉水流下，他便趨前伸頭去淋水，冰涼的泉水一冲，頓使他舒服不少，他喝了幾口泉水，取出乾粮，一邊吃一邊登山。

疲憊與飢餓漸漸消失後，他才發覺驪山的美麗景色，他這是第一次來到驪山，但對驪山的一切倒十分清楚，因爲驪山從古時開始就是一塊不平凡的地方，歷史上驪山曾發生不少事故，如犬戎入寇中原，周幽王戰敗至驪山之麓，終被犬戎砍了頭顱，後來秦始皇看中了山中的景色，在此建起華麗的閣道，又修了以此爲始的阿房宮，再後唐明皇又在山麓建了一座天下聞名的華清池，讓楊貴妃「溫泉水滑洗凝脂」，洗得那位貴妃香氣四溢，通體柔滑，樂壞了唐明皇……

但驪山並不以此聞名，它本身早具有優越的條件，驪山晚照便是關中八景之一，每值夕陽西下，陽光照映山石，山上渲染出一片奇妙的光彩，從遠處望去，但見嫣紅中濡潤着松柏的翠綠，五色煊燦，蔚成獨特的奇觀。

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如今阿房宮沒有了，華清池也已成爲廢墟，但山中景色依舊，每日前來遊賞憑弔之人仍然不少。

此刻，朝陽初昇，山中尚未有遊人的踪影，麥飛龍爲怕被美人幫的人發現，不敢走正路，揀荒僻小徑轉折來到華清池舊址，看準了方向，便向西北方走去。

由華清池舊址向西北行，已沒有山路，只有崎嶇不平的羊腸小徑，而且荆棘滿地，極是難行。

他走了約兩刻時，估計已走了三里路，但舉目四望，只見密林層層疊疊，並無別莊的影子。

莫非岑雅美胡謅？

不，別莊必在樹林中，且再走上一段看看……

復行一程，已到一處山腰上。

這塊山腰生長着數不盡的參天古木，濃蔭蔽天人在林下，視綫僅及於三四丈，再遠就看不見了。

麥飛龍却有一種預感，感覺別莊就在近處，故不敢弄出一點聲响，提輕脚步，小心翼翼的四下尋找起來。

正尋覓間，突聞左方林中傳來了一片脚步聲，同時聽到有一男人的聲音說道：「他媽的，姓沈的眞會窮緊張，鬼也沒有一個嘛！」

麥飛龍聞言一驚，立時在一株大樹下，蹲伏下來。

只聽又有一人說道：「別說話，你這樣一路嘮叨個沒完，若眞來了敵人，也早被你嚇跑了。」

前者又道：「那正好，省得咱們動手，你知道麥飛龍那小子不是好吃果子，眞要碰上他……」

後者打岔道：「好了！好了！少長人家志氣，滅自己威風！」

前者道：「我說的是實實在在的話，你想人家在競技大會上一人獨得三個第一兩個第二個第三，這是史無前例的成就，而咱們却連決賽都打不入，還能跟人家打麼？」

麥飛龍聽得心中驚奇不已，暗忖道：「聽口氣，這兩個必是美人幫的『護花使者』或『花奴』無疑，可是他們怎知我要來呢？」

以時間估計，岑雅美五女是萬不可能趕過他而來此通知粘艷娥防備的，而現在却有美人幫的人知道他要來，自是使他百思不解而驚駭萬分了。

他蹲伏着不敢稍動，因爲他聽出那兩個青年的步聲已響到近處。

「倪兄，咱們在此歇歇如何？」

「唔，要是被姓沈的撞見了怎麼辦？」

「哼，你怎麼這樣怕他？他姓沈的只不過早咱們一年入幫，因此獲得提升爲『護花使者』而已，說句不客氣的話，他那幾手功夫，我曹一虎可還不把他放在眼裏！」

「你這是背後罵皇帝，在他面前，看你敢不敢說這種話！」

「粘護法說要向幫主推薦我爲『護花使者』，等我升爲『護花使者』之後我鬥鬥他讓你瞧瞧！」

話聲中，兩個青年出現了！

只見他們渾身黑色勁裝，臉上也蒙着一塊黑布，手上各握一把單刀，從身材上看，年紀都未超過二十五歲。

他們並肩而行，經過麥飛龍藏身的大樹下，繼續向前巡行過去。

麥飛龍等他們走出七八步，便悄悄摸出身上的兩顆鐵蓮子，抖手打出。

「拍！拍！」兩响，兩顆鐵蓮子正打中他們腦後穴，兩人哼都沒哼一聲，立時倒地不起！

麥飛龍跳了過去，扳轉他們的身子察看，見他們確已昏厥不醒，便動手把姓倪的全身衣褲脫下，然後再脫下自己的衣服，穿上倪姓青年的一身黑色勁衣……

轉眼工夫，他已變成倪姓青年的模樣了！

他將自己的衣物包入包袱中，藏入一個樹洞裏面，再點了倪姓青年的睡穴，將他抱去隱僻處放好，然後轉去推拿曹一虎的腦戶穴。

不久，曹一虎悠悠甦醒了。

他睜開眼睛，呆望面前的「同伴」好半晌，才突然撑起上身，驚愕道：「咦！倪兄，我是怎麼了啦！」

麥飛龍見他看不出自己不是倪姓青年，心中很是高興，當下把單刀按上他頸子，迫他躺回地上，低聲道：「小聲莫要喊叫，否則我一刀切斷你的頸子！」

曹一虎渾身一震，駭然道：「你……你不是倪開雄？」

麥飛龍冷冷道：「倪開雄已經死了，我是麥飛龍！」

曹一虎大驚道：「嗄，你是麥飛龍……」

麥飛龍微微點頭道：「不錯，我問你，你要死還是要活？」

曹一虎恍然置身噩夢之中，又驚又疑道：「你……你怎麼會變成麥飛龍呀？」

麥飛龍道：「不要多問，快回答我的問題！」

曹一虎惶恐地道：「我當然要活，你問這話是甚麼意思？」

麥飛龍道：「要活，就得老老實實回答我一些問題！」

曹一虎吸了一口氣，道：「好，你問吧。」

麥飛龍道：「你們是美人幫的『花奴』？」

曹一虎道：「是。」

麥飛龍道：「那所別莊距此多遠？」

曹一虎道：「就在這附近，走兩三百步即可見到。」

麥飛龍道：「你們怎知我要來？」

曹一虎道：「粘護法接到了從長安發來的信鴿，說你要來救走孟姑娘。」

麥飛龍道：「現在呢？」

曹一虎道：「粘護法原打算帶孟姑娘離開，但我們幫主的意思是要她設法將你擒下，因此她已打

消離開的念頭，而正在布置擒你之事。」

麥飛龍道：「布置甚麼？」

曹一虎道：「她命令所有的『護花使者』和『花奴』埋伏於別莊四周，等見你入莊之後，便一齊打出『九幽離魂彈』，要將你迷倒。」

麥飛龍道：「何謂『九幽離魂彈』？」

曹一虎道：「它與一般迷魂彈相似，但威力甚強，只要聞上一點氣味，便會昏迷四五晝夜。」

麥飛龍道：「你們自己不怕麼？」

曹一虎道：「我們已預先服下解藥，不怕那種氣味了。」

麥飛龍道：「莊中地位最高的人是誰？」

曹一虎道：「即是粘護法。」

麥飛龍道：「莊中有多少『護花使者』和『花奴』？」

曹一虎道：「有五位『護花使者』，十八個『花奴』。」

麥飛龍道：「沒有姑娘？」

曹一虎道：「只有三個丫頭。」

麥飛龍道：「孟姑娘被關禁在莊中的何處？」

曹一虎道：「她原來只被看守着不准出莊，每日還可在莊中自由走動，今早接到長安那方面的飛鴿傳書，粘護法才把她關禁在一間地下室。」

麥飛龍道：「地下室在何處？」

曹一虎道：「入口在粘護法的房中，那間房子本是我們幫主使用的，現在由粘護法暫用。」

麥飛龍道：「你們在莊內時，也是這樣蒙着臉孔麼？」

曹一虎道：「平常沒有，今天因知你要來，故粘護法下令大家蒙面，爲的是不讓你認出我們的面貌。」

麥飛龍道：「你是那一派的門下？」

曹一虎支吾道：「這個……」

麥飛龍冷笑道：「你不說，我遲早也會查得出來！」

曹一虎期期艾艾道：「我已經把你要知道的統統告訴你了，你還問我的來歷幹麼？」

麥飛龍沉聲道：「我要知道！」

曹一虎閉口不言。

麥飛龍單刀向前一送，道：「說不說？」

曹一虎屈服了，嘆道：「我說出之後，希望你不要去通知我的師門，不然我這條命就完了。」

麥飛龍道：「說吧！」

曹一虎道：「我是武當派的俗家弟子。」

麥飛龍道：「令師何人？」

曹一虎道：「銅頭道人。」

麥飛龍道：「銅頭道人乃武當三怪之一，性烈如火，他若知道你投入了美人幫，恐怕眞有你受的了。」

曹一虎道：「我原無加入美人幫之意，是因……是因受了她們幫中一個姑娘的誘惑，才誤入歧途的……」

麥飛龍道：「你若有懺悔之心，現在離開她們還來得及。」

曹一虎道：「是的……」

麥飛龍道：「現在你仔細聽我說，我要冒充倪開雄和你一起入莊，你必須爲我掩飾破綻，助我救人，否則我有兩種手段對付你，一是把你殺了，二是將你加入美人帮之事告訴令師！」

曹一虎惶然道：「你要如何冒充倪開雄？」

麥飛龍指指自己換上的一身黑衣道：「就是這樣，我的身材和倪開雄差不多，如今穿上他的衣服，臉上又蒙了這塊黑布，他們認不出來的。」

曹一虎道：「可是你的聲音……」

麥飛龍道：「我可以不說話，或盡量模仿他的聲音！」

曹一虎道：「入莊之後，你準備如何行事？」

麥飛龍道：「你領我去粘艷娥的房間，別的事你就別管了。」

曹一虎道：「我和倪開雄直接受『護花使者』沈一濤的指揮，等下入莊之後，須得先去向他覆命呢。」

麥飛龍道：「他派你們兩人出來巡山的？」

曹一虎道：「正是。」

麥飛龍道：「這沒關係，見到他時，由你開口，最要緊的是看你肯不肯掩護我了，你若不肯掩護我，我一發覺身份敗露時，立刻下手擊殺你！」

曹一虎很爲難地道：「我縱然掩護你，未必就能騙過他們啊！」

麥飛龍道：「只要不是你拆穿我的身份，我便不會殺你。」

曹一虎道：「你爲何不叫倪開雄帶你入莊，而選上我？」

麥飛龍道：「他不肯，所以我將他殺了！」

曹一虎左右瞥視，問道：「他的屍體呢？」

麥飛龍道：「被我扔掉了。」

曹一虎聽了心驚，說道：「好，我帶你入莊去吧。」

麥飛龍收刀起立，問道：「現在是不是回莊的時候？」

曹一虎也拾回自己的刀站立起來道：「差不多了，沈一濤只命我們四下看看，並未規定時間。」

麥飛龍見他的單刀拿在右手上，怕他突施襲擊

，便道：「把刀換到左手上去！」

曹一虎一怔道：「爲甚麼？」

麥飛龍聲調一沉道：「我叫你怎樣拿你就怎樣拿，不要多問！」

曹一虎只得把刀交到左手。

麥飛龍一抬下巴道：「走吧！」

曹一虎轉身走去。

麥飛龍緊隨其後而行，見他垂頭喪氣，不由冷笑道：「把頭抬起來，表現得愉快一些，別忘了我現在是倪開雄，不是麥飛龍！」

曹一虎只得抬頭挺胸，表現出精神煥發之狀，大步向前走去。

穿林行約三百步，果然見到了一座建於山腰上的莊院。

這座莊院不大，只有二三十間屋宇，莊後倚山，三面圍牆，大門口有一株千年古松，遮住了大半莊院。

此刻，大門緊閉着，不見一個人影。

曹一虎走到大門前，伸手輕輕敲了五下門環，大門立開，出現了另一個蒙面的黑衣青年。

黑衣青年低聲問道：「有無發現？」

曹一虎搖搖頭，舉步走了進去。

麥飛龍步步緊跟，不讓他超出自己三步，暗中運力戒備着準備一旦他開聲呼叫時，立刻下殺手。

兩人走入莊內數步，前行的曹一虎轉頭四下望望，然後掉頭壓低聲音道：「前面有一間大廳，看見沒有？」

麥飛龍輕嗯一聲道：「怎麼樣？」

曹一虎道：「沈一清就在那廳上。」

麥飛龍道：「那就走吧！」

曹一虎道：「你走上來一些，咱們一齊入廳，見到沈一清時，躬身爲禮就行了。」

麥飛龍點點頭，趕上兩步，與他並肩而行。

他一面走一面暗中觀察莊中的情形，只見這所別莊分前後二進，但每間房子和每個地方都經過精心建造，美輪美奐，顯然花費巨資建成的。

此刻，莊中很安靜，除了守門的那個黑衣青年之外，沒見到第二個人！

毫無疑問，所有的人都已埋伏起來了。

麥飛龍很緊張，但也覺得有趣，敵人雖然已先獲得消息，但自己終於神不知鬼不覺的混進來了，要是能夠順利的救出孟凡，那就更有趣了。

但要是不幸失風被擒……

他不敢往下想，而事實上他也沒有時間再往下想了，因爲他和曹一虎已經走到了大廳門口。

一眼望入，廳上坐着一男一女。

女的年約三十六七歲，花貌雪膚，風華絕代，渾身珠光寶氣，高貴中又帶一些俗氣。

她是粘艷娥！

孟三彥的下堂妻，孟凡的生母。

男的年紀和她差不多，相貌頗英俊，他眉與眼擠在一起，看來有些邪氣。

他，分明就是指揮「花奴」的「護花使者」沈一清！

曹一虎跨過廳門便站住，不敢走近他們，躬身稟道：「啓稟沈使者，屬下兩人已在莊前莊後巡視了一遍，並無任何發現。」

麥飛龍與他一致行動，躬身作恭敬之狀。

沈一清神色威嚴的問道：「你們都仔細察看過了麼？」

曹一虎答道：「是的。」

沈一清冷冷道：「好，你們下去歇歇，聽候差遣！」

曹一虎再躬身道：「是。」

兩人轉身欲出之際，粘艷娥忽然開聲道：「慢着！」

麥飛龍心頭一跳，感到不妙了。

曹一虎轉回身子，恭聲問道：「粘護法有何吩咐？」

粘艷娥一指麥飛龍，脆笑道：「你們今天蒙着臉孔，我都認不出來，你是倪開雄吧？」

麥飛龍一躬，努力模仿倪開雄的聲音答道：「屬下正是。」

粘艷娥笑道：「這幾個月來，我暗中觀察，覺得你們十八個『花奴』中要數你最誠實可靠……」

麥飛龍不知她是否已識破自己的身份，一顆心，怦怦狂跳，當下再躬身一禮道：「多謝粘護法的誇獎。」

粘艷娥詫異地道：「奇怪，你的聲音怎麼忽然變了？」

麥飛龍低頭道：「屬下昨夜受了點風寒，今早喉嚨有些發痛。」

粘艷娥一哦道：「很嚴重麼？」

麥飛龍道：「還好。」

粘艷娥道：「我要派你負責看守我女兒，到地下室去陪我女兒聊聊天，你願意麼？」

麥飛龍不信有這種巧事，忖度必是對方已發現自己是冒牌貨，要以孟凡爲誘擒自己。

他默察情勢，心知在此時此地動手，萬難救得孟凡，故決定「裝傻」下去，等有利時機一到再先發制人，當下恭聲道：「屬下遵命。」

粘艷娥起身道：「好，你隨我來。」

麥飛龍連忙退到曹一虎身後，佯作讓路，實則

提防曹一虎突起發難。

曹一虎却呆立不動，似甚迷惑。

兩人站在門側，等粘艷娥跨出門後，才隨後跨出，跟了上去。

粘艷娥走出數步，聽見曹一虎也跟來，便掉頭向他說道：「曹一虎，沒你的事，你下去吧！」

曹一虎住足答道：「是……」

麥飛龍回頭狠狠的瞪他一眼，傳音道：「曹一虎，你若洩漏我的秘密，我誓必殺你！」

曹一虎好像沒聽見，轉身走開了。

麥飛龍繼續跟在粘艷娥的身後走去，一顆心眞似井裏的吊桶七上八下。

粘艷娥領路走向後院，一面笑道：「知道我爲什麼選上你麼？」

麥飛龍道：「屬下不知。」

粘艷娥含笑道：「因爲這別莊之中，只有你一個比較正經，餘者都是色中餓鬼，一看到我女兒，就恨不得把她吞下去。」

麥飛龍道：「這別莊中以粘護法你的地位最高，誰敢欺負令愛啊？」

粘艷娥說道：「他們當然不敢打我女兒的主意，只是，我不喜歡他們以色迷迷的眼光看着我的女兒。」

麥飛龍沒有接腔。

粘艷娥忽然嘆了口氣道：「唉，說眞的，麥飛龍那小子看上我女兒，倒是我女兒的福氣，若非幫主堅決反對，我倒希望有那一位女婿。」

麥飛龍道：「幫主爲何堅決反對？」

粘艷娥脆笑一聲道：「表面上，她要麥飛龍娶花鳳爲妻，但骨子裏還不是爲她自己作打算！」

麥飛龍道：「這話怎麼說？」

粘艷娥道：「說得明白一點，她要麥飛龍成爲她的面首之一。」

麥飛龍道：「哦……」

粘艷娥道：「這話你可不能說出去。」

麥飛龍道：「是是……」

粘艷娥回首嫵媚一笑道：「你這個人很不錯，若有機會，我向幫主推薦，提升你爲『護花使者』如何？」

麥飛龍道：「那要謝謝你了。」

粘艷娥笑了笑道：「不謝，只要你多多聽話就行了。」

麥飛龍口中唯唯而應，心中却暗罵道：「不要臉，妳到底在打什麼鬼主意？」

說話間，已來到後院一間大而精美的繡房之外了。

粘艷娥推門而入，回眸一笑，說道：「你進來吧！」

麥飛龍猶豫了一下，只得硬着頭皮走入房中，雙臂暗暗運聚眞力，準備應付任何變故。

房中佈置得十分富麗堂皇，所有的傢具都是高貴貨色，有一張發光的雕花紅床，綉着龍飛鳳舞的羅帳，床上整齊的放着一疊紅緞棉被和兩隻鴛鴦枕頭。此外還有精緻的桌椅，梳粧枱，鏡橱及各類古董，琳瑯滿目，美不勝收！

粘艷娥在梳粧枱前坐下，對鏡理理頭髮，忽然正色道：「倪開雄，我信任你，才敢派你來陪伴我女兒，你可不許乘機欺負她啊！」

麥飛龍道：「不敢。」

粘艷娥道：「昨晚她鬧着要自盡，害得我一夜不敢睡覺，所以我才要你來陪她，你下去時盡量找她說話，千萬不要惹她生氣。」

麥飛龍道：「是的。」

粘艷娥伸手道：「把單刀給我，你不能帶刀進去。」

麥飛龍道：「屬下不帶刀進去，萬一麥飛龍衝進來，叫屬下如何應付？」

粘艷娥道：「放心，麥飛龍絕對找不到地下室，我是要你看守我女兒，提防她自盡，不是要你對付麥飛龍，那小子不來則已，一來，管叫他插翼難飛。」

麥飛龍把刀捧上，道：「是，粘護法請收下這把刀。」

粘艷娥接去單刀，問道：「你身上可還帶着什麼武器或暗器？須全都拿出來，免得被我女兒搶去作爲自殺的利器。」

麥飛龍道：「沒有了。」

粘艷娥點點頭，把手伸入梳粧枱下，不知做了什麼手脚，只聽一片「軋軋」聲起，房中的一座鏡橱應聲緩緩移開，露出了一個地道的入口。

她接着向麥飛龍揮了揮手，道：「進去吧！」

麥飛龍心知已到了不得不攤牌的時候，便向她一躬身道：「屬下有個要求……」

粘艷娥目光一凝，笑問道：「何事！」

麥飛龍道：「請粘護法領屬下進去。」

粘艷娥訝然道：「你怕什麼？」

麥飛龍說道：「怕令愛已經……已經不幸自盡了。」

粘艷娥不悅道：「胡說！」

麥飛龍恭聲道：「粘護法請息怒，屬下願盡力看護令愛，但不願揹上殺害令愛的黑鍋。」

粘艷娥怒道：「胡說八道，我女兒此刻好端端的在地下室中，我怎麼會殺害她！」（未完待續）

新派俠情連載小說

傲劍狂龍

古龍 文
培新 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少年英俠柳鶴亭，聽到五龍幫老四入雲龍金四訴說他盟兄弟四人因妄入武林中人談虎色變的南海仙子石琪閉關的鐵屋後，三年來渺無音訊，料已凶多吉少，柳鶴亭一爲好奇，再者他想查究石琪何故辣手殺戮，那晚在鐵屋外擬用簫音迫使屋內人出面，詎吹奏久久，只見有八少女擡出八面皮鼓，放置林中後，悄然退去，未幾，屋中有人隔空發力擊鼓與簫音相抗，柳因思緒不能集中，險爲鼓聲所壓，幸突有人自樹梢躍落把鼓面割破後躍走，柳鶴亭不甘就此罷手，乃躍入屋中，發現各處房間除一桌一燭外並不見一人踪影——

密室逢佳麗 絕地失芳踪

難道這屋中從沒有人住過嗎？那麼石琪爲什麼要隱居於此呢？但若說石琪的確住在這屋子裏，那麼她此刻又到那裏去了？

那些進入此屋的武林豪士，是否都被石琪殺死了呢？若是，他們雖死，總該也有屍身，甚至是骨頭留下呀！難道這些人都化骨揚灰了不成？

若說這屋中根本無人，這些人都未死，那麼他們又怎會永遠失踪了呢？

柳鶴亭沉重地嘆着氣，轉身走回大廳，喃喃地低語說着道：「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這簡直是豈有此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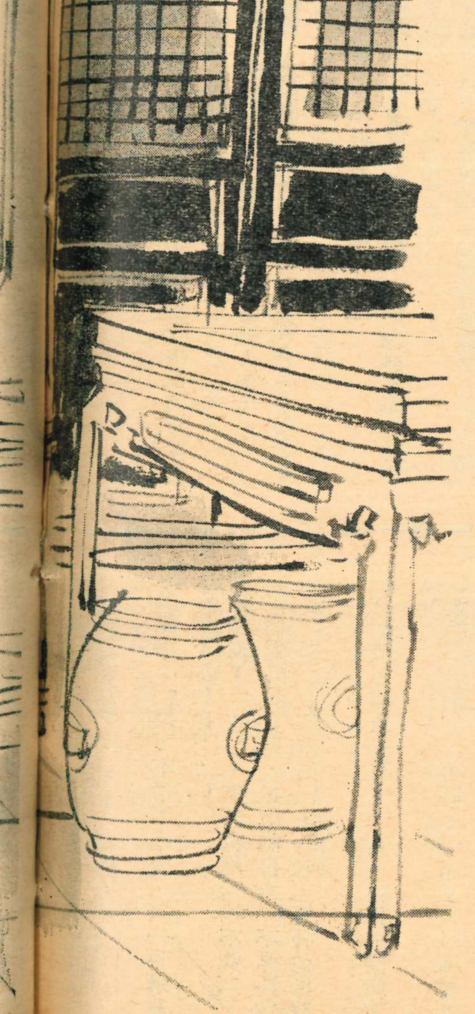
話聲方落，廳中突地傳出一聲嬌笑，一個嬌柔無比的聲音，緩緩說道：「你駡誰呀？」

聲音嬌柔婉轉，有如黃鶯出谷，但一入柳鶴亭之耳，他全身的血液，不禁都爲之凝結住了。

他微微定了定神，一個箭步，竄入大廳，只見大廳中那八仙桌子上，此刻竟盤膝坐着一個美如天仙的少女，身上穿着一套緊身的翠綠短襖，頭上一方翠綠的紗巾，將滿頭青絲，一齊包住，一雙其白如玉的春葱，平平放在膝上，右手無名指上，戴着一個巨大的指環，在燭光下閃爍着絢麗的彩色。

這少女笑容方歛，看到柳鶴亭的樣子，不禁柳眉一展，一雙明如秋水的美麗眸子，又湧現出笑意，梨渦輕現，櫻口微張，嬌聲又說道：「你駡誰！豈有此理呀？」

柳鶴亭愕了半晌，袍袖一展，朝桌上的少女，當頭一揖，朗聲笑道：「姑娘是否就是此屋主人，



請恕在下冒昧闖入之罪。」

他本非呆板之人，方才雖然所見太奇，再加上又對這間神秘的屋子，有着先入爲主的印象，是以微微有些失態，但此刻一揖一笑，却又恢復了往昔的瀟灑。

那少女的一對翦水雙瞳，始終盯在他的臉上，此刻「噗哧」一笑，伸出那隻欺霜賽雪的玉手，輕輕掩着櫻唇，嬌笑着道：「你先別管我是不是這屋子的主人，我倒要問問你，深更半夜的，跑到這裏來穿房入舍的，到底是爲着什麼？」

柳鶴亭低着頭，不知怎地，他竟不敢接觸這少女的目光，此刻被她這一問，竟被問得吶吶地說不出話來，沉吟了許久，方自說道：「小可此來，的確有着原因，但如姑娘不是此屋的主人，小可就不擬奉告。」

這少女「唷」了一聲，嬌笑道：「看不出你，你倒挺會說話哩，那麼，我就是這裏的主人——」

柳鶴亭目光一抬，劍眉立軒，沉聲道：「姑娘如果是此間的主人，那麼小可就要向姑娘要點公道，我要問問姑娘，那些進到這間屋子裏來的人，究竟是生是死？這些人和姑娘——」

那知這少女竟又「噗哧」一笑，截斷了他的話，嬌笑道：「你別這麼兇好不好，誰是這裏的主人呀！我正要問問你呢，剛剛你前前後後地找了一遍，難道連這間房子的主人都沒有找着嗎？」

這少女嬌聲笑語，明眸流波，柳鶴亭心裏，却不禁有哭笑不得，半晌說不出話來，却見這少女柳腰微挺，從桌上掠了下來，輕輕一轉身，理了理身上的衣裳，回過身來，嬌笑又道：「我就不相信這房子裏連個人影都沒有，來，我們再去找找。」

柳鶴亭目光再一抬，突地問道：「方才在外面，揮劍破鼓的，可就是姑娘？」方才這少女轉身之間，柳鶴亭目光轉動，看到她背後，竟揹着一柄奇古的長劍，再看到這少女躍下桌時那種輕靈曼妙的身法，心中不禁一動，此刻不禁就問了出來。

這少女輕輕點了點頭，嬌笑道：「對了，本來我聽你吹簫，吹得蠻好聽的，那知被那傢伙叮叮咚咚地一打鼓，我也聽不成了，我一生氣，就把那些鼓給毀了。」她微微一頓，接着又道：「不過，我也差點就讓那打鼓的傢伙追着，那傢伙功夫可真高，滿口長鬍子，長得又怕人，我眞怕讓他追着。」她「噗哧」一笑，又道：「幸好這傢伙功夫雖高，頭腦却不大靈活，被我一兜圈子，跑到這房子裏來，他就追不着了。」

這少女咭咭呱呱，指手劃脚地一說，却把柳鶴亭聽得愣住了。

方才他本暗驚於持劍破鼓人的身手，却想不到是這麼一個嬌憨天眞的少女，自己幼承家教，父母俱是武林中一流高手，再加上自己天資，也不算不高，此次出道江湖，本以爲縱然不能壓倒天下，但在年青一輩中，總該是頂尖人物了。

那知此刻這少女，年紀竟比自己還輕，別的武功雖未看到，但就只輕功一樣，非但不在自己之下，甚至還勝過自己少許。

他愣了半晌，深深地體驗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這句話的意義，平日的驕狂之氣，在這一瞬間，消去不少。

那少女秋波流轉，又自笑道：「喂，你在這裏發什麼楞呀？跟我一齊再去找找看嘛，你要是不敢去，我就一個人去了。」

柳鶴亭微一定神，却見這少女正自似笑非笑，似嗔非嗔地望着自己，明媚的眼波在幽暗的燭光中，有如兩顆晶瑩的明珠，嬌美的笑靨中，更像是在盪漾着暮春微帶甜香的春水，水中飄滿了桃花的漣漪。於是，在回答她的問話之前，他尚未說出的言詞也似乎在這旋轉中的漣漪中消失了。

那少女梨渦稍現，嬌嗔又起，不知怎地，雙頰之上，却悄悄飛上兩朶紅雲，狠狠的白了柳鶴亭一眼，嬌嗔着道：「眞沒想到這麼大一個男人，胆子却比姑娘家還小。」語聲未歇，纖腰微扭，她輕盈的身軀，便已掠出這間屋子。

柳鶴亭只覺一陣淡淡的幽香，隨着一陣輕風自身側掠過，回首望去，門檻邊只剩下她一抹翡翠衣衫的衣角，再定了定神，擰腰錯步，嗖地，也隨着她那輕盈的身軀，掠了出去。

燭光越來越黯，但他明銳的目光，却仍能看到這翠綠的人影，在每間房間裏如輕鴻般一掠而過，飛揚的晚風裏，似乎飄散着那一縷香氣。陰森幽黯的房屋，似乎也被這一縷香氣薰染的失去它那原有陰森恐怖了，於是柳鶴亭心胸中的那份驚悸疑惑，此刻也變爲一種微帶溫馨的迷亂，他驚異於自己心情的改變，却又欣喜地接受了，人類的心情，可該是多麼奇妙呀！

穿過這十餘間房子，以他們身形的速度，幾乎是霎眼間事。

他追隨着這條翠綠的身影，目光動處，却見她竟驀地頓住了身形，站在這棟屋宇的最後一間房子裏，像是突然發現了什麼。

「這裏的每間房間，原本是同樣地空洞的呀？難道這間房子，此刻竟有了什麼改變？難道這間房子，此刻突地現出奇跡。」

柳鶴亭心中不禁大奇，電也似地掠了過去，只見這間房間，却是絲毫沒有改變，而那翠衫少女却

在呆呆地望着房中那張桌子出神。

他輕咳一聲，袍袖輕拂，急行如電的身形，便倏然而頓，那少女秋波微轉，緩緩回過頭來，望了他一眼，却又立刻回轉頭來，望在那木桌上，語氣中微帶驚詫地說道：「奇怪……怎地別間房子裏的桌子上，放着全都是半枝蠟燭，這張桌子上，放着的却是一盞油燈。」

柳鶴亭心中一動，隨着她的目光望去，只見這張和別間房子完全一樣的八仙桌子，放着的果然不是蠟燭，而是一盞形式上製造得頗爲古雅的銅燈，在這黝黯的夜色中，一閃一閃地發着光澤。

他心中不禁暗道一聲：「慚愧。」轉目望着那翠衫少女，說道：「姑娘，妳眞好眼力，方才小可到處查看了一遍，却未發現這間房子裏放着的不是蠟燭。」

這少女抿嘴一笑，輕輕道：「這也沒有什麼，不過我們女孩子，總比你們男孩子細心些就是了。」語氣輕柔如水，柳鶴亭呆了一呆，暗中忖道：「這少女方才言語那般刁蠻，此刻却又怎地如此溫柔起來？」他想來想去，想不出這其中的原因，却不知道自古以來，少女的心事最是難測，又豈是他這未經世故的少年能猜得到的。

却見她緩緩移動脚步，走到桌前，垂下頭仔細看了一會，又道：「你身上可有火摺子，點起來好不好。」語猶未了，火摺子便已亮起，她回眸一笑，又道：「你動作倒眞快的很。」

柳鶴亭但覺面上一紅，舉着火摺子，站在她身旁，半晌說不出話來。

只見她螓首深垂，露出後面一段瑩白如玉的粉頸，茸毛微微，金黃如夢，襯着滿頭漆黑的青絲，令人爲之目眩心動。

柳鶴亭暗嘆一聲，努力地將自己的目光，從這段瑩玉上移開，却見這少女驀地嬌喚一聲，抬起頭來，滿懷喜悅地望着他道：「原來全部秘密都在這盞銅燈上！」

柳鶴亭微微一楞，却聽這少女又道：「你看，這盞銅燈裏面燈油早已枯竭，而且還滿佈着灰塵，顯見是好久沒有用了，但是銅燈的外面，却又是那麼光亮，像是每天都有人擦拭似的，你想，這又是什麼原因呢？」

柳鶴亭沉吟半晌，恍然道：「姑娘的意思，是否是說這盞銅燈，是個消息機關的樞鈕？」

這少女伸出手掌，輕脆地拍了一下，嬌笑着說道：「對了，看不出你，倒也聰明得很！」

柳鶴亭面頰竟又一紅，他自負絕才，的確亦是聰明絕頂之人，自幼而長，不知受過多少人的稱讚，早已將這類話置之淡然。

然而此刻這少女淡淡說了一句，却使他生出一份難以描述的喜悅，那似乎遠比他一生之中受到的千百句的讚美的總和，意義還要重大些。

這少女秋波一轉，又道：「這棟屋房其中，不知包含着多少的秘密，按理說絕對不會沒有人跡，那麼這屋子裏的人都跑到裏去了呢？」她輕笑一下，接着道：「這張桌子下面，必定有着地下秘室，這棟房子的秘密，必定就是隱藏在這裏，你說，我猜的對不對？」她一面說着話，一面便又伸出手掌，不住地撫弄着那盞銅燈，但這盞銅燈，却仍然動也不動。

柳鶴亭雙眉微皺，駢指如戟，在桌上一打敲，只聽「噹」地一聲輕響，這張外貌平常已極，只是稍爲大些的八仙桌子，竟然是生鐵鑄成的。

他雙眉又爲之一皺，凝目半晌，只見那少女的手捧着銅燈，向左一撥，又向右一推，只是銅燈却仍然不動。

她輕輕一跺脚，回轉頭來，又自嬌嗔着道：「你別站在這裏動也不動好不好，過來帮忙看看！」

柳鶴亭微微一笑，突地伸出手掌平平向那盞銅燈拍去。

這少女柳眉輕顰，嗔道：「你這樣蠻來可不行，這東西……」

她話未說完，那知目光動處，却見這盞銅燈，竟隨着柳鶴亭的手掌，嵌入桌面，接着一陣「軋軋」的機簧之聲，這張桌子，忽然升了起來，露出地上一個深黑的地洞。

這一來，那少女却不禁爲之一楞，轉目望去，柳鶴亭正含笑望着她，目光之中，滿是得意之色，好像又是期待着她的讚許。

那知她却冷哼一聲，冷冷地說道：「好大的本事，怎麼先前不抖露出來，是不是非要人家先丢了人你才高興。」嬌軀一扭，轉過身去，再也不望他一眼。

柳鶴亭暗嘆一聲，忖道：「這少女好難捉摸的脾氣，她現在心裏在想着些什麼，只怕誰也無法知道。」

他却不知那少女口中雖未對也稱讚，芳心之中，却已默許，正自暗暗忖道：「想不到這少年不但人品俊雅，武功頗高，對這土木機關之學，也有頗深的造詣。」轉念又忖道：「像他這樣的人才，眞不知是誰將他調教出來的。」兩人心中，各各爲對方的才華所驚，也不約而同地在猜測着對方的師承來歷，只是誰也沒有猜到。

那鐵桌緩緩上升三尺，便自戛然停住，下面黝黑沉沉，竟無梯級可尋。

柳鶴亭呆了半晌，方自吶吶道：「姑娘請在此稍候，待小可下去看看。」一撩衫角，方待躍下。

那知那少女却又突地回首嗔道：「你想就這樣跳下去呀？哼——我從來沒有見過比你更笨的人，你先丟塊石塊下去看看呀，你知道下面是什麼？」口氣雖是嬌嗔，但語意却是關切的！柳鶴亭聽在耳裏，面上不禁露出喜色，目光四轉，想找塊可以探路的石頭。

那少女嘴角一撇，突地微一頓足，轉身飛掠出去。

柳鶴亭不禁又爲之一楞，心中方自驚詫，却見那少女又驚鴻般掠了回來，玉手輕伸，一言不發地伸到柳鶴亭面前，手中却拿着一段蠟燭。

他心中暗自讚嘆一聲，覺得這少女的聰慧，處處俱在自己之上，一時之間，也不知該說什麼，默默地將蠟燭接了過來，用手中的火摺子點上火，順手一拋，向那深沉的黑道中拋了下去。

一點火光，在黝黑的地道中直地落下，霎眼便自熄滅，接着只聽「噗」地一聲，從地底傳來，那少女柳眉一展道：「下面是實地，而且並不深。」

柳鶴亭目光微抬，却見這少女竟將目光遠遠避開，伸出手來，輕輕道：「你把火摺子給我。」

默默交過火摺子，柳鶴亭心胸之間但覺情感波激，竟是自己前所未有，這少女忽而嬌嗔，忽而刁蠻，忽而却又如此溫馴，使得他百感交集，亦不知是怒，是喜，只覺得無論她所說的話是嗔？是怒？抑或是有如此刻她溫柔，却同樣地帶着一份自己從未經歷過的甜意。

拿過火摺子，指尖微觸到柳鶴亭堅實的手指，這刁蠻的少女心中，不知怎地，也盪漾漣漪。

她暗問着自己，爲什麼自己對這素昧平生的少年，有時那麼兇狠，有時却又那麼溫柔。

她不能回答自己，於是，她的面，又像桃花般紅了起來。

因爲她知道，當人連自己都不能瞭解自己的時候，那就是……

她禁止自己再想下去，秋波轉處，柳鶴亭已縱身躍了下去，一聲輕微的聲响，便自地底傳出，那聲音甚至還遠比蠟燭落下時輕微的多，這種輕功，又是多麼的足以驚人呀！

她暗中微笑一下，輕移蓮步，走到地洞旁邊，俯首望去，下面黑的有如盲人眼中的世界，她縱然用盡目力，可也無法看清下面的景象。

於是，她又開始焦急起來。

「這下面究竟是什麼樣子呢？會不會有人？會有什麼？唉——我眞該死，怎麼讓他一個人跳下去，萬一他——」

她再一次阻住自己的思潮，她是任性的，從她有知識那一天起，她從不知道什麼叫做自責，但此刻，爲着一個陌生人，她却暗暗自己責備自己起來，這是一種多麼奇異的現象，却又是一種多麼可喜的現象呀！

獨自楞立半晌，心中紊亂難安，她暗中一咬銀牙，正待也縱身躍下。

那知——

地底驀地傳來他清朗的口音，說道：「姑娘，這裏並不太深，你筆直地跳下來就行了。」稍爲一頓：「可是却千萬要小心些，這裏暗得很。」

她溫柔地微笑一下，秋波之中，煥發起喜悅的彩，使得她望來更美如仙子，但是她口中却仍嬌嗔着道：「你放心，我摔不死的，哼——別以爲你的輕功就比別人強些。」然後又暗中偷笑一下，撩起衫脚，躍了下去。

躍到中途，手中的火子倐然滅了，於是下面變得更加黑暗，黑暗得連柳鶴亭的人影都無法分辨。

她輕盈而纖細的腰，在空中輕輕轉折一下，使得自己落下的勢道，更加輕靈，當她脚尖接觸到地面的時候，便幾乎沒有發出任何聲音。

但是，撲面而來的一股強烈的男性氣息，却使得她有些慌亂起來，踉蹌地退後兩步，方自穩住身形，一個強而有力的臂膀，却已輕輕扶住了她的身子，只聽柳鶴亭柔聲說道：「姑娘小心些，這裏實在太暗——」

那知他話猶未了，忖間却已微微一麻，那少女冷冷「哼」了一聲，嗔道：「你多什麼事，難道我自己就站不穩嗎！哼，動手動脚，像什麼樣子。」

這輕描淡寫地幾句話，聽在柳鶴亭耳裏，却有如雷轟電擊一般，使得他全身一震，悄然縮回手掌，一時之間，竟不知說些什麼才好。

他呆呆地楞了半晌，心胸之中，但覺羞，慚，惱，怒，交換紛沓，越想越覺不是滋味，黑暗之中，只見那少女一雙光彩奪人，有如明珠般的秋波，一眨一眨地，彷彿仍在望着自己，他雖然知道她必定看不見自己的面容，却也不禁爲之垂下頭去。

那知那少女竟又「噗哧」一笑，嬌笑着道：「你怎麼不說話了呀？喂，我問你，你下來了半天，到底看到了什麼沒有？」語氣嬌柔如鶯，那裏還是方才那種冷冰冰的樣子。

柳鶴亭不禁又楞了一下，暗中苦笑起來，這少女忽而嗔怒，忽而嬌笑，忽而溫柔，忽而刁蠻，使得他根本不知如何應付才好，只得暗中長嘆一聲，轉身走了兩步，一面答道：「此間伸手難辨指掌，小可實是一無所見，但在這神秘的屋宇之中，既然

有此地窟，必定大不尋常，而且方才小可伸手觸處，這地道盡頭，彷彿有座門戶，如果小可猜想不錯的話，這扇門戶之後，必定別有天地——」

說到這裏，他忽然想起，如果自己猜測錯誤，豈非又要受到這少女的譏笑，便倐然住口不言，却聽那少女溫柔地笑道：「這裏實在是黑的怕人，你能在這麼黑的地方發現了這麼多，也眞算不容易了。」語聲微頓，突又「噗哧」一笑，低語道：「我眞是胡塗，怎麼連這個都沒有想到——」語聲又自一頓，突聽「嗆啷」一聲龍吟，霎眼之間，柳鶴亭眼前便已光華大作，這道有如厲雷般的光華，使得他幾乎睜不開眼來，而那少女却又嬌笑着道：「我早該把這口劍拔出來的，不比火摺子好的多了嗎？」突地嬌喚一聲，又道：「你看，前面果然有扇大門，呀——這扇大門可眞漂亮，我從來也沒有看過這麼漂亮的大門！」

柳鶴亭雙目微閉即張，却見這少女，已嫋娜走到自己的身側，笑靨如花，梨渦隱現，胸前却橫持着一柄精光耀目，宛如一泓秋水般的青鋒長劍，她嬌美的面容，被劍光一映，更顯得風華絕代，麗質天生。

但是，他的目光却不敢在這嬌美的面容上停留太久，轉目望去，只見這條並不十分狹窄的地道盡頭，果然是一座門戶，高約三丈，氣象恢宏，門上躍龍畫虎，浮雕隱現，被這森寒明亮的劍光一映更呈金碧輝煌，富麗之極，却看不出究是何物所製。

在這種黑暗的地道裏，突然發現如此堂皇的門戶，柳鶴亭不禁爲之心中大奇，那少女却仍然帶着滿面稚氣的嬌笑，指點說道：「眞難爲她，在這裏還建了扇這麼漂亮的大門，你再猜猜看，這扇大門裏究竟有着什麼？」

話聲方了，纖腰微扭，已自掠到門前，伸手一推那一雙金光晶瑩的門環，只見「噹」地一聲清鳴，大門却紋絲不動，柳鶴亭長長透了口氣，他生怕這少女一推大門，門內會有什麼令人不及預防的變化發生，此刻見她推之不動，心中反倒一定。

那知這少女柳眉輕顰，突地將右門的門環向左一拉，這扇大門竟漫無聲息的開了一半，劍光映處，門內空空洞洞，什麼東西都沒有，彷彿仍是一條地道，柳鶴亭雖然年輕行事却頗爲愼重，方待仔細觀察之後才定行止，却見這少女嘴角一撇，已當頭走了進去，像是根本就沒有將任何危險放在心上！

進了大門，前行數步，地道中陰寒而潮濕的空氣，便撲面向柳鶴亭襲來，他突地想到江湖中有關這鐵屋中的種種傳說，不禁機伶伶打了個寒噤，自己一入此門，生死實未可知，也許從今以後，自己便再也無法走出這扇門戶一步了。

那少女嫋娜前行，頭也不回，却又嬌笑一聲，緩緩說道：「你要是不敢進來，就在外面等我好了。」柳鶴亭但覺心胸之間，熱血上湧，再也不顧別的，大步趕過這少女的身旁，當先走去，只見地道前行丈餘，便又到了盡頭，但左右兩側，却似各有一條岐路，柳鶴亭一掠上前，舉目四顧，却見這條地道左面的岐路盡頭，是一扇上面亦有浮雕隱現的黑色大門，而右面岐路盡頭，却是一扇紅色門戶！

他略爲遲疑半晌，轉身向右而行，那少女亦步亦趨地跟在他身後，面上雖然仍帶笑容，但目光中又現出緊張之色。

走到紅色門前，柳鶴亭回顧一眼，這少女明媚的秋波，仍在凝視着他，他胸一挺，疾地伸出手掌，在門環上砰地一擊，這扇亦極堂皇富麗的紅色大門，便也漫無聲息地開了，一道明亮的光綫，突地自門內射出，使得那少女手上的劍光，立爲之黯然失色。

站在門外的柳鶴亭，此刻的心情是奇妙而緊張的，十年來武林中人，從未有一人能看到這門中的秘密，而此刻他只要探首一望，所有的秘密便似乎都可揭曉，他再次沉重地透了口長氣，舉步向門內走去！

那知——門內的景象，却是柳鶴亭再也無法料想得到的，那少女一脚踏了進來，亦不禁失聲驚呼起來。

這陰森而黝黯的地道中，這扇詭異而神秘的門戶以內，竟是一間裝置得十分華麗的女子綉閣，四面牆壁，鋪綴着一塊塊微帶乳白的青玉方磚，屋頂上却滿綴着龍眼大小的晶瑩明珠，屋內錦帳流蘇，翠環高堆，四面桌几粧枱，設置的更是清麗絕俗，柳鶴亭轉目四望，只見四壁青玉上，俱是自己和這少女的人影，人面珠光，交相掩映，一時之間，他彷彿陡然自陰森的地獄之中，置身於人間天上！

他出身雖非閥閱豪富，但武林世家的子弟，所見所聞，却也未見會在豪富子弟之下，而此刻他只覺自己一生之中，却從未見過，也從未聽過世間有如此美麗的地方，那少女秋波流轉，似乎也看的呆了，手中的長劍，竟也緩緩垂落了下來，劍尖觸着地面「蹌」地一聲輕鳴，原來地面亦是青玉鋪成！

她呆立半晌，鼻端竟漸漸嗅到一種淡淡的甜香之氣，亦不知從何處生出，這種淡淡的香氣，使得這間本已華麗迷人的綉閣，更有如夢境般的美麗。

一時之間，兩人似乎俱爲這綉衾中的情景所醉，方才心中的疑惑驚懼之心，此刻早已蕩然無存，這少女輕輕一嘆，輕輕揷回長劍，緩緩走至床側，却重重地坐了下來，斜斜往左邊一靠，滿身俱是嬌

憮之態，就像是個未出閨閣的懷春少女，那裏還有半分仗劍縱橫，叱咤江湖的俠女樣子。

柳鶴亭亦覺得心中飄飄蕩蕩，彷彿站在雲端，立足不穩，也想找個地方靠下來，轉目望去，只見這少女的嬌臉越發嫣紅，秋波越發明亮，而她那種甜甜的笑容，更有如三月的春風，和緩地吹到他身邊，使得他連逃避都不能够。

於是，他也緩緩走到床側，坐了下來，厚厚的床墊，像蜜糖一樣柔軟，隔着流蘇的錦帳，向外望去，只見對面牆上，也有一張綉榻，一面錦帳，綉榻之上，錦帳之下，並肩坐着一男一女，男的目如朝星，修眉俊目，紅唇貝齒，英俊挺逸，女的更是眼含媚，唇若點，宜喜宜嗔，艷麗絕倫。

這一雙人影，女的秋波之中，滿含一種難以描摹的光彩，男的面目之上，却帶着一種如痴如醉神色，他呆呆望了兩眼，心中方自暗笑這一雙男女的神態，却見對面的少年也對自己一笑，他定了定神，才突地想起，這不過是自己的人影，心中一涼，有如冷水澆頭，口中大喝一聲，閃電般掠出房去。

地道中陰森的寒氣，使得他心神一清，他不禁暗中低呼一聲：「僥倖！」探首望去，那少女仍嬌慵地倚在床邊，曼聲呼道：「喂，你到那裏去！」

柳鶴亭暗中一咬鋼牙，屏住呼吸，一掠而入，疾伸鐵掌，電也似地扣着這少女的脈門，將她拉了出來，這少女還是滿面茫然之色，直到柳鶴亭將她拉到另一扇黑色的大門前，鬆開手掌，沉聲道：「娘姑，你沒事了吧？」

她定了定神，想到自己方才的神態，才不禁為之紅生雙頰，垂下頭去，再不敢去望柳鶴亭一眼。

由那邊門戶中映出的珠光，使得這地道中沒有方才那般黑，柳鶴亭站在門前，略一調息，「砰」地一聲，又再推門而入，這一次他遠較方才戒備嚴密，是以完全屏住呼吸，進內一看，只見——

這扇黑門戶中，竟也是一間女子綉閣，驟眼望去，裏面錦帳流蘇，翠麗高堆，桌几粧臺，陳設景然，屋頂明珠如星，壁青如玉，似乎和方才那間屋子一模一樣。

但仔細一看，這屋中四壁的青玉方磚，却隱隱泛出一種灰黑之色，錦帳翠麗，也絕不是那間屋子那種嫩綠粉紅之色，四下的桌几粧台上，在那間紅色門後的綉閣中，放置的本是珠寶珍玩，而在這間房裏，却排列着一個個黑玉瓶！

走進這間房子，他似乎不由自主地感到一種陰森恐怖之意，這不但和方才那種溫馨迷亂的感覺大不相同，也和地道中所感覺的那種森森寒意而異。

那少女在門外遲疑半晌，方自緩步走了進來，目光四下一掃，面色亦為之大變，她再也想不通在這兩間裝置幾乎一樣的房間裏，竟會感受到如此截然不同的氣氛，抬頭一望，只見屋頂上雖亦滿綴明珠，但珠上所發的珠光，却是一種暗淡的白色，映在柳鶴亭面上，使得他本來英俊挺逸的面目，却幻出一種猙獰的青灰之色。

她暗中驚呼一聲，不由自主地伸手握着柳亭鶴的手掌，只覺兩人俱都掌心潮濕，竟是各各都出了一手冷汗。

兩人目光相對，雖然俱都屏住呼吸，誰都沒有說話，但彼此心中，却似都已知道對方在想着的心事：「這間屋子怎地如此古怪！」兩人都恨不得立時奔出這間鬼氣森森的房間，才對心思，但多年來有關這座神秘屋宇的種種傳說，此刻仍像一隻濃霧中的海船，讓人摸不着方向，他們雖然俱都心生驚懼，却又都下了決心，要將這神秘的底探出，是以縱然如此，却誰也沒有向外移動一步！

兩人彼此緊緊握着對方的手掌，雖然此刻兩人心中都沒有半分溫馨之情，但彼此手掌相握，却似都給了對方一份勇氣！

然後他們緩緩走到牆邊的一座粧枱之前，粧枱上放着兩排黑色玉瓶，柳鶴亭伸手取了一個，凝目而視。

只見這晶光瑩然，極為精緻，但非金非玉，亦不知是何物所製的黑色小瓶上，竟刻着兩行不專注凝視，便難發現的字跡。

仔細一看，上面寫着的竟是……

「滄州趙家坪，五虎神刀趙明奇。」以及「辛丑秋日黃昏」兩行十八個字跡娟秀的蠅頭小楷！

柳鶴亭心中一動，劍眉怒軒，將這黑色小瓶，伸手遞與身側的少女。

她看清了瓶上的字跡，柳眉亦為之一軒，鬆開緊握着的手掌，旋開瓶塞，珠光輝映之下，只見瓶中似是血污滿瓶，她雖然無法看清究竟裏面裝的是什麼，但心頭亦不禁犯起一陣噁心的感覺，機伶伶打了個寒噤，手腕一軟，小瓶筆直地落了下去。

兩人同時驚呼一聲，柳鶴亭閃電般伸出手掌，手腕一抄，竟將這眼看已將要落到地上的黑色小瓶抄在手掌之中。

但一聲驚呼過後，兩人再也無法屏住呼吸，只覺一股難以描述的腐臭之氣，撲鼻而來，而這黑色小瓶之中，却露出半截亂髮！

到了此刻，他們心中再無疑念，那些冒死進入這樣神秘屋宇中來的武林豪士，果然都一一死在那南海仙子石琪手中，而這手狠心辣的女子，竟還將他們的屍身化做濃血，貯在這小瓶之內。

一時之間，柳鶴亭但覺胸中怒氣塡膺，恨不得

立時找着這狠心的女子，問問她為何要如此做法。

但是，居住在這房屋裏的「南海仙子」石觀音此刻却又到那裏去了呢？

他深皺劍眉，忍受着這撲鼻而來的臭氣，將小瓶又放到桌上，然後再將桌上的黑瓶一一檢視，便發覺每個小瓶上面，都刻着一個武林豪士的名號，以及一行各不相同的時日。

這些名號在江湖中各有名聲，各有地位，有的是成名多年的鏢客武師，有的是積惡已久的江湖巨盜，看到第三張小几上的第七隻小瓶，柳鶴亭不禁心中一動，暗暗忖道：「此人想必就是那入雲龍金四的弟兄了！」

原來這隻黑瓶之上，刻着的名字竟是：「遼山大豪，金面龍卓大奇！」而以下的三隻瓶子，自然就是烈火龍，翻江龍，多手龍等人了！

他暗嘆一聲，將這四隻黑瓶，謹愼地放入懷中，轉目望去，却見那少女仍然停留在第二張小几前面，雙手捧着一隻黑瓶，目光却遠遠的望着屋角，她一雙白如玉的手掌，也在不住地顫抖着，像是它發現這瓶上的名字與她自己有着極深的關係似的。

於是他立刻走到她身側，低聲問道：「你怎樣了？」

但是這少女却仍然不言不動的呆立着，像是根本沒有聽到他的話，從側面望去，她面上清秀的輪廓，更覺動人，但此刻那一雙明媚的秋波中，却滿含着憤恨怨毒之色。

柳鶴亭再次暗嘆一聲，不知該如何勸慰於她，探頭過去，偷眼一望，這隻黑瓶上的名字，竟是：「江蘇，虎邱，西門笑鷗。」

他生長於武林世家，對於江湖中成名立萬的人物，知道的本不算少，但這「西門笑鷗」四字，對他極為陌生，而此刻他連這少女的名字都不知道，自然更不知道她與此人之間究竟有何關係，但她必定識得此人，却是再無疑問的了。

那知這少女却突地轉過頭來，緩緩問道：「你認得他嗎？」柳鶴亭搖了搖頭，這少女立刻又接口問道：「你見過他嗎？」

柳鶴亭又搖了搖頭，却見這少女竟幽幽長嘆了一聲，目光又自落到屋內，緩緩說道：「我也沒有見過他。」

柳鶴亭不禁呆了一呆，心中暗奇！

「你未見過此人，却又怎地如此傷心？」

却見這少女又自幽幽一嘆，將這隻小瓶，輕輕放回几上，伸手一理鬢脚，目光望着自己的脚尖，一言不發地往門外走去。

柳鶴亭原與這少女素昧平生，但經過這半日相處，却已對她生出情感，此刻見了她那種如痴如呆，但却哀怨無比的神色，心中亦不禁為之大感愴然，默默地隨着她去到門口，那知她却又突地回過頭來，緩緩說道：「你去把那隻瓶子拿來。」

柳鶴亭口中應了一聲，轉身走了回去，拿起那隻黑瓶，一步竄到門口，這少女的一雙秋波，緩緩在瓶上移動一遍，柳鶴亭見了她這種哀幽的目光，忍不住嘆息着道：「姑娘究竟有何心事？不妨說給小可一聽，只要我力量所及——」

這少女輕輕搖了搖手掌，截斷了他的話，却又幽幽嘆道：「我沒有什麼別的事求你，只求你替我把這個瓶子收起來，唉——我自己要做的事，我自己會去做的！」

柳鶴亭又為之一楞，他不知道這少女自己不收起這隻瓶子，却讓他收起來是為了什麼，但是這少女哀怨的目光，哀怨的語聲，却又使他無法拒絕，只是他心中本已紊亂不堪的思潮，此刻就更加了幾個化解不開的死結，他更不知這些疑雲，死結，要到何時才能化解的開。

此刻這條地道左右兩端的兩扇門戶，俱都是敞開着的，明亮的珠光，筆直地從門中照射出來，使得這條本極陰森黝黯的地道，也變得頗為明亮，柳鶴亭站在門口，珠光將他身形長長的印在地上，他出神地望着手中黑色小瓶，以及瓶上的「西門笑鷗」四字，心中突地一動，立即忖道：「這些黑色小瓶之上，隻隻都刻有被害人姓名籍貫，而那『石觀音』在間此却已隱居多年，與這些武林人物絕不可能相識，她又怎會知道這些人的名字。

「除非這些人在臨死之前，還被迫說出自己的名字來，但這似乎又不大可能。」

他思路一轉，覺得此事其中，似乎大有蹊蹺之處，武林中的種種傳說，也起了數分懷疑，抬目望處，只見那翠裝少女緩緩前行，已將走到地道分岐之處，心念又自一動，將瓶子揣進懷裏，大步趕了上去，沉聲問道：「這棟房子裏看來是的確渺無人蹤，以姑娘所見，那『石觀音』會走到那裏去了呢？多年來進入此間的武林人士，從未有一人生返，若說俱都是被那『石觀音』一一殺死，那麼你我此刻怎的見不到她的蹤影，若說那『石觀音』根本不在這裏，那麼，這些豪士却又是被誰殺死的呢？」

他說話的聲音越來越大，使得這地道中都響滿他說話的回聲，而此刻他話聲雖了，回聲却未住。

只聽得地道中前前後後，上上下下，似乎都在問這翠裝少女：「……誰殺死的呢？誰殺死的呢？」她緩緩停止脚步，緩緩回過頭來，珠光輕映之中，只見她面容蒼白得沒有一絲血色，目光却更晶瑩清澈了，就像方才懸在屋頂上的明珠一樣，隨着柳

鶴亭的目光一轉，突地幽幽長嘆了一聲，輕輕說道：「我現在心亂的很，你若是有什麼話要問我，等一會兒再說好嗎？」纖腰微扭，向右一折，便轉入那條通向出口的地道。

柳鶴亭神色之間，似乎楞了一楞，垂下頭去，凝思起來，他是下決心要探出這間濃林密屋中的秘密，但直到此刻為止，他雖已將這密屋前前後後搜索了一遍，此中的眞象，却仍在十里霧中，他縱然尋得一些蛛絲馬跡，只是這些斷續的綫索，好像是濃霧中的瑩光一樣，虛無縹渺得讓他無從捉摸。

他垂着頭呆呆地沉思半晌，極力想從這濃霧中捕捉一些什麼。

那知——

地道出口之處突地傳來那翠裝少女的驚呼之聲，這焦急而驚慌的呼聲，使得柳鶴亭心神一震，刷地，縱身掠了過去，目光抬處，他本已緊繃着的心弦，便像是立刻被一柄鋒利的刀剛斬斷，耳中「嗡」然一聲，眼前似乎什麼都看不見了，只有一道漆黑的大門，沉重地矗立在他面前。

原來那扇本已敞開的門戶，此刻竟又緊緊地關住了，翠裝少女正發狂似的在推動着它，這扇大門外面雖是金碧輝煌，裏面却和四下的石壁一樣，是一片醜惡的青灰色，連個門環，門栓都沒有。

柳鶴亭大驚之下，一步掠到這翠裝少女身前，急聲問道：「姑娘，這是怎麼回事？」

在這扇門戶上慌亂地推動着一雙纖纖玉手，漸漸由慌亂而緩慢，由緩慢而停止，潔白的手掌，停留在青灰的門葉上，又緩緩垂落，落到一片翠綠的衣衫上，而這雙玉掌和這片衣衫的主人，她的面色，一時蒼白得有如她的手掌，一時却又青翠得有如她的衣裳。

她失望地嘆息了一聲，喃喃自語：「這是怎麼回事？這扇門是誰關上的？怎麼會開不開了？」突地轉回頭，目光沉重地投向柳鶴亭，輕輕地說道：「這是怎麼回事？我……我也不知道。」

柳鶴亭只見她目光中明媚的光采，此刻已因恐懼而變得散亂而無力了，他雙足牢牢地站在地上，只覺地底突地透出一股寒意，由腳心，腿股冷到他心裏，使得他忍不住要機伶伶打個寒噤，然後一言不發地橫跨一步，那翠裝少女側身一讓，他便代替了她方才站着的位置。

於是他的一雙手掌，便也和她方才一樣，在這扇門戶上推動起來。

從外表看來，他的一雙手掌，動作是笨拙而緩慢的，其實這雙掌中，却已滿含足以摧石為粉的內家眞力，他沉重地移動他的手掌，前推後吸，左牽，右曳，然後掌心一陷，指尖一滑，口中猛地悶哼一聲，掌心往外一登——

只聽「砰」地一聲大震，地道石壁，似乎都被他滿聚眞力的這一掌，擊得起了一陣輕微的震動。

但是，這兩扇緊緊關着的門戶，却仍和方才一樣，絲毫沒有變動，甚至連中間那一綫門縫，都沒有被震開半分。

他不禁大感失望地嘆息一聲，目光也沉重地投向這翠裝少女。

兩人目光相對，只聽那「砰」地一震後的回聲，漸弱漸消，然後，他們便像是各各都已能聽得見對方心跳的聲音。

柳鶴亭突地脫口道：「你的那柄劍呢？拿出來試試，也許能將這扇大門刺穿！」

這少女低呼一聲，道：「呀！我又忘了它了。」回手一抽，纖細的指尖，觸到的却只是空空的劍鞘，她面容立刻又隨之一變，突又低呼道：「呀！我大概是把它忘記在……方才那個床上了。」

想到方才的情形，她語聲不禁為之停頓了一下，她陣白陣青的面靨，也突然像加上了一抹淺淺的紅色。

此時此刻，雖然他們是在這種神秘而危險的地方，雖然他們都知道自己的對手是那麼樣一個神秘而危險的魔頭。

但是當方才在那房中的情景，自他們心頭掠過的時候，他們的心，仍不禁隨之一蕩。

柳鶴亭再一次匆忙地避開了她的目光，連忙地說道：「我去找找！」身軀一轉，方待掠起。

但是——

從那兩扇中間照出來，一直照到這裏，使得他們彼此都能看到對方面容的亮光，就在柳鶴亭身形方轉的一刹那之間，竟突地無聲無息，無影無蹤地消滅了。

於是，空氣，血液，心房的跳動，思潮的運轉，在這一刹那之間，也像是突地凝結住了。

然後，心跳的聲音，加速，加重，柳鶴亭突地大喝一聲，當他喝聲的回聲尚未消失的時候，他已掠到地道的盡頭，若不是他早有預防，伸出手掌，是以一觸石扇，身形便倏然頓住，只怕他此刻早已飛身撞在石壁之上了。

他眞氣一沉，轉目而望，兩端俱都是漆黑一片，什麼是石壁，什麼是門戶，全都看不見，他第一次領受到盲人的悲哀，這種悲哀和恐怖，已足夠使得人們發狂，何況他還知道，那兩扇門戶，此刻一定也像出口處大門一樣，被人關起來了，這暗中的敵人，隨時都在窺伺着他，準備吞噬他的生命，但這人是誰？在那裏？他却一點也不知道！

黑暗！絕望的黑暗，他有生以來，從不知道黑暗竟如此恐怖，他迫切地希望澄明，在這絕望的黑暗中，他不止一人，他不是孤獨而寂寞的，這迫切的希望，比任何思念都強烈，於是他呼道：「妳，……姑娘，妳在那裏？」

黑暗，仍然是絕望的黑暗，呼聲住了，回聲也住了，絕望的黑暗，再加上絕望的靜寂，因為，黑暗中竟沒有一個回答他的聲音！

他的心，開始往下沉：「她到那裏去了？她到那裏去了？……為什麼她不回答我？」

他再大喊：「妳在那裏？妳在那裏？」

回聲更響了，震得他自己的耳鼓，都在「嗡嗡」地作響。

於是，當聲音再次消失的時候，靜寂，也就變的更加沉重。

驚，懼，疑，亂，刹那之間，像怒潮般淹沒了他，縱然他聰明絕頂，縱然他絕技驚人，但此時此刻，此情此景，他又怎能不為之慌亂呢！何況，這本是他初次行走江湖，就連「石觀音」與「濃林密屋」這件久已在武林中流傳的情事，他都是在「入雲龍」金四口中第一次聽到。

初次闖蕩江湖，便遇着此等神奇詭異之事，便來到這種危機四伏之境，一時之間，他只覺黑暗之中，步步俱是危機，他微一側身，讓自己的背脊，緊緊貼在冰涼的石壁上，勉強按捺着心中的驚恐、疑懼，冀求能在這四伏殺機的危境中，尋一自救之道。

石壁上冰冷的寒意，使得他劇烈起伏着的胸膛，漸漸趨於正常，也使得他慌亂的思潮，漸漸平復下來。

但是，那翠裝少女到那裏去了，為什麼不回答他的話？這問題却仍在蠶食着他的心葉，此刻縱然要讓他犧牲任何一種重大的代價來換取一些光亮，他也會毫無猶豫地出來的。

但四下却仍然是死一樣的黑暗，死一樣的寂靜，他無意中噓出一口長氣，沿着石壁，向右掠去，瞬息之間，便到了盡頭，他知道盡頭處便是那扇紅色門戶，他摸索着找着它，門上凸起的浮雕，在他手指的摸索下，就像是蛇身上的鱗甲一樣，冰涼而醜惡，他打了一個寒噤，快迅的找着了那對門環，推動，拉曳，他希望能夠打開這扇門戶，那麼，門內的亮光，便會像方才一樣，將這陰森黝黯的地道照亮。

但是，他又失望了。

方才那麼容易地被他一推而開的門戶，此刻又像是永古以來就未曾開啓過的石壁似的，他縱用盡全力，却也不能移動分毫。

這打擊雖然早已在他意料之中，但此刻却仍不禁感覺一陣虛軟，疾退三步，身軀再次靠在牆上，靜靜地定了定神，雖想將眼前的危境，冷靜地思考一下，但不知怎地，他思潮動處，却只有那些如烟如霧的往事，黃金般的童年，年輕的幻夢，夢幻中的眞情，以及嚴師慈父的面容，風物幽絕的故居，小溪邊的垂釣，高巖上的苦練，瀑布下的泳浴，幽室中的靜坐……都在這他本不該想起這些的時候，闖入他的思潮中，人們，不總是常常會想他們不該想的事麼？

他從不知道那身兼嚴師與慈父的老人，在武林中究有着怎樣的地位，也從不知道老人究竟是他的嚴師，抑或是他的慈父。

他只知道自他有知之日開始，他就和老人住在一起，住在那林木蘢葱，飛澤流泉，雲海如濤，松濤如海的黃山之巔，他記得這老人曾攜着他的手，佇立在蜿蜒夭矯，九叠壯觀的九龍潭飛瀑邊，望着那飄渺的浮雲，飛濺如珠玉的飛瀑，迷離地憧憬着人生，那時，老人就會用蒼老而低沉的聲音告訴他，人生是多麼美妙，世界多麼遼濶，那時，他就會奇怪老人在說這些話的時候，目光中為何會有那種凄凉的神色，因為他覺得這老人還不太老，大可不必生活在往事的回憶中，對他說來，人生是該希望的，而不是該回憶的。

他也記得，黃昏時，他和老人並肩坐在他們那棟精緻的松屋前，他靜靜地吹着簫，遙望着遠方的晚空，尚留餘霞一抹，暮雲裊裊，漫瀰山谷，然後夜色降臨，萬籟幽靜，只聽得泉聲淙淙，晚風習習，那時，他縱然年紀還小，却也覺得心裏空空的，靜靜的，這風物情景，彷彿已和自己的心境合在一處，那時，那老人就會指着幽沉的夜色告訴他，黑夜雖美，却總不如清晨的朝氣蓬勃，年青人若不珍惜自己蓬勃的朝氣，那麼，等到他年紀大了的時候，他就會感覺到那是一種多麼大的損失。

於是，第二天，這老人就會更嚴厲地督促他修習武功，他也會更專心地去學它。

於是，他生命中這一段飛揚的歲月，便在這種悠閒與緊張中渡開。

令他不能瞭解的是，這老人為什麼叫做「伴柳先生」，因為，黃山沒有柳，有的只是松，那老人常說，海內名山，儘多有松，可是，却從來沒有任何一處的松比得上黃山！

黃山不但多松，而且每一株松又都各有它獨特的風格與神韻，天都岸頂的萬古松，就在他們的松屋旁邊，白龍潭上的擾龍松，清涼台畔的麒麟松，百步雲梯中蒲團松……

（未完待續）

新派武俠長篇

絕情拾三郎

曹若冰・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拾三郎在侯堯香口中獲知六幅金佛圖落於花半邪之手，立往温柔鄉，制服柳嬌嬌，迫她說出花半邪下落，隨又趕往西天目山的雲妙觀，庵中女尼修緣僞稱觀主外出，待以佳釀，拾三郎雖明知必是藥酒，但自恃功力，故作不知的飮了下去，然後突然指點了修緣穴道，正欲迫問之際，蔡德寬突然闖將進來，拍開修緣穴道，命其外出候命，拾三郎迫得再逞玄功，把蔡德寬制服，終說出花半邪下落，拾三郎堅欲一晤雲妙觀觀主，蔡德寬無奈，命修緣帶拾三郎往見，剛至觀主門外，一垂頭喪氣青年正自門中走出——

高擎金旗令 威懾千毒王

拾三郎心中不禁微感詫異地的脫口問道：「那是什麼人？」

修緣詭秘地一笑道：「回頭你問觀主好了。」

那少年似乎意想不到在這種秘密地方會遇見生人，聞言不由一怔，抬頭深望了拾三郎一眼，倏又頭一低，從拾三郎身旁急步走了過去。

只聽小屋內傳出了一個嬌柔無力的聲音，問道：「外面是修緣麼？」

修緣停步站在小屋門外，答道：「觀主，正是修緣來了。」

嬌柔的聲音接着又問道：「修緣，和妳同來的人是誰呀？」

那聲音充滿了嬌媚，甜美，令人聽來心弦震盪，盪氣迴腸！

拾三郎聽得心中不由暗皺了皺眉頭。

修緣答道：「觀主，是一位生客。」

觀主——幻禪輕「哦」了一聲，又問道：「他叫什麼名字呀？」

修緣道：「他名叫拾三郎。」

幻禪道：「是個幹什麼的？」

修緣道：「看樣子是個讀書人，其實却是個身懷絕學的武林高人。」

幻禪道：「他的武功很高麼？」

修緣道：「比我高了很多。」

這話頗令幻禪有點驚訝，有點意外，她又輕「哦」了一聲，問道：「他的人品怎樣？」

拾三郎忍不住了，突然沉聲說道：「觀主自己

開門出來看看不就明白了麼！」

幻禪忽地「呀」了一聲，道：「聽你的語氣，你的脾氣倒是很不小哩！」

語聲一頓，倏然格格一聲嬌笑道：「越脾氣大的人，也越合我的胃口，修緣，門沒有拴，妳帶他進來吧！」

修緣回眸朝拾三郎一笑，道：「相公，請隨我進去吧。」

話落，蓮步輕移，上前抬手推開了門，一步跨了進去。

拾三郎跟着跨入門內，驀聽身後一聲輕響，門自動的關了起來，更且落下了一道鐵門。

拾三郎濃眉微微一挑，冷笑地道：「區區鐵門，焉能困得住我！」

屋內陳設豪華，極盡奢侈，幽香撲鼻，雖帝王寢宮亦不過如此。

在深垂的帷幔後面，响着幻禪那嬌柔迷人的聲音，輕笑道：「誰說要困住你了。」

這話的確不錯，修緣就在他身旁三尺之處，連動也未動。

如說要困住他的話，修緣怎會站着不移不動？可是拾三郎却冷冷地道：「那爲何要加上一道鐵門？」

幻禪嬌笑道：「那是防而不備，防你臨陣脫逃呀！」

話聲中，帷幔一掀，幻禪身披一襲輕紗，嬌軀慵懶無力的現身走了出來。

她嬌靨含春，青絲披散，一雙妙目水汪汪的。尼姑的頭上竟會有頭髮，這能不是個天大的笑話？

不！尼姑的頭上怎會有頭髮，那是幻禪她頭上戴了假髮！

她身披輕紗，雪白的胴體若隱若現，妙相……

拾三郎濃眉一蹙，冷聲說道：「穿起妳的衣裳來！」

幻禪淫蕩地格格一笑，說道：「怎麼？看不慣麼？」

語聲一頓，轉朝修緣笑說道：「修緣，舞一場給他看看。」

修緣嬌媚地哦了一聲，嬌軀立刻輕旋地舞了起來，她邊舞邊脫，那尼衣一件一件的散落地上。

幻禪舉掌輕擊了一下，帷幔後面立刻响起了一陣靡靡樂聲。

那樂聲，由柔慢而漸轉輕快，旋而突轉高亢，修緣隨着樂聲的節拍扭腰，抬腿，擺臀，最後喉中竟輕哼出聲。

接着，她似乎已經力乏地躺倒了地上，身顫，手抓，那一雙玉腿抬得高高的，妙處畢露，但是纖腰却扭擺得更急了……

那情景，任誰看了也會熱血上衝，抵不住那誘惑，忍不住要……

拾三郎內功修爲雖然深厚，定力極强，但目覩這等冶蕩消魂的艷舞，也不禁臉紅熱臊，口舌發乾。他暗暗深吸了口氣驀地瞋目大喝道：「停！」

他這一聲大喝，乃是運聚內家罡氣所發，與佛家「獅子吼」之類的神功具有同等的威力！

修緣嬌軀應聲突然一抖而靜止不動，那靡靡的樂聲也立即隨之停息。

幻禪心頭不由倏地一凛！但她仍然媚眼如絲地望着拾三郎淫笑地說道：「你可是受不住了！」

拾三郎目射寒芒地冷聲說道：「淫尼，妳實在無恥之極！」

幻禪格格一聲蕩笑道：「看相公人品俊逸不俗，怎地如此不懂溫柔，不解風情，竟將這人生情趣至高的『美妙仙舞』認作無恥呢！」

入耳「美妙仙舞」四字，拾三郎心頭不由倏然一震！星目猛睜，冷電寒煞暴射地喝道：「妳是『美妙妖女』的門下？」

幻禪妙目流波地道：「不錯，妾身正是『美妙仙子』門下。」

拾三郎語音冷凝地道：「幻禪，妳既是那妖女門下，可就怪不得我心狠手辣了！」

話落，倏然抬手一掌朝幻禪拍去。

他這一掌拍出，絲毫不帶風聲勁氣，看似毫無驚人之處，其實却是勁力暗含，着物吐力。

這一掌若然拍實，幻禪她一身功力雖然不俗，也必將被震得五腑離位，口噴鮮血，重傷當場倒地不起。

幻禪見他不受「美妙仙舞」迷惑，表面上雖是媚笑依然，其實心中已經驚凛無比，對他早已心存戒備！

此際見他突然揚掌拍來，她根本不出手硬接，嬌軀倏地一旋，閃電般閃入了身後的帷幔之內。

拾三郎一聲冷笑道：「淫尼，我倒要看看你能躲到什麼地方去！」

話聲中，跨步抬手一掀帷幔，跟踪跨了進去。

他跟踪跨入，動作雖是十分快捷，但已不見了幻禪的影子。

帷幔內，兩壁都嵌裝着光亮耀人眼目的銅鏡，當中放着一張雙人繡榻，榻上綾被凌亂，榻後則又是一道深垂的紫絨帷幔。那紫絨帷幔仍在輕輕幌動，顯然，幻禪是逃入那紫絨帷幔後面去了。

拾三郎他眞是藝高人胆大，立刻毫不猶豫地一

邁腿，跨步而前，探手一把扯落了那紫絨帷幔。

可是，他怔住了，那裏有幻禪的踪影。

呈現在他眼前的盡是一幅一幅的「妖精打架」連環動作圖畫，畫工精緻，畫得維肖維妙。

旋而，他濃眉一挑，飛快地轉身跨步走出了臥室。

但是，就在這刹那工夫，適才光裸着身子，躺在地上的修緣，也已不見了影子，那道鐵門仍然緊閉着。

他明白了，這屋內，裏外都裝有暗門秘道。

他雙眉微蹙了蹙，於是，在屋內仔細的找了起來。

約莫頓飯的時辰，終於被他找到了那開啓暗門秘道的機鈕。

然而，當他回到前面修緣的那間房內時，被他點了穴道的蔡德寬也已經失去了踪影，不用說，這必是修緣和幻禪二人把蔡德寬救走了。

這眞是「一着之差，滿盤皆輸」。

拾三郎心中不禁大爲氣惱，恨恨的跺了跺腳，地上的方磚被他這一脚立刻震碎了好多塊！

倏而，他突然想起了那個開門的雙十妙齡女尼，於是，他立刻快步走到當中的佛殿門口，揚聲喊道：「小青，小青！」

他接連高喊了好幾聲，都未聞聽小青的回應，顯然地，小青如不是隨着修緣和幻禪走了，必是嚇得躲了起來。

他雙眉深蹙地沉思了刹那之後，便決定往各處找找看再說。

因他在小青開門時，他已經看出小青絲毫不諳武功，是以他認爲幻禪和修緣不可能帶着小青逃走，而增加麻煩累贅。

同時，他心中還有一個想法，就是這座「雲妙觀」中，不會得除了她們三個以外，就沒有其他的人了。

可是事實上，他白費了盞茶辰光，前後被搜遍了，竟然未再發現一個人影。

×　　×　　×

黃山，原名北黟山，在安徽省黟縣西北，接太平縣界，相傳黃帝與廣成子，浮丘公嘗合丹於此，故又名黃嶽。

古洞，石室。

在蓮花峯後的一座古洞石室內，相對丈餘地峙立着兩個人。

一個是身着青衫，年約四旬開外的中年書生，一個是濃眉鳳目，相貌英挺，神色氣度很冷峻，很是倨傲，威儀懾人，手提一隻蛟皮長袋的黑衣少年人。

他，正是那位一身所學功力兩皆高絕，人稱「絕情」的拾三郎。

石室門外，高手林立。

石室門內，空氣沉滯得令人有些窒息，充滿了殺機。

拾三郎暗暗深吸了口氣，冷聲道：「閣下，你準備好了沒有？」

青衫中年書生，嘿嘿一笑，說道：「都準備好了。」

拾三郎道：「你的那些朋友都來了麼？」

青衫中年書生道：「來了，他們現在都守在石室外面。」

拾三郎道：「都到齊了？」

青衫中年書生道：「都到齊了。」

拾三郎道：「你現在打算怎樣？」

青衫中年書生道：「只要你交出那『藏寶龜圖』，我就決不難爲你。」

拾三郎星目倏然一凝，寒冷如電，逼注地問道：「這是什麼人告訴你的，那『藏寶龜圖』在我的身上？」

青衫中年書生道：「那你就不用問了。」

語聲一頓即起，道：「你交不交出來？」

拾三郎濃眉微微一軒，道：「你爲何不敢報說你的姓名來歷？」

青衫中年書生道：「根本用不着。」

拾三郎星目一眨，道：「可是怕我將來找你報仇！」

青衫中年書生搖搖頭，忽地陰聲一笑，道：「拾三郎，你想你還會有找我報仇的那一天麼，你簡直是……」

拾三郎雙眉一軒，截口冷冷道：「爲什麼沒有呢？」

青衫中年書生道：「第一，你已經決難活過三天了。」

拾三郎道：「第二呢？」

青衫中年書生陰笑地道：「第二，你縱然僥倖遇上什麼武林絕世高人奇士，解得所中之毒，但也將永遠是個廢人！」

「哦……」拾三郎眼珠微轉了轉，問道：「閣下，我中的是什麼毒？」

青衫中年書生道：「你想知道？」

拾三郎道：「我本來不想知道，但聽你說的那麼厲害，有點好奇，所以想知道了。」

青衫中年書生沉吟不語，顯然，他是在攷慮，可不可以告訴拾三郎。

半晌之後，青衫中年書生仍在沉吟着，並未說

話。

拾三郎接着又問道：「閣下可是不敢說？」

青衫中年書生道：「不是我不敢，而是怕你聽了心中會難過，我心腸軟得很，不忍。」

這眞是貓哭耗子，假慈悲。

拾三郎當然知道他是「假慈悲」，但神色却故作黯然地說道：「閣下，你說出來讓我知道，我心裏也許會好過些，不然，我更難過了！」

青衫中年書生忽然輕聲一嘆，道：「如此一說，我不告訴你，倒不好意思了。」

語聲一頓又起，道：「拾三郎，我們談談條件好麼？」

拾三郎道：「我已經不能活了，還有什麼條件好談的，你說吧。」

青衫中年書生道：「那『藏寶龜圖』，現在何處？」

拾三郎道：「你以爲呢？」

青衫中年書生道：「我要是知道，又怎還會問你。」

突然，拾三郎仰首縱聲哈哈一陣朗笑，笑聲裂石穿雲，震人心悸神顫！

笑聲一落，倏地瞋目沉喝道：「閣下，你上當了！」

青衫中年書生臉色勃然一變，目射驚異之色地道：「難道你并沒有……」

拾三郎冷哼一聲道：「閣下，我如果有，此刻還能發出這種長笑，這樣和你說話麼？」

這話不錯，照理，他此刻應該四肢攤瘓無力才對，怎還能有如此精神，難道是那毒失了靈效！

青衫中年書生心中驚凜之下，情不自禁地向後退了一大步。

拾三郎話音一頓，突出更爲驚人之語的道：「閣下，你雖然不敢報說姓名和來歷，但是我已經知道了你是誰。」

青衫中年書生心頭不由暗暗一震！道：「你知道我是誰？」

拾三郎道：「你可是不相信？」

青衫中年書生搖頭道：「我實在很難相信你這話。」

拾三郎淡然一笑，雙目突地一凝，道：「你是『千毒書生』，可對？」

青衫中年書生心頭不由又是一震！但立卽搖頭道：「我不是。」

拾三郎神情淡淡地道：「你不承認也沒有關係，反正我知道你是就好了。」

青衫中年書生眼珠微微一轉，道：「拾三郎，你簡直是胡扯，想那『千毒書生』早已絕跡江湖多年，如今已是快百歲之人，我才只不過四十多歲，怎會是他！」

拾三郎冷聲一笑道：「閣下，『千毒書生』絕跡江湖是爲的什麼，別人不知道我知道。」

青衫中年書生目光一凝道：「你知道什麼？」

拾三郎淡淡地道：「你自己比我更清楚，何必問我。」

語聲一頓又起，接道：「不過我可以提你個醒兒，他是因禍得福，得到了一種駐顏之藝，雖百歲以上的年齡，看起來仍如四十許人。」

青衫中年書生駭然地說道：「你怎麼知道這些的？」

拾三郎道：「自然是有人告訴我的了。」

青衫中年書生雙目凝注地道：「那告訴你的人是誰？」

拾三郎眨眨眼睛道：「你又不是『千毒書生』，何必問得那麼清楚幹嗎？對不起，我不想說。」

青衫中年書生道：「我實在很驚奇……」

拾三郎突然冷聲截口道：「司徒眞，你還不承認麼！」

青衫中年書生心頭窒了窒，搖頭道：「我不是，你怎能要我承認。」

拾三郎神情冷凝地一笑，道：「司徒眞，你的眼睛早就告訴了我你是了，何必還不承認！」

語聲一頓又起，正容說道：「司徒眞，你老實承認吧，你承認了，對你只有好處，絕無壞處。」

青衫中年書生道：「有什麼好處？」

拾三郎目光逼注地道：「如此，你承認了？」

青衫中年書生目光眨動地道：「你既說有好處，我雖是冒牌，也只好冒一冒了。」

拾三郎冷冷地道：「閣下，承認就是承認了，這可不是玩笑的事，你可愼重的攷慮好！」

青衫中年書生果眞愼重的攷慮了稍頃，道：「我承認了！」

拾三郎目光迫注地道：「你眞的承認了？」

青衫中年書生點頭道：「眞的承認了。」

拾三郎道：「口說承認，那還不行，必須要有證明！」

青衫中年書生一怔道：「要有證明？」

拾三郎道：「不錯，沒有證明，等會你要是賴賬不承認，我拿你怎麼辦？」

青衫中年書生道：「你可以……」

話出半句，倏然覺得這話有點不妥，連忙頓聲停住，嚥回了「可以」以下的話。

拾三郎接口道：「你的意思可是說我可以殺了你，是不是？」

青衫中年書生心頭不禁一跳，暗暗忖道：「這小子，心智好高，反應好快，我心裏的話，他都猜到了……」

心意既被揭穿，無可奈何，只得點頭說道：「不錯，正是這樣。」

拾三郎淡然一笑，道：「你捨得死麼？」

這話又說中了青衫中年書生的心意，的確，他還眞是捨不得死呢！

青衫中年書生窒了窒，道：「我雖然有點捨不得死，但是……」

拾三郎接口道：「但是事情被擠迫到沒有辦法的時候，也就顧不了那許多了，是不是？」

青衫中年書生點頭道：「不錯，何況人生遲早總難免有一死，所以，我雖然捨不得，也只好大方一次了！」

拾三郎說道：「這麼說，你倒是被擠逼得看開了！」

青衫中年書生道：「這也是因爲你太難纏，我纏不過你，不得不看開些。」

拾三郎倏然一笑道：「我怎麼個難纏法？」

青衫中年書生道：「你心智高，反應快，武功又高，可說是樣樣難鬥，這還不够難纏麼！」

拾三郎笑了笑，道：「只有一樣我不如你，對麼？」

青衫中年書生雙目一眨，說道：「你指的是用毒？」

拾三郎微一點頭道：「你外號『千毒』，是用毒的大行家，我自是不如你了。」

青衫中年書生苦笑地道：「算了，我現在算是認識你了，對於用毒，你可能並不差我什麼，要不，你早該躺下了。」

語聲一頓，忽然輕嘆了口氣，接道：「早知道你這麼厲害，難鬥難纏，我就不會得要奪取那勞什子的『藏寶龜圖』了！」

拾三郎說道：「你後悔了？也不想稱霸武林了麼？」

青衫中年書生雙目微睁地道：「我想稱霸武林個屁，我是上了別人的當，被騙出來的！」

拾三郎星目眨動地道：「這麼說，奪取『藏寶龜圖』也不是出自你自己的本意了？」

「嗯。」青衫中年書生道：「我根本不希罕那勞什子的『藏寶』。」

拾三郎問道：「那騙你出來奪取『藏寶』的是什麼人？」

青衫中年書生搖頭道：「那你就不必問了。」

拾三郎眼珠微轉了轉，笑道：「其實你不說我也知道那人是誰。」

語聲一頓卽起，接道：「是那『追魂堡主』羅揚波父子，對不對？」

青衫中年書生驚異地說道：「這個你怎麼知道的？」

拾三郎淡淡地道：「我要是不知道，也就不能說是難纏難鬥了！」

語音一頓，索性賣弄地道：「並且我還知道他父子是怎麼騙你出來的，你相不相信？」

青衫中年書生搖頭道：「這我就不相信你還能猜得到了。」

拾三郎微微一笑，道：「我猜料他父子騙你出來的條件，是答應事成之後，給你一樣天下至極之毒，對不對？」

這話，聽得青衫中年書生滿臉驚色地瞪大了眼睛，張了張口，幾乎要跳起來。

他點點頭道：「拾三郎，你實在令我佩服心折得五體投地了！」

拾三郎淡笑了笑，話題倏地一轉，道：「現在我們該談談正題了。」

青衫中年書生不禁愕然一怔！道：「正題？什麼正題？」

拾三郎道：「你還沒有正式証明你確是『千毒書生』呢！」

青衫中年書生道：「我不是已經承認了麼，你還要什麼証明，難道你仍在懷疑我是冒充的？」

拾三郎道：「你忘記了我的話了麼？」

青衫中年書生不由又是一怔！道：「你的什麼話？」

拾三郎道：「你要眞是『千毒書生』司徒眞，我就有好處給你。」

青衫中年書生問道：「什麼好處？」

拾三郎道：「那羅揚波父子答應你的是什麼東西？」

青衫中年書生道：「天下至極之毒。」

眼睛忽地一亮，驚奇地道：「你可是也有那東西？」

拾三郎點頭道：「不錯，我確實也有那東西，不過我可不能隨便給你。」

青衫中年書生眨眨眼睛問道：「你可是也有什麼條件？」

拾三郎搖頭道：「我沒有條件，但是你須得依我所說的樣子發個誓才行。」

這實在是個非常簡單容易的事情。

青衫中年書生連忙點頭說道：「成，你說好了，我一定依你所言而行。」

拾三郎臉色神情突然一肅，說道：「你仔細聽

清楚了。」

他臉色神情肅然，自有一股懾人之威，令人不敢仰視。

青衫中年書生連忙點點頭，肅容屏息以聽。

拾三郎凝聲緩緩說道：「左手上舉指天，右手橫豎胸前，面朝南方，雙膝跪地……」

說至此處，青衫中年書生，身軀倏然一震！神色恭肅地躬身說道：「請出示金令，弟子好大禮參拜。」

拾三郎神情肅穆地點了點頭，探手入懷取出一面金質小旗，雙手捧在胸前，沉聲喝道：「見令如見祖師，跪下！」

青衫中年書生連忙雙膝跪地叩頭道：「弟子司徒眞叩拜金令。」

拾三郎沉聲說道：「司徒眞，你知罪麼？」

「千毒書生」司徒眞身軀一顫，俯首道：「弟子知罪了。」

拾三郎道：「你有何辯說沒有？」

司徒眞道：「弟子一時糊塗，受人之愚，請求令主從寬發落！」

拾三郎冷哼一聲道：「姑念你尚能自承糊塗認罪，責罰暫記，准你戴罪立功，起來！」

司徒眞聞言如獲大赦，連忙叩頭謝恩，長身站起垂手肅立一邊，竟然不敢開口說話了。

拾三郎收起金令，和聲說道：「眞老，你怎麼不說話了。」

司徒眞肅容躬身道：「弟子靜候令主法諭。」

拾三郎笑了笑，道：「眞老，我有話和你相商，希望你不要拘束才好。」

語聲一頓，微微一擺手，道：「我們坐下來談吧。」

說罷，自己先在一張石櫈上落了坐。

司徒眞站着沒有動，神情恭敬地道：「令主有話請只管吩咐。」

拾三郎深望了司徒眞一眼，又道：「我生性不喜拘束，又且年紀又輕，眞老如此拘束，我就不好和你商談什麼了。」

說着，抬手指了指對面的石櫈，道：「你坐下吧。」

他這麼一說，司徒眞這才躬身說道：「弟子遵命。」

話落，移步在石櫈上恭敬地坐下。

拾三郎沉默了剎那，注目問道：「眞老，那花半邪來過這裏麼？」

司徒眞點頭答道：「來過，在令主到達這裏之前半日就走了。」

拾三郎道：「知他去什麼地方麼？」

司徒眞道：「可能去了『擎天宮』。」

拾三郎道：「他是『擎天宮』屬下？」

「不是。」司徒眞搖頭道：「他是『擎天宮主』的內侄。」

拾三郎眨動了一下星目，道：「花半邪知道眞老來此的目的嗎？」

司徒眞道：「似乎不知道。」

拾三郎道：「他到這裏做什麼來了？」

司徒眞道：「這裏的主人和他是朋友。」

拾三郎道：「這裏的主人是誰？」

司徒眞道：「姓應名昌平，外號人稱『三手拘魂』。」

拾三郎道：「應昌平現在何處？」

司徒眞道：「和花半邪一齊走了。」

拾三郎默然沉思了剎那，又問道：「眞老怎知我要來這裏的？」

司徒眞道：「是羅天宏派人傳的消息。」

拾三郎再次默然沉思了剎那，話題倏然一變，問道：「眞老，如今之計該怎麼辦？」

司徒眞神情一愕！道：「什麼怎麼辦？」

拾三郎道：「外面的那些人。」

司徒眞道：「弟子聽憑令主的吩咐。」

拾三郎眨眨眼道：「我想聽聽你的意思。」

司徒眞微一沉思，道：「他們都是『追魂堡』屬下，無一不是心狠手辣的惡徒，以弟子之意，不如甘脆……」

語鋒微頓，作了個手勢，問道：「令主以爲如何？」

拾三郎眉鋒微蹙了蹙，道：「如此不嫌太過狠辣了些麼！」

司徒眞神色恭敬地說道：「這是令主宅心仁厚，但是如爲武林除害論，就不能算狠辣了！」

拾三郎想想，問道：「他們一共有多少人？」

司徒眞道：「大概有七八個。」

拾三郎道：「爲首之人是誰？」

司徒眞道：「弟子也不知道，不過，爲首之人很好認，他左右雙袖上都綉有兩朵金花。」

拾三郎心念電轉了轉，道：「眞老能令他進來嗎？」

司徒眞道：「大概沒有問題。」

拾三郎說道：「你就說我已經中了毒，叫他進來。」

司徒眞點了點頭，站起身子，朝外揚聲喊道：「請金花劍使進來說話。」

話聲甫落，立見一名臉蒙黑巾，雙袖各綉兩朵金花，身材瘦高的黑衣人，大踏步的走了進來。

金花劍使跨入石室，雙目寒電飛閃地瞥視了坐在石櫈上，精神顯得萎靡的拾三郎一眼，望着司徒眞問道：「東西得手了麼？」

司徒眞搖頭道：「沒有。」

金花劍使一怔！道：「爲什麼？」

司徒眞道：「他根本沒有把東西帶在身上。」

「哦。」金花劍使望了望拾三郎，問道：「搜過他的身上了麼？」

司徒眞微一點頭道：「搜過了。」

金花劍使雙目眨了眨，倏然寒電激射地逼視着拾三郎，冷聲問道：「拾三郎，東西在那裏？」

拾三郎裝着有氣無力的道：「什麼東西？」

金花劍使道：「藏寶龜圖。」

拾三郎道：「閣下想要得到它？」

金花劍使冷哼一聲，道：「你把它藏在什麼地方，快說！」

拾三郎道：「我不說，怎樣？」

金花劍使目中寒芒一閃，道：「拾三郎，你想找苦吃麼？」

拾三郎冷冷地一哼，道：「我不以爲你敢碰我一碰。」

金花劍使嘿嘿一笑道：「那我倒要試試。」

說着邁步就朝拾三郎面前逼去。

拾三郎倏然冷喝道：「站住！」

金花劍使脚下未停，仍然朝前緩緩逼近，瞬間已逼近至拾三郎面前五尺之處。

拾三郎濃眉微挑一挑，揚聲說道：「閣下，你如果不想死，就趕快給我站住！」

這話，立刻收了效，金花劍使脚下不由頓然停住，目露遲疑之色地瞥視了司徒眞一眼，旋即嘿嘿一聲冷笑道：「拾三郎，你已身中劇毒，還想嚇唬人麼！」

拾三郎語音冷凝地道：「我雖已身中劇毒，眞力難提難聚，但是我却有令你非死不可的辦法，你信是不信？」

金花劍使一搖頭道：「這我自是不信。」

語聲一落又起，閃道：「你有什麼令我非死不可的辦法？」

拾三郎道：「只要你敢再跨前一步，或者抬一抬手，我就立刻自絕此地！」

金花劍使淡然一哂道：「就是這個辦法？」

拾三郎道：「不錯，就是這個辦法，你有十條命也非死不可！」

金花劍使突然哈哈一聲大笑，道：「拾三郎，你是想死後變作厲鬼向我索命麼？」

拾三郎冷聲道：「我無須變作厲鬼向你索命，只要我一死，你的主子他就會要你的命，替我報仇，你明白了麼？」

金花劍使搖搖頭道：「拾三郎，你這話令我糊塗！」

拾三郎道：「你想聽聽理由？」

金花劍使眨眨眼睛道：「我希望你這理由是眞能令我不敢碰你一碰的高論！」

拾三郎神色從容鎭定地淡笑了笑，道：「閣下，我請問，你此來的目的是什麼？」

金花劍使道：「協助司徒眞先生取得『藏寶龜圖』。」

拾三郎道：「你取得了沒有？」

金花劍使雙睛一瞪，道：「拾三郎，你這不是廢話麼！」

拾三郎輕聲一笑，道：「閣下說的是，我這確實是句廢話，如果已取得『藏寶龜圖』，你早就去向羅揚波覆命邀功去了！」

語聲一頓又起，接道：「那麼我再請問，而今『藏寶龜圖』未得，藏在什麼地方也只有我一個人知道，你竟逞一時意氣之狠，逼得我自絕當場，你如何向羅揚波覆命？」

金花劍使神情不由一怔，眉鋒微皺了皺，道：「這個……」

拾三郎接着又道：「我一死，『藏寶龜圖』下落何處，便由此成謎，羅揚波必定要查問我是怎麼死的，只要一知道眞情，他怎會輕饒你，不立刻要你的命！」

金花劍使聽得心頭不由猛地一顫，渾身機伶伶的打了個冷戰！

至此，他是完全明白了。

拾三郎這話一點不錯，拾三郎若果自絕而死，羅揚波在震怒之下，他當眞是縱有十條命也非死不可！

於是，金花劍使雙目電閃地轉了轉，嘿嘿一聲輕笑，道：「拾三郎，幸虧你提醒我，不然，我險險誤了大事！」

拾三郎道：「閣下，你應該謝謝我，我救了你一條命！」

金花劍使陰笑地道：「是的，我的確應該謝謝你。」

語鋒微頓了頓，道：「拾三郎，我們談談條件，如何？」

拾三郎心底暗暗一笑，冷淡地道：「你想談什麼條件？」

金花劍使道：「你說出『藏寶龜圖』的藏處，我保証放你一條生路，怎樣？」

拾三郎道：「你不要碰我了麼？」（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連載

殘梅俠影

高皐・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英羽奔回長安，混入宮中，唔見淑妃，獲知唐皇已率親信逃亡，英羽爲追查諫笑姑下落，立偕敬珍珍等循唐皇逃亡之路追將下去。唐皇逃至馬嵬坡，三軍叛變，唐皇被迫，只好將楊國忠及楊貴妃賜死，秦國夫人眼見大勢已去，立抱起虢國夫人逃亡，但爲邊令誠等追及，美色當前，咸思染指，邊令誠等發生火併，激鬥間，爲一白衣醜漢乘機把虢國夫人刦去，秦國夫人也被擊至重傷，英羽恰於此時趕到，向垂危的秦國夫人詢問諫笑姑下落，秦國夫人却要他去救虢國夫人——

翹首待郎解緇衣

秦國夫人斷續道：「西……西北……」語音倏然而止，她再也不能告訴他什麼了！

人終歸有死的，誠如她所說，能够死在一個她認爲值得的人的懷抱之中，她總是幸福的。

英羽瞅着她那安詳的面頰，有着一股茫然之感，他不顧一切可能發生的危險，一定要找到她，現在他找到了，她却死在他雙臂之內。

他要追尋諫笑姑，却依然鴻飛冥冥，像石沉大海一般，然而他却意外的知道虢國夫人被擄，無端端地揹上了一個意外的責任。

死者臨危相託，他能置之不理麼？何況虢國夫人還與他綠結合體，有着一段不太平凡的感情。

因此，他以劍掘土，將秦國夫人埋了起來，然後奔上山頭，向打鬥之處遙望，戰鬥仍在激烈的進行，但敬珍珍等已能控制全局。

於是，他以千里傳音向敬珍珍道：「珍珍！我要去救人，事了之後，咱們在興平縣城會合。」

救人如救火，他不敢再作片刻躭擱，語音一落，便向西北放步急馳。

西北只是一個概畧的方位，失之毫釐，就可能謬在千里，而且那是一個山嶺重叠，古木遍佈的所在，在此等地區找人，何異於大海撈針！

這確是一項難以克服的困難，但他義無反顧，只好眼觀四面，耳聽八方，沿途搜尋下去。

「相公……等等我……」

他才翻越兩座山頭，敬珍珍已跟踪尋來，英羽眉峯一皺道：「珍珍！妳怎麼來了？」

敬珍珍一哼道：「怎麼，我不能來？」

英羽道：「不要誤會，珍珍，我是說那邊戰鬥未結束！妳似乎不該撒手一走。」

敬珍珍道：「誰說沒有結束？那個使金槍的被乾爹打得吐血而逃，他的部屬也一哄而散，打鬥沒有了對手，不結束成麼？」

英羽道：「好，好，算我說錯了，商伯伯他們呢？」

敬珍珍道：「我叫他們去興平縣了。」

英羽道：「璞兒交給誰了？」

敬珍珍道：「放心吧，有乾娘，項姊姊，還有月媚花嬌兩個丫頭，不會讓你的兒子餓着的。」語音一頓，接道：「你到底在找誰？是江姊姊？還是那個英德公主李龍姑？」

英羽道：「都不是……」

敬珍珍撇撇嘴道：「不方便說，是嗎？」

英羽尷尬的一笑道：「珍珍！妳怎麼忽然厲害起來了？」

敬珍珍道：「是項姊姊教我的，她說的對，男人沒有一個好東西，給他三分顏色他就要開染房了，所以……」

英羽道：「所以妳就學那河東獅吼，要大展雌威了！」

敬珍珍噗哧一笑，說道：「別說得那麼難聽，我可不願被人家指爲潑婦，說眞格的，你究竟找誰呢？」

英羽將秦國夫人臨終所託告訴了敬珍珍，又輕輕一嘆道：「當初爲了采蘋，我不得不與虢國夫人交往……」

敬珍珍一哼道：「也不得不登堂入室，作一次問津的漁人……」

她語聲甫落，忽扯着英羽的衣袖道：「瞧！那兒似乎有點古怪。」

英羽順着她所指之處一瞥，發覺一片布條飄揚在一株矮樹之上，此時夕陽含山，那布條迎風招展，顯得十分醒目。

英羽道：「可能被咱們找到了，走，咱們去瞧瞧。」

他們取出兵刃，悄悄接近那片低矮的叢林，敬珍珍摘下布條，道：「如此貴重的衣料，不是常人所能穿着的，咱們搜！」

他倆左右一分，緩緩淌進叢林中，深入約莫十丈，英羽脚下一窒，目光烱烱，現出一片凝重之色了！

敬珍珍也發覺前面的景象，令人毛髮悚然，她靠近英羽，傳音道：「相公，這般人，似乎江湖罕見……」

英羽道：「不錯，他們是一個極端詭異的門派，名叫死城。」

敬珍珍一呆，說道：「我也曾經闖過江湖，這可是第一次大開眼界，現在，雖已日色含山，但視綫依然十分清朗，他們點着九隻火炬，是不是另有用途？」

英羽道：「妳猜對了，他們這些火炬，作用極爲驚人。我在盧氏縣城的凶宅之中，幾乎栽在他們手裏。」

敬珍珍啊了一聲道：「他們是跟地獄三花一夥的？」

英羽道：「錯不了，地獄三花的火炬，與這些一般無二。」

敬珍珍道：「那怎麼辦？咱們總不能見死不救呀！」

英羽道：「當然要救，不過咱們最好將他們誘開，最好利用樹叢，使火炬無用武之地。」

敬珍珍道：「好，咱們分工合作，我誘敵，你救人。」

英羽道：「就這麼辦，不過，妳可要小心一點兒。」

敬珍珍道：「我知道，你不用担心。」

她說話之際，已摘下幾截樹枝，此時纖掌一抖，六點烏光分向六名閉目趺坐的大漢當胸擊去。

黑衣大漢一共九人，在一片林空的草地上坐成一個圓圈，中間坐着一名身材高大的白衣人，他左胸之上仍然血漬未乾。

白衣人的身側，橫臥着虢國夫人，她似乎被點了睡穴，正在安詳的酣睡着。

敬珍珍發出的樹枝，如能擊傷幾名黑衣人，自然最好不過，縱然無法如願，能將他們引開也是好的。

不過這十名詭異人物，可能是死城派中的高手，敬珍珍的襲擊不僅很難傷到他們，說不定還會引來一陣凌厲的反擊。

果然，人影幌動，捷逾飄風，敬珍珍的六截樹枝全部落空，一片開碑裂石的掌力，怒吼着向她撞了過來。

轟的一聲巨响，枝葉橫飛，泥土激射，劈拍之聲不絕於耳，敬珍珍藏身之處的矮樹，竟被掌力震得破碎支離。

所幸敬珍珍早已離開了那矮樹，冷嗤的笑聲又由另一叢矮樹之中傳來。

那六名黑衣人似乎動了眞火，他們身形微動，倏地兩側一分，逕向矮樹闖了過去。

空地上的黑衣人十去其六，誘敵之計算得大半

成功，英羽不能再遲疑了，一記金剛指力，遙遙向白衣人點去。

由於敬珍珍曾經出手誘敵，白衣人當然有了警覺。佛門絕藝雖屬曠代絕學，要傷他仍屬不易。

一閃愈丈，白衣人避開了一記無堅不摧的指力，不過他那奇醜的面頰之上，却是驚怒交集，還有一絲不易瞧出的恐懼之色。

在當代武林之中，除了幾個功參造化的佛門高僧，誰還能使用此等獨步天下的指力。

無論他怎樣的兇狠成性，那幾位高僧他實在招惹不起。當他查覺攻擊他的竟是金剛指力之時，就難免要現出畏懼之色了。

其餘三名黑衣人，也同樣被金剛指力嚇得一呆，雖然他們的震駭十分短暫，在英羽來說，可就獲得不少方便。

他在指力發出之後，跟着縱身救人，身形以燕子抄水之勢一站即起，挾着虢國夫人遁身向矮林逃竄。

救人是他唯一的目標，虢國夫人既然無恙，他自是不想與死城門下作無謂的糾纏。

但，人影急閃，捷如幽靈，那四名死城高手，竟一齊攔住他的去路。他心頭暗暗一凛，只好眞氣一沉，將身形停了下來。

白衣人冷冷一哼道：「你是誰？」

英羽道：「在下英羽。」

白衣人道：「咱們有仇？」

英羽道：「可以這麼說。」

白衣人道：「可以這麼說？閣下，能否加以註解？」

英羽道：「尊駕適才殺了一個女人？」

白衣道：「我只是傷了她……」

英羽一哼道：「你只是傷了她，她却付出了生命的代價。難道她又與你有仇？再說，你爲什麼要擄刦這位夫人？」

白衣人怒道：「這麼說，閣下是打抱不平來的了？你知道咱們是誰？」

英羽道：「不知道，尊駕何不說出來讓咱們見識見識！」

白衣人道：「你到地獄去查吧，咱們會超渡你的。」

大袖一抖，勁風襲衣，一面黑忽忽的追魂牌挾着無比威勢向英羽當胸急撞，他不問英羽的師承，出手就是絕招，可見他存下殺人滅口的心意。

英羽淵停嶽峙，連眼皮都未動一下，等待追魂牌距胸前不足一尺，才長劍一揮，向白衣人的脈門劃去。

他使的是佛門大慧大乘劍法，絲毫未曾作勢，出劍却輕靈無比，而劍鋒所指，正是攻其必救。

白衣人大吃一驚，運腕微挫，追魂牌反砸英羽的劍身，變招之快，令人目不暇接。

此人左胸傷勢未愈，招式竟能如此靈活，功力之高，堪稱江湖少見。

可惜他遇到的是佛門曠代奇學，武林無雙絕藝，他變招雖快，在大慧大乘劍法之下，仍然顯得遲了幾分。

噹的一聲，追魂牌碰到劍氣，幾乎脫手欲飛，他一條右臂，也感到一陣酸痲。

這是白衣人縱橫江湖以來從未遇見之事，他面色一變，倒退六尺，豆眼連續翻滾，說甚麼也不相信這位藍衫少年竟有一身如此高不可測的武功。

英羽冷冷一哼，道：「按閣下重傷秦國夫人致死，及强擄虢國夫人的行爲，在下就應該替她們姊妹向閣下討還公道，但是冤家宜解不宜結，閣下請吧。」

英羽想見好就收，但白衣人却嘿嘿一陣大笑道：「好大的口氣，上。」

英羽担心敬珍珍，不想跟他們纏鬥，那知白衣人却不願就此罷休，他舉手一揮，三名黑衣人便一齊撲了上來。

黑衣人使的是鬼頭刀，刀沉力猛，招式精奇，一上來便全力搶攻，白衣人也揮動追魂牌再度參戰，一時刀光劍影，互相惡鬥起來。

英羽以一敵四，難免有雙拳難敵四手之感，何況這四人的功力個個不凡。舉手投足之間，招招都是險着。

最使他窮於應付的，是他的左臂無法使用，雙拳變成了獨手，威力自然大爲減弱，因爲他帶着沉睡未醒的虢國夫人，就不能使出他的全力，在兵凶戰危的惡鬥下，還得顧及她的安全。

十招不到，他已經有點手忙脚亂，再這麼纏鬥下去，後果只怕難以設想。

於是，他一聲淸叫，掌中劍一招「蘭因絮果」揮洒而出，這一招劍式，用意不在傷人，但却寓守於攻，威力仍然强大無比。對方的一隻追魂牌，三柄鬼頭刀，像碰到一股至大至剛之氣，全被震得反彈而回。

他一劍揮出，似已算定圍攻他的四人，必會攻勢一窒，只見藍衫一盪，他已在那一瞬之間脫身陣外。

黑衣人仍想跟蹤攻擊，却被白衣人搖手阻止，他向英羽瞧一陣，道：「死城一派，從不放過與咱們爲敵之人，閣下兩次無端尋釁，已是本派不共戴天的生死之敵……」

英羽啊了一聲道：「這麼說，尊駕此次是替地獄三花找場面來的了？」

白衣人道：「今後找場面的多着呢，咱們騎驢看書本走着瞧！」

他舉手一揮，三名黑衣人迅速將九枝火取下，他再抖手掏出一粒彈丸，只見銀虹經天，一閃而逝，想來必是召集另外六名黑衣人的信號，但他們並未等待，信號擲出之後，便聯袂向南方馳去。

敵人身影剛剛隱沒，敬珍珍也由一側現身出來，她倚着一塊巨石，吁出一氣道：「好險，差一點沒有命了！」

英羽愕然道：「這是我太大意了，不要緊吧，珍珍。」

敬珍珍道：「我被他們追到之後，先跟他們拖延時間，在無法再拖之時，才出手相搏，那知他們功力奇高，我展盡大慧大乘劍法，也不能取得半點便宜……」

英羽道：「想不到這個神秘的門派，高手如此之多，咱們結下這麼一個強敵，實在是一項不幸之事！」

敬珍珍道：「不要担心，相公！我想天無絕人之路，咱們會平安渡過難關的，不過……」

英羽道：「不過什麼？」

敬珍珍道：「待會到與平縣城再說，你先拍開她的穴道吧！」

英羽拍開虢國夫人的穴道，但她並未甦醒，而且她的面色在變，由白變青，由青變紫，呼吸也由平穩變得十分急促起來。

英羽大吃一驚，急忙抓着她的手腕一試，發覺她胸腹之間竟然受到嚴重的內傷，遂放下手腕頹然一嘆道：「她的內傷十分嚴重，只怕很難支持到與平縣城了。」

敬珍珍道：「是那白衣人下的毒手？」

英羽道：「很難說，也是我與死城高手對敵之時，她被雙方所發的眞力所誤傷。」

敬珍珍道：「咱們不能見死不救，只好先找一個隱僻之處替她治療傷勢。」

療傷是勢在必行，但當着妻子面前替情人療傷，將是一件十分尷尬之事，因而，遲疑一陣道：「珍珍……」

「什麼事？相公。」

「我想……」

「怎樣？」

「我想請妳替她治傷……」

「哦，你自己呢？爲甚麼要找我？」

「這個……」

「咳，相公！當初郎情妾意……此時怎麼反而避起嫌疑來了？」

英羽吶吶道：「珍珍……我是怕……咳……愈陷愈深，……」

「不要緊，如果你們彼此願意，我不會那麼不近人情的。何況，能够容納別人，何在乎多一個虢國夫人。」

「妳太好了，珍珍，可是，咱們莽棘載道……我不想找些累贅，也沒有那份心情。」

「這……」

「珍珍，勞妳的駕……」

「不行，我沒有，療傷經驗，內力也沒有這麼深厚，不必顧慮了，相公！拖久了對她的傷勢，更爲不利！」

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之下，英羽只好找到一個隱僻的洞穴替虢國夫人治傷，敬珍珍守在洞外替他護法。

於是，他解開虢國夫人的胸衣，伸手摸着她少陰腎經的中位穴道，暗運內力，向她胸腹間淤塞的穴道緩緩衝擊。

約莫一個時辰，虢國夫人醒來了，這位歷盡滄桑的美人，終於內傷盡除，轉危爲安。

只是，她的感情却是無比的脆弱，這也難怪，當年「黃門飛鞚不動塵，御厨絡繹送八珍」的景象已不復存在，一個炙手可熱，權傾皇都的麗人，刹那之間，竟落得立錐無地，任是何等堅强之人，也會理智崩潰的。

當她瞧見英羽，這個帶走她眞正愛情的男人，她的感情像江河潰堤一般，就一發難以收拾了。

一聲嚶嚀，她投進英羽雙臂之內，淚水如同黃河之水，由雙目中奔放而出。

「相公……這……不是夢中吧？」

「不是夢中，但……」

「抱緊我，相公，抱緊我……」

「素娥，妳聽我說……」

「你不說我也知道，因爲我比任何人都要滿足，他們剝奪了我的一切，却奪不去我愛你之心，相公！此後天涯海角，我會跟着你的。」

「唉……」

一個歷盡苦難，情感崩潰的女人，她還能承受最後希望的破滅麼！英羽不能讓守在洞門口的敬珍珍傷心，他又能忍心使一個可憐的女人絕望麼？那麼，除了付之一嘆，他還能說些什麼？

然而，嘆息並不能解決問題，而他的處境，同樣是滿目荆棘，禍福難知，於是，他緩緩推開虢國夫人，道：「素娥，我替妳介紹一下……」

虢國夫人一怔道：「你替我介紹？誰？」

英羽道：「我的妻子……」

虢國夫人道：「是朱蘋妹子麼？你們已經團圓了……」

英羽道：「不，是敬珍珍。」

虢國夫人啊了一聲，張着她那雙迷人的明眸，向洞口瞧看着。

一個纖麗的身影，由洞口緩緩出現，她青絹抹額，背負長劍，秀美的粉頰之上，透出一股英朗明快的氣息。

她就是敬珍珍，一幅江湖女俠，活活生生的寫照。

虢國夫人粉頸一垂，向敬珍珍檢衽一禮，道：「楊素娥參見夫人。」

敬珍珍回了一禮，執着虢國夫人的玉手道：「不敢當，拙夫當年多蒙照顧，小妹還沒有向姊姊道謝呢！」

虢國夫人嬌靨一紅，道：「賤妾當年太過放肆，還望夫人多多海函。」

敬珍珍微微一笑道：「過去的事就不必提了，相公！咱們到縣城去吧。」

英羽道：「好的，山路崎嶇難行，妳照看着楊夫人一點。」

虢國夫人道：「咱們是去與平縣城麼？兩位可曾見到舍妹？」

英羽一咳道：「令妹被擄刦妳的白衣人所傷，最後又受到邊令誠的迫害，唉……」

虢國夫人心頭一震，道：「她遭到邊令誠的毒手了？」

英羽一嘆道：「自古紅顏多薄命，但邊令誠却被她擊瞎雙目，結束他那醜惡的生命了！」

虢國夫人痛哭出聲，說道：「極剛易折，極盛易衰，但是，如非國忠不才，楊氏又怎能遭到覆亡之禍……」

敬珍珍勸慰道：「往者已矣，姊姊應該節哀順變才是！」

虢國夫人道：「謝謝妳，英夫人，人死了如果當眞有靈魂的話，素娥會結草以報賢夫婦的。」

敬珍珍慄然道：「不要這麼說，姊姊！人生的道路本來就是崎嶇的，要緊的是咱們跌倒後能够爬起來。」

英羽道：「珍珍說的是，你得要堅强的一點，素娥。」

虢國夫人長長一嘆道：「你們認爲我還能爬起來麼？我沒有國，沒有家，是朝廷的罪人，人們鄙棄的對象……」

英羽道：「馬嵬坡的變故，只是人們的一時衝動罷了，事實上並沒有妳想的那麼糟，不要灰心，素娥，時間會冲淡一切的。」

在英羽夫婦勸慰之下，虢國夫人的情緒，逐漸穩定下來。當大地蒼茫茫之際，他們進入了與平縣城。

與平縣城是渭河平原接近陝北高原的縣城，因爲隣近大唐皇都，是一個物阜人豐，人文薈萃的所在。

在渭川客棧，他們找到了關西大豪，但除了他們原班人馬，還多了一個不速而來的客人。

他是弱水雙奇之一的年橋，英羽剛剛跨進客棧，這位老人家就忍不住大叫起來。

「你到那裏去了？公子爺！你再要不回來，老朽可就寢食難安了。」

英羽一驚道：「出了什麼事？前輩。」

商陵道：「不必着急，你們先歇息一下咱們再慢慢的聊。」

英羽見年橋神色凝重，知道必然事非尋常，不過，他們夫婦及虢國夫人也實在感到飢疲，先進點飲食倒是必要的。

飯後，他迫不及待的向年橋道：「前輩！是鈕姑娘出了事麼？」

年橋搖首道：「不，是姑娘要我來找公子談談的。」

英羽心情一鬆道：「原來如此，有什麼事請前輩賜告。」

年橋的面色一整，說道：「公子，是在找諫笑姑麼？」

提到諫笑姑，英羽的心情又立刻緊張起來，道：「是，是的，前輩知道諫笑姑在那兒？」

年橋一嘆道：「咱們姑娘對公子的關心，幾乎廢寢忘食。她知道你要找諫笑姑，不惜輕身冒險，跟蹤追查，最後，終於將海天禍水的下落，查了出來。」

英羽道：「鈕姑娘這份關懷之情，晚輩十分感激。」

年橋道：「諫笑姑目前仍在長安，但她即將前往漁陽！」

英羽道：「她去漁陽做甚麼？江朵蘋是否也在長安？」

年橋咳了一聲道：「江姑娘也在長安，諫笑姑要去漁陽，就是爲了護送江姑娘前往。」

英羽愕然問道：「她爲甚麼要將江朵蘋送往漁陽？」

年橋道：「諫笑姑雄心萬丈，志在武林……」

英羽道：「這與江朵蘋有關麼？」

年橋輕咳道：「自然有關了，否則老朽提它作

甚！」

英羽道：「前輩請說……」

年橋道：「諫笑姑意圖稱霸武林的手法，公子只怕畧知一二……」

英羽說道：「晚輩愚魯，還是請前輩說明白了吧。」

年橋道：「自古英雄俱好色，是眞才子自風流，諫笑姑就利用此一人性的缺點，豢養無數才貌無雙，身懷絕藝的女子……」

英羽啊了一聲道：「唐皇的秦國夫人，大燕的段夫人……」

年橋道：「不錯，她不僅要控制武林，控制江湖，連當代皇朝，她也要翻手爲雲，覆手爲雨，這個女人的心機，實在令人悚然心驚！」

英羽道：「可惜人算不如天算，馬嵬坡六軍不前，使她損失了一顆有力的棋子！」

年橋道：「公子是小覷她了……」

英羽道：「怎麼說？」

年橋道：「樹大招風，名高招忌，何況，楊國忠愚蠢如豬，楊氏之敗，早已在她意料之中了。」

英羽道：「那是說諫笑姑對大唐皇室已另有安排？」

年橋道：「是的，公子知道馬嵬坡影響所及，對大唐皇室發生什麼意外的遽變？」

英羽道：「聖駕幸蜀，王孫蒙塵，使大唐皇室的威信，受到難以估計的打擊。」

年橋道：「這是必然之事，但老朽所說的，是唐室中央政權的微妙轉移。」

英羽一呆道：「玄宗遜位給太子了？」

年橋道：「沒有，不過玄宗幸蜀，太子却去了靈武……」

英羽道：「前輩說的不錯，靈武是朔方軍的總部所在，也是大唐皇朝反攻安軍的主力基地，明皇年老幸蜀，而又大權旁落，遜位太子，只是遲早之事，但這與諫笑姑有什麼牽連？」

年橋緩緩說道：「公子還記得英德宮主李龍姑麼？」

英羽道：「聽說她曾經離開長安……」

年橋微微一笑道：「她離開長安是爲了尋找公子，結果她却當上天驕幫的副幫主了。」

英羽一怔道：「有這等事？」

年橋道：「不僅千眞萬確，馬嵬坡之變，以及太子靈武之行，全是她一手促成！」

英羽一嘆道：「勿怪楊氏姊妹成了明日黃花，連諫笑姑也不予重視了。那麼英德宮主李龍姑也隨太子去了靈武？」

年橋嘆息一聲道：「是的，唉，大唐大燕，因已在諫笑姑掌握之中，其他江湖門派，武林隱逸，也泰半身不由己，成爲她問鼎武林的工具！」

英羽錯愕良久，道：「江釆蘋並非武林中人，諫笑姑爲什麼也放她不過？」

年橋道：「史思明擁兵數十萬，縱橫大河以北，此人雖是安祿山的親信，大燕帝國却對他無可奈何，諫笑姑是想以江釆蘋姑娘作餌，爲未來的變化預作伏筆。」

英羽霍地長身而起道：「謝謝前輩，晚輩想就此赴長安一行……」

年橋道：「長安已被安軍攻陷，正處於極度動盪之中，諫笑姑可能已離開長安了，公子如若前去，豈不徒勞往返。」

英羽輕輕一嘆，說道：「晚輩別無選擇，只得前往一試。」

年橋道：「咱們姑娘已派人守候通往漁陽的要道及黃河渡口，公子最好先與咱們姑娘會合。」

敬珍珍道：「鈕家妹子現在什麼地方？」

年橋道：「在楓陵渡附近。」

敬珍珍道：「長安通往漁陽的道路十分之多，鈕家妹子怎能兼顧全局？」

年橋道：「咱們姑娘安排了傳訊方法，縱然關山修阻，也瞬息到達。」

關西大豪商陵道：「那是信鴿傳書了？」

年橋道：「是的。」

商陵道：「鈕姑娘守候之處，似以大慶關較爲適中，但信鴿傳書，瞬息千里，只要伏樁可靠，在楓陵渡也可適時攔阻，那麼咱們就明早上道趕赴楓陵渡吧。」

行程既經決定，英羽即偕同敬珍珍返回居處，他們剛剛踏入房間，忽見花嬌匆匆奔來，道：「公子，小姐，虢國夫人她……」

英羽一驚道：「她出了什麼事？」

花嬌送上一張便箋，說道：「公子！請瞧這個吧。」

那是一種常用便箋，上面是這樣寫着的：「漁陽鼙鼓動京華，孤城落日鬥兵稀，且待離亂話禪門，翹首待郎解緇衣。」

她確然走了，而且託身禪門，但餘情未了，躍然紙上，英羽沉默良久，忍不住發出一聲苦澀的嘆息。

翌晨，他們由興平出發，沿官道逕奔潼關，這一路之上，都是大燕防區，好在英羽認識不少安軍高級將領，倒也沒有發生什麼困難。

在禹王廟中他們會見了鈕柔兒，這位名震江湖的紅粉羅剎更謙恭，更深沉了，她雲髻高挽，長裙

曳地，舉止氣度之間，不亞於一位閨秀名媛。

她參見了關西大豪夫婦，再一一見過敬珍珍等，最後才對英羽嫣然一笑道：「諫笑姑一二日之間便可到達，大哥預備怎樣對付她？」

英羽道：「她是直奔楓陵渡而來麼？」

鈕柔兒道：「是的，不過她一行十五人之中，有幾個頗爲棘手的人物！」

英羽道：「是誰？」

鈕柔兒道：「內總管六指婆婆，外總管吸血羅剎，還有天驕八駿，每一個都是不可輕侮的武林高手。」

英羽長長一吁，說道：「珍珍！妳說咱們該怎麼辦？」

敬珍珍道：「你怎麼了啦？相公！在龍潭虎穴之中，你也沒有皺過眉頭，此時，倒舉棋不定起來了！」

英羽道：「我是覺得爲了一個江釆蘋，咱們值不值得去冒生命的危險！」

敬珍珍道：「如此說來，相公就太見外了，難道你對咱們還有不敢相信之人？」

英羽連忙搖手道：「言重了，珍珍！我怎會有那等卑鄙的想法。」

敬珍珍白他一眼，道：「那你就少說廢話，趕緊商討對敵之策才是正經。」

商陵哈哈一笑道：「珍丫頭的一張小嘴實在犀利，羽哥兒今後眞該小心一點，否則，就難免要自討苦吃了。」

語音一頓，接着面色一正，道：「三人同心，其利斷金，咱們既已跟着你，你縱然要造反咱們也會將老命交給你的，年大俠！你說咱們是岸上下手，還是半渡而擊？」

年橋道：「半渡而擊雖好，只怕對江姑娘不太相宜。」

商陵道：「那麼，咱們就在岸上下手吧，老朽托個大，到時候兩軍對敵，你們都要聽從老朽的指揮。」

宣大家道：「老頭子，你過過指揮的癮我不反對，可不要樂暈了頭，拿別人的生命當兒戲！」

在一陣哈哈笑聲之中，結束了這段談話，除了鈕柔兒忙着探聽敵情，其餘三人，均在禪房之內歇息。」

× × ×

黃河兩岸平疇無際，原野十分壯觀美麗。

楓陵渡是構通黃河南北的要津，雖然局勢動盪不寧，往來搭乘渡船的旅客依然絡繹於途。

在日正當中之時，一頂綠呢軟轎向楓陵渡飛奔而來，除了護轎而行的八名錦衣大漢，轎後還跟着幾名極爲岔眼的人物。

軟轎在渡口停了下來，一名錦衣大漢，舉目向河面一瞥，那滾滾黃流之中竟瞧不到一艘渡船，他心知事有蹊蹺，急向轎後一風韻動人的徐娘躬身一禮，稟道：「稟幫主！這楓陵渡口，竟瞧不到一隻渡船。」

那徐娘冷冷一哼，向右側蘆荻叱喝一聲，道：「出來吧，朋友，要怎樣咱們不妨商量商量。」

一聲長笑，關西大豪夫婦當先由蘆荻中併肩而出。

「好眼力，海天禍水，果然名不虛傳。」

那風姿綽約的徐娘正是諫笑姑，她對關西大豪夫婦視如未覩，面頰之上依然是一片冷肅。

她的目光在瞧向商陵夫婦的身後，直待月娟花嬌二人現身，她那櫻唇之旁，才現出一絲殘酷的笑意。

笑意逐漸消失，換來一片殺機，冷冷道：「當眞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你闖進來！不過，人都是愛惜生命的，你們如此愚蠢，究竟是爲了甚麼？」

宣大家濃哼一聲，道：「咱們要幹什麼，蠢豬都要比妳明白，可見海天禍水徒具虛名，是一個連豬都不如的東西！」

諫笑姑面色一寒，右掌微微抬了一下，又緩緩放了下來道：「我要殺妳，不過是舉手之勞，妳信是不信？」

宣大家道：「老婆子對吹牛拍馬之人見得十分之多，但以妳海天禍水的嘴臉最爲醜惡。」

宣大家一再惡語相加，海天禍水無法再行忍耐了，抖手一掌，一股猛如山嶽的暗勁，向宣大家迎胸撞來。

關西大豪夫婦，曾經雙戰諫笑姑，他們竭盡全力，也佔不到半點便宜，此時這挾怒一擊，宣大家自然不敢絲毫大意。

她提足全身功力，單掌平胸急吐，轟的一聲巨響，她身形一陣幌搖，忍不住連退數步，顯然，這一掌硬拚，宣大家已然落了下風。

老婆子一生剛强，這口氣她可下不去，反手撤下如意鈎，就待向諫笑姑縱身撲擊。

英羽急伸手一攔道：「殺鷄焉用牛刀，這一場老人家讓給我吧。」

宣大家還待不依，却被商陵拉了回去，道：「老伴兒！妳好意思跟晚輩爭功？好戲還在後頭呢，妳急些甚麼？」

商陵這麼一說，她再也不便爭論了，英羽藉機奔到諫笑姑的身前，道：「一個作惡太多的人，遲

早會遭到報應的，妳說是麼？諫笑姑。」

諫笑姑嘿嘿一笑道：「你是教訓我來了？」

英羽道：「在下是一片好意。」

諫笑姑道：「謝謝，還有麼？」

英羽道：「有，請妳釋放江采蘋……」

諫笑姑道：「這就是你們攔截去路的目的？」

英羽道：「不錯。」

諫笑姑面色一沉道：「辦不到！」

英羽怒道：「咱們只好生死一搏了，請！」

諫笑姑冷冷道：「你配，柏藝過來，這小子交給你了。」

柏藝名列天驕八駿之三，是八名錦衣大漢之一，一聲「遵命」出口，刀光有如長虹經天，已向英羽攔腰劈到。

天驕八駿果然不凡，這一刀不僅疾如閃電，刀風震耳，還帶着一片扣人心弦的破空之聲。

此人一言不發，出手就是殺着，如此兇狠之人，怎能不挑起英羽的殺機，他擰身却步，反臂出劍，避招還擊，幾乎是一氣呵成，柏藝身形還未着地，已被劍氣迫得倒翻而回。

英羽哼了一聲道：「閣下原來只有這點能耐？接招。」

點足彈身，一劍揮出，空際盪漾着一聲慘呼，柏藝的兩截屍身便像樹般倒了下去。

天驕八駿是天驕幇的中堅人物，他們修為精湛，每一個人的武功，都有他們獨到之處。

不過，人有失手，馬有失蹄，偶爾陣前失利，算不得什麼稀罕之事，可惜他只能攻出一招，未能盡展所長，而且一敗殞身，連復仇的機會也全部喪失。

自然，他的同伴不會讓他就這麼白白犧牲的，一片厲吼聲中，天驕七駿一齊揮刀攻來。

他們佔的是七星方位，攻出的招式也有點大反常情。

老大張魁佔的是天樞位置，他迅速揮出一刀，指向英羽的肩井，璇位上的孫賁跟着振臂出招，指向英羽的淵液，接着老四唐風，老五歸田，老六余化龍，老七文景，老八蕭八郎一刀跟着一刀劈出。

他們出招似有先後，氣勢却配合得無比的嚴密，七刀的部位是由右肩到左脅，分明是七人七刀，但在英羽的感受中那只是一人一刀一氣呵成。

天下武林門派衆多，其中不乏講求相輔相成，聯手克敵的武功，但像天驕八駿這麼心意脗合，如臂使指，將七人變為一人的整體行動，實在是罕睹罕聞。

刀法不斷的在變換，壓力也不斷的在增加，幾乎從第一招開始，英羽便落於被動，此時更是險象環生，危如纍卵。

敬珍珍鈕柔兒看得心頭一震，兩人一聲嬌叱，便待雙雙撲出。

關西大豪急沉聲喝阻道：「使不得……」

敬珍珍愕然反顧，問道：「為什麼？乾爹，英羽他……」

商陵道：「他不要緊，妳們一去就可能把事弄糟！」

這所謂事不關心，關心則亂，敬鈕二女念念不忘英羽的安危，就忽畧了他處變不驚，履危若安的情形。

他的處境固然險惡，但他猶能在千鈞一髮之中避過天驕七駿的攻擊，而且態勢上也在逐漸的轉變，似乎天驕七駿的攻勢，是為了配合英羽某一種動作而出招，他們已呈現一種無法自已之勢，敬鈕二女，現在瞧明白了，粉頰之上露出了迷人的笑容。

她們瞧出來了，諫笑姑自然早已明白，她哼了一聲，回顧六指婆婆道：「數月之隔，這小子竟習得一身驚人的武功，咱們要不將他除去，可能成為本幇心腹之患！」

六指婆婆道：「待老婆子將他的女人抓來，看他還能沉得着氣麼？」

諫笑姑道：「好吧，活的死的都可以，只要那小子心神一分，七駿就可以砍下他的腦袋。」

一聲長嘯，六指婆婆竄了出來，雙手一掄，十隻鋼鈎的手指，分別向敬鈕二人抓去。

鈕柔兒久闖江湖，打鬥經驗極為豐富，她知道六指婆婆這隻六指枯爪可以洞石爍金，除了敬珍珍的毘盧劍，任何兵双也奈何她不得。

因而她與敬珍珍兩下一分之後，急傳音道：「珍姊姊，這老虔婆身如金剛，混身刀槍不入，對隔空點穴更具有極深造詣，現在由我誘她拚鬥，妳抽冷子用毘盧劍傷她。」

語音一落，縱身急進，掌中劍一招卞莊屠虎，直刺六指婆婆的前胸。

六指婆婆估不到鈕柔兒竟敢使用如此大胆的招式，口中一聲怒叱，伸手向劍身便抓。

鈕柔兒咭咭一陣嬌笑道：「老虔婆：妳上當了，試試姑奶奶這個！」

紅粉羅刹善於使毒，是人人皆知之事，六指婆婆縱然刀槍難入，對毒物仍要顧忌幾分，因而她身形一窒，抓出的手臂也猛的一縮。這位六指婆婆，當眞兇悍無比，她手臂縮回之時，同時彈出三縷指風，只見勁風如矢，向鈕柔兒的雲門，氣舍，神封三處穴道點出。

鈕柔兒早已對她隔空點穴存有戒備，她手臂剛

縮回，鈕柔兒已經飄身閃避。

六指婆婆的指風落空，鈕柔兒的長劍再度刺了過來，這一次她更為大胆，長劍所指，竟是六指婆婆的雙目。

面對當代武林絕頂高手，鈕柔兒似乎太過狂妄，果然，喀嚓一聲，長劍已被六指婆婆抓折，她那嬌小的軀體，也被對方手臂帶來的暗勁撞得連連後退。

斷劍後退，總算便宜的，六指婆婆可不願就此放過於她，單臂一振，小半截斷劍像流星逐月般向她後胸射去。

兩聲驚心動魄的慘叫，鈕柔兒倒了下去，斷劍插進她的背部，幾乎透胸而出。

鈕柔兒身負重傷，六指婆婆也沒有佔到多少便宜，敬珍珍一劍急揮，她的右臂竟被齊肩劈落。

這場搏鬥極為暫短，結果却如此的慘烈，敬珍珍救回了鈕柔兒，吸血羅刹也趁機將六指婆婆扶上軟轎。

六指婆婆斷臂，使諫笑姑的實力大受影响，最令她駭異的，是英羽絲毫未受干擾，並激起了他的殺機。

佛門大慧大乘劍法，他已盡量展開，只見到劍氣氤氳，瀰漫全陣，天驕七駿已然先機盡失。

諫笑姑畧一凝神，忽撮口一聲長嘯，道：「住手。」

這一聲叱喝，她貫注了數十年修為的內力，天驕七駿首先撤陣後退，英羽也只得停下手來。

敬珍珍急忙奔到英羽的身邊道：「相公！你沒什麼吧？」

英羽道：「我很好，是鈕姑娘受了傷麼？」

敬珍珍吁口氣，說道：「傷得很重，但生命可保無慮。」

英羽道了一聲好，抬頭逼視諫笑姑道：「幇主有什麼指教？」

諫笑姑道：「本幇主不忍不教而誅，才想對你說個明白！」

英羽哈哈一陣狂笑道：「不忍不教而誅？妳為什麼現在才說？」

諫笑姑面色一沉，說道：「你認為我是怕了你麼？哼，當眞拚鬥下去，你們半數之人，只怕難逃活命……」

英羽暗道：「諫笑姑，吸血羅刹都是極端可怕的人物，甚至六指婆婆也有再戰之能，一旦戰火重燃，自己這邊傷亡在所難免。」

縱然如此，他並無委屈求全之意，濃眉一挑，道：「戰機難測，閣下最好不要太過自信！」

諫笑姑道：「我可是一番好意，信不信只好由你了。」

英羽道：「說吧，在下洗耳恭聽。」

諫笑姑道：「你攔住咱們是為了要江采蘋？」

英羽道：「不錯。」

諫笑姑道：「江采蘋是玄宗皇上的梅妃，你為什麼要攔路搶刦？」

英羽怒喝道：「胡說，她是我的妻子。」

諫笑姑道：「咱們總不能相信你片面之詞，對麼？」

英羽道：「那妳就叫江采蘋自己說好了。」

諫笑姑道：「聽說你英少俠有一套迷惑女人的能耐，如果江采蘋對你一見鍾情……」

英羽冷哼一聲道：「這就是妳的藉口？」

諫笑姑咳了一聲道：「好吧，你既然這般說法，本幇主只好賭賭運氣了。不過我還要勸你一句，要江采蘋自己說，可能是最糟的一記敗筆！」

英羽道：「在下不想多說廢話，妳可以讓她出來了。」

諫笑姑道：「還有一點……」

英羽道：「還有什麼？」

諫笑姑道：「如是江采蘋承認是你的妻子，本幇主自然讓她跟你去，如若她不呢？」

英羽道：「在下扭頭就走。」

諫笑姑道：「君子一言。」

英羽道：「如白染皂。」

諫笑姑雙掌一擊，道：「出來吧，采蘋，說出妳的心意，免得他纏個沒完。」

轎簾一盪，一個身着紫衣，頭挽宮髻的絕代佳人，緩緩跨出轎外，她目蘊淚光，眉攏輕愁，艷若春花的嬌容，似乎較往日更為清瘦，不過，英羽一目之下，已瞧出她正是他日思夜想，魂牽夢繞的江采蘋。

他前幾步，激動得想將她擁入懷中。

但他終於忍了下來，道：「蘋妹妹，妳……一向可好……」

江采蘋道：「我很好，不勞少俠掛念。」

「什麼？少俠？蘋妹妹，妳怎能夠對我如此稱呼？」

江采蘋是英羽唯一深愛的人，也是他海枯石爛，愛心不移的妻子，想不到久別重逢，她却以毫無情感的音調，說出那刺耳無情的稱呼，無怪他如同江心失足般的駭異了。

江采蘋對他那駭異的神色依舊處之漠然，仍平淡的緩緩道：「我能稱你什麼呢？少俠。唉，我是明皇的妃子，你是江湖俠士，咱們身份相差十分懸殊，你不該稱我為妹妹的！」（未完待續）

無毒丈夫續篇

孫玉鑫・文
董培新・圖

七十二將相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屈老西口舌便給，把公孫可陰謀說破，使得公孫可與邀請前來助拳的艾天池，金老魃發生火併，総因公孫可早有預謀，且奸詐無匹，使得艾天池和金老魃均中他的詭計，艾天池爲金老魃踢死，金老魃也重傷垂危，公孫可乘機偕紅姬相將躍入水中，東岸一衆羣豪，目睹公孫可與紅姬縱入水，深諳水性者，均紛紛縱身入水追踪，他們剛剛投身入水，遠處屈老西突又現身疾射而到，並揚聲高叫衆人不可往追，可惜他臨到片刻，更喊晚了剎那，東岸所留下羣豪，已只剩不會水的旱鴨子了——

絕洞困蛟龍　守株伺狡兔

屈老西猛一跺脚，才待飛身他往，目光掃過西岸死屍堆上，驀地發現有人挪動，立卽飛躍過去。他自屍堆下拖出一個半死的人來，哈哈，寃家路窄，那人竟是金老魃，一身浴血，但仍然活着。

屈老西可別打楞，首先掏出一粒保元守命的丹丸，給老魃吞下，然後把老魃往身上一揹，疾縱而去。

就這剎那間，明眼人似乎早該看出端倪，原來在東岸的一條龍等奇客，竟不知何時早已走沒了影兒。

×　×　×

「喂，這是個什麼地方？」

「嘻嘻，人住的地方！」

「唉！」發問的人，以一聲長嘆作爲自慰又似自哀，這也難怪，他落到這種下場，除了嘆息外還能如何呢？

可是那答話的人，却不容他以一聲長嘆結束談話，道：「怎麼，一代巨魔，就祇會嘆氣？」

「屈朋友……」

「嘻嘻，有意思，咱們竟然成了朋友？」

「唉！我也沒想到會有今天，不過我金老魃大小總算個人物，這次能活着，全虧了屈朋友……」

不用問了，這兩個人一是那僥倖沒死的金老魃，另外那位正是被綠林中人恨入骨肉的屈老西。

屈老西接着金老魃未完的話鋒道：「我說老魃你，稱我作朋友，好，咱們一言爲定，就作朋友，不過有件事我得聲明，你這條命並不是我救的！」

金老甎苦笑着眉頭一皺道：「不是你是誰？」

屈老西答話乾脆，道：「無毒丈夫！」

金老甎一楞，道：「我不信，你拖我出來，給我服下一丸奇藥，那時候我……」

「對，那時候你正醒着，等揹你走後，你可又昏死了過去，是無毒丈夫以至高的功力，代你醫好內傷，更給你服下了一粒『天元丹』，要不你呀？哼！」

一聲「哼」，代表着「早就玩完大吉」之意。

金老甎人認死扣兒，道：「假如你沒救我出來呢？」

屈老西更刁，道：「假如沒有無毒丈夫呢？」

金老甎道：「無毒丈夫救人，是看在你的份上，你之救我却不同了，我們有仇，你救一個仇人，這胸襟……」

屈老西馬上接口道：「你可別弄錯了，那時候我沒顧得看你是那一個，否則你放一百二十個心，我不會救你的。」

金老甎微笑的，道：「屈老西，說這話，你不屈心？」

屈老西也笑了，道：「你既然知道我這樣的屈心，幹麼一再的逼我非說屈心話不可？」

金老甎先是一楞，繼而一拍頭頂道：「對，從現在起，俺老甎不提這回事了，可以吧？」

「對嘛，這樣才够朋友。」

「老西，俺也這樣叫嘍？」

「笑話，不叫我老西，難道叫我老尿不成？」

「老西，這是個什麼地方？」

「我說老魔頭……」

「改口如何，俺姓金，老金，叫俺老金。」

屈老西嘻嘻一笑道：「你是『老筋』，誰又是條『嫩筋』呀！」

「別玩笑，說眞的，這是個什麼地方？」

「你可怪了，幹什麼釘着這句話問不完啦？」

「不是的，俺有個感覺……」

「得了，老金，你重傷乍癒，還須調息，省省心……」

金老甎突然壓低聲音道：「這間石室，好像已深入地下二三十丈了，對不？」

屈老西不由驚咦一聲道：「厲害，你是怎麼看出來的？」

金老甎一笑，道：「不是看，是嗅出來的，別忘了我從前是金老甎，住慣了陰濕的地下地方，所以……」

屈老西搖頭道：「恰恰相反，旱甎到處，如在古九日在天，點水不生，江河自乾，陰濕個屁！」

「別玩笑，請快告訴我實話，因爲……哎呀不好……」

「怎啦，莫非艾天池兩巴掌眞打糊塗了你！」

「不不，是你提起旱甎，使我想起……」

「想起你那個費盡九牛二虎力，才收爲己用的火怪了。可對？」

「正是，這東西，可比眞的旱甎兇得多了，萬一……」

「放心，你那位寶貝怪物，現在正享受着奇特的招待，等此間事了，你們就可以見面啦。」

「老西，這可不是鬧着玩的，那東西並不是眞的火怪，祇是巧獲奇緣……」

「好啦好啦，我老西祇能和你說到這裏，反正他仍然還是你的，不久就能見面，那時對他對你都百益無害。」

「你既然這樣說，我再不信就成了混蛋啦，其實我也是好心，生怕他被公孫可這老兒收服。」

「不會的，你安心就是。」

金老甎嗯了一聲，沉默刹那，突又問道：「看這間石室，似乎四通八達，却怎地不見另外有人往來？」

屈老西嘻嘻一笑道：「乾脆點說，你都想問些什麼？」

金老甎尷尬的一笑道：「老西，我這個人心裏存不住事，尤其當直覺出必將發生大事的時候，就更好奇，所以……老西，請教請教。」

屈老西想了想，說道：「告訴你是可以，但有條件！」

金老甎道：「凡我能够辦到都行，你說吧！」

屈老西道：「從現在起，兩個對時內，我說什麼你必須聽什麼，否則你別想我說出半個字來！」

金老甎答應了，屈老西才附於金老甎耳邊，以第三者無法聽到的低聲，把石室究在何處，及一切內情全告訴了金老甎！

金老甎神色駭然而愕楞着，半晌之後才開口道：「當眞如此？」

屈老西把臉一板，道：「怎麼，我老西又不打算放印子錢給你，騙你作什麼？」

金老甎嘆息一聲道：「不是的，我只覺得公孫可這老兒太狠了點！」

「狠？哼！老金，你等着瞧吧，有句俗話，是『天網恢恢』，人有千算萬算，不如老天爺隨便的一算呀！」

「老西，我等不及了，可能先讓我見見這位『無毒丈夫』？」

「不行，時間太早，他恰又不在此地，現在你有件事更非先辦不可，來，好好的調息一番，等着

喊你就是！」

金老甎不是傻子，道：「有場搏戰要來？」

屈老西道：「瞧，你有多聰明，難道你叫公孫可使壞幾乎喪命的這場過節，不希望再找回來？」

金老甎恨聲道：「我懂了，聽你的！」

說着，他立刻趺坐提氣，靜靜用起功來。

× × ×

「流波潼」下，水流湍急！

巨石壘側，深約二十丈處，已近底床，妙的是正當石壘下側，有一黝黑的深洞，水注洞口，頓成急漩，漩渦十丈，其吸力無窮，雖萬斤巨石，也僅僅一轉無踪。

落葉，片木，鵝毛，輕紗，百物當者皆沉！人！更不例外！

於是自最早縱入水中的「掌中刀」，及其所率第一隊高手起，至紅姬，公孫可止，入水皆未逃過這天然的吸漩之力，全被吸入了深洞以內。

妙的是沉入洞中約二十丈後，吸力頓失，如沐溫池，只是，必須呼吸，呼吸必須登上水面，但只要被捲漩洞中，再想出去比登天還難了！

水漩力大無窮，誰也休想能闖水而上！

掌中刀全隊高手，自被魚貫吸入洞中後，內中三人因被漩吸入洞時，掙扎相抗，眞氣內力消耗忒煞，無法閉住氣息而死，餘者幸能谷憑功力順勢隨水波逐流而行，終於發現中途有處高地，水流下方，掌中刀首先躍上，大家方始能喘息自如。

這高地不廣，僅三丈長五尺寬的一條石縫。

天生萬物，造化之奇，此處可見一二。

此處亦爲水底，上覆巨流，但因水道曲折，至此水勢又疾，一瀉千里，所以這僅僅高出三尺的石縫，救了掌中刀等人的性命。

刹那，第二隊，第三隊……第五隊的人，全到了，不過這四隊却沒有掌中刀第一隊的幸運，死傷過半。

雖說死傷過半，但五隊人全由乎自然的原因，冲上了石縫，石縫中已是人滿爲患，擠到必須有人騎上他人的脖子。

三鼠和近十五六名江洋巨盜，也被吸衝而來。巨盜中，死去四人，三鼠却因功力水性特高，不但沒有受傷，內力眞氣也損耗不多。

三鼠和十一名巨盜雖然由水中露出頭來，能够呼吸但却無法再上半步，除非先到的人肯自己跳到水中讓出位子來。

此時，人人自顧不暇，誰願意死，何況三鼠在公孫可座下高手眼中，沒當回事，自然越發沒人理會！

三鼠自是比不了公孫可，但現在公孫可沒來，又正當生死關頭，三鼠想都不想六掌齊出，頓時撲殺了三人。

有了三個位置，三鼠一躍而上。

掌中刀突見三鼠傷人，立即向另外四名領隊示意，接着一個挨一個的五位領隊逼近了三鼠！

三鼠豈是省油燈，目光微移，業已看清危厄將臨，彼此心意相通，同時冷笑出聲，六手暴出，各自制住了身旁的兩名人物。

三鼠中的老大，此時方才沉聲對掌中刀喝道：「姓陰的，你再敢往老子兄弟存身地方逼近，老子就首先宰了你們這六個人，然後咱們來個水裏大戰，老子兄弟敢說在水裏面可不怕那一個！」

掌中刀嘿嘿兩聲，根本不停。

他不停，其餘四名領隊，也毫無顧忌的仍然欺近。

三鼠一楞，揚聲道：「你們當眞不顧自己兄弟們的死活？」

陰化雨，掌中刀，一聲獰笑道：「爾三鼠喜歡來次水戰，陰老子人稱天山赤蛟，水面上更沒怕過人，至於你以老子們手下的性命，來威脅停步，更打錯了主意，剛才你們已殺了三個，現在老子不信你們會不敢下手，反正有賬好算，嘿嘿！」

三鼠這次可眞傻了，論功力技藝，他三人不是掌中刀等五位的敵手，談水性，掌中刀也高過他們三兄弟些許，弄巧成拙，非想辦法不可。

念頭轉過，三鼠中的老三，語調轉爲和氣的說道：「陰朋友，咱們講和如何？」

掌中刀連話都懶得說了，人却又疾又快的越發近了。

三鼠偶見尚在水中露出頭來的同件，頓時得計，伸手以迅捷無比的手法，一邊把身側被制的敵人拋向水內，一面已將同伴都提登石縫之中。

此時恰好掌中刀已逼來，剛被提上石縫的十名高手，雖已疲極，但仍以怒目逼視着掌中刀，大有你再向前，咱們索與併骨之意！

掌中刀爲對方拚死的氣勢所阻，果然不敢再往前逼！

三鼠和這十名高手，意在得一喘息機會，見此情形自然嚴加戒備，但却並沒有其他舉動。

於是雙方相峙，久久不變！

突然水面一陣輕响，兩條人影由水中一騰而起，衆人眼前一花，來人已單足踏臨石縫邊沿的寸餘地方，現出身形，竟是公孫可和紅姬。

掌中刀心中大喜，才待開口，公孫可早已看清形勢，目射寒光罩向三鼠及十名高手身上道：「你們想幹什麼？」

三鼠在看清來人是公孫可後，已變了臉色，三鼠中老大勉强笑着說道：「公孫老前輩駕臨，那就好了……」

言下之意，請求公孫可諒宥並代爲作主。

公孫可不必聽到手下的稟陳，由所見中已明白一切，冷哼一聲道：「三鼠，老夫的手下，也是爾兄弟胆敢妄動的？」

大鼠哭喪着臉道：「前輩求生嘛，所以……」

公孫可沉聲道：「爾等是要死要活？」

三鼠道：「死怎樣活又如何？」

公孫可道：「死很簡單，爾兄弟向老夫動手就是，活嘛其實也不困難，一句話，從現在起是老夫座下之人！」

「活！活！活！」

三鼠迭聲答應，他們要活下去。

公孫可一笑道：「凡是老夫座下，必守嚴規，令出不容違抗，否則死，爾兄弟可懂？」

三鼠齊聲應道：「懂。當守主人金律！」

他們口氣變的好快，已以「主人」二字相稱公孫可。

公孫可陰森森的一笑，道：「這樣說來，爾兄弟是決定相隨老夫左右了？」

三鼠躬身道：「我兄弟早有此心，只因……」

公孫可揮手道：「不須要多解釋什麼，茲後聽令行事，目下，就有爾兄弟建功的機會，仔細的聽着！」

三鼠恭應，靜聽吩咐。

公孫可目光一掃手下人，才嚴肅的說道：「稍待東岸羣俠必將到來，爾等各以暗器將彼等阻住登臨石縫，三鼠及五領隊，即可隨老夫潛水直撲龍宮，宮中藏寶甚多，任何人獲得，必須首先呈進，然後由老夫再各賜還，聽清楚了沒有？」

掌中刀及三鼠齊聲回答，公孫可手一揮，當先與紅姬投縱水中，三鼠及掌中刀等八人，隨之而行，他們再沒有出現。

移時，水面聲動，羣俠果然由水中露出了頭臉，石縫中數十名經公孫可一手訓練出來的好手，早已有備，紛紛射出暗器！

厲吼慘號聲起，水中頓即浮屍數具血團泛起！

武林羣俠先時毫無防備，當死傷十數人後，後者無不乘機長吸口眞氣，沉身水中，苦思良策。

突然，百十條手臂倏忽自水中出現，接着是寒星，火閃，烏芒不一而足的暗器，射向石縫中！

石縫狹長，無可躲避，公孫可的手下，也沒能料到自己的暗器引發了對方的靈機，於是來而不往非禮也，頓時倒臥死傷了一大片！

原來羣俠苦思對策時，竟不約而同想起了暗器，內中尤以「華山派」烈火眞人弟子們的火器爲最兇，這種火器，是特殊製品，遇水仍能燃而不滅，四粒「全家福」，相繼第一次反攻的暗器之後射向石縫，天可憐石縫中近百名公孫可的手下，竟應了這歹毒火器「全家福」的怪名字，死傷了個一人不剩！

不知是誰，突然發現水中另有一條通道，又見公孫可和紅姬沒有影子，咸信人已進了另外這條水道，於是羣俠喘息稍息後，重潛水中追了下去。

這條水道狹窄而極長，水性稍差的人，無法游到地頭，內中十幾個人，在半途中被迫返回，仍有三人窒息死於水下。

餘衆總算游過了這條水底狹道，到達一處漸漸高形如圓桶的出口，等到爬上出口，大家無不精疲力盡，所幸上面僅是石崖而無水，遂東横西倒各自休息。

休息中，有人似乎聽到一陣極爲輕微隆隆聲，但等到注意後仔細探尋發聲來源，却是毫無所見。

此處難以推測究在地下多深，但目光所及却能看出，是和先時那狹長石縫一樣，可供歇足岩洞。

移時，部份功力稍高各大門戶的高手，已調息無碍，紛紛起身，四面來找出路，始知竟爲絕地。

少林僧人一印大師，首先悄悄對武當高手「金劍」玄清眞人道：「道兄小心，此間通路只有來時那條狹道，但却不見公孫可及其手下人，貧僧直覺似已陷身彼等陰謀埋伏之中。」

玄清眞人四外掃了一眼，說道：「貧道也有此感覺。」

一印大師道：「我們再搜上一次，若眞無第二個可通的門戶時，就該立刻由來時桶形圓道返回，另想辦法。」

玄清眞人憂形於色道：「只怕很難，水力奇大，來時順水，已有二十幾位施主幾乎窒息而死，返時逆水，必有死傷……」

一印大師接口道：「設留此處，姑不論公孫可是否會暗下毒手，只以無食飽腹一事來說，也是死路一條。」

玄清眞人想了想道：「最好是告訴大家，聽憑自主。」

一印大師頷首，玄清眞人立刻開口把所推想的事情對羣俠說出，羣俠在驚凛下方寸不亂，決定各出全力先在當地找尋門戶，若實難求得，再議回程之事。

於是大家相率動手，岩洞雖深，終無寸遺，被搜尋得極爲仔細，誰也沒有能够發現別有出路或門戶。

事情到了現在，只有共商行止一途，最後有二十幾人自知功力難以逆水安返，決定留下。

一印大師和玄清眞人，安慰留下的人，說他們只要找到公孫可或安返岸上，必携長繩救衆人出困，然後即率餘衆縱身來時圓桶般出口，準備回程。

詎料一印大師入水未及丈深，已縱竄而出，以沉重的語氣對玄清眞人道：「我們出不去了。」

玄清一楞，有人搶先問道：「爲什麼呢？」

一印大師微吁一聲道：「入水丈後，貧僧方始發現水道已爲人堵塞，那是一處機關鋼門，厚三尺，開有十數錢大孔洞，以便水能活流，因之方始我等未能事前發覺此變！」

玄清恍然大悟道：「先前那隆隆之聲，必是此門掩闔時所發無疑！」

不錯，玄清眞人說對了，可是「馬後之炮」，於事無補！

一印大師沉思有頃，突然揚聲問道：「那位施主懷有寶刃，請暫借貧僧一用！」

點蒼長老「神刃」向陽，探手取出一柄奇小的神刃道：「老朽這『寒月神七』不知合用否？」

一印大師大喜道：「久聞施主神刃無雙，此七無堅不摧，也許能够削斷那三尺鋼門……」

話未說完，壁間突然傳來哈哈嘿嘿的獰笑聲，玄清眞人沉聲喝道：「什麼人？」

壁間笑聲已止，有人冷冷發話道：「老夫公孫可！」

一印大師揚聲道：「貧僧等被困於此，可是施主所爲？」

公孫可又是一聲哈哈道：「老夫不敢掠人之美，此間種種埋伏機關，爲前人所留，老夫只是稍加利用吧了！」

玄清眞人道：「你此舉意圖何爲？」

公孫可笑道：「武當總差少林一籌，由此更足證明，玄清，你忘記以施主之學相稱老夫了！」

玄清眞人雙眉一挑道：「憑你怎配！」

一印揮手勸止玄清，悄聲道：「別動火氣。他既能由別處傳聲，可見另有門戶能通，纏着他，我來找這門戶！」

玄清面有愧色一點頭，揚聲說道：「貧道及此間被困羣俠，僅一時失誤，並非是無法可想……」

壁間公孫可話聲又起道：「哦，老夫很想聽聽你這小老道的脫困辦法！」

玄清眞人道：「向施主寒月神七無堅不摧！」

公孫可嗤笑一聲道：「對，可惜神七雖利，却削不動那寒鋼三尺的厚門！」

玄清眞人目光一瞥，發現一印已趺坐地上，精，氣雙淸，知道一印正以少林不傳之秘的「天遊禪功」，搜索公孫可發話之地，於是立刻又揚聲道：「另外貧道等人還有兩個辦法！」

公孫可竟驚噫出聲道：「還有兩個辦法？小老道，這不是欺心之談吧！」

玄清眞人的臉紅了，所謂另外兩個辦法，正是他在毫無辦法而又不能停下話鋒時，說的欺心妄語，被公孫可指說出來，由不得深自慚愧。

但轉念間想到自己此舉雖說也犯門規，尤與生性不合，只是却能有拯救近百位武林同道時，心中再無不安的感覺了。

他心平氣靜下，靈智竟亦恢復，冷哼一聲道：「公孫施主，你儘管不信就是！」

這句話聽入公孫可耳中，煞是作怪，公孫可竟然深信玄清必另有妙策，這原因說來簡單，一是公孫可老奸之輩，對各大門戶中的楚楚人物，早皆暗中探知，玄清眞人正是武當高手中的高手，而爲人方正，向無虛言，再者人有不容易改變的天性，若說的虛語，經人點明，爲堅人信，莫不是親娘祖奶的大發其咒，越是如此，越令人難信其實，反之言本是實，若遇委屈，在稍加解釋仍難獲人相信時，往往不再辯解。

現在玄清眞人平淡的一句話，正是不再多爲辯解之意，難怪奸猾歹毒如公孫可，也上了當。

上當下的公孫可，不由問道：「老夫相信你另外兩個辦法，是不會說出來的……」

不料玄清其人一笑道：「這却未必，說也沒有關係！」

公孫可不由大喜，道：「哦，如此老夫願洗耳恭聽。」

玄清一聲哈哈道：「你相信了？並且願意恭聽了？」

公孫可道：「武當玄清之言，應如季布！」

言下之意，季布一諾千金，季布言必有物，玄清之言，也同於季布，這是公孫可捧人的慣技了。

怎知玄清一聲輕叱道：「本來是可以說給你聽上一聽的，不過現在貧道改了主意，最好你還是不要相信！」

公孫可暗中一凛，他沒料到，玄清竟然如此聰明。

一凛之下，欲進姑退，道：「老夫本就不信，爾等已處絕地，大言不慚另有妙法，旨在欺人，所以老夫早已斷定你是無法自圓其說的。」

玄清哈哈一笑道：「當眞？」

公孫可見又有了希望，打蛇隨棍上，道：「自是當眞。以老夫身份，說了不信，自是不會再信的了！」

那知玄清又一聲哈哈道：「這太好了，我本就沒叫你信什麼，你不信是最好最好，我也省省事少說兩句。」

公孫可至此方知受了調侃戲弄，大窘之下惱而羞的叱道：「小雜毛，老夫不會輕宜饒過了你！」

玄清厲聲道：「你不饒我，焉知我肯饒你，大不了你從秘門中出來，玄清早想和你這沽名之徒戰上幾合，只怕你沒有胆子。」

公孫可沒有答話，因爲他被玄清一句「秘門」給驚住了，使他越發相信玄清業已發現門戶所在！

其實一印大師和玄清眞人，不論功力技藝智慧經驗，在在俱是當代武林一流人物，自進入岩洞，卽知必有其他門戶，後因那多人手仔細寸寸排搜，皆無所獲，非但並未死心，反而越發明白門戶奇秘無比。

內中更有一件可作實證的事實，就是從初次石縫追踪公孫可等人，直到現在存身地方，他們沿途觀察的十分仔細，絕無其他通路，既是別無通路，而不見公孫可師徒人影，這不必再問，定有秘密門戶藏身。

敵暗我明，敵熟路徑埋伏而我無所知，這才是一印大師和玄清眞人終於决定由原路退回的最大原因。

可巧公孫可已封閉了退路，又忍耐不住的傳語發聲，玄清自然立刻想到內情，一句話扎痛了公孫可的心。

適時，玄清耳邊突然傳來一印的傳聲，道：「道兄，我已用天遊禪功找到公孫可話聲傳出的地方，並已推斷他人亦在彼，石岩極厚，神七僅有一把，恐難成功，我要假借全力斬那鋼門，再取到幾柄寶刃應用，道兄請對他說上幾句氣話，攻其心難二用以便成事！」

玄清受囑，立卽揚聲道：「公孫可，你可敢坦直無隱的答我幾句？」

話聲中，玄清目光瞥向一印。

一印報以微笑頷首，意思是答覆玄清，用對了辦法。

玄清心中另有所疑，微微示意一印稍待，接着揚聲問隱於秘門之內的公孫可道：「公孫施主，請問掌中刀陰施主可在身旁？」

這突然的問題，使公孫可心頭猛地一凜，道：「在與不在，你何不自己推測一番！」

一印大師此時已輕步踏入羣俠中間，以傳聲詢及羣俠，索求可斷金玉的寶刃，但因時間關係，並未向羣俠解釋內情。

玄清所以突然提起掌中刀陰化雨，是一種突發的靈感，但也是因爲他恰巧對「天山」人物習性熟悉的關係。

公孫可反問，玄清眞人笑道：「推測的事，十難得其二三，要是現在雙方能够互有所見多好！」

公孫可未加思索，冷哼一聲道：「卽使面面相對，你們又能奈老夫何？」

有此一言，玄清知道雙方雖能答問，却皆難看見。

於是他以傳聲對一印道：「僧兄，公孫可看不到我們。」

一印把頭一點，此時又有兩柄寶刃集到手中。

一是泰山劍派中的鐵派神劍「日昊」，一是河洛奇客「刀王」袁百川的那柄「金鱗閃光刀」！

一印接得一刀一劍，和先前的神七，身形轉閃已到了一處石壁之下，目光射向玄清，玄清會意道：「公孫施主可知掌中刀的出身！」

公孫可笑道：「小雜毛少動歹念，老夫向來用人不疑！」

玄清哈哈笑道：「陰施主若在，敢請答話！」

公孫可却接口道：「他和老夫所有的門下，去寶藏宮取寶去了，有話老夫可以代答！」

玄清突然唸聲佛號道：「他旣已先施主一步去了寶宮，貧道就沒有什麼話可說了！」

公孫可疑念已興，說道：「這話該怎解釋。」

玄清冷冷地說道：「貧道不必解釋，因爲這僅僅是我武當一派和陰施主私下的默契，與公孫施主你沒有關係。」

公孫可沉聲道：「笑話，陰化雨爲老夫手下，對外私作承諾……」

玄清哈哈大笑道：「公孫施主莫要中我離間之計！」

公孫可久久沒有作答，玄清仍不放心，揚聲道：「龍宮藏珍中，有一物關係我武當門戶，公孫施主若能承諾一事，貧道則可將內情相告！」

沒有回答，不聞聲息。

玄清仍不放心，沉聲道：「沒有用的，有剛才那多時間，陰施主怕不早就已經功成携物而去，除非……」

他故意中斷話鋒，一試所疑，果然仍沒得到公孫可的答覆或詢問。

至此，玄清已能斷定公孫可離開了原地，馬上向一印示意，一印抖手將「日昊」寶劍扔向玄清，玄清接劍，和一印立於肩平，一用寶刀，一抖神劍，各出眞力扎向石壁，刀，劍挺進極慢，但等沒入石壁二尺多後，一穿透入，羣俠不由大喜。

一印和玄清，抽出刀劍，在相距業已透穿的刀劍孔洞二寸地方，再次扎進，如此往來不絕，剎那

已孔成兩條一橫一直尾端相交的孔洞虛綫。

可是玄清和一印，却已喘息可聞，顯然甚累。

袁百川和泰山劍叟魯北辰，業已瞭然用意，雙雙上步接過自己的刀，劍，效學一印和玄清一橫一豎再次以眞力透穿石壁，完成一洞重扎一洞……

當這兩條洞孔虛綫相交時，點蒼向陽已接過自已的神七，順孔洞削下，岩石如粉般墜落，移時已薄到八寸！

一印和玄清趺坐調息恰好完畢，四掌齊發，一聲震响，石壁上頓卽現出一兩尺高三尺寬的深洞。

羣俠歡呼聲中，紛紛撤出兵刃，飛身而過。

仍是一印，玄清，向陽，魯北辰，袁百川在前，看清立足處果是一條甬道，遂提氣輕身，直前而行。

× × ×

日出東海，金輪跳騰！

金老魃在極度的舒適安逸中醒來，重樓一十二，氣渡三十六天，經此調息，金老魃似覺一身本就罕奇的功力修爲，又邁進了一步！

他目光掃處，可巧屈老西在啃着鷄腿大口喝酒的笑着看他，老魃也以微笑相對，屈老西一拍身側坐椅道：「要吃的話，過來坐！」

金老魃目光四移，屈老西能解人意，又道：「水在右面小池中，你湊合點用手指頭刷刷牙吧！」

金老魃一笑，洗個臉，刷刷牙，一伸懶腰道：「怪，今天這一覺似乎特別舒服！」

屈老西嘻嘻一笑道：「那還用說，一粒『天朱丹』入了你狗肚子，再不覺得舒服才叫怪的呢！」

金老魃一楞，道：「天朱丹，你是說當年武林第一怪『罷了和尚』……」

屈老西接口道：「你知道的事眞不少，告訴你吧，你調息的時候，仇老弟來了，贈了你一丸天朱丹，並且是以奇巧將丹化作眞氣，又以玄功按你的呼吸傳入經脈，金老魃，你沒想到吧？」

金老魃又驚又喜道：「他……他怎捨得……」

屈老西哼了一聲道：「爲朋友，眞朋友，好朋友，道義朋友，要他的命他都毫不顧惜，何況只是一粒靈丹！」

金老魃皺着雙眉，說道：「不過我却不是他的朋友……」

屈老西大眼一瞪道：「你活了這大年紀，懂不懂是非好歹，旣然救了你，自是拿你當作了朋友，救人救到底，所以他又贈你一粒靈丹，到頭來却換上你說上一句『不是朋友』，很好，閣下你請，外面海闊天空，路多的很，請走你的陽關道吧！」

金老魃尷尬的一笑道：「別這麼大的火氣好不，我是說從前雙方還是寃家，現在……」

屈老西正色道：「金老魃，別看在你重傷瀕死的時候，我們救了你，可誰也沒安着別的心，如今你不但傷勢痊癒，功力更高進了一層，要是你仍願意和我們爲仇成敵，也沒有錯，我們照樣的全接下來……」

金老魃急了，道：「老西，你把我金老魃當成什麼東西看了？」

屈老西一笑道：「我本來是當你作朋友看的，所以你一醒就告訴水在那裏，然後請你來吃點喝點，是你不拿我老西當朋友……」

金老魃接口道：「這話是誰說的？」

屈老西故作一楞，繼之嘻嘻一笑道：「有道理，你沒說過這句話，那很好，咱們是朋友，來吧，快些吃點喝點，時間差不多的了，公孫老兒就要到啦！」

一提公孫可，金老魃恨的大牙直癢，道：「老西，他眞會來？」

屈老西道：「你怎麼忘了，我不是曾經告訴過你，這是他唯一的逃遁路綫嗎？」

金老魃把頭一點，左手抓起半隻薰鷄，右手提住另外一滿壺酒，大踏步踱向右側岩石甬道。

屈老西連聲道：「喂喂老魃，你要去那裏？」

金老魃一笑道：「守株待兔，到兔穴門上等那公孫狗種！」

屈老西道：「且慢且慢，你曾說過，此間四通八達，你又怎知公孫狗種會從那一條路上來呢！」

金老魃哈哈大笑道：「別看四通八達，那老狗出現的地方却只有一條路，就是……嘻嘻！」

他指着要走的甬道，嘻嘻的得意而笑！

屈老西頭一搖道：「錯了，他將由左側靠最前面的這條甬道上過來！」

金老魃並不爭執，却道：「很好，你老西就守着你認爲對的那條路，我老魃守我右面這一條！」

屈老西噗哧一聲笑了，道：「老魃，眞有你的，你是怎麼看出右面甬道是通路來的？」

金老魃一笑，有些得意的說道：「我發現此處是古時『黃帝困毒龍』的『三才大陣』，天才在左，是死路，地才正是此室，唯一的人才生門正在右側，老西，所以我老魃不會上你的當！」

屈老西道：「佩服佩服，不過，時間還早，何不……」

金老魃搖頭道：「不早了，正中午是這十縣民衆大鬧龍宮的時候，公孫狗種既然定下借衆鄉民大鬧龍宮時的毒汁，實行一網打盡武林羣俠和入水異己的詭謀，他必須早上一或半個時辰離開龍宮，我老魃失算過一次，這次寧可早到！」（未完待續）

前文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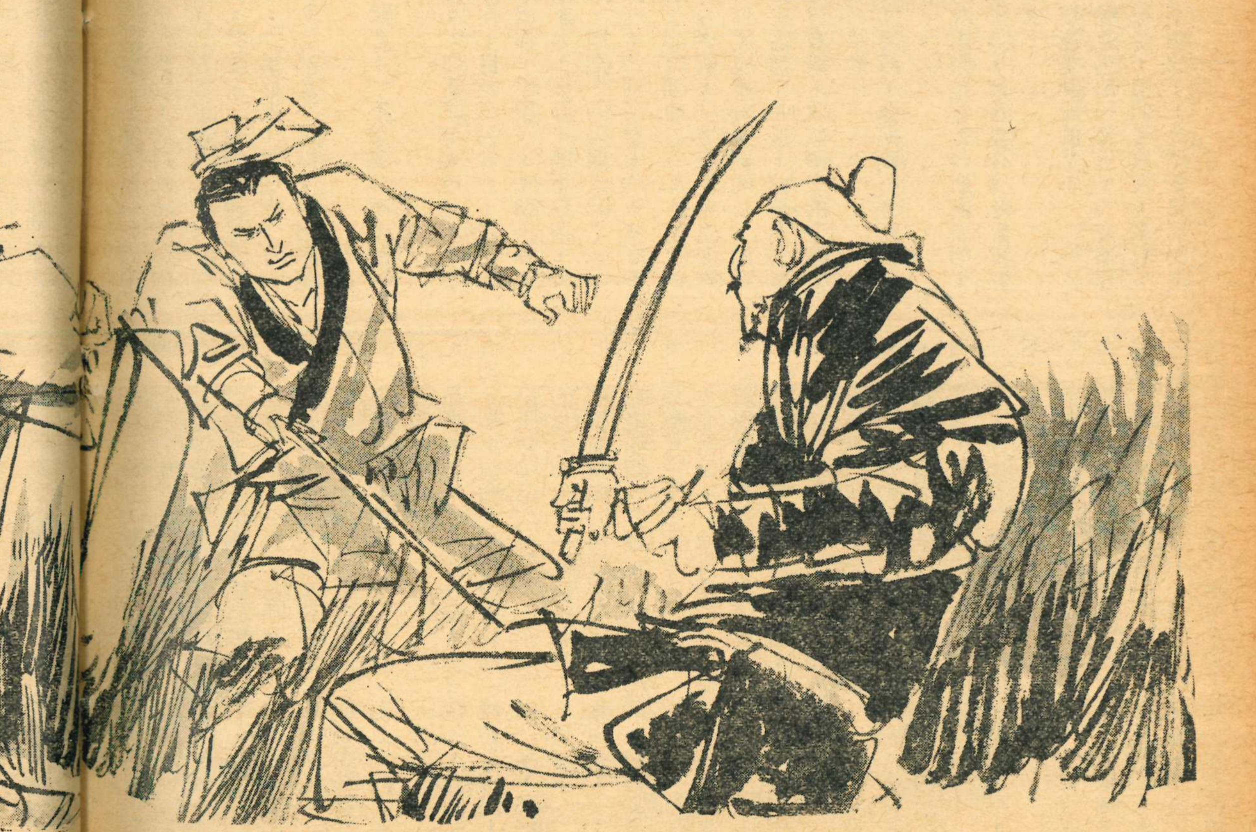
上回書至羅永湘在宰家牧場地室中竟發現被人擊昏的袁大牛，方在問經過，突遭暗襲，雖避閃脫險，但地窖鐵門已遭人反鎖，幸由嘯月山莊趕來送訊的巧手韓文生由隧道的另一端打破石壁進來，報知嘯月山莊莊主金沖爲親信暗算身亡，羅永湘得訊大驚，立偕韓文生、袁大牛遄返蘭州，第二天午後，三騎趕返蘭州北門，羅永湘命韓文生偕袁大牛進城暗中監視蘭州有名儒醫同仁堂主人，然後獨自趕回嘯月山莊，與無爲道長會合，無爲道長獻議把同仁堂主人誆來，羅永湘認爲暗害金沖的兇手李順已逃，現在不能打草驚蛇——

紙刀


新派武俠長篇連載

高庸·文

培新·圖



爲施反間計　拚受一身剮

無爲道長道：「提起李順逃脫，我正要告訴你一個消息，昨天午夜時候，曾發現夜行人入莊踩探，逡巡了個把時辰才退去，當時金沖毒傷正在發作，咱們只好假作不知，沒有理睬他。據孟宗玉說，來人很像是神算子柳元。你想，會不會是李順那厮把咱們的消息，洩漏給雙龍鏢局了？」

羅永湘變色道：「孟宗玉看仔細了？果眞是柳元？」

無爲道長道：「夜間看不眞切，但身裁和衣着都很相似。今天午夜，我已叫孟宗玉去城中三福客棧探聽虛實，等他回來，就有消息了。」

羅永湘眉峯緊鎖，喃喃道：「柳元深夜獨自入莊踩探，的確令人可疑，看來，咱們的秘密很可能已被李順那厮出賣，這倒不可不防……」

正說着，一條人影氣咻咻奔了進來。

此人面長如馬，滿臉獷悍之色，正是「旋風十八騎」中輕功最好的「燕子」陳朋。

無爲道長問道：「什麼事？」

陳朋氣急敗壞地道：「二哥，三哥，趕快準備迎敵吧，咱們的寃家對頭來了。」

羅永湘沉聲道：「那一個寃家對頭？」

陳朋道：「還會有誰，自然是燕山那老狐狸——神戟苗飛虎。」

「哦？」無爲道長和羅永湘都吃了一驚。

羅永湘道：「你跟他照過面了？」

陳朋道：「如果照面，就脫不了身啦！剛才我

在橋頭附近，遠遠發現苗飛虎帶着十餘名手下，站在浮橋南端，向這邊眺望，我看見他，他沒有看見我。」

羅永湘道：「隔着一條河，你怎能認出是苗飛虎？」

陳朋道：「那老狐狸喜穿黑袍，繫紅色腰帶，又愛擺排場，隨行有『十大金剛』前呼後擁，一眼就能認出來。何况還有『飛天骷髏』歐一鵬和『九頭龍王』楊凡同行，絕不會認錯的。」

無爲道長望望羅永湘，道：「這一定是歐一鵬上次負傷逃去，才把苗飛虎引來了。」

羅永湘點頭道：「歐一鵬負傷逃去，我就猜到苗飛虎會親自趕來，只是沒想到會這樣快。」

無爲道長又問陳朋道：「苗飛虎只在對岸眺望，沒有過橋來嗎？」

陳朋道：「他們好像在勘查地形，並沒有過橋來，看情形是準備夜晚再發動。」

無爲道長道：「三弟，依你看他們會有什麼行動？」

羅永湘平靜地道：「來者不善，善者不來。苗飛虎記恨咱們截河奪鏢之仇自然不會善罷甘休。」

無爲道長道：「他和大哥當面約定以黃河爲界，咱們在鏢車渡河之前得手，並未違約，難道他竟想食言反悔不成？」

羅永湘笑道：「巧取豪奪，本來就是綠林中人的習性，苗飛虎以爲咱們決不可能得手，才肯同意劃河爲界，他若是守信的君子，也不會在中途送馬給雙龍鏢局了。」

無爲道長憤然道：「眞要動手，咱們旋風兄弟並不畏懼。只是，大哥不在，無人作主……」

羅永湘搖頭道：「卽使大哥在，咱們也犯不着跟他硬拚，何况——」

一語未畢，孟宗玉疾步而入。

無爲道長忙問：「孟老弟，打聽到什麼消息沒有？」

孟宗玉匆匆與三人見禮，神色凝重地道：「情勢很不妙，雙龍鏢局已有大批援手趕到，恐怕就要對嘯月山莊採取行動了。」

無爲道長變色道：「哦？」

孟宗玉道：「昨夜入莊踩探的人，果然是神算子柳元。他們已經得到消息，知道旋風十八騎全在嘯月山莊，龍伯濤兄弟分頭邀約帮手，今天午後都已陸續趕到……」

無爲道長道：「那是些什麼人？」

孟宗玉道：「我親眼看見的，有滄浪客姚維風、關洛大俠王克倫父子、潼關『萬勝鏢局』總鏢頭『七步斷魂槍』陸環，還有一位黑面白鬚的老頭子帶着一個小男孩，據說是祁連『童叟雙奇』……」

陳朋接口道：「祁連童叟雙奇是祖孫二人，那老頭名叫董動，小孩叫香兒，老的性如烈火，小的刁鑽古怪，都不是好纏的人物。」

無爲道長皺眉道：「苗飛虎還沒有打發，雙龍鏢局又恰好趕在這節骨眼兒上，咱們要同時應付兩方面的人馬，豈非腹背受敵了麼？」

羅永湘仰面笑道：「讓他們都來吧，我倒要看看這場『龍爭虎鬥』，究竟誰勝誰敗？」

無爲道長沉聲問道：「三弟，你有什麼應敵之妙計？」

羅永湘沒有回答，只凝視着天際浮雲，微微而笑道：「風起雲從，月黑風高，『坐山觀賞龍虎鬥』，亦是人生一大樂事也。」

無爲道長恍然若有所悟，急忙回頭對陳朋道：「傳話各位弟兄們立卽束裝準備，待命行動。」

羅永湘低聲接道：「叮囑他們愼密些，不可驚動了莊中的人。傳完話，請你儘快到西跨院來一趟，我還有更重要的事等着你去辦。」

陳朋答應一聲，匆匆而去。

羅永湘又向孟宗玉道：「老弟胆識過人，口才亦佳，我有一件事，意欲借重高才，只是略有些風險……」

孟宗玉正色道：「諸位爲先師的事，不惜跋涉千里，在下正苦無報効之法，但有差遣，赴湯蹈火，決不遲疑。」

羅永湘點頭笑道：「這件任務，非老弟不足承當，既然老弟這麼說，我就不再客套了。」

孟宗玉道：「羅三哥有話只管吩咐。」

羅永湘道：「如今燕山三十六寨和雙龍鏢局的高手，都已趕到蘭州，咱們行踪洩漏，正陷於兩面受敵的危境，因此，我想到了一條『驅虎搏狼』之計……」

孟宗玉閃目道：「羅三哥，你敢情是要我去做說客？」

羅永湘笑道：「正是，但雙龍鏢局方面，老弟已經不宜再去了，我的意思，是想借重你去見見那神戟苗飛虎。」

孟宗玉毫不遲疑道：「好！請三哥吩咐言語，我立刻就去。」

羅永湘道：「老弟的胆識和機智，我是絕對信任得過的，但那苗飛虎老奸巨滑，爲人更心狠手辣，老弟此去，可能會吃點苦頭。」

孟宗玉道：「只要能說得他相信，區區皮肉之苦，又算得了什麼。」

羅永湘欣慰地點了點頭，道：「既如此，咱們且到西跨院去詳細計議吧！」

三人進入西跨院不久，陳朋也隨後趕到。四個人閉門密談了足有半個時辰，方才啓門而出，各自開始行動……

× × ×

夕陽西斜，一日將盡。

燦爛的落日餘暉，投照在阿干河上，使得粼粼水波，好像披上一襲閃亮的黃金甲胄。

這兒是阿干河畔一座農莊，如今却成了燕山三十六寨總寨主神戟苗飛虎的臨時駐驛之處。

苗飛虎在黑道中身份顯赫，此次離開山寨遠來蘭州，行動雖然帶着秘密意味，論排場，仍然有些「不惜工本」。

農莊房舍粉飾一新，這是不用提了，內外佈署的明樁暗卡，少說些，也不下七八十處，單是莊中晒穀場上所鋪的黃沙，用馬車載運，就整整運了一百四十多車。

苗飛虎喜歡用黃沙鋪地，因爲這樣才有「御營」的風味。此外，他還喜歡豎立旗桿，以便懸掛「燕」字龍紋旗。使人遠遠望見就知道，這兒是「苗老爺子」駐驛之處。

現在，苗飛虎正坐在大廳上，一手捋着鬍鬚，一手端着金杯，雙目烱烱，望着旗桿頂上那面簇新的「燕」字龍紋旗出神。

兩側桌邊，坐着「飛天骷髏」歐一鵬和「九頭龍王」楊凡。再後面，一字兒站立着十名黑袍大漢——正是苗飛虎的隨身侍衞「十大金剛」。

這十名大漢，個個身高丈外，膀闊腰圓，力大無窮，但却是不會說話的啞巴。

他們並非天生聾啞，而是被苗飛虎把舌頭割去了。

苗飛虎只需要他們忠貞不貳的意志和孔武有力的身體，並不需要他們開口說話，因爲會說話的人，容易心涉旁騖，不能專注一致，而且，也可能跟皇宮內的太監一樣，喜歡進讒言，弄是非——所以，苗飛虎寧可留下他們身體上的另一部份，却割去他們的舌頭。

旗幟在微風中飄拂，苗飛虎的神情也陰晴不定，彷彿內心正有什麼難決的事。

許久，才見他擧杯一飲而盡，緩緩搖了搖頭，道：「依我看，這可能是霍宇寰故意放出的消息，傳言未必可信。」

楊凡接口道：「據說那人是鬼眼金沖的親信，而且，雙龍鏢局已經邀約了大批帮手準備發動，足見消息是可靠的。」

苗飛虎道：「你們不要小覷了霍宇寰，『旋風十八騎』一向行踪詭秘，如果他們眞的全隊藏匿在嘯月山莊，怎會讓消息輕易洩漏？如果那人眞是鬼眼金沖的親信，又怎會叛主脫逃？這不是絕大的漏洞嗎？」

歐一鵬道：「上次我和楊凡入莊踩探，被人伏擊受傷，如非『旋風十八騎』隱匿莊中，難道會是別人？」

苗飛虎沉聲道：「那一次，你們看見霍宇寰了嗎？」

歐一鵬搖頭道：「沒有。」

苗飛虎冷冷道：「可又來，你既然沒有看見，怎知是『旋風十八騎』下的手？」

歐一鵬道：「可是……可是……」

苗飛虎道：「咱們都是幾十歲的人了，做事不能像小孩子一樣衝動，常言道：『眼見爲實，耳聽爲虛』。這點道理，歐兄也不懂麼？」

歐一鵬被他一頓敎訓，搶白得臉紅耳赤，却吶吶說不出一句話來。

苗飛虎又道：「一個帮派的行動，非同兒戲。霍宇寰的武功胆識，兩皆高明，如果他在嘯月山莊附近豈無樁卡哨探？今天午後咱們去橋頭眺望，並未發現可疑的佈置，由此可見霍宇寰不在莊中。」

楊凡試探着道：「老爺子的意思，是說——咱們一定要確定霍宇寰在嘯月山莊，然後再採取行動嗎？」

楊凡道：「那麼，老爺子又準備如何着手進行呢？」

苗飛虎嘿嘿一笑，道：「只有一個字，那就是……等。」

楊凡道：「要等到什麼時候？」

苗飛虎道：「也許三兩天，也許三兩個時辰……得看情況如何演變再作決定了。」

楊凡道：「可是，雙龍鏢局已經邀集大批高手，隨時可能發動，咱們若再因循等待，豈不被他們搶了先着？」

苗飛虎得意地道：「我正是要等他們先動手，方好坐收漁人之利。」

楊凡道：「但雙龍鏢局目的也是爲了那箱珍寶，萬一被他們得了手……」

苗飛虎聳肩笑道：「你放心吧，霍宇寰並非弱者，二虎相爭，必有一傷。到那時候，咱們正好以逸待勞，坐享其成。」

他仰面又乾了一杯酒，接道：「我已經仔細觀察過嘯月山莊的形勢，那地方背山面水，只有一座浮橋可供出入，咱們只須堵住浮橋橋頭，就不怕他們插翅飛上天去。」

正說着，突聞人聲喧嚷，西北方沿河一帶蘆葦

叢中，接連昇起幾道硝烟號箭。

歐一鵬吃驚道：「河中發現奸細了！」

楊凡霍地站起身來，說道：「不妨，待我去瞧瞧。」

苗飛虎叮囑道：「要活的。」

楊凡點點頭，大步出莊而去。

約莫過了頓炊之久，才見楊凡混身濕淋淋的回來，後面兩名大漢，押着一個黝黑的少年。

那少年穿一件藍布短衫，也已被水濕透，敞開的前胸上，刺着兩條龍形圖案。

楊凡頗爲自負的笑道：「幸未辱命，捉得這名活口，老爺子只怕再也想不到他是什麼人。」

苗飛虎道：「什麼人？」

楊凡道：「他就是『旋風十八騎』中排行十一的『墨龍』徐康。」

「哦？」

苗飛虎心中一動，閃目向那黝黑少年仔細打量了一遍，似乎有些不信。

那少年昂首屹立，也瞪着兩隻眼睛怒視苗飛虎，毫無懼色。

楊凡誇讚道：「我久聞旋風十八騎的名號，一直沒有機會目睹，今天總算見到一位了，這小伙子身手出衆，水性精純，果然是條難得的好漢。」

少年冷哼道：「姓楊的，你不用得賣巧乖，若不是仗着你們人多，徐爺未必便落在你手中。」

楊凡大笑道：「你號稱『墨龍』，今天碰上我這『龍王』，也算你時運不佳了。」

少年「呸」地一聲，重重吐了一口唾沫，怒叱道：「旋風兄弟，都是頂天立地的硬骨頭，要殺要剮，請便，你若打算拿徐爺取笑，休怪我用穢話罵你。」

歐一鵬陰惻惻道：「好小子，死到臨頭，你還嘴硬？洒家倒要試試你那骨頭是什麼做的。」

說着，順手從腿肚子上拔出一柄匕首，起身向少年走去。

苗飛虎突然沉聲喝道：「且慢！我還有話要問他。」

歐一鵬道：「老爺子，何必跟他嚕囌，先廢了他兩條腿，再問話也不遲。」

苗飛虎寒着臉道：「這兒的事，究竟是我苗某人作主，還是你歐兄作主？如果你作主，咱們燕山人馬立卽拔寨回山……」

歐一鵬連忙陪笑道：「老爺子千萬別誤會，凡事當然是老爺子作主，歐一鵬有幾個胆？怎敢與老爺子爭論。」

那少年哈哈笑道：「妙極了，這就是狗腿子巴結主人的嘴臉，眞是太妙了！」

歐一鵬氣得臉色煞白，恨得咬牙切齒，却不敢發作，悻悻然坐回原位。

苗飛虎舉手一招，道：「來人！先給這小輩四十巴掌。」

身後一名大漢，應聲上前，左手揪住少年的衣領，右掌掄起，「劈劈拍拍」，一口氣打了四十個耳光。

這一陣巴掌，直打得少年眼冒金星，滿口鮮血，兩頰登時紅腫墳起，足有半寸多高。

苗飛虎冷冷道：「年紀輕輕，就逞口舌，這便是教訓。」

少年一仰脖子，把滿口鮮血嚥進肚裏，恨恨道：「打得好！打得好！總有一天，旋風弟兄會要你加倍償還，姓苗的，你記住了。」

苗飛虎傲然一笑，道：「那是將來的事，留着將來再說吧。現在我且問你，霍宇寰可在嘯月山莊中？」

少年閉口不答。

苗飛虎笑道：「剛才還以硬骨頭自居，怎麼這會兒連話也不敢說了？」

少年怒目道：「姓苗的，你若是個人物，就把徐爺一刀殺了，若要從徐爺口中套問出半個字來，那却是休想。」

苗飛虎微笑道：「我要殺你，不過舉手之勞而已。可是，我和霍宇寰總是朋友，寧可他對我背信無義，我還得顧念當初『杯酒結盟』的交情。」

少年叱道：「霍大哥什麼時候跟你結過盟？」

苗飛虎道：「咱們四家在太原會盟，共議刼取鏢貨的事，難道霍宇寰沒有告訴你們嗎？」

少年道：「你是指雙龍鏢局那口箱子？」

苗飛虎道：「不錯。」

少年冷笑道：「虧你還有臉提起，那一次在太原府，你曾經當面與霍大哥約定以黃河爲界，各憑手段取鏢，互不相擾，結果，咱們在鏢車未過黃河以前得手，並未食言背信，你還有什麼臉，再來糾纏？」

苗飛虎道：「如果你們在黃河東岸得手，咱們自然無話可說，鏢車既已渡河，便算進入了共同的界綫，無論是誰得手，都應當作四份均分，這才是正理。」

少年哂道：「姓苗的，你也是綠林同道中有頭有臉的人物，說這種話，不怕被人笑掉大牙麼？」

苗飛虎大聲呵斥道：「我說的是正理，誰敢笑話？」

少年仰面一陣大笑，道：「人若無恥，百事可爲。想不到堂堂三十六寨總瓢把子，竟是個撒潑的

無賴……」

苗飛虎居然並不生氣，只淡淡一笑道：「憑你這句話，就該割掉你的舌頭，且看在霍宇寰份上，再饒你這一次。我且問你，霍宇寰現在何處？」

少年道：「你以爲徐大爺會告訴你？」

苗飛虎笑道：「其實，你不說咱們也知道。旋風十八騎一向行踪飄忽，這次爲了想將那箱珍寶脫手，被人家堵在嘯月山莊了，對麼？」

少年昂首屹立，閉口不答。

苗飛虎又吃吃的笑道：「聽說雙龍鏢局已將西北道上頂尖高手，全都邀集到蘭州來了，這消息，你們想必也知道了吧？」

少年仍舊充耳不聞。

苗飛虎接道：「我想，旋風十八騎雖然名滿江湖，這一場硬仗打下來，卽使能突出重圍，也難免有很慘重的傷亡，從今以後，只怕再難恢復當年的盛名囉。」

少年突然重重哼了一聲，道：「這是咱們自己的事，不勞閣下關心。」

苗飛虎道：「俗話說得好：狐死兔悲，物傷其類。咱們總算朋友一場，義屬同道，怎好袖手旁觀？再說，那箱珍寶也有咱們一份在內，焉能够不關心？」

少年冷冷一哼，道：「原來你關心的還是那一箱珍寶。」

苗飛虎道：「無論怎麼說，咱們對旋風十八騎的命運總是由衷關切的，這座農莊和河道，也就是特地替你們預留的退路。」

少年道：「我不懂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苗飛虎笑道：「意思很簡單。嘯月山莊背山面水，出路全靠一座浮橋，如今蘭州城中強敵阻路，諸位意欲安全脫身，只有由水道退却一條路，而黃河水勢湍急，大隊搶渡，不易掩蔽，若從這條阿干河繞過蘭州城，則是最理想的途徑……我這揣測沒有錯吧？」

少年臉色微變，默然不語，分明是承認了。

苗飛虎得意的又說道：「久聞旋風十八騎中有一位百變書生，運籌帷幄，頗具將才，想必是他命你駕舟前來探路，以便夜間行動……我這推斷，也不錯吧？」

少年沒有出聲，却緩緩垂下了頭。

苗飛虎越發得意了，又道：「現在時辰已經不早，那位百變書生一定正期待着你的消息，假如他獲知你已失手被擒，不知會怎樣焦急呢……」

話鋒一轉，接着又道：「不過，我苗某人决不會乘人之危，幹那落井下石的事，咱們好歹是同道，只要彼此把話說開，仍舊是好朋友，仍舊可以聯手合作，共同對付雙龍鏢局。」

少年突然抬起頭來，道：「你有什麼條件？」

苗飛虎道：「條件當然有，是否談得攏，那就全在你們了。」

少年道：「說出來聽聽。」

苗飛虎道：「咱們並無苛求，只想按原先的約定，以四份均分那箱珍寶，至於嘯月山莊的財物，全歸旋風十八騎所有，咱們分毫不取，這樣總很公平吧？」

少年眼中一亮，道：「你說話可算數？」

苗飛虎正色道：「大丈夫一諾千金。苗某人是何等身份，豈能說話不算。」

少年沉吟了一下，道：「既然你有誠意，我也對你實說了吧。咱們這次遠來蘭州，原是想將珍寶脫手，不料鬼眼金冲已死，無法成交，霍大哥爲了另覓出路，離莊未歸，莊中只由三哥負責……」

苗飛虎岔口道：「你那三哥，就是號稱『百變書生』的麼？」

「正是。」少年點頭道：「三哥獲悉雙龍鏢局的人也到了蘭州，便决定先將鏢貨財物秘密運走，而且早就看準阿干河是最好的退路，三天前，已經親自來這兒勘察過了。」

苗飛虎道：「他旣已親自勘察過，又命你來做什麼？」

少年道：「三哥本想從容佈置，待大哥返莊之後，便可『洗莊』退走，却不料『洗莊』的計劃，被莊中一名姓李的管事偸聽了去，那厮竟連夜逃走，將咱們的行踪奔告了雙龍鏢局，龍氏兄弟立卽分頭邀請幫手準備圍截，這一來，逼得咱們不能不提前行動……」

苗飛虎道：「你們準備什麼時候行動？」

少年道：「就在今——」

剛說了三個字，突然警覺，急忙住了口。

苗飛虎撚鬚笑道：「就在今夜？是嗎？」

少年長吁一聲，道：「話已出口，索性都告訴你吧，三哥已下令將全部財物分裝兩艘快船，只等天色入夜，便駛離嘯月山莊，我奉命先來探路，並且負責接應。」

苗飛虎仰面望望天色，含笑道：「這麼說，最多再有兩三個時辰，他們就會到了。」

少年道：「你若眞有誠意，等三哥到了，彼此儘可開誠商談，好在咱們這次在嘯月山莊已頗有收穫，相信條件是談得攏的，至少，總比讓雙龍鏢局檢現成便宜的好。」

苗飛虎嘿嘿笑道：「我倒是有誠意，只怕霍宇寰不在，你們無法作主。」（未完待續）

正宗武俠技擊長篇連載

鏢 旗



（大結局）

臥龍生·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劉婉蓉、鐵夢秋、藍小月、宇文敬、宋長志等進入狂風峽中，咸以在未掘寶前，首應剪除強敵，乃在峽口埋伏，翌晨，果見紫天君率衆而來，命三位天王率六名大漢進谷搜查，鐵夢秋現身迎鬥，詎百劍王冷綸驀把跟隨入谷的六名大漢殺死，向鐵夢秋表白接受葛玉郎勸告，誠心投順，紫天君目睹一切，立施絕着，撲殺冷綸，鐵夢秋以其來勢太猛，也立展絕學，把紫天君凌厲刀招接下，三位天王爲洩積忿，請鐵夢秋讓開，由彼三人聯手與鬥，此際，劉婉蓉取出鏢旗，要鐵夢秋細瞧旗上所載武學——

鏢旗迎風展　三劍定山河

鐵夢秋仔細瞧去，日光下只見綉龍盤舞，栩栩如生，忽然心有所悟，久苦腦際的穿雲三劍，頓時瞭然於胸。

敢情，那旗上綉龍，穿雲出爪，正是暗合着穿雲三劍的精微變化。

自然，如若不學鏢旗主人的劍術，或是火候不到一定的程度，縱有鏢旗在手，一樣的無法瞧出個中奧妙。

那是天下劍術，至高至絕奇招。

鐵夢秋沉醉那穿雲三劍變化之中，捧着鏢旗，全神貫注，忘去身外的凶險。



劉婉蓉却和藍小月低聲交談，決定迎敵大計。

三天王佈成的聯手陣勢，三面環圍着紫天君。但在紫天君多年積威之下，使這三大梟雄，竟不敢輕易出手。

紫天君手中金刀，閃動着耀目的精芒，緩緩揚起。

只是那麼輕舉起了金刀，立時有一股逼人的刀氣，散發出來。

強烈的殺氣，使人有着窒息的感受。

百劍王冷綸和紫天君正面相對，被那強烈的刀氣，逼的心神震動，無法自制，突然大喝一聲，四

柄長劍，閃電而起，幻起一片劍影，激射過去。

這是他畢生功力所聚，四柄劍閃起了數十道耀眼的劍光。

像是有無數長劍，漫天而至。

這是兇猛的一擊，也是最大的錯誤。

因爲，任何一擊之後，都可能會給人可乘之機。

紫天君金刀，金芒閃動中，直飛入那耀目的劍光之中。

一陣金鐵交鳴聲後，光影歛守，耳際間同時響起了慘叫之聲。

沒有人看清金刀紫天君用的什麼刀法，也沒有人看清刀劍之間有些什麼變化。

看的，是結果。

百劍王冷綸手中的四把長劍，並未被金刀震飛，就落在冷綸的死體身側。

紫天君並不乘勝出手，攻向彭天，常纈，只見他淡淡的笑一笑，道：「螢火之光，豈能和日月並明。」

望望冷綸的屍體，彭天和常纈，都不禁有些心生寒意。

彭天重重的哼了一聲，道：「他如是不躁急的出手，決不會這樣的死在你的刀下。」

紫天君笑一笑，道：「不錯，任何出手攻襲之後，都可能留下致命的空隙，其所以能够倖存於江湖的，那是因爲他沒有遇上眞正的高手。」

也許是，紫天君不急於出手，是一種預謀，因爲，龐通又率領了十餘位高手趕到。

但使人震驚的是，那些趕來的一批高手中，竟有丐幫幫主黃一飛，和天地雙龍包青，方正，以及四位年紀很大的老丐。

除了丐幫之外，還有一個白眉和尚，和四個身着紅色袈裟的和尚。

宋長志叫道：「少林寺的掌門人。」

他本想隱在暗處看熱鬧，但這失聲一叫，却使他露了身份。

宇文敬淡淡一笑，道：「你不該叫出聲的，看來是在劫難逃了。」緩步行了出來。

紫天君臉上突然泛現出笑意，道：「彭天，常纈，冷綸的死亡，對你們應該有些教訓的作用。」

彭天突然哈哈一笑，道：「天君說的是啊！」突然躍身而上，右手直抓過去。

五道強大的暗勁，由指尖上透發了出來。

常纈揚手，劈出了一記掌力，波濤排浪般的掌力中，挾着強大的陰寒之氣。

紫天君怒喝一聲：「找死。」金刀劃出了一道冷芒。

劈斷了彭天的右臂，金刀餘勢不衰，暴長的金芒，腰斬了常纈兩截。

這一擊是驚天動地的一擊，以刀法而論，應已是曠古絕今的成就。

就在他金刀揮出收回的當兒，身子突然一震，左脚陡然踢出，金刀也斜劈而下。

原來，鬼爪王彭天早已盤算過難是紫天君的敵手，拚着斷了一條右臂，以換取可以欺近紫天君的機會，果然，紫天君斬斷彭天右臂之後，彭天向前一交跌倒，雙足却猛力一蹬，直欺到紫天君身側。

他身子伏臥，無法攻襲紫天君的上三路，左手抓向紫天君的大腿。

紫天君警覺有異，踢出了一脚，同時又劈出一刀。

金刀又斬斷彭天的左臂，但彭天的五指，却已抓上紫天君的左脚，手臂齊肘而斷，但五指却抓緊着紫天君的左腿不放。

紫天君大恨之下，右脚踏出，擊碎了彭天的腦袋。

綠林巨擘三天王，在數招之間，全死於紫天君的手下。

三個人，每人只有攻出一招的機會。

這不過片刻工夫，鐵夢秋仍然捧着那盤龍鏢旗，呆呆的出神。

完全忘記身外四週，生死一髮的兇殘搏鬥。

劉婉蓉，藍小月，並肩兒站在了鐵夢秋的身前，一面低聲討教陰陽合璧的變化。

宇文敬也緩步行入場中，站到鐵夢秋的旁側。

宋長志心中想走，但這百年難見的陣仗，對一個習武之人而言，實有着莫大的吸引力。

紫天君那三招刀勢的奇幻、凌厲，就有着使人賭技試刀的誘惑。

所以，宋長志不覺間，也隨着宇文敬行過來。

龐通帶着丐幫和少林高僧，愈來愈近，十大毒人，也魚貫而至。

紫天君伸手，取下了彭天抓在腿上手指，竟也未再有行動。

就局勢上看來，紫天君援手趕至，對劉婉蓉等，實有着極大的不利。

藍小月很快的說完了陰陽合璧劍法的變化，低聲對劉婉蓉說道：「咱們應該和三天王聯手的，但咱們却失去了那個機會。」

劉婉蓉道：「三天王雖然死了，但却使咱們看出了那紫天君的武功刀路，而且，三天王都習的邪門武功，和咱們無法合手。」

眼看着那數十人的浩大陣勢，逐漸的逼近，藍小月心中急了起來，低聲道：「姊姊，他在瞧什麼？這時間，怎麼會像發了痴一般。」

劉婉蓉道：「讓他看下去，我不知道他已練成了馭劍之術，知道了我會早些把鏢旗給他，現在，咱們先擋擋敵勢，抵不住時再叫他，多給他一寸光陰，他就能發揮出一分威力。」

藍小月有些明白，但也有些不完全明白，但却點點頭，不再說話，陡然間一揚手，撒出了千百顆小米一般的東西。

日光下，那些小粒子，發出藍晶晶的光輝，佈滿三四丈的距離。

劉婉蓉低聲道：「那是什麼？」

藍小月道：「八卦散中的精萃，但却沒有大用，等一會姊姊就可以瞧出來了。」

劉婉蓉也不再追問，却回顧宇文敬、宋長志一眼，道：「兩位最好走近一些，動手時也好有個照應。」

宇文敬易了容，大家都認不出他是誰，連丐幫的黃幫主，也認不出來，他仍赤着雙手，但却依言行近了劉婉蓉。

宋長志不進反退，向後避開了五步，道：「姑娘恕在下歉難從命，這地方看的很清楚。」

劉婉蓉道：「天君飛身一擊，能及五丈以上，你站的還不够遠。」

宋長志道：「諸位至少會比三天王強些，你們擋一陣，我就有足够脫身機會。」

藍小月怒道：「我見過不少糊塗人，却從沒有比你還糊塗的人，怕死爲什麼不逃遠些，難道我們死了，紫天君會放過你。」

宋長志道：「至少，我要晚死一些，看清楚這千古難見一戰。」

這時，龐通帶的人手，和十大毒人，都已到紫天君的身跟。

龐通輕輕咳了一聲，說道：「師傅，還不動手麼？」

紫天君臉上一片紫氣，使人無法瞧出他內心所思，冷淡的說道：「要少林和丐幫中人先上。」

龐通略一怔神，道：「要他們一起上呢？還是分批上。」

紫天君道：「一起上，你帶着十大毒人，隨後攻上去。」

龐通望望倒在地上的三具屍體，回頭對黃幫主和那白眉和尚，道：「請兩位率屬下，攻上去。」

黃一飛略一沉吟，一揮手中六尺九寸的青銅棒，帶着四位老丐和天地雙龍，向前行去。

白眉和尚，也帶着四個護法，緊隨而行。

兩幫人都走的很慢。

藍小月高聲說道：「黃幫主，你原來早降了紫天君，丐幫相傳的忠義之名，看來，要毀在你的手中了。」

黃一飛臉色鐵青，一語不發。

顯是有難言之隱。

藍小月冷笑一聲，道：「白眉大師，你是少林掌門，一向爲江湖上正義的標幟，難道也要幫助紫天君麼？」

白眉和尚低喧一聲佛號，却未回答藍小月的問話。

少林掌門出現助敵，大出了劉婉蓉預料之外，柳眉颦鎖，但却是未問。

紫天君却仰天大笑，道：「少林白眉大師，要救寺中千餘僧侶之命，不得不爲我出來，丐幫黃幫主，悲天憫人，不顧早死，也是情非得已，這一點，劉姑娘要原諒他們了。」

劉婉蓉道：「原來如此，你用毒物控制了少林丐幫。」

紫天君一笑，道：「白眉大師未中毒，但少林千名弟子，却都中毒待解，黃幫主和他幾位屬下，是難耐毒發之苦，原因，我已說明，如是劉姑娘自信能說服他們，不妨費點口舌試試。」

劉婉蓉道：「目下情勢，變化難測，你別太早得意。」

藍小月冷冷說道：「不論你們有什麼理由，多大困難，但你們助紂爲虐，總是不對，再不停下，別怪我對不住了。」

劉婉蓉緩緩道：「沉住氣，妹妹，咱們勝算很大。」

藍小月微微一笑，道：「小妹並不怕。」一揚手，數十枚藍光飛出，着地起火，引燃起滿地藍色小粒。

但聞一陣劈劈拍拍之聲，滿地藍色烟氣，蒸蒸而起。

片刻間，瀰漫了數丈方圓。

雙方已被那藍色烟霧隔開，互不相見。

劉婉蓉低聲道：「烟中有毒。」

藍小月搖搖頭，道：「沒有毒，但却容易燃燒，我本來準備對付十大毒人的，現在，只好對付丐幫和少林和尚了。」

就這兩句話工夫，突覺勁氣排空，那瀰起藍烟，直捲了過來。

藍烟飛入的空隙中，可以見白眉和尚和四個少林老僧不停的拍出掌力。

五人掌力並發，威勢無與倫比，竟把那凝聚一處的藍烟，震的四下散去。

藍小月呆了一呆，道：「好厲害的掌刀。像是一陣狂風，幸好我沒有放火。」

但聞一聲大喝，黃一飛率領着丐帮四老，和天地雙龍，衝了過來。劉婉蓉長劍一振，迎了上去。

宇文敬大喝一聲，雙袖揮出，飛出了兩柄銀鎚，直取黃一飛。

原來，他兵刃藏在袖中，是兩柄銀綫髮絲合成的索繩繫着的銀鎚。索控手中，可長可短，而且變化詭異，困住了黃一飛。

四丐雙龍，合攻劉婉蓉和藍小月。

手中兵刃力道甚輕，顯然並未全力搶攻。

劉婉蓉低聲道：「妹妹別傷他們。」

藍小月也覺出情形有異，劍勢急而不猛，形成纏鬥。漫空藍烟，在少林五僧的强力劈空掌勢下，逐漸消散。五僧向前逼進，大有立時出手之意。

這當兒，突聞大喝，起自劉婉蓉等身後，一道寒芒，劃過長空，直撲向十大毒人。

快的像一道閃電，衝入了十大毒人之中。

銀芒電捲如輪，閃了幾閃。

紫天君駭然叫道：「穿雲三劍。」

是的，穿雲三劍，鐵夢秋出手了。

聽不到一聲慘叫，十大毒人，已然變成了十具屍體，倒摔在地上。

每人，都被利劍劃斷了咽喉。

一陣山風，鏢旗飄飄。鐵夢秋左手高舉着鏢旗，右手執着長劍，冷冷的喝道：「住手。」

少林僧侶，丐帮高手全都停手不動，目注着鏢旗。鐵夢秋逼近了紫天君，道：「你出手吧！不出手，你就不會再有機會。」

紫天君舉起了手中金刀，但握刀的手，却有些顫動。第一次，看到了紫天君心中生了畏懼。

突然之間，金刀閃佈出一片金芒，罩向了鐵夢秋。鐵夢秋長劍探出，還未及變招，却被紫天君金刀鎖住。

原來，紫天君手中的金刀，竟然是設計精巧的奇形兵刃，金刀刃內陷，變成了一把絞剪。

紫天君臉上又泛出笑容，道：「老夫當年敗在穿雲三劍之手，我苦練刀法，希望能找出破解之法，但我刀法雖已到至高之境，但却無法找出破解穿雲三劍的方法，所以，構思了這一把奇形兵刃，你不該讓老夫先出手的，穿雲三劍，就算殺不了我，至少可能傷我，你小子太托大了，現在，你只和我互交內力一途，因爲，你不能棄劍，一棄劍，即將傷在我的刀氣之下。」

他口中說話，刀上力道却不斷的加强。

鐵夢秋一語不發，全力運氣抗拒。

在劍招之上，鐵夢秋本有變化，不會和對方硬拚內力，但長劍被鎖，無法滑動，使他束手無策，空有奇招變化，却難施展。

麻通大聲喝道：「黃帮主，大師，可以合力搶攻了，日落西山之前，必得殺他。」

於是，雙方又動手打在一起。

劉婉蓉、藍小月、宇文敬，雙劍兩鎚，合力拒敵，暫時還能穩定陣局。

麻通突然轉身，行了過來，道：「少林，丐帮合力，兩百招內是可收拾劉婉蓉和藍小月等，師傅久對付鐵夢秋，要不少時間。」

紫天君道：「半個時間內，我讓他力竭死於刀下。」麻通道：「太久了，咱們沒有這多時間，弟子助師傅一臂之力如何？」

紫天君刀上壓力再增，口中說道：「甚好，爲師全力進逼，他已無防敵之能，你只一出刀，輕易可取他之命。」麻通道：「鐵夢秋內力不弱，師傅得要全力施展。」

紫天君道：「他如何能和師傅，一甲子的功力比擬。」麻通道：「弟子來了。」

一刀刺出，紮入了紫天君的左肋。

這一刀，力道極猛，紫天君雖已練有護身眞氣，但他在全力壓迫鐵夢秋的長劍，反應已然不够靈敏。這一刀，刺入了七寸多深。

紫天君冷哼一聲，道：「你——」

麻通取下了人皮面具，道：「我！葛玉郎，天君很意外吧！」

紫天君陡然一抖金刀，鬆了鐵夢秋的長劍，反手一刀劈了過來。葛玉郎揮刀一架，刀被震飛，金刀餘勢劈下了葛玉郎一條膀子。

鐵夢秋長劍疾至，斬斷了紫天君握刀右腕，回轉劍鋒，劃開紫天君的咽喉。

一代魔頭，就這樣斷魂劍下。

鐵夢秋劍術的精奇，使得數十個觀戰的綠林高手，心中驚折，齊齊棄去手中兵刃。

劉婉蓉劍勢急轉，迫開了天地雙龍，道：「紫天君已經死了，你們還要打麼？」

果然，少林和丐帮，同時停下了手。

鐵夢秋飛落在葛玉郎的身側，伸手點了葛玉郎幾處止血穴道。

目睹紫天君的死亡，葛玉郎受了重傷；少林僧侶和丐帮，大爲震動，急急奔了過來，圍集在葛玉郎的身側，道：「你不是麻通——」

葛玉郎忍着傷疼，道：「眞正的麻通，早死鏢旗主人劍下，我是葛玉郎。」

劉婉蓉、藍小月也奔了過來，齊聲叫道：「葛兄，你——」

葛玉郎接道：「我不過是在贖罪，能够擱下命，我已心滿意足了。」白眉和尚，丐帮帮主，齊聲說道：「葛公子，解藥在那裏。」

葛玉郎笑一笑，道：「我不會死，你們先聽從鐵少俠和劉姑娘的吩咐，帮他們運出藏寶，我再告訴你解藥存放之處。」

白眉和尚道：「葛施主，少林寺千餘僧侶的生死，不是玩笑，可否先說出一點——」

葛玉郎接道：「可以，解藥存放在徐督帥處，你們運出存寶，徐大人自會交出解藥。」

白眉和尚，丐帮帮主，相互望了一眼，臉上泛起了一片羞紅。劉婉蓉笑一笑，道：「不能怪你們，只怪紫天君手段太辣。」

宇文敬抹去了易容藥物，大步行過來，笑道：「黃帮主——」

黃一飛歎息一聲，道：「病諸葛，你……」

宇文敬笑道：「咱們的約定取消了，我已決定放棄寶藏，也未在劉婉蓉，鐵夢秋等身上下毒。」

葛玉郎掙扎而起，道：「走！到狂風峽中尋寶去。」

尾聲

鐵夢秋等一行，尋得了寶藏，像傳言一樣多的藏寶，得到了這批寶藏，使四省中飢荒、亂局，穩定了下來。

劉婉蓉得靈藥相助，合以本身內功，費時半年，治好徐公子癱患症。鐵夢秋承繼了鏢旗的衣鉢，常和藍小月並騎江湖。於是武林中又恢復了平靜。

關中岳、方振遠，棄去虎威鏢局子，就任了督帥府中四省總鏢頭。

葛玉郎花花公子的名號消失了，江湖上，却多了一個受人敬重的獨臂俠。

（全書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凌雲蔚以絕世神功，轟敗駝背老婦，為華山派暫解封山十年之厄。華山掌門俞正浩以雖得神兵寶刃墨玉劍，但封關三月，仍未把劍上所藏幻波劍訣參悟出一絲一毫，心知這等絕代神兵武學，作有德能及蓋代智慧，實無所用，在此魔氛方昌之際，亟須一除魔衞道之士挺身而出，挽救浩刦，目睹凌雲蔚身具上乘功力，文華蓋代，乃慨將墨玉寶劍贈予凌雲蔚，寄予捍衞正義重任。凌雲蔚往雁峯寺拯救石瑜和宇文慧，抵埗後獲知石瑜二人已被釋放，但他不放心，夜晚往探獲知眞確後，飄然離去——

羣雄朝白骨　雙煞鎮魔王

常亮提着一隻燈籠和蔡三開了門走出屋外，一陣寒風迎面撲來，二人全都不禁立時打了個冷顫！

蔡三縮了縮頸子道：「呵！好冷！」

常亮「嗯」了一聲，仰臉看了看灰雲濃密，黯黑的夜空，說道：「眞冷，看樣子，大概又要下雪了。」

他二人開門說話的聲音，立刻警覺了站在屋頂上發怔的那蒙面人，趕緊飄身落向屋後，身形快若風飄電閃地穿過後殿左邊的一道月亮門，奔到一間靜室前推開虛掩着的室門閃身進入，並隨手把門關上。

室內，燭影搖紅，陳設極為精緻而華麗。

蒙面人甫一進入室內關上門，立聞裏間房內傳出一個嬌細的聲音問道：「惜玉姊，妳怎地去了這麼久？他果眞來了麼？」

原來這蒙面人乃是那名叫惜玉的少女，至於裏間房內問話的人，不用說，當然是那名叫碧蓉少女了。

「嗯！」惜玉口中輕「嗯」了一聲，一面除下蒙面黑巾，脫掉青衫，一面答道：「果然不出『少宮主』所料！」

碧蓉走出房來，兩隻水汪汪的明眸望着惜玉，但是臉上却泛現着一股難以言說的神情，問道：「他已經走了麼？」

惜玉並沒有注意碧蓉臉上的神情，一面把脫下的青衫和蒙面黑巾收起，一面含笑地說道：「傻丫頭，他要是沒有走，我會回來嗎！」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金猱神劍

冷如水・文
培　新・圖



碧蓉眨眨清澈的明眸，問道：「妳一直監視着他麼？」

「嗯。」惜玉微點了點螓首道：「他伏身在前殿西邊看門守夜的人的屋簷口，我隱身離他五六丈遠的黯黑之處，一直監視着他的動靜，直到他離去之後，始才回來。」

碧蓉問道：「他伏在那些看門守夜人的屋簷口做什麼呢？」

惜玉道：「當然是竊聽他們的談話了。」

碧蓉秀眉微微一皺，道：「他能從那些笨蛋的口中聽到點什麼呢！」

惜玉笑了笑道：「這就不知道了，不過……」語聲微微一頓，沉吟地接道：「他一定已經從那些笨蛋的口中得到了證實，否則，他決不會得便就此離去的！」

他說至此處，忽然淺淺一笑，兩隻美目緊緊地盯視着碧蓉的嬌靨，語鋒一轉，嬌聲說道：「三妹，看來妳對他倒也是滿懷關心的嘛！」

碧蓉粉臉兒不由突然一紅，嬌嗔地道：「啐！二姊妳眞壞死了，我祗不過隨便問問，妳就亂嚼舌根子的打趣我，我不理妳了。」說罷，嬌軀一扭，轉身直往裏間房內走了進去。

惜玉咯咯一聲嬌笑，道：「呀！三丫頭，妳那點鬼心眼還能瞞得過我這個二姊麼，在我面前妳少裝腔作勢了吧！」

一邊嬌笑地說着，一邊也往裏間房走了進去。

第二天的一早。

凌雲蔚離開了小村店，取道西行。

他此行目的地，乃是位於甘肅、青海交界的祁連山「白骨宮」。

當然，他此去的眞正用意，並不是參加那「白骨教主」歐陽大鈞就職「西寧王」的觀禮的，而是要看看他們究竟想攪些什麼名堂？這其中是不是暗藏着有什麼狠毒的詭計陰謀？……

天，陰沉沉地，灰雲越垂越低，直欲壓下來似的！

風，冷颼颼地，勁頭更形強烈了，吹刮得人臉孔生疼，刺骨生寒！

雪，雖然還沒有下，但是看樣子決不會挨過太久的時間，而且這場雪一落起來就必定很大，時間也必定很長，決不可能在三兩天之內放晴，說不定會斷斷續續地落上個十天半月的。

這種天氣，眞是惡劣到了極點。

但是，天氣雖然這樣的惡劣，却阻不住那些遠行在外，因爲年關已近，歸心似箭的商賈客旅。

這些人，他們都冒着刺骨裂膚的冷風嚴寒，從各地登程上路回家。

的確的，還有八天就過年了，誰個出門在外的人不想早一天趕回家去，與久別的父母、兄弟、妻子、兒女們團聚，暫時的忘記掉那些奔波，忙碌緊張的生活，過一個安靜歡樂的新年呢！

因此，官道上往來的客商、車馬，不僅沒有氣候寒冷惡劣的影響而減少，相反地比平時還增多了許多。

凌雲蔚，也像其他急急趕回家去過年的行旅客商一樣，沿着官道縱馬疾奔西行。

所不同的，只是一般行旅客商大都攜帶有一些箱籠行囊，而且大都穿着皮衣皮氅，頭上戴着護耳的皮帽，頸項頦子上圍着一條皮毛的大圍巾，以抵禦這刺骨侵肌的冷風嚴寒！

至於那些較爲窮苦的小本經紀商人，他們雖然沒有多餘的財力來購置這種一年之中，只能穿一兩個月時間的皮貨，但是却也都穿着厚厚的棉衣褲棉袍，頭上則套上一頂連頸頦子的厚呢帽。

唯有凌雲蔚仍舊是一襲單薄的藍衫，頭上戴着一頂文生巾，身邊更連一隻小小的行囊都沒有。

在這種可以說滴水成冰天氣下，只穿着一件單薄的儒衫，已足够引起人的注意和驚奇的了，何況他身後馬股上，又蹲坐着一隻混身金毛的「披髮金猱」，更是顯得特別的搶眼！

因而他一路行來，所有的過往商旅，莫不向他投以驚奇的目光，心下同時詫異的暗想——

「這個少年書生只穿這麼一點衣服，怎地不怕冷呢？……」

× × ×

午後，未正時分。

凌雲蔚一路縱馬疾馳，已下來兩百多里，湘潭縣城遙遙在望。

這時，天空已開始落着小雪點夾雜着一些小雪珠。

雪珠兒落在乾凍的地面上，發出一陣沙沙的聲音，像炒鹽豆似地蹦跳着，但是，旋而便隨着落下的雨點溶化消逝！

俄而，小雨點停止了，雪珠兒也慚慚地變成了一片一片的雪花，隨着一陣陣凜冽刺骨的寒風漫空飛舞，輕輕飄落下地。

雪，下得很急，也很厚，只不過盞茶的工夫，道路兩邊，那些沒有人行走的地方，便已經鋪上了一層薄薄的地毯似的白雪。

一般行旅客商們十有八九均攜帶有雨具，此際，大都撐起了雨傘，或者披上一件油布縫製的雨衣，有人腳上還換上了一雙「釘鞋」。

雪花兒飄飄，有若遮天蓋地般地，越下越大。

凌雲蔚雙腿一磕馬腹，右手抖了抖韁繩，同時左手後揮，在馬股上輕擊了一掌，口中發出一聲低喝！

胯下白馬立時昂首一聲「唏聿聿」長嘶，馬尾筆直地揚起，四蹄翻飛，快比箭射般地，朝前奔馳着！

轉瞬工夫，已馳抵湘潭城外，凌雲蔚這才輕勒了勒馬韁繩，停止下奔馳地緩緩進城，在一家「醉仙居」的酒樓門前停住下馬，將馬韁繩交給一個自店堂內跑出來迎接的店伙計，吩咐道：「好好的上料，天氣太冷，最好用黃麥麩拌上少許兒酒給牠驅驅寒氣，回頭自有重賞！」

店伙計一聽，兩隻眼睛不由飛快的朝凌雲蔚上下打量了一下，心中暗道：「喝！好傢伙，一頓黃豆麥麩拌酒的馬料，最少也得要三四錢銀子，這麼大冷的下雪天，看你只穿着這麼一件單薄的儒衫，連一件皮衣也買不起……」

凌雲蔚是何等聰明之人，一見店伙向他打量的目光，便已頓然明白了其心意地微微一笑，道：「怎麼？是怕我付不起賬麼？」

他說時雖是俊面含笑，語聲溫和平靜，但是，一雙星目却光彩奕奕懾人地注視着店伙計的一張面孔。

店伙計心中不禁突地一跳，暗道：「這位相公好厲害！……」

趕緊一哈腰，阿諛的笑說道：「呵呀！相公您太多心了，上門的客人都是小的們衣食父母，小的怎麼敢有這種想法呢，小的只不過是因爲這麼大冷的落雪天，相公竟然穿着這樣單薄的衣衫，而且又絲毫沒有瑟縮怕冷的樣子，心中感覺得很奇怪，所以才……」

凌雲蔚一聽，豈會不知店伙計這些話都是掩飾之詞，心口不一之言，是以不待他話完，便卽朝他擺擺手，阻止他說下去的說道：「好了，別多廢話了，趕快把馬牽去好好的上料吧！」

店伙計那還敢多言，連忙點頭哈腰應道：「是，是，相公您請放一百二十個心好了，管保沒有錯！」說着，忽地朝店堂內揚聲喊道：「王二花哪！快來招呼這位相公樓上雅座裏坐呀！」

「來啦！來啦！」

隨着應聲，一個身材粗壯結實的店伙計大踏步急奔出來，望着凌雲蔚哈着腰，堆起一臉阿諛的笑容，說道：「相公請往裏請，樓上的雅座既清靜又暖和！」

凌雲蔚淡然一笑，舉袖拂了拂落在頭巾上、身上的雪花，邁步從容入店，逕行登樓。

「披髮金猱」跟隨在凌雲蔚身後，店伙計王二花則跟在「披髮金猱」的身後。

這家「醉仙居」酒樓的規模氣派，在湘潭城內雖然算不上是首屈一指的大酒樓，但却也是歷史悠久頗負盛名的老店。

大概是因爲年關在卽，而又值落雪天的關係，偌大的一間店堂內，竟寥落的只有七八個客人。

樓上，座位雖也大部份空着，但是客人却比樓下多着一倍還多。

在這將近二十個客人當中，最顯得突出的，是一間雅座裏的一位身着重裘，唇紅齒白，點漆雙睛，神彩奕奕，年約十八九歲，俊美出塵的年少書生和兩個與書生年紀不相上下的書僮。

這少年書生氣派高華，衣着極其考究，卽連兩個書僮的衣着質料，也均係上等佳品，顯然是一位王孫公子，貴冑後裔者流。

兩個書僮的像貌也都生得眉清目秀，唇紅齒白，幾乎與書生一樣的俊美，只可惜美中不足的是，一個左頰上生着一塊銅錢般大的青疤，另一個的眉心中間則長有一顆豆大的紅痣。

主僕三人同坐一席，書生居中，兩個書僮，則分坐在左右，這時正在淺斟慢酌，低聲輕語的，有說有笑。

主僕的身份有別，豈可同席飲食？……

不過，却由此可見，這少年書生的氣派衣着，雖然高華考究，可能像是一位王孫公子，貴冑後裔者流，但是其爲人定必很是隨和沒有什麼貴冑王孫的架子，而且，主僕三人的情感也定必親密非常無疑！

否則，兩個書僮怎敢如此大胆和主人同席飲食，而又有說有笑，毫無一點拘束之態？……

凌雲蔚甫一上樓，那少年書生竟忽地站起身，朝凌雲蔚拱拱手，朗聲說道：「啊！凌兄！想不到在這裏能够和凌兄相遇，眞是幸會！」

凌雲蔚不由愕然一怔！暗道：「這人是誰？……」他心中正愕然暗想之際，只見那少年書生已經離席走了過來，俊臉含笑，神情洒脫地說道：「凌兄若不嫌棄見外，便請由小弟作東小飲幾杯一敘如何！」說罷，雙目奕奕的凝望着凌雲蔚，同時身子微側，舉手讓客。

這時，兩個書僮也已離席站起，靜立在一旁。

凌雲蔚因爲一時想不起來眼前的這位少年書生究竟曾在何處和他相識見過，而不禁劍眉略皺地輕「咳」了一聲，道：「這個……」

他剛說了「這個」兩字，以下之言尚未出口，少年書生却已微笑地接着說道：「難得相遇，理應共飲小敘一番，凌兄請不要客氣了，否則便顯得見

外矣！」

說至此處，忽地轉向那隨着凌雲蔚上樓來的店伙計王二花吩咐道：「趕快下去關照要上等酒席一桌立刻送上來，越快越好！」

王二花一聽，那敢有絲毫怠慢，連忙哈腰應道：「是！公子爺，您請與這位相公稍坐一會兒，小的這就下去關照，保險特別快，馬上就送上來。」

說罷，轉身急步下樓關照去了。

少年書生隨又望着凌雲蔚微笑了笑，再次舉手讓客地道：「凌兄請！」

在這等情形之下，凌雲蔚已知無法推辭客套，只得朗聲一笑，道：「承蒙兄台如此寵邀，兄弟祇好高攀，恭敬不如從命了，不過……」語聲略頓了一頓，接道：「今天却必須由兄弟作東才可！」

少年書生微微一笑，道：「這如何使得，這樣一來，小弟的一片誠意豈不變成竹槓了麼！」

凌雲蔚道：「然則兄弟又怎可平白的叨擾兄台，使兄台破費，兄弟心中會甚感不安的！」

少年書生朗聲哈哈一笑，道：「凌兄太客氣了，錢財乃身外之物，一桌酒席能值幾何，焉能算得上『破費』二字，你我均非一般庸俗市儈者流，何必計較這點，爭作今日之東，豈不顯得太小家氣，太俗了麼！……」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凌兄如因未能作東而心感不安的話，反正來日方長，日後，再請小弟便了。」

凌雲蔚一聽少年書生這等說法，自是不好意思固執地爭着作東，遂即點首哈哈一笑道：「兄台快人快語，如此一說，兄弟倒不能不權充一回食客，叨擾兄台一頓了！」說罷又是哈哈一笑。

笑聲中，舉步瀟洒地直向少年書生的那間雅座裏走去。

少年書生因見初步計劃成功，眉宇之間不由均皆泛現出一片喜色，俊臉神彩飛揚，如沐春風地笑意盎然！

這時，桌上的剩酒、殘肴，已經由另外的店伙撤去。

凌雲蔚走入雅座，靜立在一旁的兩個書僮已在少年書生眼色的暗示下，一齊搶步上前迎着凌雲蔚彎腰行禮道：「小青，小白拜見凌相公。」

凌雲蔚領首微笑，擺了擺手道：「二位快請不要這樣多禮。」

此際，凌雲蔚知道再客氣謙虛已是多餘，是以也就不待少年書生開口招呼讓座，便即毫不猶豫地自在客位上落坐。

少年書生一見，也就自在主位上坐下，兩個書僮立時各倒了一杯香茗分放在二人的面前桌上，然後退至少年書生身後垂手侍立。

「披髮金猱」蹲在凌雲蔚身側，一雙火眼金睛灼灼地，只是東張西望望個不停，顯出了獸類不安份的本性。

凌雲蔚端起面前的香茗淺呷了一口，放下茶杯輕「咳」了一聲，正待發言詞問這少年書生的姓名，與及曾在何處和他見過相識之際，却見少年書生目光瞥視了「披髮金猱」一眼，問道：「這隻靈獸是凌兄豢養的麼？」

凌雲蔚點頭道：「正是，兄台也識得牠的來歷麼？」

少年書生微微一笑，道：「若是小弟臆料不錯，牠應該是生長於苗疆蠻荒山中，極為少見的『金線猱』的一種，不知對也不對？」

凌雲蔚道：「兄台見聞淵博，兄弟非常佩服，牠正是那靈慧聰明機警過人的『金線猱』類。」

少年書生又道：「據傳說，這種猱獸不但聰明靈慧機警過人，而且天生凶猛異常，來去行動如風，連那些具有『獸中之王』之稱的獅、猿、虎、豹見了牠也都惲懼三分，一旦相遇，大都走避，不敢和牠拚鬥！……」

說至此處，語聲微頓了頓，接道：「但是，牠生性雖然極凶猛，並不殘惡，如若經人馴伏豢養，便即對主忠心無比，直到老死決不叛離，不過，據說此獸極難馴伏……」語聲復又一頓，目注凌雲蔚問道：「不知凌兄是怎樣將牠馴伏豢　的？」

凌雲蔚聽的心中不禁更加奇怪詫異地忖道：「這少年書生究竟是個何許人物？聽他的這種口氣談吐，顯然並不是單純的普通讀書人，否則，對於這等罕世少見的深山異獸，何能知道的如此詳細清楚，說來如數家珍……」

他心底雖在忖想，口中却已答道：「牠乃是先師早年在蠻荒中馴伏豢養的。」

少年書生接道：「那麼令師必是一位武林奇人了？」

凌雲蔚點點頭道：「不錯，先師一身武功超絕，已臻上乘化境。」

雖然，眼前的這位少年書生究竟是何許人物？姓名來歷？他均尚還不知，但因他秉性敦厚誠實，不善謊言，是以對其所問，莫不實說直答。

少年書生接着又道：「如此說來，令師也定必是一位譽滿四海，威震武林八荒的極負盛名之人了，但不知令師的號諱如何稱呼？」

凌雲蔚心中忽地一動，目睨少年書生問道：「聽兄台的口氣談吐，想來必也是武林中人了！」

少年書生道：「只能說是一半。」

凌雲蔚怔了怔，問道：「為什麼？」

少年書生微笑地說道：「因為小弟雖然隨着先父練過武功，但是却從未涉足武林，在江湖上走動過。」

凌雲蔚道：「啊！兄台原來是家學淵源，武功定然極是高強了，但不知令尊是那一位武林前輩，號諱如何稱呼？」

少年書生道：「先父一生也從未涉足過武林江湖，是以，他老人家的名諱說出來，凌兄決然從未聽聞過……」

凌雲蔚接道：「這等說來，令尊倒是位勘破人生名利大關，遁世隱跡的世外高人了！」

少年書生微微一笑，並未答說什麼，凌雲蔚目光湛湛地在少年書生的俊面上轉了轉，問道：「請問兄台貴姓？」

少年書生道：「小弟姓宮，皇宮的宮，單名一個玉字。」

凌雲蔚腦子裏飛快地思索了一轉，覺得「宮玉」這個名字，在記憶裏，非常陌生的很，從未聽聞過。

換句話說，他根本就從未和宮玉相識見過。

於是，他便又目注宮玉說道：「請恕兄弟失禮，不知宮兄曾於何處和兄弟相識見過，望予詳告，以解兄弟心中之疑！」

宮玉俊臉神色倏地一斂，說道：「凌兄敢莫是懷疑小弟的出身來歷，今天之與凌兄攀交，是暗存有什麼圖謀或不軌之意麼？」

凌雲蔚聞言，劍眉不由微皺了皺，口中輕「咳」了一聲，解釋地笑說道：「宮兄請別誤會，兄弟實因一來想不起來曾在何時何處與宮兄會過，乃才冒昧動問，決無其他意思，尚望……」

恰於此時，店伙計端着酒菜送了上來，凌雲蔚便立即頓口止聲，嚥住了以下未完之言。

店伙計送上酒菜擺好杯筷後便退去，書僮小青上前執壺，先為凌雲蔚斟滿一杯，然後又替宮玉斟滿。

宮玉端起酒杯，目視凌雲蔚含笑說道：「旅次沒有好酒佳肴奉敬凌兄，實在不成敬意，尚望凌兄見諒，請先盡此一杯！請！」

說着朝凌雲蔚舉了舉酒杯，一飲而乾。

凌雲蔚微微一笑，道：「宮兄太客氣了。」也即舉杯一口飲盡。

書僮小青連忙又替二人各斟上滿滿的一杯。

宮玉兩道清澈明亮的目光，在凌雲蔚的臉上轉了轉，忽然朗聲哈哈一笑，道：「凌兄既然沒有這種意思最好了，小弟也相信凌兄決不是那種心胸狹隘多疑之人，不過……」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至於小弟究竟是在何地何時與凌兄相識見過，既一時想不起來，便何妨暫作悶葫蘆兒，反正來日方長，日後自有明白知道的一天，凌兄但請放一百二十個心，小弟決非是什麼出身來歷不正的邪惡之徒，與凌兄攀交，純係出自衷心的仰慕，決無絲毫惡意，也決無一點什麼不良的圖謀或不軌之意！」

說至此處，語聲復又一頓，目光神采湛湛地凝視着凌雲蔚，似要看穿凌雲蔚的心胸般地問道：「凌兄能信任小弟所言麼？」

宮玉這樣一說，凌雲蔚自是不好再說什麼，心中雖然仍不免有點懷疑，宮玉所言是否屬實？……所謂「人心隔肚皮」，實在很難說的很！

但是，在眼前，他已不便表示不信任，或是稍露於形色，因為他從宮玉那神采湛湛的目光中已經看出，宮玉乃是個智慧聰明絕世之人，只要他稍露出一絲不信懷疑的容色，宮玉必會立即察覺，也必然會譏笑他為無若子風度，無大丈夫氣概，量窄多疑的小人！……

因此他心念電轉之下，只得將心中之「疑」，儘量壓制心底，待諸日後再說地朗聲哈哈一笑，道：「宮兄既如此說，兄弟還有什麼不信任的……」

他言說之間，心中忽然閃過一個意念，心道：「看他一身穿着，雖然十足是個紈袴子的樣子，但氣度却甚不凡，談吐也極不俗，只不知他的武功究竟如何？我何不且試他一試……」

他心中意念有如電光火石般一閃而過，立時話鋒一轉，接道：「承蒙宮兄看得起兄弟，紓尊下交，兄弟心中至感榮幸，謹借宮兄之酒奉敬宮兄一杯，聊表衷心謝意！……」

話未說完，人已離座站起，端起面前的酒杯，右掌心托着杯底，左手虛扶着，緩緩送到宮玉的面前，含笑說道：「雖是不成敬意，尚祈宮兄乾此一杯！」

宮玉連忙也離座站起，笑說道：「凌兄太謙虛太客氣了，小弟實在不敢當之至！」

話聲中，已伸出雙手去接取凌雲蔚托在掌心中送過來的酒杯。

宮玉右手食中姆三指甫一接觸到酒杯，心中不由驀然一驚！

原來凌雲蔚竟藉敬酒之名，暗暗運內力凝聚於掌心，將酒杯牢牢地粘吸住，用以試探着宮玉的功力。

宮玉雖也明知凌雲蔚身負上乘武學，內功深厚，較他只高不低，要想從其掌心中接取下這杯敬酒，實非易事，但他却仍欲盡力一試！

是以，他心中雖然是驀然一驚，但却絲毫不露於形色的，暗中深吸了口氣，潛運內功眞力，功貫右掌，力凝指梢，三隻指頭狀似輕輕，實際上却是謹愼非常，不敢稍稍大意的拿揑住酒杯！

這樣一來，二人便以這隻江西細瓷酒杯爲焦點的較上了內力！

宮玉雖也是個身懷絕奇武學，年靑的絕世高手，但其內功眞力，由於體質稟賦的關係，要比凌雲蔚稍弱，畧遜上一籌！

因是，他雖已將內力運至七成，但凌蔚雲掌心中的酒杯，却依然穩如山岳般地紋絲未動！

凌雲蔚雙目湛湛地凝視着宮玉的俊臉和右手，心中忽然微微一動，暗忖道：「這宮玉說話尾音尖銳，雙掌晶白如玉，十隻手指纖細有若蘭花，難道他是個易釵而弁的……」

他心中方暗忖至此，忽見宮玉展顏露齒一笑，說道：「凌兄內功，深厚高明，小弟實在是望塵莫及！」

凌雲蔚微微一笑，道：「宮兄虛懷若谷如此，實令兄弟衷心佩服，如若兄弟臆測的不錯，宮兄頂多祇不過使用了七成功力而已！」

說罷，哈哈一聲朗笑。笑聲中，掌心微微一挺，酒杯已緩緩離掌升起。

宮玉一見，立卽乘機曳杯一飲而盡，朗聲笑道：「凌兄見微知著，足證高明。」

說着伸左手從書僮小靑手上接過酒壺，親自斟滿酒杯，雙手捧着送到凌雲蔚面前，含笑地說道：「小弟也敬凌兄一杯，並藉以今日訂交之賀！」

凌雲蔚還以爲宮玉是要「來而不往非禮也」的，也想藉敬酒耍點什麼花樣，當下遂暗提一口丹田眞氣，凝聚功力於掌指之間，那知伸手一接酒杯時，心中不由的暗喊了一聲「慚愧！」

原來宮玉在他手指剛一接着酒杯時，便立卽鬆開了手，竟是絲毫未耍一點花樣。

凌雲蔚接過酒杯喝乾之後，二人才復又落座。

酒過三杯，宮玉似乎已有些不勝酒力地，雙頰上頓然現出了兩片酡紅，烏黑晶亮的雙睛，泛現出水汪汪的樣子，像煞是一對女嬌娃的妙目明眸。

凌雲蔚眼見宮玉的這種神情異狀，心中不由更爲動疑；認定宮玉必是「女扮男裝」的假書生無疑！否則一個身懷武功絕技的大男人，怎會有這等不勝酒力，處處似是女兒家的異狀？……

他心中正自暗暗疑思之際，忽見宮玉那水汪汪有若女兒家明眸美目般地雙睛，突然射出兩道深邃的灼灼的目光，凝視着他問道：「凌兄現下是趕回家去過年麼？」

一提起「家」，凌雲蔚的腦子裏頓然映現出一片殘垣斷壁，焦黑的瓦礫堆和兩座黃土新墳，心中不由一慘！神色黯然地微搖了搖頭說道：「不是。」沉痛地吁嘆了口氣，接道：「兄弟家園已毁，現下已是個有如無梗的飄萍般地無家可歸之人！」

「呵！……」宮玉瞪大着雙目，愕然地望着凌雲蔚的俊面問道：「令尊令堂難道都已仙逝不在了麼？」

凌雲蔚胸頭頓感一股悲痛上湧，連忙深吸了口氣，忍抑住地說道：「家父母也均同時與家園遭遇了不幸！」

他雖然忍抑住胸底悲痛的上湧，竭力使說話的音調平靜不顯激動，但神態之間依然流露了悽慘之色。

宮玉一見他悽慘的神態，心底不禁有點難過地，眨了眨兩隻星目，望着凌雲蔚滿含歉意的說道：「眞對不起！小弟實在不應該問這些以致引起你的悲痛的！」

凌雲蔚淡然一笑，道：「不要緊，宮兄請別客氣。……」

語聲微微一頓，雙目忽射奇光地，望着宮玉問道：「宮兄，可知最近半年來江湖上所發生的事故麼？」

宮玉怔了怔！問道：「什麼事故？」

凌雲蔚道：「許多武林高手與及全家無端慘遭殺害的事故！」

宮玉道：「聽說過。」心念突然一動，目視凌雲蔚問道：「凌兄忽然問起此事，令尊令堂也是這許多武林高手之一麼？」

凌雲蔚微一點頭，沉痛地說道：「不錯，先父別號武林人稱『無影劍客』。」

宮玉微一沉吟，道：「凌兄可知這殺害令尊令堂的兇手是什麼人麼？」

凌雲蔚道：「兄弟正在查訪之中。」

宮玉道：「已經訪查出什麼眉目沒有？」

凌雲蔚目注宮玉流露着關切之情的俊面，緩緩說道：「眼下雖已發現了兩路人馬皆有嫌疑，但是目前尙還無法決定那一路才是眞正的兇手！」

宮玉道：「是那路人馬？」

凌雲蔚輕「咳」了一聲，道：「一是現在黃山大興土木，建造帝君宮殿，意圖稱霸武林，君臨天下，自稱『武林帝君』的一路人馬。」

宮玉接着問道：「另一路人馬呢？」

凌雲蔚伸手端起桌上的酒杯，一口飲乾，說道：「另一路，則是一個名堂叫什麼『天外天宮』的人馬！」

宮玉聽的心中不禁怦然一震！雙目凝光地注視

着凌雲蔚問道：「凌兄因何認定這兩路人馬皆有嫌疑的呢？」

凌雲蔚道：「因爲這兩路人馬都是突然出現江湖，行踪詭秘非常！」

「哦！」宮玉微一沉吟，問道：「那自稱『武林帝君』之人，是個何許人物？什麼出身來歷？凌兄知道麼？」

凌雲蔚搖了搖頭，道：「不知道。」

宮玉又道：「凌兄也沒有會見過他麼？」

凌雲蔚道：「沒有。」

宮玉目光灼灼的望着凌雲蔚的俊臉轉了轉，道：「那麼，凌兄又怎地知其現在黃山大興土木，建造帝君宮殿的呢？」

凌雲蔚道：「此事乃是『白骨教』下班大奎說的。」

宮玉星目深注地道：「凌兄和『白骨教』中人熟識麼？」

凌雲蔚微一搖頭，口中說了個「不」字後，接着便把班大奎等人邀請華山掌門前往其「白骨宮」，參加「白骨教主」歐陽大鈞就任「西寧王」大典觀禮，自己適在華山之上，由班大奎口中間知的經過述說了一遍。

宮玉聽後，雙眉微蹙地沉吟了稍久，緩緩說道：「小弟聞說那歐陽大鈞在十多年前初掌『白骨教主』之時，一身武功卽已不凡，爲當時武林中的一流高手，只是後來不知因了何故，竟突然率領其教下弟子自動隱退『白骨宮』中，不再履足江湖，據傳說是爲了專心埋首苦練什麼上乘武學絕功，以圖將來重出江湖時，和武林七派一幫一爭雄長，揚威天下……」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歐陽大鈞今番重出江湖，不言可知，其武學絕功定已有成，功力也定然大爲精進……」

說至此處，想是說得有點口乾，語聲忽又一頓，端起面前的酒杯，淺呷了一口，望着凌雲蔚微微一笑，這才復又接道：「從歐陽大鈞能够自動隱退『白骨宮』中，足跡不履江湖十多年之久的情形看來，顯見歐陽大鈞實在是深具心機，胸懷大志雄心，非同等閒的厲害人物，而那自稱『武林帝君』之人，竟能使歐陽大鈞受其封號，與其通同一氣，於此可知其定必是個武學功力卓絕，高過歐陽大鈞，更爲厲害的一代梟雄無疑！……」

他娓娓說來，竟然頭頭是道，只聽的凌雲蔚心中不禁大爲折服，也大爲震動！深覺這宮玉實在不是個簡單的人物，其所云：「從未涉足武林，未在江湖上走動過。」顯非眞話，否則對於已經退隱江湖十多年之久的「白骨教」，焉能知道的如是之多？同時也由此可見宮玉不僅深悉武林中的事故形勢，並且還是個智慧異常之人……

正當凌雲蔚聽的心中大爲折服震動忖想之際，只見宮玉雙目微轉了轉，突地射出兩道智慧之光，灼灼地凝望着他問道：「凌兄，你在想什麼？是不是覺着小弟所言有些可疑，欺騙了凌兄麼？」

凌雲蔚心中不禁陡然一驚！暗道：「此人心思才智，實是敏捷聰慧絕倫，我心底所想，他竟能一語道破……」心底意念，有若電光石火，一閃而過，立時朗聲一笑，並不掩隱地說道：「宮兄心思敏捷，才智聰慧驚人，實在使兄弟中心佩服萬分！兄弟……」

他話未盡意，宮玉已微笑地接着說道：「多謝凌兄誇讚！」

語聲一頓，斂眉正容接口說道：「凌兄乃謙謙磊落君子，小弟焉敢虛語以欺君子，至於那『白骨教主』歐陽大鈞其人其事，因曾聞聽過一位熟知武林軼事珍聞的老前輩談說過，乃才得知道的如是詳盡！」

凌雲蔚說道：「可否請敎那位老前輩的號諱稱呼？」

宮玉道：「那位老前輩已經退隱山林多年，不願再沾惹江湖是非，並曾一再叮囑小弟，不得對任何人提說他的號諱，或者洩露他的行踪，因此請凌兄要千萬原諒！」

凌雲蔚微一沉吟，忽又目注宮玉，問道：「關於那個『天外天宮』之事，那位老前輩，也曾談說過麼？」

宮玉點頭一笑，道：「雖然也談說過，只是說的甚爲簡畧的很。」

凌雲蔚道：「可知道『天外天宮』，在什麼地方？」

宮玉道：「據說是在新疆阿爾金山山中。」

凌雲蔚又問道：「宮主是一位何許人物？」

宮玉道：「聽說乃是位中年美婦人。」

凌雲蔚道：「知道她的姓名來歷麼？」

宮玉微一搖頭，道：「不知道。」

凌雲蔚道：「有沒有談說起她的武功、源流、宗派？」

宮玉道：「據說其宮中男女個個武功博雜高强，宮主本人的武學功力更是已臻上乘化境，深不可測，但是却不知其源出何流宗派？……」語聲微微一頓，接道：「依小弟看來，『天外天宮』的人馬，決不可能是殺害令尊令堂與及那許多武林高手的兇手惡魔！」

凌雲蔚雙目忽如兩道寒電般，湛湛地注視着宮

玉問道：「爲什麼？」

宮玉「咳」了一聲，緩緩說道：「據那位老前輩說，宮主的爲人極是正派，對宮中男女弟子的管束規戒亦非常之嚴，不論何人，未奉其令諭允准，一概不得遠出『天外天宮』週圍三十里以外，更不准在外爲非作歹，或是恃技欺人，否則，一經發覺，必受嚴重處罰，決不稍予寬貸容情，因此……」說至此處，語聲突又一頓，目注凌雲蔚正容接道：「小弟認爲凌兄之對『天外天宮』的懷疑，很可能是一個誤會！」

凌雲蔚微一沉吟，道：「兄弟的懷疑也許眞是一個誤會，不過，『天外天宮』的人馬既遠從邊外蠻荒地區，突然進入中原武林，豈能無因，何況其一入中原便直對執中原武林牛耳的少林派下手，竟欲脅迫少林歸附其翼下，其意圖如何？不言可知，決不是什麼好路道！」

宮玉閱聽，心念不由一動，暗道：「此時此刻除非立刻找出那眞正的兇手外，只怕他是決不相信的了，我又何必多費唇舌解說呢……」

他心中暗想至此，便就不再多加解說的望着凌雲蔚微笑地說道：「眞正的兇手是誰？究竟是『天外天宮』？還是那『武林帝君』？抑或另有其人？事情終有水落石出的一天，他日凌兄報仇除害之時，小弟願爲臂助！……」語聲畧頓，話鋒忽地一轉，接道：「我們只管說話，酒菜都快要冷了。」說着端起桌上的酒杯，朝凌雲蔚舉了舉，道：「凌兄，請！」舉杯一飲而盡。

凌雲蔚也卽端起酒杯一口飲乾，朗聲笑道：「多謝宮兄豪情義心，不過，宮兄如能隨時注意留心，協助兄弟訪查眞正的兇手惡魔，兄弟便卽感激不盡矣！」

宮玉微微笑道：「凌兄但請放心，小弟如是得到可靠的消息綫索，定當立刻設法轉告凌兄！」

凌雲蔚起身離座，向宮玉拱手一揖，說道：「承蒙宮兄古道熱腸，俠肝義懷，允予賜助，兄弟這裏先行謝過了。」

宮玉一見，連忙也起身離座拱手還揖地說道：「朋友之間理應彼此幫忙協助，凌兄快請不要這樣客氣多禮，否則便就太顯得生分見外了！」

二人互揖禮罷，便卽復又歸座飲食。

這時，屋外滿空雪花飄舞，又濃又密。

雪，下得正大，風，也吹得正緊！

宮玉抬首朝窗外望了望，忽又凝目望着凌雲蔚問道：「眼下年關將屆，又値大雪續紛阻路之際，凌兄意將何往？」

凌雲蔚道：「新正之日，正是歐陽大鈞就任『王』位大典之日，兄弟擬往參加觀禮，就便察看其動靜意圖！」

宮玉道：「白骨宮離此路遠迢遙，時間上能趕得上嗎？」

凌雲蔚道：「大概沒有多大問題，兄弟已經計算過了，只要冒雪兼程急趕，沿路上不多耽擱，最遲在新正日的午時前後定可趕到！」

宮玉微一沉吟，道：「歐陽大鈞旣柬邀武林各派掌門前往參加觀禮，可見其就任大典必然隆重非常，新正之日，白骨宮中也定必盛況空前，熱鬧無比！……」

聲語畧頓，「咳」了一聲，接道：「小弟擬請隨凌兄同行，前往開開眼界，不知凌兄意下以爲可否？」

凌雲蔚道：「宮兄不要返回家去過年麼？」

宮玉搖了搖頭道：「這種盛況空前，武林各派掌門高手會集一堂的熱鬧場面，乃是百年難得難逢的機緣，怎可不前往一開眼界，錯過豈不可惜！」

凌雲蔚想了想，道：「這話雖然不錯，但是宮兄如不回家過年，令堂豈不要倚閭盼望，心感焦慮不安麼！」

宮玉微笑說道：「凌兄顧慮的雖然極是，但小弟於月前離家之時，曾經告明過家母，如果在外遇上友好，盤桓些日子，趕不及回家過年了，是以家母決不會得因而心感焦慮不安，或者是有什麼不放心的！」

凌雲蔚聽得宮玉這麼一說，這才微點了點頭，道：「旣然如此，宮兄便請和兄弟結伴同行前往好了。」

宮玉一聽凌雲蔚已答應和他結伴同行，便立卽轉向那站在旁邊名叫「小白」的書僮說道：「小白，你先回客店中去要他們趕快把車馬準備妥當，我們吃完飯立刻動身上路！」書僮小白恭敬地應了聲「是。」轉身飛快地下樓而去。

× × ×

祁連山，一名南山，位於甘肅張掖縣西南，青海省邊界地方，山脈綿亘數千里，西連阿爾金山山脈，峯巒起伏，多峻嶺削壁，深壑幽谷不計其數。

「骷髏谷」，地處祁連山腰，形勢險惡奇僻，乃「白骨敎」的根據地，「白骨宮」便建築在這座深谷中。

此谷方圓廣闊約四百餘畝，爲祁連山中最大的一塊盆地，也是一處三面環山，奇峯削壁高聳入雲，只有一面出入口的絕地死谷，而且出入口地方狹隘，其最寬之處，頂多也不過十來丈，左右兩邊俱都是十多丈高低的峥嶸怪石，縱横交錯，巍峨矗立，谷外兩旁樹木陰森達百丈餘遠，有若一條長長的甬道！

× × ×

雪，漫天蓋地的整整落了三天，直到第四天的午后，這才醫開雲散，天氣正式放晴。

「白骨敎主」歐陽大鈞爲了就任「西寧王」的大典，不但已遍發請帖，柬邀當今武林各大門派掌門，成名的江湖豪雄前來參加觀禮，並在谷內西邊百餘丈寬的空地上，搭蓋起了東，西，南，北，四座高三丈許，寬約二丈，長二十多丈的高台，以爲大典開始時欵宴天下羣雄之所。

日子已一天一天接近就任大典之期，因此，一向冷落的「白骨宮」，在這幾天裏也特別的熱鬧忙碌起來。

從臘月二十七日起，接連三天間，「白骨宮」內東西兩廂，特爲前來參加大典觀禮的武林羣豪準備設置的「迎賓館」中，已被接待住進了數十位來自三山五岳的英雄好漢，黑白兩道的江湖高手。

年三十夜，已是就位大典開始前的最後一天了。在這一天當中，繼續趕到的江湖人物，也特別的多。

武林七派一幫中，除華山，崆峒兩派掌門和窮家幫主尚未到外，少林，武當，各由一位長老代表，和峨嵋，青城，長白等三派掌門均已親率派下弟子數人，在這最後一天的午后先後抵達。

新正之日，太陽懶懶無力地照晒在未溶的積雪上，顯得有點特別刺目！

巳正時分。

「白骨宮」外西邊的四座高台上，已經擺齊了席位，酒菜，所有前來參加大典觀禮的羣豪，也在「白骨敎」一衆執事弟子的邀請下，紛紛登上了東，西，南，三面的台上，各按身份依次入席落了座位。

「白骨敎主」歐陽大鈞身穿王服，頭戴紫金王冠，面南背北的高坐在北台上當中的一張虎皮交椅上，左右兩旁排列着八名貌相威武非常，一式腰佩「白骨喪門長劍」的黃衣武士，其敎中護法，堂主等弟子，則依序分坐於兩邊的席位上。

只等午正時刻一到，便卽開始舉行就位大典儀式。

時當巳午初交，忽聞執事弟子高聲傳報道：「窮家幫主駕到！」

傳報聲落，立見窮家幫主「逍遙儒生」司空彥身穿一襲黃衫，衣袂飄飄，身後跟隨着名震江湖的雙童，四英，八傑，步履看似從容，其實却是極快無比，身形有若行雲流水般地，直奔台下中央空地走來。

須知「窮家幫」在中原武林中，威譽雖然不如少林，武當兩派隆盛，但其幫衆弟子遍佈大江南七北六一十三省，聲勢之大，實力之强，遠超於少林武當之上，並且其幫衆弟子中，藏龍臥虎，也着實有些出類拔萃的高手，奇才異能之士！

因此，江湖上一般黑白兩道人物，凡是遇着有窮家幫揷足其中的事情，大都盡量容忍，非萬不得已，均不顧招惹得罪窮家幫衆弟子，以避免和窮家幫樹怨結仇！

是以「逍遙儒生」司空彥一到，歐陽大鈞爲了表示歡迎禮貌，便立時從虎皮交椅上站起身來，朝司空彥抱拳拱手地朗聲說道：「承蒙幫主不辭千里跋涉，親自駕蒞，本座未能親迎谷外，怠慢之處，尚望多多包涵原諒！」語聲微微一頓，擧手肅容地接道：「幫主快請上東台入席，本座當奉酒三杯藉表敬意！」

「逍遙儒生」司空彥聞言，也頓卽抱拳朝歐陽大鈞一拱，道：「敎主寵邀，大典盛會，兄弟如不親自趕來參加道賀，豈不大爲有失武林禮數麼！」朗聲哈哈一笑，接道：「敎主請不要客套了！」話罷，身形微長，又是哈哈一聲朗笑，已自騰身飛躍上了東台。

雙童，四英，八傑也立卽各自點足騰身，隨在司空彥的身後躍了上去！

驀然——

一陣鑾鈴聲大响，馬蹄聲急如擂鼓聲中，一輛八馬華麗的大馬車，由兩個神態威武凛凛的彪形大漢駕馭着，三十二隻鐵蹄翻飛，快如電掣般地自東，南兩台的拐角處，直朝中央地方奔了過來。

只見這輛馬車車廂的四面，都是用紫色的厚呢絨圍成，每一面都繡着一隻栩栩如生的金鳳，車頂的中央則安裝着一隻人頭般大小，葫蘆形的赤金頂子，在陽光的照射下，金光燦燦，閃爍奪目！

從馬車的華麗，和兩個駕車大漢神態威武的氣概上看來，坐在車廂裏的人，顯然是不同尋常的非凡人物！

歐陽大鈞心下不由暗忖想道：「這馬車內是何許人？執事弟子怎麼沒傳報進來……」

他心下正在暗忖想之間，陡聞兩個駕車大漢的口中一聲喝，八健馬竟在他二人雙手猛力一勒的控制下，霍然止住奔勢地停立在當地！

這時，天下羣豪的目光都直直地盯視在這輛馬車上。

因爲沒有一個人知道它的來歷，每一個人的心底，都不禁在暗暗揣測，猜想可能是怎樣的一位人物？……

正當歐陽大鈞和天下羣豪人人心中暗暗忖想測

臆之際，兩個駕車大漢已自車座上躍落下地，分立車門兩側躬身說道：「請兩位公子下車。」

只見車門開啓處，走下兩個眉清目秀，年十七八歲上下，背後均皆交叉地背着雙劍的書僮。

隨着兩個書僮之後，出現在羣豪等眼前的，則是兩個身着重裘，玉面朱唇，英俊絕凡的少年美書生。

這兩個少年美書生是什麼人？……

他們正是凌雲蔚和那身份來歷，均都不明的宮玉。

在歐陽大鈞和天下羣豪等人的猜想中，幾乎全都一致的認為車內的人物，縱然不是領袖一方的豪雄，也必是成名武林的知名人士！

那料事實完全出於他們的猜想之外的，竟是這麼兩個文質彬彬，毫無江湖氣息，年僅弱冠的少年美書生！

因此，凌雲蔚和宮玉二人甫一出車廂，立時引起了一陣詫異與騷動，「嗡嗡」的議論紛紛之聲，大家都在相互的探聽詢問着：「這兩個少年書生，究竟是誰？……」

「他們是什麼出身來歷？……」

但是，所得到的回答，大都是「搖頭」與「不知道」。

眼下聚集於四面台上的天下羣豪，為數共有兩百多人，在這兩百多人中，當眞的就沒有一個人識得凌雲蔚和宮玉二人麼？……

當然並不！宮玉雖是確實無人認識，但認識凌雲蔚的却是大有人在！

東台上有少林派的了因長老和百情白杲大師，峨嵋派的「伏虎五僧」，西台上則有「武林四怪」和「遼北雙矮」苗高，苗勝兄弟。

南台上雖然沒有，但是北台上「白骨教」弟子斑大奎等人，曾在華山上吃過凌雲蔚的虧，焉得不識？

因此斑大奎一見凌雲蔚，臉色頓時不由微微一變，心中同時暗罵道：「小子！這眞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自闖來！……」他心中暗罵着，身子已離席站起，走到歐陽大鈞身側，躬身低聲稟告道：「稟教主，那個身材畧高的少年書生，便是華山上代替華山掌門接下請帖的那個姓凌的，邱師弟也就是喪命在他餵養的那隻『披髮金猱』惡獸毛爪下的！」

「哦！……」

斑大奎嘴唇微動，還想再說什麼時，歐陽大鈞已朝他擺了擺手，語音低沉地說道：「我知道了，此刻不許多言！」

斑大奎一聽，只好閉口噤住未出之言，返身回轉席位上坐下。

接着，便見歐陽大鈞雙眸陡然精光激射如電般，灼灼地射視着凌雲蔚，神色沉肅的朗聲說道：「凌少俠是代表華山派來的麼？」

凌雲蔚劍眉霍地微微一挑，目視歐陽大鈞朗聲反問道：「如果不是代表華山派來的，教主便不歡迎了麼？」

歐陽大鈞哈哈一笑，道：「只要是眞心誠意的前來參加大典觀禮之人，便是白骨宮的佳賓上客，自當竭誠欵待，焉有不歡迎之理！」

凌雲蔚微微一笑，道：「教主以為小生此來，是不是眞心誠意呢？」

歐陽大鈞冷冷說道：「這得要請問少俠你自己好了！」

凌雲蔚道：「如此說來，教主定然在懷疑小生的來意了？」

歐陽大鈞心中陡然飛閃過一個意念，「嘿嘿」一聲陰笑，道：「少俠但請放心，值此大典吉期，來者是客，不論你少俠的來意如何？白骨宮決不會得無禮待慢客人的！不過……」

凌雲蔚接着問道：「怎樣？」

歐陽大鈞重「咳」了一聲，臉色沉寒地說道：「倘然有人胆敢搗亂生事，為了維護白骨宮的聲威起見，雖值大典吉期，也必令這搗亂生事之徒，血濺五步！」

天下羣豪聽的全都心中不禁一震，幾乎不約而同的各自暗忖道：「這姓凌的少年美書生究是什麼出身來歷？那路人物？竟使歐陽大鈞如此緊張，於此時此刻說出這等話來，難道他和白骨教有什麼仇隙過節不成？……」

少林了因長老，聞聽歐陽大鈞之言，心中立時不禁微微一動，暗道：「難道他眞是有所為而來的麼？」

就在這天下羣豪心中都在紛紛暗自驚忖測想之際，只見凌雲蔚陡地仰天哈哈一聲大笑，道：「教主這麼一說，小生倒好像眞個不是前來參加大典觀禮，而是專誠來搗亂生事的了……」

語聲微微一頓，沉聲說道：「教主心下若然害怕小生搗亂生事，小生便即就此告辭！」

歐陽大鈞是何等人物，焉得聽不出凌雲蔚這種似軟實硬，以退為進的語氣，當着天下羣豪之前，無論如何他也不能任由凌雲蔚就此告辭而去，否則，豈不落人笑柄，說他胆怯示弱麼！

因此，凌雲蔚話聲一落，歐陽大鈞立時便也仰天發出一聲哈哈大笑地說道：「本座尚還不是那種胆小怯弱的怕事之輩，只不過因為在這大典吉期間

，不欲和人妄動干戈，以避免發生流血的慘劇而已！不過……」

他話未盡意，那一直未曾開口，和凌雲蔚併肩站立着的宮玉，雙睛突然一瞪，光若兩道冷電寒芒地射視着歐陽大鈞，語聲冷如冰地說道：「歐陽大鈞，你不是胆小怯弱的怕事之輩，公子爺們難道便是胆小怕事之人不成，現在廢話少說，你到底是歡不歡迎？歡迎，公子爺們便即叨擾你一頓，給你捧場，不歡迎，公子爺們立刻轉頭就走！」

這宮玉的貌相看起來，比凌雲蔚似乎還要溫文，但是說話的語氣竟是鐵骨嶄硬，硬的有如斬釘截鐵，令人聽來極感刺耳難堪！

歐陽大鈞神色不禁勃然一變，沉聲喝問道：「閣下何人？」

宮玉朗聲說道：「公子爺姓宮名玉！」

歐陽大鈞道：「何人門下？」

宮玉冷冷一哼道：「憑你歐陽大鈞，還不够資格知道！」

歐陽大鈞不由氣的鬚眉怒張地，怒聲喝道：「小子！你是活膩了麼，竟敢如此出言不遜，瞧不起本座！」

宮玉冷冷地道：「活膩了便怎樣？瞧不起你便又怎樣？」

歐陽大鈞「嘿嘿」一聲冷笑，道：「君子有成人之美，你要是活厭了，本座當必成全你！」

宮玉一聲冷「嗤」，冷冷道：「你有這份能耐麼？」

歐陽大鈞陰惻惻地道：「有沒有這份能耐，到時你自會知道！」

宮玉冷然一笑，道：「要到什麼時候？」

歐陽大鈞道：「大典完畢之後。」

宮玉朗聲一笑，道：「好！聽說你這十多年來埋首苦練絕學奇功，想必已經有成就，本公子今天倒要看看你究竟練成了什麼樣的絕學奇功，有多高的成就火候！」

歐陽大鈞哈哈一聲狂笑，道：「閣下年紀輕輕，出語狂妄雖然令人聽來驚駭，但是這份豪氣却令人心折，屆時本座當施展兩手給你看看，不使你失望便是！……」語聲微微一頓，乾「咳」了一聲，緩緩接道：「在大典未完畢之前，閣下仍是我白骨宮的賓客，本宮應欵待閣下等幾位以盡地主之誼，請先上欵宴台小憩，飲用幾杯菲酒粗稀，畧解旅途風寒勞累！」

話罷，右手微抬，作肅客狀勢。

宮玉轉向凌雲蔚含笑問道：「凌兄，你看我們該上那一座台上的好？」

凌雲蔚道：「東台如何？」

宮玉微一點頭，道：「好！凌兄請！」

凌雲蔚道：「宮兄不必客氣，你我一同上去好了！」

宮玉點頭一笑，伸手和凌雲蔚挽臂點足騰身，有若兩隻巨鳥般，輕捷絕倫地連袂飛躍上了東台。

這時，兩名駕車的彪形大漢已經把馬車帶到南台底下，將韁繩拴在台柱上繫好，威武赫赫的併肩站立在兩名書僮的身後。

宮玉和凌雲蔚二人，挽臂連袂躍登上東台，四人便也立即跟着騰身躍起，緊隨二人身後地縱了上去！

凌雲蔚和宮玉二人登上東台，正由少林了因長老替他一一引見武當長老歸元子，窮家幫主，峨嵋，青城，長白等掌門，以及幾位名震當今武林的高手名宿，寒暄叙禮之際……驀然——

「噹！噹！噹！」

金鐘三响悠悠中，只聽得一個高壯宏亮的聲音喊道：「午正吉時到！」

「就位，大典開始！」

此刻，四週一片靜寂，東，南，西，三面台上的羣豪，兩百多雙精光灼灼的眼神，全部集中的，鴉雀無聲地投射在北台，雍容高坐在虎皮交椅上歐陽大鈞的身上！

「請西寧王爺正位！」

「擂鼓！」

「鳴炮！」

「奏樂！」

剎那間，鼓聲，鞭炮聲，樂聲交雜齊鳴！

旋而，當這一陣交雜震耳的聲响，趨於靜止之後，只聽那高壯宏亮的聲音，接着又喊道：「賓客致賀！」

「敬酒！」

「歡呼！」

於是，西南北三面台上，頓時的响起了一片致賀，敬酒，歡呼，混亂交雜的聲浪……

然而東台上的各派掌門，以及一些當今武林的高手名宿，對於這種喧雜熱鬧的聲浪場面，一個個均皆視若未覩般無動於衷的靜坐着，未有一人附和着發出一聲歡呼，或是離席起身作任何表示舉動！

歐陽大鈞眼看着東台上各大門派衆人均皆默然靜坐着，毫無一絲祝賀之意的情形，心下不由暗暗發狠的道：「現在且由得你們自大驕狂去，日後帝君正式君臨天下之時，本座定必將好好的整整你們，要你們知道本座的厲害……」

混亂吵雜的聲浪，一直延續，約莫有兩刻辰光之久，方始漸漸地平息下來。

接着那高亢宏亮的聲音突又喊道：「選拔武相大會開始！」

東台上的各大門派衆人，以及武林高手名宿等，全部不由微微一怔，心下暗忖道：「選拔什麼武相……」

西，南，兩台上立時响起了一片「嗡嗡」的議論之聲。

只見歐陽大鈞從虎皮交椅上徐徐長身站起，緩步走到台口，臉色神情肅穆，雙目精光電射地掃視了三面台上的天下羣雄一眼，朗聲說道：「各位英雄，本王奉帝君聖諭，利用今天——本王就位大典之日，在天下英雄豪傑中選拔出一位武功高絕之士，拜封爲帝君駕前『武相』大位……」話聲微微一頓，「咳」了一聲，接道：「凡我武林同道，天下英雄豪傑，江湖好漢，不論是何門派出身皆可參加，只要能够力勝……」

歐陽大鈞話剛說至此處，突聞西台上有人洪聲發話說道：「請問教主，教主口中的『帝君』但不知是一位何等人物，尚望先予明告，也好使我等心下決定値得參加『武相』的選拔與否！」

歐陽大鈞聞聽，連忙循聲望去，認得這說話之人乃是號稱「豫中雙霸」之一的「追魂惡客」方太乙。

「追魂惡客」方太乙這兩句話問的很是適時，得當！

「帝君」是誰？正是天下羣雄均極欲知道的問題，値得參加「武相」的選拔與否，也正是羣雄中頗感猶疑，有點難以決定的問題……

因此，羣雄聽得方太乙的問話之後，精神全都不禁爲之一振，齊皆目凝精光的朝向歐陽大鈞望去，屏息靜聽歐陽大鈞回答。

只見歐陽大鈞望着那「追魂惡客」方太乙微微一笑，緩緩說道：「方兄如果有幸能在今天的『武相』選拔賽中奪得魁首，本王當爲方兄引見，拜謁聖顏後，便也就自然知道了！」

「追魂惡客」眉頭略皺了皺，道：「如此說來，教主是不肯先予告示帝君的名諱了？」

歐陽大鈞肅容說道：「帝君聖諱，豈是隨便說得的，何況……」

「追魂惡客」接道：「何況怎樣？」

歐陽大鈞道：「說出來方兄也許不相信，本王也不知道帝君的聖諱！」

此話一出，羣雄心中全都不由一怔，臉上頓時現出一片詫異之色，眼中露出懷疑不信的神情，灼灼的凝望着歐陽大鈞。

「追魂惡客」嘿嘿一笑，道：「教主是眞的不知道？還是……」

他「還是」以下之言尚未說出，突聞歐陽大鈞陡地暴發起一聲哈哈大笑，截斷他的話聲，道：「方兄不相信，這也是無可如何之事，不過……」語聲略頓了頓，倏地沉聲說道：「眼下當着天下英雄之前，本王可以鄭重的再告訴方兄，本王確實眞不知道！」

「追魂惡客」微一沉吟，道：「那麼，相貌身材生得怎樣？教主總不致於也不知道吧！」

歐陽大鈞笑道：「方兄如是欲想從相貌身材上，推測猜度出帝君的名諱或是來歷，本王敢說方兄必然白費心思，非失望不可！」

「追魂惡客」道：「教主請說來聽聽看！」

歐陽大鈞輕「咳」了一聲，道：「紫面長髯，身材修偉，氣度高華，威儀凛凛懾人，令人有望而生畏，悚然不敢仰視之感！」

「追魂惡客」聽後，緩緩閉起雙目，仰臉沉思了一陣，覺得武林成名的人物中，似乎從未聽得過有這樣一位貌相，身材，氣度，長像之人……

這時，四週一片沉肅，所有羣豪莫不都在默默地靜想，根據歐陽大鈞所說的長像輪廓，在暗暗思索……

沉肅的氣氛一直延續了有盞茶辰光之久。

歐陽大鈞陡然嘿嘿一聲乾笑，打破了這陣沉肅的氣氛，目光灼灼地望着「追魂惡客」方太乙，問道：「方兄想出了沒有？」

「追魂惡客」雙睛忽張，光如電射地射視着歐陽大鈞，突然問道：「他的武功如何？」

歐陽大鈞雙眉微微一挑，道：「高不可測，乃當今武林第一高手！」

「追魂惡客」道：「比教主如何？」

歐陽大鈞微怔了怔，道：「高的很多！」

凌雲蔚在東台上突然朗聲接口問道：「比那海南『玄宮島主』怎樣？」

歐陽大鈞不由又是一怔，雙目突然精芒電射地，射視着凌雲蔚，沉聲問道：「你會過『玄宮』掌門？」

凌雲蔚道：「沒有。」

歐陽大鈞道：「你知道莫島主的武功麼？」

凌雲蔚道：「知道的很是清楚！」

歐陽大鈞微一沉吟，道：「閣下此話只怕不可靠吧！」

凌雲蔚道：「爲什麼？」

歐陽大鈞嘿嘿一笑，道：「那『玄宮島主』向未涉足中原武林，其武功如何，在中原武林中可說是從無人知，縱然知道一點大概，也只是道聽途聞的傳說而已，因此……」

語聲微頓了頓，接着道：「閣下這句『知道的很清楚』之語，分明只是故作驚人的自我吹噓的謊話！」

凌雲蔚微微一笑，道：「教主說的雖然極爲有理，但是小生却是一個例外！」

歐陽大鈞問道：「有理由麼？」

凌雲蔚笑道：「怎會沒有理由！」

歐陽大鈞道：「什麼理由？」

凌雲蔚道：「小生和『玄宮島主』甚有淵源！」

語聲一頓，接着問道：「教主相信麼？」

歐陽大鈞不禁面露詫異之色，目注凌雲蔚問道：「什麼淵源？」

雖然仍在疑信參半之間，但是問話的語氣已不和先前一樣，臉色神情均皆變的和緩了許多！

凌雲蔚淡然一笑，道：「很抱歉，眼下還不便明告。」

歐陽大鈞滿腹迷惑的，又問道：「請問師承門派？」

凌雲蔚倏地正容朗聲說道：「教主請不必多問了，還是請快回答小生所問的問題吧……」語聲略頓，目光掠掃了西，南兩台上的羣豪一眼，接道：「天下英雄都在靜等着教主的回答呢！」

歐陽大鈞聞言，只得沉吟地緩緩說道：「海南『玄宮門』的武功雖然獨樹一幟，領袖海南武林百數十年威聲一直不衰，島主掌門的武學功力造詣深湛，在當今武林中堪稱超絕的高手，但是與『武林帝君』相比，則仍非『帝君』之敵！」

凌雲蔚聽的心中不由微微一震，但神色却仍然從容地接問道：「二人如果動手拚搏起來，但不知要經過多少招數能分出勝負？」

歐陽大鈞眉頭微皺地想了想，道：「大概百招左右。」

凌雲蔚忽然目光湛湛地注視着歐陽大鈞，問道：「教主你呢？」

歐陽大鈞未想到凌雲蔚會突然有此一問，臉色神情，不由微微一變，但旋即雙目一瞪，臉色沉寒地，沉聲說道：「閣下問的，未免有點過於嚕嗦太多了！」

凌雲蔚淡然一笑道：「是麼……」接着，倏地朗然哈哈一陣大笑，語聲朗朗地說道：「以小生揣測，教主頂多只不過能够支持個三十招而已，是不是？」

歐陽大鈞臉色神情不由又是一變，雙目暴瞪，滿臉怒容地沉聲喝道：「閣下是誠心來搗亂生事的麼！」

凌雲蔚微笑地說道：「教主太言重了，小生只不過略作猜測而已，即使不對，教主也用不着如此發火，妄動無名！」

他說時俊面含笑，語聲和緩不帶絲毫火氣，只聽的歐陽大鈞心中氣又不是，怒又不是，無可奈何，簡直是啼笑皆非！

在此時此刻，當着羣雄之前，凌雲蔚這種話實使歐陽大鈞極感難堪，心中眞恨不得立刻出手一掌將凌雲蔚擊斃掌下，以消胸頭怒火！

但是，在凌雲蔚這等從容和聲笑語下，他雖有着滿心胸的怒火氣恨，却又有點不便發作出手！

更由於凌雲蔚已經說出和「玄宮島主」甚有淵源，有什麼淵源，在未弄清楚之前，他又豈能不無顧慮……

雖然他此番重出江湖，敎下弟子武學功力均已遠非昔比，又受封於「武林帝君」，深得「帝君」之器重，足可和當今武林七派一幫中的任何一個門派單獨一戰，一爭雄長强弱！

可是，唯獨對於「玄宮島主」，他心下却有自知之明，萬萬得罪不得，不僅「玄宮」島主的一身武功造詣火候，均皆較他略高一籌，「玄宮門」的聲威，也非是他「白骨教」所能及的，而且在「帝君」面前，他雖是已深得「帝君」器重，但和「玄宮島主」比起來，却要略遜不如一些！

因此，他心中雖然氣的牙癢癢的，但在這種不便發作和顧慮，無可如何的情形下，只好强忍住滿心胸的怒火氣恨，狠狠的瞪視了凌雲蔚一眼，重重地「哼」了一聲，自找台階下台地說道：「量你也不敢！」

凌雲蔚劍眉微微一軒，本待還要再說什麼的，但是心念忽然一動之下，便又忍耐下了地望着歐陽大鈞淡淡的笑了笑，沒有再說什麼。

只見歐陽大鈞目光緩緩地掠視了天下羣雄一眼，接着朗聲說道：「現在選拔賽立即開始，各位英雄只要自信有……」

他話方只說了一半，陡聞執事弟子高聲傳報了進來道：「萬妙宮主駕到！」

傳報之聲甫落，立聞遙空傳來一陣聲若銀鈴般遙空地「格格」嬌笑，吐語如珠的說道：「啊呀！眞對不起，歐陽兄，小妹來遲了一步了！」

鶯聲燕語，嬌柔滴脆，令人聽來直有盪氣迴腸，骨筋軟酥之感……

雖是甫聞其聲，尚未見其人，但天下羣雄中倒有大部份人在暗皺眉頭。

東台上的少林，武當長老，窮家帮主，峨嵋，青城，長白等派掌門，一聽「萬妙宮主」來到，更是都不由的雙眉緊皺，心底感到非常的不舒服！

爲何如此……

（未完待續）

新派俠義奇情長篇連載



梅龍毒鳳

王復古　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少林，武當，北邙，華山，崑崙，衡山六派掌門及天山毒婦慕容卿和司馬玉龍等在岳陽樓上聚晤，司馬玉龍取出了了上人密柬，知道天地帮已撤離君山，遷至九疑。更得南海一枝花之助，在座諸人獲此一秘密後，公擧慕容卿主持策劃，今後，各自分途前往九疑，司馬玉龍獨自一人在一家小客寓中渡宿一宵，翌晨正想往找華山掌門梅男，要將太極式給她督練，詎正走間，突爲南海雙姝馳騎攔路，要司馬玉龍跟隨她們一起走，就在這時，身後馳來六騎，爲首者爲一冠玉少年，身後跟隨五名黑袍老者——

絕學敗雙姝　追踪逢一絕

後面五騎是五位穿着淸一式黑綢長衫的老者。

六人六騎……外加六支形式古雅的長劍……司馬玉龍見了……又驚又喜。

來的正是華山五劍一朶梅！

紫姝，紅姝，對望了一眼。

晃眼間，梅男已領着五劍，走至近前。

九個人，十八隻眼睛，有如亂閃般地，紛紛掃瞥了一通。每個人，都有話說，但結果，誰也沒有開口。……正如俗語所說的一般；不知從何說起是好！

梅男，緩緩向司馬玉龍靠近。

而五劍，却各將韁繩一帶，四下散開，成梅開五瓣之狀，將當中的三騎四人，遠遠圈定！

紅姝朝紫姝扮了一個鬼臉。

而紫姝，却極嚴肅地先朝華山五劍列成的梅花陣式廻顧了一眼，然後再朝藹然含笑，不嚴而威的梅男又打量了好一會，這才端容出聲問道：「你是華山派梅掌門人麼？」

梅男點點頭，微微一笑道：「不敢當！兩位如何稱呼？」

「紫姝紅姝！」司馬玉龍怕梅男不明白，搶着笑答道：「南海雙姝！」

紅姝翻眼叱道：「我們是南海雙姝……你怎知道的？」

司馬玉龍笑道：「我名叫司馬玉龍……你怎知道的？」

紅姝大怒，才待開口怒喝之際，紫姝擧手一揮，紅姝住口，然後，紫姝朝司馬玉龍及梅男二人冷冷地道：「你們兩位，都是我們姊妹兩個這次出來要請的人物之一，現在長話短說，請兩位就跟我們跑一趟。」

梅男笑道：「誰要請我們？」

紫姝冷傲地一撇嘴，道：「到時候，你們自會知道！」

司馬玉龍笑道：「假如我們不願去呢？」

紫姝冷然笑道：「但願兩位計不出此！」

「我們都是堅持自己的看法的人，」司馬玉龍依然笑着道：「我想，兩位一定會看得出來！」

「你們如要找難看，我們姊妹倆，也是無法可想！」

「兩位既然對我司馬玉龍知道得相當淸楚，難道還有這等自信？」

「司馬少俠將五行神功看成天下無敵，那大概可要自誤了。」

「南海雙姝如將觀心大法視爲不世之敵，也是自誤的看法！」

南海雙姝，芳容微變。

華山五劍，探手問劍。

梅男眉頭一皺，似欲出言緩衝目下的劍拔弩張的氣氛，司馬玉龍搖搖頭，止住她開口，一面將那隻輕便書箱，遞到梅男手上，一面說道：「請梅掌門人暫退一步，司馬玉龍對南海武學心儀已久，難得有今天這等好機會，如果錯過了，實在可惜！」

梅男不再說什麼，只好帶馬後退。

司馬玉龍又向華山五劍揮手道：「請五位老前輩也暫爲後退一點！」

司馬玉龍的意思是要華山五劍解散梅花劍陣，華山五劍，焉有不明白之理？華山派以劍術領袖武林，已歷數百年之久，金龍劍法，已成武學一絕，尤以梅花劍陣，更與衡山派的七星陣，具同樣威力，被武林中合稱之爲「劍掌雙陣」！

就像衡山七星陣一樣，施展開來，攻守連環，無異五劍功力之和！當今中原各派，武功在華山五劍之上的，有的是，但如果要想找出一位一敵五的人物，却是不多！

紫姝紅姝兩姊妹，年事雖輕，但是藝出南海門下，已得觀心大法之眞傳，則無可置疑，天山毒婦說過，觀心大法脫胎於一元大法，而一元大法，祗要有着三成火候，便可天下無敵！一元大法的威力，由此可見。

現在，事實擺在眼前，明顯得很。南海雙姝的功力縱或不及司馬玉龍之深厚，但一元大法無可倫擬的至大威力，已足够彌補此一缺點而有餘！如果雙姝聯手，後果實在堪虞！

依五劍的意思，實在想讓他們的掌門人和司馬玉龍二人，一個對付一個，他們再將雙方圍在梅花劍陣中，蹈隙支援……如此佈置之下，卽令不能將南海雙姝制服，也可立於不敗之地。

因爲司馬玉龍不是一個粗心狂妄的人，司馬玉龍的這番擧動，頗令梅男跟五劍担心！可是，司馬玉龍的身份，現在是大不相同了，他是當今各派之宗的五行掌門人，他旣已明白表示要怎樣做，那就誰也不便加以阻止了！

他們那裏知道，一個人一旦將「先天太極式」練成，在正常情形之下，無論多厲害的敵手，也將無能加害哩！……當下，梅男領着華山五劍，遠遠

退至六七丈之外的一條橫道上，以不安的目光，注視着門場！

司馬玉龍雙手自然下垂，含笑挺立道中，衫角飄動，亭亭然，如臨風之玉樹。

這時，南海雙姝也分別飛身下馬，雙姝下馬身法之飄逸，輕靈，果然不凡。

紅姝搶先喊道：「司馬玉龍，你希望我們兩姊妹那一個出手拏你？」

司馬玉龍微微一笑道：「頂好兩個一齊上，有個照應！」

紫姝怒喝一聲，道：「住口，司馬玉龍！你雖貴爲五行掌門，但在南海門下，可容不得你賣口舌之狂！」

紅姝冷笑一聲道：「姊姊，這樣也好。……拏了他，那邊還有六個吶！……聽金蘭大姊說，這個司馬玉龍武功雖然比咱們兩個差的遠，但已得着五行眞傳，不可過份小覷他呢！……他既然賣狂，我們也正好藉此省點氣力，早點向恩師她老人家交差。……姊姊，我們動手吧！」

紫姝點點頭！

雙姝發出一聲淸嘯，身形起處，成剪尾式，其疾無比地，分左右向司馬玉龍包抄而來！

祇這一式，便是一代大家的手筆。

司馬玉龍出聲喊了一聲：「好！」

梅男跟五劍，均看得暗自心驚！

當下，祇見司馬玉龍在喊了一聲好之後，雙肩不動，脚下微錯，半偏身軀，如游魚歸淵似地，自雙姝包抄的中路空隙中，疾穿而過，飄落雙姝起步之處！

雙姝冷冷一笑道：「司馬玉龍，你能逃到那裏去？」冷笑聲中，二度包抄而來。

這次比先前的更疾！司馬玉龍微微一笑，拔身再退！

雙姝怒道：「司馬玉龍，五行絕學是否就是這個樣子？」

「我有話說！」

「你說！」雙姝含怒收式停步。

司馬玉龍氣定神閒地含笑說道：「兩位女俠藝出南海門下，應該自負。而我司馬玉龍，僥倖得列五行門下，一向也頗自負。我們都有我們值得自負的理由！今天，我們爭執的焦點是，兩位女俠以爲憑了你們南海絕學，便可以左右我司馬玉龍的行動，如掌捏指。而我司馬玉龍却期期以爲，兩位判斷錯了！所以，我們之間的爭執，異常簡單，便該算作結局，……我的意思……我們之間，沒有死纏狠鬥的理由，祇要能够分出勝負，便該收手。……區區微衷。不知兩位女俠可以爲然？」

紅姝道：「依你的意思，應該怎麼個比，才能令你心服？」

司馬玉龍微微笑道：「司馬玉龍並沒有搶着出題的意思，司馬玉龍的意思祇是，怎樣都好，但須有個最低的限制。譬如說，你們分別向我進攻三掌也好，聯合向我進攻三掌也好，這規定的三掌，便是限制！如果三掌攻過，仍然無損於我司馬玉龍，便證明我司馬玉龍今天如此倔强，也有我司馬玉龍的條件！假若三掌難我不倒，仍要蠻纏不休，那便是我司馬玉龍剛才說過的打法，『死纏狠鬥』！老實說，那是武林人物老羞成怒的打法，相信兩位女俠不會那樣做……同時，司馬玉龍對那一套也不太欣賞！」

紫姝冷笑道：「既是五行掌門人祇有苦撐三掌的自信，那就三掌好了！」

司馬玉龍更正道：「兩位女俠誤會了，三掌，祇是司馬玉龍的舉例數字，至於兩位女俠，自信需要多少回合，始能克敵致勝，司馬玉龍，無不唯命是從！」

紅姝大聲道：「就是三掌好了！」

司馬玉龍釘住問道：「三掌如果成不了事，怎說？」

紅姝怒道：「少廢話，沒有那等事！」

司馬玉龍搖搖頭道：「自信，祇是一種可貴的勇氣，但不是眞理。……我們還是說淸楚點好！」

紫姝冷冷地道：「依你又待怎樣？」

司馬玉龍正色地道：「如果我司馬玉龍不幸傷在兩位掌下，那算是自不量力，自討沒趣，除了聽令兩位擺佈，當然無甚說得。但如果司馬玉龍萬一僥倖，司馬玉龍別無所求，祇希望以後各走各的路，互不干涉，兩位意下，可以爲司馬玉龍這點要求過份？」

雙姝互望一眼，各人臉上，掠過一陣神秘的笑意，然後，雙雙朝司馬玉龍點一點頭，說了一聲「好」！

於是，司馬玉龍在地下畫了個三尺不到的小圈子。

司馬玉龍劃好之後，立卽走進圈子站定，抬頭道：「請兩位女俠看淸了，司馬玉龍現在站在圈子中心，三掌之內，兩位女俠可以從任何方向向司馬玉龍進攻，不論是個別出手，抑或是聯合出手，祇要能够將司馬玉龍逼出圈外，司馬玉龍立刻的聽憑吩咐！」

華山五劍無不大驚失色！梅男也不禁皺起眉尖。雙姝又望了一眼，意思是：「嘿，好狂！」

當下，紫姝靜立在原地不動，紅姝走出兩步。……官道南北兩頭，聚集了很多過往行人。……出門人，見多識廣，大家不約而同地，停步觀望。……但，其中心情最最緊張的，仍數華山五劍一朵梅！

紅姝在司馬玉龍對面丈五之處站定。

祇見她，合掌胸前，雙目注定司馬玉龍，微笑着，一動不動。……司馬玉龍暗運先天太極眞氣，週身流轉，蓄勢待發。……而紅姝，仍然微笑着，一動不動。……她，紅姝的臉色，漸漸地紅潤起來。……司馬玉龍有點納罕，却不敢多想，他怕分散心神，因而減低了先天太極式的威力。

這時的梅男臉色，正好跟紅姝相反，漸漸地蒼白起來。這是什麼緣故呢？……說來大家應該記得，在本刊前數期之中曾提及司馬玉龍經梅男傳音吩咐，擺出了一個「托天指地」的架式，結果將那一代巨魔冷面金剛韓秋震退。事後，梅男爲司馬玉龍解釋：那一招名叫「天覆地載」，是「大乘神功」中的「起手式」！梅男又說：「行功時必須流露出我佛拈花的微笑，方屬正宗！」其實，當時的梅男，祇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她也不過是向她師父華山梅叟問得了一點皮毛之學，臨時用來應急罷了！……可是，昨天，在岳陽樓上，天山壽婦說出了那段驚人的秘辛，原來「大乘神經」、「觀心大法」以及「魚龍十八變」三種武功，皆是脫胎於武學之的「一元大法」！而當司馬玉龍向壽婦問起一元大法練至最高境界的法相時，壽婦所說的，竟和華山梅叟所說的，不謀而合：「如我佛之拈花微笑」！

現在，紅姝在微笑着！

這，說明她是在使一元大法！……雖然紅姝的臉色發紅，有點不大自然，但那祇是火候問題。……而壽婦說過，祇要有了三分火候，便可天下無敵！……卽令現在的雙姝，祇有一成火候，那麼，也就够可怕的了。想想看，梅男怎得不愁？

終於，紅姝的一掌發出來了。

祇見她，倏然垂眉閤目，上身微俯，如參拜然，雙掌就勢微分，輕輕往外一推，掌風起處，宛若龍吟！

梅男的臉色，更爲蒼白起來。急着再看被攻的一方……司馬玉龍……祇見他，就如我們在鬼谷所見到的梅叟一樣，飄然含笑而立，意態從容悠閒之極！……紅姝的種種行功神態，在他，渾似視而不見。……直至那股龍吟之氣嘯奔他的前胸，堪堪沾身的那一刹那，他不慌不忙地亮出右掌，就着對方掌風來勢，一按一帶。

狂飈化於無形！

如在外行人看來，雙方之間，除了兩個簡單的手勢而外，好似什麼也沒發生過！

五劍失聲……梅男失聲……雙姝失聲……都是一聲情不自已的脫口驚噫！

紫姝朝紅姝望了一眼，那意思好像是：妹妹，怎麼啦，你？

紅姝嘟着小嘴，一聲不響地往後退去，冷哼一聲，側眼朝紫姝瞪着，眼光無異在說：問我做什麼，你自己上去試一掌不就知道了！

紫姝果然不信，冷笑一聲，走至紅姝原先站立的位置！

紫姝的行功姿式，跟紅姝的行功姿式，完全相同！

紫姝凝聚全力所推出的一掌，其效果，也跟紅姝那一掌的效果，並無兩樣。司馬玉龍，依然無動於衷！

這一來，五劍放心了……梅男放心了……司馬玉龍自己也放心了！

五劍的臉上，有了笑意……梅男的臉上，有了笑意……司馬玉龍臉上的笑意，也在逐步加深……那是先天太極式可恃的王道威力給它添上去的！

而南海雙姝的臉色，恰恰相反。

雙姝對望着，又驚，又疑，又怒！畧頓之下，雙姝一遞眼色，一聲淸嘯，雙雙騰身而起，撲落司馬玉龍圈外五丈的左右兩方，同是雙掌一合，立卽繞着司馬玉龍的身軀反向游走起來。

很顯然的，雙姝要下煞手了。

梅男跟五劍的神色，再度緊張起來！

再看司馬玉龍，除了仰臉吸進一口淸氣之外，依然神色自若，淵停嶽峙地靜立於當地，對於雙姝的繞身游走，直似未見……三圈走滿，紫姝和紅姝分別落脚於起步之處又是各發一聲淸嘯，四掌同時推出。

龍吟之聲，交奏和鳴！

這時的司馬玉龍，笑意突歛，雙臂於胸前交叉左掌照定右方，右掌照定左方，容得雙姝的掌風撲進圈內，左右雙掌，同時一顫！……隨着這一顫，龍吟之聲，二度響起……這一次是反向回行，無異自司馬玉龍的雙掌中發出。……雙姝見狀，一聲驚噫，猛然翻身暴退！

司馬玉龍也跟着向後抽身。

這時的三人，成三角站立！

司馬玉龍抱拳笑道：「謹謝雙姝謙讓，司馬玉龍這厢有禮了！」

雙姝的臉色，異常難看。

紅姝冷冷笑道：「司馬玉龍，假如我是你，我將絕不會得意得這麼快！嘿嘿。」

司馬玉龍笑道：「女俠如果意猶未足，再來三掌，也是無妨！」

紅姝怒聲道：「你家姑娘不是那種人，司馬玉龍，你少輕狂，我歐陽紅姝是出了名的口直心快，老實告訴了你吧，司馬玉龍，今天，你以爲這種奇詭莫測的武學勝了我們姊妹倆，你可知道，這一點正是你的不幸之處？」

司馬玉龍驟聞此語，不由得一怔，但旋即抱拳笑道：「歐陽女俠，請恕在下愚昧，司馬玉龍願聞其詳！」

紅姝方待開口，紫姝從旁輕叱了一聲道：「妹妹，你……我們走！」

紅姝經紫姝一喝，果然住口不言。姊妹倆，一打招呼，分別飛上路邊的馬背，抖繮一夾馬腹，向來路揚塵疾馳而去！

五劍將司馬玉龍團團圍住，梅男歡然道：「賢弟，這是一種什麼武功啊？噯！眞是神奇極了！」

司馬玉龍並未立即回答。

他朝梅男以及五劍分別望了一眼，然後搖搖頭，深深地長嘆了一聲。

梅男見狀，不禁失聲驚呼道：「龍弟，你……難道…………像上次在華山一樣…………受了傷麼？」

「沒有，大姊，玉龍很好！」

「那麼，你…………你爲什麼不開口？」

「我在想，」司馬玉龍眼望地面，低聲道：「我……假如……唉，總之，這一次，玉龍的判斷，完全錯了！」

梅男道：「你原以爲雙姝的武功在你之上，是不是？」

「恰恰相反。」

「什麼？」梅男訝然說道：「你原以爲雙姝的武功，是在你之下，而現在，你說你…………判斷錯了？」

「正是如此！」

「雙姝三掌，勞而無功，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龍弟，你，你這是什麼意思？」

「是的，這一仗，雙姝算是敗了！」

「除此而外，龍弟又拿什麼來證明雙姝的武功比你高？」

「此地非講話之所！」司馬玉龍仰臉看看天色，然後道：「我們繼續上路吧！」

於是，四劍與五劍共乘一騎，騰出一騎讓予司馬玉龍乘坐。

七人六騎，揚鞭上道。傍晚時分，一行來至平江瀏陽之間的桃花魂。

桃花魂，是個相當小的小鎭，且因不在官道之上，是以並無客棧的設立。尙幸湘人好客，以這一帶爲最。故五劍僅問至進鎭的第三家，便爲那間酒坊的老闆迎接入內。衆人之所以岔道走到這座僻靜的小鎭上來，完全是司馬玉龍的主意。而司馬玉龍之所以有此一舉，便是爲了「先天太極式」的珍貴之處，並不下於「大乘神經」「觀心大法」以及「魚龍十八變」等任何一部「一元大法」的「副冊」之故！

飯後，衆人圍坐在後院中一座凉亭之上。

經過主人安排，整個後院暫時歸了他們。

這夜，月色很好，衆人均有一身驚世駭俗的武功在身，目力迥異常人，雖然不用燭火，亦無不便之處。坐定之後，梅男首先笑問道：「龍弟，白天那個啞謎，現在該是揭底的時候了吧？」

司馬玉龍含笑點點頭，但仍沒有說什麼。

他探手入懷，從懷中摸出一個黃布小包裹，打開了，迅速地拿出一樣東西，放回懷中，然後這才將黃布完全抖開，露出一本陳黃破舊，又小又薄的小冊子！

司馬玉龍將那本小冊子遞在梅男手中，笑道：「大姊，時間早得很呢，你們先看看這個！」

梅男好奇地接了過來，就着月色，逐頁翻開，小冊全書只有十來頁光景。第一頁，寫着一個唐朝年號，別的，什麼也沒有！第二頁以下，每頁不過寫着十來個字，完全選錄於易經繫詞傳，另外加上一句簡單按語，含義晦澀之至！最後一頁，更簡單，只有一幀墊畫的太極圖案！

翻過來，底頁上寫着七個龍飛鳳舞的草楷：道士潘師正敬錄！

梅男看完了，搖搖頭，笑道：「看不懂！」說着，順手交給了一劍楊雄。

不一會，五劍依次閱畢，仍然將它交給了司馬玉龍。

司馬玉龍接回放在亭心石桌之上，然後朝一梅五劍笑說道：「現在，大家都看過了，對這本冊子誰有什麼話要說？」

五劍面面相覷！

梅男猶疑地說道：「即令……龍弟……你……將要告訴我們……它是一本武學秘笈……我也不信呢！」

司馬玉龍微笑道：「是的，大姊，玉龍正要告訴你，它是一本武學秘笈！」

五劍一朶梅，全都失聲輕啊起來。

「假如沒有它！」司馬玉龍指着石桌，微笑着又道：「今天，就是兩個司馬玉龍加在一起，也將難逃雙姝聯手的那最後一擊呢！」

「這是一種什麼武功？」

「先天太極式！」

「咦，怎沒聽說過？」

「當然嘍！」司馬玉龍笑道：「它是我們剛擬的呢！」

「我們？」梅男道：「除了你，還指誰？」

「暫時保密。」

「保密？」梅男道：「這裏面誰是外人？」

「個個都是！」

由於關係不同，司馬玉龍這樣說，並沒有人生氣，大家都猜想到，這位華山派的小恩公，一定另有玄虛！於是，梅男笑說道：「毋須保密的部份，可否先行說出來？」

司馬玉龍點點頭，正色說道：「這樣的：在一個月以前，那時候，玉龍尙未練成這種武功，曾經有一個機會，玉龍那時候的地位，跟今天的南海雙姝一樣，向一位已經練成了這功夫的前輩發掌試擊。第一掌，就和我今天對付雙姝一樣，那位前輩僅以太極式消去我的掌勁。第二掌，也和我今天對付雙姝合手攻出的那一掌一樣，那位前輩以太極獨具的反彈之力，將我發出的掌風，原封不動，逼回來，還諸我身。

「所不同的是：當我被那位前輩消去第一掌的掌力時，自己身軀竟被那股掌力吸得往前一傾，幾乎跨出半步！再當我被那位前輩將我第二掌掌力逼回時，設非我閃避得快，險些傷在自己的掌力之下！……上面這兩種情形，今天的南海雙姝，並未發生，所以，我發覺一件事實，雙姝的武功，實在遠在我司馬玉龍之上！」

三劍王奇笑道：「司馬少俠，你錯了！話應該這樣說：南海雙姝現下的武功，似乎遠在未習得先天太極式之前的司馬玉龍之上！」

其餘四劍，笑着附和。

梅男搖搖頭，笑說道：「通統錯了……你們……五位叔叔……以及司馬少俠！」

司馬玉龍和五劍聽了，全是一怔。

梅男笑道：「五位叔叔的錯，是錯在五位叔叔以司馬玉龍的述說爲依據！……而司馬玉龍的錯，却是因爲少俠對先天太極式的了解不够！……是的，梅男知道，各位都有點不服，現在，請聽梅男的解釋：五位叔叔聽得很清楚，司馬少俠剛才說，第一掌，他『幾乎跨出半步』，第二掌，如非他『閃避得快』，『險些傷在自己的掌力之下』！想想看五位叔叔，司馬少俠有沒有跨出半步？沒有！司馬少俠有沒有傷在自己掌力之下？沒有！事實上，只是『幾乎』『險些』而已！

「幾乎，險些，這四個字，全是心理上的感覺，並無外在的動作表示。

「所以，雙姝被司馬少俠消去第一掌掌力後，雖然無甚反應，我們又怎知道雙姝不是『幾乎跨出半步』？同樣的，司馬少俠逼回雙姝第二掌掌力之後，如非雙姝『閃避得快』，誰能担保雙姝不『險些傷在自己的掌力之下』？」

司馬玉龍笑道：「好個擅於雄辯的掌門人！」

華山五劍，一起放聲大笑。

五劍笑聲甫歇，梅男又道：「假如五行掌門人不吝賞賜，梅男尙可舉出一個反證，證明南海雙姝武功雖高但比起我們的五行掌門人來，可還差得很遠！」

司馬玉龍當然不信，於是笑道：「只要有所依據……賞……重賞！」

梅男笑向五劍說道：「五位叔叔，可願做個見證？」

五劍含笑點點頭！

於是，梅男問道：「司馬少俠，在一月之前，當你被那位前輩，逼得閃身後退之際，你會有何表示？」

司馬玉龍想了一下，然後搖了搖頭，說道：「沒有！」

「眞的沒有？」

「實在沒有。」

「好了！」梅男笑道：「今天的雙姝，曾在閃避之際，分別發出過一聲驚噫！」

司馬玉龍道：「那能證明什麼呢？」

梅男微笑道：「證明雙姝『險些傷在自己掌力之下』的危急程度，遠在月前你那一次之上！」

梅男說罷，右手一伸，討取賞物。

華山五劍，不禁又是一陣哈哈大笑。

司馬玉龍點點頭，立起身來，從亭心石桌上拿起那本先天太極式，托在掌心中，極其愼重地送至梅男跟前，肅容說道：「區區微意，尙祈掌門人笑納！」

華山五劍，吃驚異常。

梅男慌忙立起身來，亮掌微拒，正色道：「龍弟，說笑歸說笑，這樣可使不得！」

「玉龍不過是借花獻佛罷了！」

「這……這……這話怎講？」

「它本是貴派之物，」司馬玉龍端容道：「玉龍有幸趁轉交之便而將此一不世絕學練就，已屬空前奇遇，何敢貪戀不捨，致遭天譴歟？」

「難道說，」梅男訝道：「少俠所說的那位老前輩，他……他老人家……吭？」

「是的？」司馬玉龍道：「他老人家正是令師，梅叟！」

「少俠係於何處見到他老人家的？」

「鬼谷！」

「他老人家怎麼說？」

「在鬼谷，玉龍遇見了他老人家之後，」司馬玉龍簡畧地道：「他老人家担心無法如期參與岳陽之會，意欲假玉龍之手，爲他老人家畧効微勞，便恩將此册贈予玉龍。玉龍因爲這種先天太極式，非一般泛泛武學可比，堅持不收。……最後，推之再三，蒙他老人家慨允，允許玉龍在練就此功之後，再將它轉交大姊你，玉龍方敢接受下來。

「昨天，在岳陽樓上，玉龍一時疏忽，竟至遺忘，方自懊惱不迭之際，托天之幸，竟能與大姊等一行，不期而遇。……今天，玉龍之所以要各位住到這種冷僻的地方，也正是爲了這個緣故！」

梅男聽了，又驚又喜。可是，她在秀眸微轉之後，旋卽沉吟不語起來。

司馬玉龍催促道：「大姊，龍弟這番話，難道你尚信它不過麼？」

「假如連你司馬玉龍也信不過，」梅男仰臉微微一笑道：「那麼，武林之中，勢將再無可信之人了！」

司馬玉龍着急地道：「既然如此，大姊還等什麼？」

梅男終於在猶疑了片刻之後，低聲道：「龍弟，不是外人，大姊可以告訴你……龍弟剛才的話，大姊相信它是眞的，但是，大姊之所以猶疑，大姊也有大姊的苦衷。……家師梅叟的個性，梅男知道得很清楚，五位叔叔知道得也很清楚……自從本派的鎭山之寶，碧虹劍被現在的天地帮主騙走之後，因爲那是在他老人家手上所發生的事，因此，他老人家便將此事，視爲華山派的莫大恥辱……從那個時候開始，他老人家便對心計多變的人，寒了心，……他老人家提前退隱，便是爲了這個原因，他老人家不肯將大乘神功傳與大姊我，也是爲了這個原因呢！

「依梅男猜測他老人家的心意，似乎本派在未將碧虹劍追回之前，本派上下，便不該憑武功在江湖上露臉……所以，大姊知道，他老人家縱或已允龍弟將此册賜予梅男，也一定是拗不過龍弟你的固請，而並非他老人家的原心本意！

「龍弟，你的盛情，梅男感激，五位叔叔感激，華山全派感激，……但是，梅男仍不願意接受。

「梅男雖然不肖，但總希望能够隨時隨地循家師他老人家之心意行事。

「龍弟，請你將此册暫且收着，以後的機會多得很。這次天地帮事了，梅男如果倖獲不遇意外，定必訪遍名山，求與他老人家再見一面，那時候，如得到他老人家的面諭，梅男自會接受下來！」

五劍的神情很感動，他們均爲他們掌門人的孝行和節氣而感到了驕傲。

司馬玉龍長嘆一聲，說道：「大姊，你想得太多了，……那柄碧虹寶劍，現在不就佩在你的身後麼？」

梅男道：「但是，家師並不知道！」

司馬玉龍道：「你又怎知他老人家到現在還不知道呢？」

梅男迫切地說道：「龍弟，你已經告訴了他老人家了？」

「是的，我已告訴了他老人家了！」司馬玉龍道：「這一點，尙請大姊原諒，龍弟並無表功之意。玉龍知道了他老人家的眞正身份之後，我們之間，立卽就成了忘年忘輩之交。……那種情形之下，爲了令他老人家了解貴派自他離開華山之後的實況，玉龍又怎能在他老人家面前，將事實掩遮？」

跟着，司馬玉龍又將兩次會見梅叟的情形，約畧說了一遍。

其中，他只畧去了華山梅叟交給玉梅信物的那一段。

五劍和梅男，聚神聽着，他們得悉該派上一代掌門人的現況之後，顯得很是欣慰！

最後，梅男問道：「那麼，他老人家可曾交給你一朶玉雕寒梅？」

司馬玉龍微笑道：「大姊怎會忽然問起這個來了？」

梅男道：「依本派之規定，爲本派傳語之人，如果持有本派信物，傳語之人所說的每一個字，皆可視爲托付人的面諭！」

司馬玉龍搖頭慨嘆道：「他老人家眞有先見之明！」

梅男和五劍見司馬玉龍此話說得蹊蹺，慌忙紛紛整衣起立！

事已至此，司馬玉龍想不現出那朶玉梅，也已辦不到了。

於是，他謹愼地從懷中取出那朶玉梅，高托於右掌之中。

五劍拜倒……根據武林中的規矩，一代掌門人，除了見着本代祖師的遺像，皆可不拜……所以，梅男只朝玉梅恭恭敬敬地福了一福！

司馬玉龍肅然挺立着，代玉梅受了全禮。

然後，他將右掌放落，五劍這才分別起立！

五劍起立後，梅男垂頭低聲道：「華山本代掌門人，恭聆司馬少俠教益！」

司馬玉龍正容靜靜地道：「請梅掌門人先收下先天太極式原册，然後由司馬玉龍轉釋先天太極式的要義和心訣！」

梅男遵示收下了先天太極式，……五劍一陣歡呼！

這時，天已二更。

跟着，五劍按着名門正派之規矩，朝梅男和司馬玉龍分別作了一揖，起身迴避，同時四散隱去，兼做護法巡守之職。

清風徐來，繁星無語……幽靜的凉亭裏，只剩下了梅男和司馬玉龍！

二人默默相對，久久無法開口，夜，很靜，靜得可以聽到彼此急劇的心跳之聲。

終於，梅男的臉紅了，頭低了，她輕輕地道：「龍弟……你……怎麼啦？……五位叔叔……他們……都在這附近呢！」

司馬玉龍怔怔地望着虛空，梅男的話，他並沒有聽見。

梅男不見應答，秀目半抬，一見對方那副痴呆神情，不禁噗哧一聲，笑出聲來。

司馬玉龍爲笑聲所驚，失神地輕唔了一聲，慌忙掉正臉孔，茫然地問道：「姊姊，你，你，你笑什麼？」

「笑你！」

「笑我？」

「依你看來，我在笑誰？」

「我，我有什麼好笑的。」

梅男幽怨地道：「你……眞是……給叔叔他們，他們看見了……這像什麼樣子？……就算我笑錯了……現在請你開始爲我講授……好不好？」

就在這個時候，西厢上，一條嬌小的身形，一現卽隱，隨着身形的隱去，傳來一聲不屑至極的嘿嘿冷笑！

跟着，三劍現身，向亭內喊道：「注意，有人窺伺。」

梅男臉色突變，長身便欲追去。

司馬玉龍一把將她攔住，輕嘆一聲道：「追不上了！」

「誰？」

「闖人鳳。」

「闖人鳳？」

「唔，唔。」梅男先是一怔，跟着，兩頰上，立卽浮起了兩朶緋紅色的薄暈。

「沒有關係，老前輩。」司馬玉龍朝三劍王奇揮揮手，强笑着道：「來的是闖人女俠，她，看樣子，好像在跟我們鬧着玩呢！」

三劍王奇，微躬而退。

「龍弟，她，會不會……誤會了……我們？」

「誤會我們什麼？」

「你……你敢……敢再這樣說？」

司馬玉龍低頭赧然一笑，但旋卽默然咬唇沉思起來。就這樣，很久很久之後，他方輕嘆一聲，低聲道：「不早了，大姊，我們開始吧！」

授畢先天太極式的全部心訣，天已微明。

天亮後，爲了遮掩一路上天地帮徒的耳目，司馬玉龍刻意地將自己化裝成爲一個面目可憎的粗人了！

他將笑臉彌陀韋吾送給他的那支盤龍劍盤在腰際，劍鞘則交給三劍王奇暫時代爲保管。他先染了自己的膚色，改了五官英秀端整的形狀。然後脫下綢長衫，換上一套藍布短褂褲，腰束板帶，並且在板帶上揷了一根八寸來長的烟筒，懸上一隻烟荷包。他棄去那隻輕便書箱，改揹了一隻靑布包裹。

依着華山五劍的意思，很想爲他買馬，可是，他笑笑，結果却選了一頭騾子！這樣一來，他便十足地成了一個下鄉催租的老家人了！

爲着行路方便，他別了五劍一朶梅，提前上了路。

一路上，騾蹄得得，司馬玉龍左顧右盼，自己也感到有點滑稽可笑。

晌午時分，司馬玉龍到了瀏陽地面。

他在進城的第一家飯館打了尖，同時吩咐店伙爲他的代步上了料。飯畢出門，司馬玉龍偶而抬頭，游目所及，不禁微微一怔。飯館對面，約莫過去四五間舖面光景，在一家典押店的隔壁。有着一間空屋，那間空屋似已多年無人居住過，瓦敗簷頹，門窗緊閉。

在那兩扇被網塵封着的板門上，寫有一行歪歪斜斜的炭筆大字：在此小便者，有如此物！

大字四週，畫着無數隻大大小小的烏龜。

司馬玉龍憑着他那遠異常人的銳利目光，僅在一瞥之下，便已看到了某一隻特大的烏龜背上，有着一個新鮮的記號。那個記號是個：「个」，記號也係炭筆所畫，雜在龜背紋路之中，錯非有心人，實難發現。

司馬玉龍之所以吃驚的緣故，便是爲了它正代表着天山毒婦所規定的三種訊號之一，「追踪可疑人物」！

江湖人物，無論那一門那一派，都有他們自己特定的聯絡暗號，所以，暗號種類之繁雜，難以枚

擧。不過，暗號雖有無數種，但在擬定之際，却有一個共同原則，那便是：既要簡單，又要顯目！

天山毒婦擬的三個暗號是：

「个」，「二」，「×」！

「个」，代表着「追踪可疑人物」！

「二」，代表着「求援」！

「×」，代表着「迴避」！

以上這三個暗號，簡直是够簡單的了，可是，它們在當今武林中並不鮮見，也就是說，當今各門各派中，容或意義不同，而使用上面這些符號的，多的是！

既然如此，天山毒婦爲什麼還要使用這三種符號呢？

毒婦的用意有兩點：第一，它們的優點是筆劃簡易，不論情况如何緊迫，均可隨時隨地留得下來。第二，縱被其他武林人物發現，也可能以爲它們是一種習見的暗號而忽畧過去！

可是，話又說回來了，毒婦難道沒想到另外一個問題？就是這些符號既爲武林人物經常採用，這種符號一旦出現，如何判定它是自己人留下來的呢？別慌，巧妙尚在其中！司馬玉龍跨上騾背，雙腿微靠，騾子立即起步，在經過那兩扇板門之前，司馬玉龍星眸流轉，畧一諦視便已在暗號收筆之處，發現了一個又淡又小的點子。

於是，他朝着暗號指向，叱騾趕去！

依着暗號指示，司馬玉龍出了南門。

起初，暗號尚沿着官道出現，漸漸，漸漸，漸漸地，暗號指向着東南的武功山。同時令司馬玉龍訝異的是，暗號的筆劃，愈來愈潦草了，這無異說明留下暗號的人，愈追愈急，幾乎連留下暗號的時間也已不大寬裕。司馬玉龍一急，便在萍鄉將那頭騾子賤價賣了出去！臍下單身一人，司馬玉龍反而感到一身輕快。

以他現下的成就而言，他的脚程，實在遠在任何快馬之上。買騾子，只不過是爲了點綴點綴身份而已，現在，事情緊急，坐騎反而成了累贅。

這時，天已微黑。

司馬玉龍不由得有點焦急起來，他想，天黑了，到那兒再去追踪暗號？

就在司馬玉龍張皇急奔之際，突然之間，在一條小路的拐角上，他見迎面長着一棵高大的樜樹，視綫至處，樹皮已給削去巴掌大小的一塊，而現出肉黄色的樹身。

很顯然的，那塊樹皮係爲掌力所削去。

司馬玉龍在看清了樹身上的暗號之後，又是一驚！這次的暗號，竟是一個非常顯目的「二」！

什麼？求援？司馬玉龍雖然吃驚，但他是個心細如髮的人，像所有經過大風大浪的成名人物一樣，處此緊要關頭，他所要做的，並不是循着暗號指向狂奔，而是鎮定地先行在原地小心查證。

這時的天色，已是一片迷濛！

但是，在司馬玉龍而言，十丈之內，目力所及，仍是纖毫清晰。

他首先檢查那個求援暗號，發現樹身上的暗號係以內家大力金剛指法刻成，筆劃均勻，平整有如天生。這說明了留此暗號者的功力，已達爐火純青地步。其次，他發現樹身四週數十丈之內，有着無數大小深淺不同的脚印，脚印的分佈，或遠或近，而且異常零亂。這一點，又說明了一件事實，曾經有人在這兒動過手。而且，動手的，最少在四五人以上！

不過，司馬玉龍並未發現殘缺的兵刃或血漬，因而他知道，已經發生了一場拚鬥中，尚沒有任何人負傷！

於是，司馬玉龍得着一個概念，留下暗號的，必是此次參與岳陽大會羣俠中的一位，其餘的，可能全是天地帮中的人物！由於這次參加岳陽大會的羣俠均是當今各大名派的精英，而居然發出了求援信號，可見得對方出動的必是金牌人物無疑，因爲天地帮金牌人物沒有一個弱手，這一邊，除了天山毒婦和他司馬玉龍，無論那一位，只要落了單，均是異常危險！從追踪可疑人物的信號而一變成求援的信號，司馬玉龍猜忖，它可能是一個有意佈成的陷阱。

得了結論之後，司馬玉龍更不猶疑。一躍上樹，他先朝求援信號指向的東南望去，一片蒼茫，蒼茫中，隱約現出一團黑影，極目審視，頗似一座寺觀。再看其他三方，竟然什麼也沒有。

因此他決定奔去那座寺觀看看。司馬玉龍猛提一口眞氣，雙臂微拂，人已像流星般激射而出！

只不過盞茶光景，那黑影，業已清晰地顯露在司馬玉龍的眼前，果然是座寺院！離寺尚有十數丈之遙，一陣叱喝笑罵之聲，便由夜風吹送到司馬玉龍的耳中。

司馬玉龍脚下墊勁，身形如淡烟一縷，裊娜上升，瞬息上了前殿殿脊。

原來這是一座曾遭火焚的古廟，只有前殿完好如故，前殿以下，只剩下了一片瓦礫場。這時候，正有六條矯夭如龍的身形，縱橫捭闔於那塊瓦礫場上！

在司馬玉龍以利如電閃的目光將鬥場中的六人看清之後，不禁又是一驚！

場中六人，四對二，四個繞圈游攻，二個被困

核心。

圍在外面的四人，第一個，身長臉黑，雙目如電，臉上冷冰冰地，沒有絲毫表情。第二個，身穿一件肥大的僧袍，雙眉夾心之處，有着一顆極其顯目的硃砂紅痣。第三個，枯瘦矮小，十指長若鷄爪，眼皮下垂，似睜還閉。第四個，五官端正英俊，只是雙目眼神翻滾不定，顯示了一派陰毒詭譎！

是的，一點不錯，他們四個正是天地帮中炙手可熱的四位金牌香主！

外堂香主冷面金剛韓秋，執法堂香主黑手天王蕭昆，護法堂香主伏虎尊者朱然，巡按香堂香主巫山淫蛟孫顧影！

天地帮的這四位香主，司馬玉龍已不是第一次見到他們，他們的同時出現，並不足令人訝異！

令司馬玉龍訝異的，是那被攻的二人！

那被攻的二個人，一位身材瘦長，一位肥胖短小。

瘦長的那一位，垂眉吊眼，臉色枯黃。肥而且短的那一位，臉罩黑紗，面目看不眞切。雖然司馬玉龍知道一路上的聯絡暗號必爲此刻受困的兩人中某一人所留，可是，這兩個人，他竟然一個也不認得！

再看全局大勢，被圍攻的那二人，已到了岌岌可危的程度。

司馬玉龍看得出，被圍攻的那二人，全是一流高手，天地帮四個香主跟他倆如果一個對一個，鹿死誰手，實在難說。可是，現在的情勢是，天地帮的人數多了一倍，功力在伯仲之間的人物拚鬥，在人數上怎容得如許懸殊？

所以，核心二人居於劣勢是必然的！

看樣子，這一場拚鬥似已持續了很久，司馬玉龍看得出，被攻的那二人，雖然仍在奮力迎拒，但事實上業已到了油盡燈枯的時候了！

這時候，司馬玉龍迅速地想到了兵書上的一句名言：敵者之敵，可爲吾友！

不論此刻被圍攻的二人究竟是何身份，天地帮的人物既將他們視爲死敵，他司馬玉龍就有伸出援手的義務！

當下，司馬玉龍更不猶疑，長身而起，大喝一聲，便將五行神功雜在大羅掌招中，凌空向冷面金剛韓秋撲去！司馬玉龍的這一突現，大出鬥場中敵對雙方的意外，因爲鬥場中的六個人，誰也不認識他！不過，這種震驚只是一刹那的事，隨着司馬玉龍的進攻冷面金剛，局勢立即爽朗。

冷面金剛當然識貨。來人雖只剛露一招，他已深知來了高人！

不過，冷面金剛狂妄已慣，又見來人面目陌生，貌不驚人，當下也沒有放在心上，冷笑一聲，便即放下那邊兩人，轉身接住司馬玉龍！

司馬玉龍存心要讓冷面金剛吃點苦頭，便將先天太極神功暗佈週身，抱元守一，靜立不動！這下子，可將冷面金剛給弄胡塗了，他望着司馬玉龍，冷笑着，顯然有話要問，但又担心失了身份，是以僵持着，不肯立即開口。

司馬玉龍仗着嗓音已變，便先開口說道：「韓秋，苦海無邊，回頭是岸，你到什麼時候，才能省悟？」

冷面金剛臉色微變，他實在想不到來人竟能一口道出他的名姓。這種情形，在武林人物來說，便算栽了，因爲，他並不能以牙還牙地喝穿了對方的身份！只見他，牙關一咬，恨聲冷冷地道：「朋友，你是誰？」

這時候，雙方均已自動歇手。黑手天王，伏虎尊者，巫山淫蛟三人站在冷面金剛身後，而那被攻的二人，也都站到司馬玉龍的身旁，好奇而又感激地守護着這個突如其來的，陌生的友人。司馬玉龍掉頭向二人點頭一笑，便又轉過頭去向冷面金剛韓秋肅容大聲道：「韓秋，你且別問我是誰！只要我的話沒有說錯，我是誰，都一樣。韓秋，你聽明白，今天，你是天地帮中的外堂香主，有着人人得而誅之的身份，本來，我是不想多說什麼的，但是，你姓韓的跟你身後的三位香主不同，你的武功比他們都高，你在武林中也沒有什麼劣跡，本俠一向敬佩你姓韓的爲人正直，本俠爲了惋惜『北邙雙絕』的崇高聲譽，所以不惜苦口婆心的勸告於你，你雖然已經走錯路，做錯了某些事，但如果你肯將功贖罪，韓秋，你該知道，你仍有着良好的機會！」

冷面金剛聽了這番話，勃然大怒，厲聲喝道：「姓韓的高興怎麼做，便怎麼做，你，又是什麼東西？」

「無可救藥了！」司馬玉龍仰面長嘆一聲，旋即面對冷面金剛，又說道：「既然如此，你就帶着他們三個走吧，橫豎今夜也不是你們遭受報應的時候！」

冷面金剛突然狂笑道：「朋友，你倒說得蠻輕鬆呢，哈哈……哈哈。」

司馬玉龍微微一笑道：「笑什麼，韓秋？來就來吧！」

冷面金剛又是一陣狂笑，笑畢，更不打話，欺身，探步，揚掌，一招「斬蛟東海」，直劈司馬玉龍面門，掌風如刀，既疾且勁！

司馬玉龍靜立不動，容得對方的掌鋒切近，將頭微偏，而以左肩迎上，掌沿下斬，左肩微抖，只

見冷面金剛一聲嘿，霍然垂手而退，司馬玉龍暗暗冷笑道：「這一下，雖然不至於殘廢，可也夠你這個狂奴受用的了！」

「走！」冷面金剛連退三步，抬臉朝司馬玉龍死盯了一眼，一聲低喝，即便掉身縱起三丈來高，越過前殿殿脊，沒入月色之中。黑衣天王等人知道情形不妙，便也相繼騰身而起。

這時候，司馬玉龍突然想起一件事，從後大喝道：「伏虎尊者，你留下！」

大喝聲中，便欲起步。

就在這個時候，身後一個聽來極為熟悉的聲音婉轉說道：「朋友，追不得，這一帶似乎古怪得很呢！」

司馬玉龍霍然收式轉身，朝那個身材肥短，面罩黑紗的人不住地上下打量起來，片刻之後，他不禁歡呼道：「啊，啊，你，你不是……笑臉……韋老前輩麼？」

那人聞言，忙自臉上扯去面紗，果然是笑臉彌陀韋吾！

現在，輪到笑臉彌陀韋吾發怔了，他朝司馬玉龍看了又看，仍然無法認出面前這個身穿藍布衣褲，腰插旱烟筒，濃眉大眼，臉如紫膛的粗大漢究竟是誰。

司馬玉龍暗暗好笑。

笑臉彌陀打量了好一陣，終於忍不住期期地問道：「朋友，請恕韋吾眼拙，我們該如何稱呼你才好？」

司馬玉龍為自己的化裝術能將雙絕這等人物瞞過而大感高興，若在平時，他一定還要逗逗這個詼諧笑臉老兒開開心，但為了笑臉老兒剛才那句話中大有文章，他怕就誤了正事，於是，直截了當地掀起衣擺，露出那柄盤龍寶劍，同時笑道：「老前輩，你不認得人，可認得這個？」

笑臉彌陀先是一怔，跟着啊啊連聲道：「玉龍，你的易容術……是……是……跟誰學的？」

「玄清道長！」

「啊，啊，青出於藍，你比那個牛鼻子高明多了！」

這時候，笑臉彌陀身旁，那個身材瘦長，垂眉吊眼，臉色枯黃，但雙目精光閃射的中年漢子，在聽到笑臉彌陀喊出司馬玉龍名字之後，立即緊跨一步，微微躬身道：「司馬掌門人，你好！」

現在可又再輪到司馬玉龍糊塗了！

就像笑臉彌陀一樣，他期期地道：「韋老前輩，這位……大俠……如何稱呼？」

笑臉彌陀朝司馬玉龍看看，再朝那人看看，突然哈哈大笑起來。

聽了笑臉彌陀的笑聲，司馬玉龍心頭猛然一震，忙向二人搖手促聲道：「韋老前輩且慢介紹，你們兩位，看樣子真力都似乎損耗得很厲害，調息吧，玉龍為你們護法也就是了！」

司馬玉龍說畢，立即騰身上了前殿。回頭一看，下面二人果然都依了他的吩咐，相對盤膝坐下，垂簾調息起來。

原來，一位內家高手，功力到達了某一種境界之後，即令是閉着眼睛，僅憑聽覺去聽對方的步伐聲息，也可以判別對方在武功上的成就如何！現在的司馬玉龍，便已進入了這種境界。

所以，那位垂眉吊眼的漢子開口向他問好，他便發覺不對，但礙於對方的陌不相識，不便明說。

接着，笑臉彌陀一笑，他這才警覺，笑臉彌陀真元耗損的程度，跟那垂眉吊眼的漢子，一樣嚴重！

笑臉彌陀的輩份雖然不低，但他現下身居五行掌門之位，況且他司馬玉龍今天的成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他藉這個機會向笑臉彌陀提出來，正是時候！兩位當事人，自己心中當然全都明白。他們堅持着，只不過是自尊使然罷了！現在，再不是外人的五行掌門點明，自無再予堅持的必要！

一個更次過去了！

笑臉彌陀和那個垂眉吊眼的漢子相繼起身，司馬玉龍也自殿上飄然而下。

笑臉彌陀迎着司馬玉龍笑問道：「你剛才要將伏虎尊者單獨留下來是什麼意思？」

「要他的頭！」

「為什麼？」

「受人之托。」

「誰？」

「閩人女俠！」司馬玉龍說着，反問道：「噢，對了，韋老前輩你老為什麼要攔住我？」

笑臉彌陀搖搖頭，苦笑道：「為什麼攔你是不是？唉，說起來，話可長了！」

司馬玉龍含笑一指那位吊眼漢子道：「不管話多長，也應先從這位大俠介紹起！」

笑臉彌陀大笑道：「要殺人家師弟，卻又偏要向人家師兄套交情……哈哈，妙極了！」

司馬玉龍一怔，但旋即領悟過來。於是，他忙着抱拳一拱道：「原來是降龍老前輩，久違了！」

降龍尊者還了一禮，立即轉臉向笑臉彌陀莊容道：「韋俠，別說笑了，失然卓非衡山門下，正和貴派的冷面金剛一樣。」

笑臉彌陀一聽冷面金剛四個字，兩隻豆眼中，立有一股憤怒的火燄射出，同時恨聲說道：「總有一天，姓韋的若不親手宰了那個喪心病狂的東西才

怪！」

司馬玉龍招呼二人就地坐下，然後笑問道：「韋老前輩，路上那些暗號都是你老留下來的麼？」

「這便是『可疑人物』！」笑臉彌陀指着降龍尊者笑道：「為了這和尚跟你一樣高明的易容術，我們還曾交換了貨真價實的三掌呢！」

司馬玉龍轉向降龍尊者，肅容低聲道：「關於貴派七老的事……老前輩……知道否？」

「知道了！」降龍尊者啞聲悽然地道：「少俠，那是必然的……唉唉，七老……，他們也真的是……唉唉！」

司馬玉龍知道降龍尊者重創新愈，且在一場全力奮戰之後，唯恐他挑起舊恨，傷心過度，有損真元，便在安慰了他幾句之後，岔開話題，掉頭向笑臉彌陀問道：「韋老，你們兩位，怎會遇上他們的呢？」

「毛病都出在這和尚的易容之術太高明，不過，話得說回來，如非韋吾疑心大起，一路追踪並留下聯絡暗號，以致引來少俠你，我們兩個的收場，也就够慘的了。」

「這怎說？」

「今天的早上，韋吾在劉陽北門口那家飯館中碰到這個大和尚，那時候，和尚正坐在最僻靜的一角，而韋吾又坐在另一角，所以，韋吾雖然看見了他，這和尚可却沒有看到我。和尚的本來面目雖已令人無法辨認，但和尚的眼神以及矯健的步履，却無法逃過我老兒的眼睛，匆匆一瞥之下，我即已看出，這個醜傢伙大有來頭！」

「於是，你老便起了追踪之意？」

「是的，我在飯館對面的那間空屋的門板上留下了第一個暗記！」笑臉彌陀繼續說道：「和尚似乎也在追踪什麼人，行色匆促而焦急，以致忽畧了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韋吾跟着跟着，漸漸地發現有點不對，因為，和尚走的全不是正路，加以和尚的那種趕人腳力，韋吾竟然疑心到和尚可能是天地幫的人物，韋吾有了這種想法之後，越發不肯中途歇手了！

「衡山下來的和尚，畢竟不含乎！

「不久到達離這兒不遠的那個三岔路口的大樹之前，韋吾見和尚無故停足佇望，便知我姓韋的火候不够，行跡業已落入和尚眼中，尚幸天色漸暗，便自懷中取出了一幅面紗，罩在臉上。韋吾果然沒有猜錯。韋吾的面紗剛剛掛好，便見和尚霍然轉身，朝韋吾藏身的另一株樹頂冷冷地招呼道：『朋友，下來吧，勞你跟了這麼遠，你，够辛苦的了！』

「和尚大概也服過變音丸，他的聲音，並未給我任何啟示。

「當下，我聽了和尚的招呼，不禁大吃一驚。

「什麼？早在我起步跟踪之初他就知道了我？

「這時，韋吾也火了！因為，我起了另一個誤會，確認他是天地幫中人，可能有意引誘我到這種荒涼的地方下手，心想，好啊，醜傢伙，看樣子我們的玩藝兒差不多，一個對一個，在這種地方比起來，不死不休，倒蠻有意思呢！

「於是，韋吾蒙着面紗大笑而出！

「接着，我們懷着幾乎是相同的心情，一聲不響地交起手來。

「第一掌，第二掌，我們誰也沒有露出本門武功，可是，第三掌就不同了，大家心裏有數，誰都知道對方是個可怕的勁敵，再不搬出看家本領，就有好看的了！

「因此，第三掌上，韋吾用了『穿碑手』中的一招『力撼五嶽』，而和尚，也用了『如來七式』中的一招『我佛如來』，這兩招，可以說是我們二個老兒拿手中的拿手，結果，當然是兩敗俱傷！

「我捱了他一下，他挨了我一下，各被對方震退了三步……他奶奶的，真是冤枉之至！」

司馬玉龍不禁聽得微微一笑。

「小子，你聽得蠻過癮是不是？」笑臉彌陀翻起了那雙眼，好像他跟降龍尊者的冤枉相打全係司馬玉龍一手促成似地。直至司馬玉龍賠了不是，這才哼了一聲接下去說道：「也就全虧了第三掌，方將一頭霧水打開，當時，我們先是相對一怔，但旋即相對撫掌大笑起來。」

「跟着那四個賊傢伙就出現了？」

「過了沒有多久，韋吾正待向和尚追問何由來此之際，突然間，我們發覺我們已落入了人家的包圍之中，那四個傢伙雖然佔了絕對優勢，但也深知我們兩個並不怎樣好欺侮，所以，他們只是四面圍定，並沒有立即動手。

「之後怎會到這裏的？」

「聽我說呀！……我韋吾不駿不傻，當時的情勢，自然看得很明白。於是，我請和尚擋一陣，而我，就此機會在身邊那株樹上留下了『求援』暗號！暗號做好，我跟和尚招呼一聲，合力奮身突圍而出，拚全力朝這座廟中跑來。韋吾這樣做，純粹為了抽個空告訴和尚一點大概情形，好叫和尚保守一點，不必窮拚，時間支持得愈久愈好，我們有的是後援。」

司馬玉龍點點頭。

「韋吾實在沒有往自己臉上貼金的必要，老實說，那四個傢伙，除了巫山淫蛟之外，其他三個，任誰也不在我跟和尚之下。而巫山淫蛟的功力，雖

然較遜，但他那一身歹毒的暗器，可也相當令人頭痛，所以，當時的局勢，是不折不扣的三與一之比，打固打不贏，跑也跑不了，我們唯一的希望，便是希望有人能發現韋吾一路上所留下的暗號而趕來相助！」

笑臉彌陀說到這裏，降龍尊者從旁苦笑着插嘴道：「你韋老兒還能支持多久，我和尚不知道，但如僅就我和尚而言，司馬少俠若是再遲盞茶光景趕到，我和尚準完無疑！」

笑臉彌陀哈哈笑道：「如果老起臉皮來掏底子，韋吾最多再有頓飯光景，也就差不多了！」

司馬玉龍知道，他們兩位都是說的老實話，降龍尊者重傷不久，自較笑臉彌陀的眞力稍遜。像笑臉彌陀跟降龍尊者這樣身份的武林前輩，居然能有這等坦率眞誠，毫無一般武林人物誇勝諱敗的習性實令司馬玉龍欽佩不置！

於是，司馬玉龍轉向降龍尊者道：「降龍老前輩突然於此間出現，當然也有緣故？」

降龍尊者深深地嘆息了一陣，這才以無限感慨的語氣，凄然述笑道：「一個多月以前，掌門師兄一瓢接獲華山第二劍施敬施大俠的密函，得悉天地幫向華山派突施毒手的詳細，同時知道了五月五岳陽有會，掌門師兄爲了增加我方實力，接信之後，立即下令由降龍暫理派務，他則連夜趕向了湘南九疑，擬將家師了了上人訪着，爲岳陽之會生色。

「家師退隱，已有數十年之久，雖知他老人家可能潛修於九疑一帶，但是，偌大的一座九疑山，方圓將近千里，何處找去？掌門師兄之所以堅持此行，我們都知道純係爲了伏虎和尚的緣故，是以也不便加以勸阻。

「誰知道，就在掌門師兄離山的當天夜裏，他們來了！

「他們，就是剛才的那四個，冷面金剛，伏虎，黑手天王，淫蛟……那時候，天已二更，降龍夜課方罷，輪值的四空師弟氣急敗壞地躍落經堂向我報告道：『師兄，十方寺給包圍起來啦！』

「『來的那路人物？』

「『好像是天地幫。』

「『來了多少人？』

「『大概二十多！』

「當下，我約畧思索了一下，立即作了決定，吩咐四空敲起緊急集合的九品鐘，齊集各代弟子於大殿之上，以玉如意傳七老，要他們七位師姪帶着一干弟子靜立一旁，非得本座示諭，不許妄動！

「之後，我抬頭向殿下庭院中的四個天地幫的香主朗聲道：『各位來意，降龍和尚業已明白，不巧的是，敝派掌門師兄今天適値他出，各位儘可冲着我降龍和尚出題！』

「黑手天王冷冷地答道：『既然你已知道，那就再好沒有了！』

「我知道這不是鬥氣的時候，當下强忍着又道：『蕭大俠，你是快人，我們說得再快點，我們是不分長幼來個混戰呢？抑或各按彼此身份明着一個對一個？』

「從天地幫一開始便將十方寺團團圍定的趨勢看來，很顯然的，他們此行頗有血洗敝派全寺之意，但降龍深知冷面金剛跟黑手天王二人的自尊心很强，只要一提到輩份問題，他們的臉，說什麼也就放不下來了！

「降龍的這番話，果然生效。

「冷面金剛韓秋接着嘿嘿一笑道：『趙正，你這樣說，是將我們看成了什麼料子？嘿，嘿！來來來，姓趙的，我們倆的身份差不多，我們先來示範一下。』

「我聽了，冷笑一聲，才待下階之際，師弟四空尊者已搶先縱身而出，一面撲向冷面金剛，一面怒喝道：『韓秋，憑你這個無恥的東西也値得我們師兄動手麼？』

「冷面金剛見了，既不生氣，也不還手，僅將身一側，讓過師弟四空尊者乘怒而出的一招，同時向身後的伏虎和尚一指，冷冷地吩咐道：『朱香主，你接下來！』

「這種安排，實在太殘酷了！

「兩位都知道的，年前慘遭橫死，且令司馬少俠蒙過不白之冤的大智僧，說起來，他是本派的二代弟子，實際上，大智僧的一身武功，全係四空師弟一人所調教，所以，嚴格一點說，大智僧實在是四空師弟的門下。

「初聞惡訊，四空師弟所表現的哀痛，司馬少俠也曾親眼看到過。現在，大智僧係死於伏虎惡僧之手，已是人盡皆知的事。如今，竟讓四空師弟對上伏虎僧，其不能並存的結果，不言可知！

「本來，四空師弟的成就比伏虎僧畧爲差了一點，現在因爲四空師弟的急怒攻心，一上手，猛攻狂擊，而伏虎僧爲了於心有愧，手脚上畧顯拘束，所以，剛開始的五十個回合，尙能維持着不輸不贏。但是，五十招一過，四空師弟由於眞力損耗過度，章法大亂。偏偏冷面金剛又在一旁冷冷地加了兩句：『朱香主，請記住，這不是你們師兄弟餵招玩兒的時候啊！

「伏虎僧受此一激，兇性大發！俗語說得好，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武功路數相同的兩個人，只要在功力上稍爲有上那麼一點點距離，那就像高一着一般，處於劣勢的一方，永遠也別想抬得起頭來！這一仗，伏虎僧得勝是意料中事，但是，當四空師弟身負重傷而跌退之際，伏虎僧竟忍得下心腸趕上去又加了一掌，實出降龍意外！」

聽到這裏，笑臉彌和司馬玉龍都不禁失聲驚呼了一聲。

「四空師弟，當場噴血而亡！」降龍尊者啞聲哽咽地道：「這時候，我見到大殿上百餘名各代弟子的眼球中都在噴射着忿怒的火燄，降龍知道，最危險的時候到了！

「於是，降龍高舉碧玉如意，大喝一聲道：『肅靜！』

「死了一個四空師弟不打緊，若是百餘名二三代弟子集體傷殘，我降龍和尚身居代理掌門之職，這副担子可有點担當不起！尙幸敝派素重敎養，各代弟子均能以掌門信符的威信爲重，是以在降龍一喝之下，並未再有任何舉動！接着，八戒師弟又重傷在黑手天王蕭昆手下。

「最後，輪着我跟……冷面金剛，冷面金剛果然名不虛傳！他狂，頗有他狂的條件。那一仗，可算得是降龍和尚我，有生以來最艱苦的一戰。……說眞的，冷面金剛的成就確實在我降龍和尚之上！

「但是，我告訴自己：四空死，八戒重傷，我，不能再敗下來了！

「我的傷與死是另外一回事，目前衡山一派的命運都操在我和尚一個人的手裏，我的責任太重了！假如我有了意外，誰能担保他們四個守信不向本派二三代弟子下手？

「就憑着這一個堅强的意念，它彌補了我功力之不足，令我跟冷面金剛交手了足有一百個回合，不分勝負！

「可是，事實明顯得很，不管再維持多久下去，最後失敗的，仍然是我！

「後果雖然可以想見，但我除了挨一刻算一刻之外，又有什麼更好的辦法呢？

「不過，有一點我認爲我和尚做得很成功，那便是我和尚的鎭定！一百個回合下來，雖然我已漸漸感到有些力不從心，但在外表上，我仍拚命保持我從起手便保持着的平和從容！這一點，我可以從冷面金剛的神色上看得出來，他很驚訝！

「降龍尊者能跟他分庭抗禮，毫不遜色，實在出乎他冷面金剛的意料之外。

「也就憑了這一點，我挽回衡山全派覆滅的危運……一百廿個回合過去了，我仍咬牙强撐，不露分毫氣餒之色……就在我漸感不支的危急當口。冷面金剛因爲摸不透我和尚的虛實，他却有點不耐煩起來！

「出人意外的，他竟跳出了戰圈。

「我，自是求之不得。雖然我也同時住手，但我仍然沉聲說道：『韓秋，現在歇手不嫌太早了一點麼？』

「他哼一聲，冷冷地道：『暫時歇手，就是爲了早點分出勝負！』

「我皺眉道：『願聞其詳！』

「他冷笑道：『這樣拖下去太沒意思了！現在我們不妨對攻三掌，不避不閃，各以全力施爲，這樣，究竟誰高明，馬上便可分別出來，嘿嘿，趙正，你敢麼？』

「我知道，這樣做，吃虧的還是我。可是，在那種情形之下，我那有選擇的餘地？

「於是，我故意强笑道：『阿彌陀佛，果然是個好主意！可是，韓秋，假如三掌交換過了，仍然勝負不分，那時怎辦？你的主意多得很，何不先想好準備着呢？」

「他不屑地冷冷說道：『有了這三掌，我看也就差不多了！』

「『你太自負了，韓秋。』我不肯鬆口，跟着逼問道：『萬一不分勝負呢？』

「冷面金剛脫口道：『如有這等事，姓韓的拍拍大腿走路！』

「冷面金剛話出口，似即露出悔意，我雖知道他這人有着說一不二的傲性，但仍不免担心到夜長夢多，於是，我也冷笑一聲，表示接受了他的挑戰和諾言，同時，我踏出了一步！接着，我們狂拚了三掌。

「那三掌沒有什麼好說的，總之，三掌下來，我居然留得一命在，實在是個奇跡。

「第三黨上，他被震退三步，我也給震退了三步，他的臉色很蒼白，我想，我的臉色也絕不比他好看到那裏去。他怔怔地朝我望着，沒有開口，我，勉强地微笑着，也沒有開口！他是不願開口，我呢？則是不能開口！……我已嚥下了第一口自心田湧出的鮮血，同時嘴裏又含着第二口……我能够開口麼？

「『貴派如有人心有未甘，四月十五，可至洛陽朝元寺相候！』

「冷面金剛悻悻地說完了上面這幾句話，立即率衆離去！

「我則始終含笑靜立，不發一言，冷面金剛一走，我可再也支持不住了……我在自己噴出的鮮血圈中，就地勉力坐下，直到這個時候，所有的各代弟子，包括七老在內，才算瞭解了我。

「於是，由七老帶頭，一個個，含着眼淚，圍

在我的四週，團團跪下。

「我，淒然閉上雙目。

「我知道他們將有些什麼請求，便以不聞不見來拒絕。同時，我的傷，實在很重，假如我還想活下去，我便不能再分心神。

「就這樣，三天三夜過去了。等我的危險期已過而睜開眼皮時，我發覺所有人仍然跪在原來的地方，人人臉色都很憔悴，阿彌陀佛，我幾乎因不能自恃而失聲痛哭起來。我知道，他們的心志已決，如果強留，在他們來說，其痛苦並不下於一死！

「於是，我向七老分別點了點頭！

「七老走了！我起身查點，這才知道八戒師弟早在兩天之前，便已因傷不治，而步了四空師弟的後塵。

「經過旬日療治，降龍仗着內功基礎尚佳，很快的便已復元了七八成。

「降龍眼看着十方寺內除了降龍一人以外，只剩下二代以下的弟子，降龍在與不在，都是一樣。相反的 由於他們輩份太低，天地幫縱毒，只要冷面金剛跟黑手天王在，他們對這些小輩下不了手。

「於是，降龍又將派務交給一個頗堪信托的二代弟子，走下衡山。

「降龍首先去了一趟洛陽朝元寺，訪着了七老的墓地，也見到了墓旁樹身上的留字……」

司馬玉龍低聲道：「報告老前輩，那行字便是玉龍留的。」

降龍尊者輕輕哦了一聲。

接着，司馬玉龍便將七老拒絕援助，因而令他差一步，造成莫大遺憾的經過詳細地補述了一遍。

降龍尊者聽了，點點頭，似甚安慰地道：「司馬少俠，這個怪不得你，你的心意，算是完全盡到了。七老的個性，降龍知道得最清楚，留得了今天，也留不了明天，早晚……他們……其實，唉，這樣也好。」

沉默了片刻。

司馬玉龍道：「以後呢，趙老前輩？」

「我離開洛陽的時候，已是四月廿八，」降龍尊者深深地吸進了一口氣，然後繼續說道：「我知道，無論如何，五月五的岳陽之會，我是趕不上的了！但我既已下山，一時也沒有別的地方好去，於是我仍向岳陽趕來。結果，果然不出所料，我遲到了一天！」

「老前輩怎會走到這條路上來的？」

「這裏面，另有文章。就是少俠不提出來，降龍也正要說及這個呢。」

司馬玉龍和笑臉彌陀的神情，全為之一緊。

「事情發生在昨夜四更左右，降龍行至平江和劉陽之間的桃花魂小鎮附近，空然發現身前十丈之外，有一個嬌小的身形，向前疾奔……」

司馬玉龍不禁失聲啊了出來。

降龍尊者微聲一怔，他朝司馬玉龍望着，一時拿不定主意，不知究竟還是說好不說好。

「沒有什麼，老前輩，」司馬玉龍赧然地道：「說下去吧！」

「那個嬌小的身形，看起來，眼熟之至，可是，倉促之間，降龍硬是想不出她是誰來。那個身形奔走的速度奇快，這令降龍異常驚訝，降龍在想不出當今的少年人除了司馬玉龍之外，誰還能有這副好身手！但是，她是個女孩子！加以那時候已是夜半之後，無形中，降龍不禁對她留上了意。

「於是，降龍放步追了上去。說也慚愧，降龍雖然施出了全力，竟也只能跟那條黑影保持固定的距離。

「漸漸地，黑影奔上往劉陽而去的官道。……降龍仍然緊緊不捨……就在這個時候，另一件事發生了。蹄聲得得，迎面官道上，竟然來了兩匹快騎。降龍定睛望去，除了二人二騎之外，來人別無長物。而且，看樣子，來的二人也好像是兩個女的！

「深夜，空身，快馬……想想看，除了武林人物，還會是誰？說時遲，那時快，黑影和快馬，眨眼之間，已然會合一起。起初，降龍還以為她們是一路的，但等降龍看清之後，降龍才知道降龍猜錯了。原來她們在朝面之後，雙方都怔在那裏，這正說明了她們原來並不相識。

「當下祇見馬上的一個女子揚起手臂，做了一個友善的表示，然後緩緩帶馬靠近那個單身女孩子的身邊，低聲說了一陣話，那個單身女孩子點點頭，便跳上那說話的女子的身後，三人兩騎，掉轉馬頭，向來路返身急馳而去！」

司馬玉龍不禁脫口喊道：「糟了！」

降龍尊者和笑臉彌陀均是一驚。

笑臉彌陀忙問道：「糟了，糟了什麼？」

「韋老前輩，你知道那條黑影是誰？」

「難道會是闖人女俠？」

「一點也不錯，是她……闖人女俠，而兩匹馬上騎的，十有八九是南海雙姝。」

「闖人女俠？」降龍尊者道：「她就是毒婦之孫，大智僧的胞妹闖人鳳麼？」尊者頓了一下又道：「怪不得看上去有點眼熟，她曾去過衡山呢……司馬少俠，你剛才說的南海雙姝又是誰？」

於是，司馬玉龍將南海一枝花的故事約略地說了一遍。

降龍尊者聽着，聽着，最後，竟然點頭微笑起

來。

司馬玉龍詫異地道：「趙老前輩，您，您笑什麼？」

降龍尊者微笑道：「降龍下得衡山以來，總算第一次做對了一件事。」

「哦？」

「放心吧，司馬少俠！」降龍尊者微笑着道：「現在，你們總該明白我和尚走到這條路上來的原因了吧？」

「就為了追踪她們三個？」

降龍尊者含笑點點頭。

司馬玉龍不安地又道：「經過了這番折騰，降龍老前輩難道還有把握知她們的下落麼？」

「我想應該脫不了節。」降龍尊者問道：「聽我說下去，你們就會明白了！」

「那麼，說下去吧，老前輩。」

於是，降龍尊者繼續說道：「本來，降龍並無緊緊追蹤那兩騎三人的必要，祇為了先前那條黑影看上去頗為眼熟，降龍很想知道她到底是誰？同時，最令降龍起疑的便是，她們雙方既然互不相識，那兩個騎馬的女孩子為什麼要為一個陌不相識的人改變既定行程。

「降龍雖然功力尚未完全復元，但跟兩匹馬比腳程，還不至於落後多少。而且又是在空曠無人的官道之，三五里內，對方絕對無法掩避行跡。所以，橫豎是順路，降龍仍本初衷，一路緊綴下來。

「釘到劉陽，天色已亮。

「三女似乎肚子餓了，進城不遠，便在北門口那家飯館門前停下馬來。降龍仗着音容全改，便也毫無顧忌地跟了進去！」

笑臉彌陀奇怪地問道：「我老韋怎沒見到她們三個？」

「三女停留的時間很短，那時候，你老兒可能還沒有進來呢！」

「這就更奇了！」笑臉彌陀道：「三女既然已經離去，你和尚還坐在那兒做什麼？難道你和尚不担心追丟了人？」

「這種担心是多餘的！」降龍尊者微笑道：「不過，也不能怪你老兒有此一問，的的確確，降龍也曾這樣担過心，祇因後來和尚有了新發現，一顆心，便完全放下來了。」

笑臉彌陀又道：「這話怎說？」

降龍尊者微笑着探手入懷，從懷中掏出一把東西，展掌分別送至笑臉彌陀和司馬玉龍的面前，二人各自向降龍尊者的掌中取了一件，藉着明朗的月色一看，是一朵僅有拇指大小，中串金針的絹製白花！

司馬玉龍和笑臉彌陀驚奇地看畢，便欲將絹花仍然放回降龍尊者的掌心。降龍尊者却將手掌縮回，同時笑說道：「這花降龍共有三朵，我們每人留下一個做紀念吧！」

司馬玉龍問道：「此花何來？」

降龍尊者收起剩餘的一朵，這才笑說道：「經少俠剛才一提，現在，降龍總算明白了這些花朵的來歷了！」

「是雙姝留下來的麼？」

「是的！」降龍尊者道：「起初，降龍也非常担心會將三女追丟，所以，在三女起身離去之際，雖然降龍要的一份素點尚未用完，便也立即丟下一小塊碎銀跟着出門。但是，降龍剛剛出門抬頭，無巧不巧地便見到後面一騎上的那個女孩子左臂微微一抬，自左脇下穿出一道其疾無比的白線；直奔飯館斜對面那間空屋的板門。於是，我微微一笑，放心地重新走了回來。

「你韋老兒可能便是那個時候進來的。

「用完素點，我出了飯館，以迅速的手法自板門上取下了第一朵絹花！

「絹花體積小，本很容易忽略，尚幸我和尚是個有心人，所以，毫不費力地，便藉着三朵絹花的指引，來到了和尚跟韋老兒動手的那株高大的榆樹之前。

「說來也眞慚愧，在韋老兒，滿以為和尚發現了他的追踪，其實，我和尚自己心裏有數，和尚發現的；實在是天地幫的那幾個香主。和尚在榆樹前面停下來，就是為了發覺自己業經身入重地，陷進了人家的包圍。

「後來，韋老兒戴着面紗現身，和尚一時不察，尚以為是該幫的另一路人馬，現在想起來，原來是人家有意坐山觀虎鬥，等我們兩敗俱傷之後活捉的。還好，祇浪費了三掌，我們便結束我們的活劇，假如我們再多拚幾掌下去，恐怕等到少俠來時，我們兩個活寶早成了人家的階下囚了！」

這時候，三更已盡。

降龍尊者剛說完，司馬玉龍突然跳身而起，一個倒縱。凌空拔起四丈高，半空中，來了個極其美妙的盤旋，方始緩緩地以柳絮隨風的上乘輕身術，於原地降落。

降龍尊者和笑臉彌陀不禁同聲問道：「少俠難道有甚麼發現不成？」

「不是這個意思，」司馬玉龍仍就原地坐下，搖搖頭道：「我們現下既然處身該幫的心腹重地，總以謹慎一點是好！」

笑臉彌陀不禁猶疑着道：「該幫難道沒有遷往

九疑麼？」

「就算該帮總壇已經遷往九疑，」司馬玉龍嚴肅地道：「這附近也必設有重要分壇分舵在！」

「怎見得？」

「這是異常明顯的事，這附近如無落脚之所，南海雙姝決不會將闖人女俠往這附近帶，同時，該帮四個重要的香主也不會一齊在這一帶出現。」

「那麼，」降龍尊者道：「他們怎會不留下個把人監視我們？」

司馬玉龍微微一笑道：「我們決不肯自動離去，這一點，他們一定知道得很清楚。」

「他們難道不怕我們循蹤追索？」

「在這兒，」司馬玉龍微笑道：「他們一定有着很有力的靠山吧？」

「那會是誰？」

「南海雙姝，三色老妖，都有可能。」

「司馬少俠，」降龍尊者道：「我們幾個，現在應該怎樣做？」

「最後一朵絹花上的金針指向何方？」

「東南，武功山。」

「這樣吧！」最後，司馬玉龍道：「兩位老前輩可在這附近盤桓二三天，接應着見到韋老前輩暗號而來的人，玉龍一人先順着絹花暗記淌下去看看，可爲則爲，不可爲，則仍舊回到這兒來，跟大家商議着辦。」

兩老默然點點頭。

他們知道，他們面前的這位年輕的五行掌門人，一身莫測高深的武學，遠非他倆所能望其項背。司馬玉龍辦不了的事，他倆縱能帮點小忙，也是有限。何況這種踩底子的行徑，最忌人多，司馬玉龍既然如此主張，他們當然祇有唯命是從。

於是，司馬玉龍起身向兩老揮手作別。

依着降龍尊者指點的方向，展開上乘輕身術，向武功山縱躍騰竄！

東方發白，司馬玉龍來到了一座小河環繞的村莊。

他先飲了幾口河水，並用了一些乾粮。然後，他裝做一個趕早路的催租人，沿着莊週，漫步繞了一圈，並未發現任何可疑之處！

於是，他走上了莊後那座紅木小橋，是這座村莊的兩條通路之一。除了司馬玉龍進莊的那道早壩，莊人出莊，均必須打這座小橋經過。司馬玉龍滿以爲在小橋上發現雙姝的絹花暗記，可是，縱目游顧，橋身上，什麼也沒有。

在這種情形之下，祇有兩個可能！

第一、他根本走錯了路。

第二、問題就在這附近！

站在橋上，司馬玉龍有點猶疑起來。

這時候，恰有一位荷鋤的老農牽着一條水牛打橋上經過。

司馬玉龍不肯錯過機會，連忙迎將上去，躬身問道：「大伯，這座橋，通往那兒？」

司馬玉龍的外鄉口音，頗令老農吃驚！

老農抬頭在司馬玉龍週身上下打量了好半晌，這才搖搖頭，一抖牛繩，無言地，從司馬玉龍身旁擦身而過！

司馬玉龍眉頭一皺，心想：這是怎麼回事？他是個聾子呢？還是他根本不懂我的話？他抬頭向遠處望去，過了橋，是一片一望無涯的水田，水田盡頭，則是一座如帶的青山，三五隻水鳥，正在水田上空盤旋起落，益發襯托出農村清晨的寧靜。

他再看過了橋的路，仄得很，馬匹根本無法通過！

無可奈何，他祇好轉頭來，仍循原路走出。

當司馬玉龍穿過莊心，走在一座土地廟時，一個頭梳雙髻，年約十一二的小女孩，跳跳蹦蹦地，向他走來。

再試試看，他想道「小妹妹，來，」他招手喊道：「來，小妹妹，我問你！」

小女孩天眞地走了過來，背着手，偏仰小臉，稚氣地道：「你要問什麼？」

向這麼一點大的孩子問什麼呢？司馬玉龍給難住了。

小女孩見司馬玉龍久不開口，哼了一聲，又道：「問什麼，快點，快問呀，你再不問，我可要走啦！」

「噢，是的，小妹妹，我是問……這二天……這一帶……有騎馬的人路過麼？」

「我不知道，」小女孩道：「我帶你問我主母去！」

「你主母呢？」

「就在前面！」

於是，司馬玉龍在小女孩的帶領之下，來到了一座朝南的，前面有的着一道土牆的瓦屋三合廂之前。

土牆正中開着一道大門，門上蓋有一道丈許大小的擋雨半樓，大門前面，是一片寬廣平坦的打穀場。

這時候，大門朝裏敞開着，一個身穿淡藍綢褂褲的少婦，正倚門低頭做着針線。

小女孩跑過去喊道：「主母，客人來了！」

少婦聞聲，悠然抬頭。

那婦人，約莫三十左右，蛾眉鳳目，脂粉不施

，未語含笑，嫵媚而不脫端莊……好一副絕代的少婦風韻！

司馬玉龍在看清對方的面貌之後，不禁一怔。

他做夢也想不到小女孩口中的主母竟是如此般地年輕貌美，早知如此，說什麼，他也不會跟着女孩子前來！

他是個過路人，一清早，便找上門來問東問西，萬一給這兒的左隣右舍誤會了，豈不有累人家清白麼？他，司馬玉龍，不禁有點躊躇起來。

倒是那少婦大方，她先撫着小女孩的頭髮柔聲問道：「怎麼回事呀，丫頭！」

「這個人問我有沒有看到騎馬的人，」女孩指着司馬玉龍道：「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就帶人家來問我是不是？」少婦微微笑道：「好啦，丫頭，你去吧！」

少婦打發走那女孩，微笑着，轉向司馬玉龍道：「這位大叔，您，進來坐呀！」

司馬玉龍聽了少婦那種脆如碎玉的語音，不禁奇怪忖道：什麼？她也不是本地人？可是，限於禮節，他已沒有再想下去的時間了！因爲這時候那位少婦業已放下手中的針線，緩緩起立！

少婦一面偏身作肅客狀，一面含笑溫聲道：「請進，大叔！」

司馬玉龍稍作猶疑，終於坦然走進大門，步向寬廣的庭院。他想：心地光明，天下去得，更何況在光天化日之下？

司馬玉龍滿以爲這麼寬敞的一座宅子裏，總不乏有幾個男人在，祇要見着了人家的男人，窘境豈不立刻就可解除了？可是，他站在院心，抬頭對面堂屋一看，堂屋裏，靜悄悄的，就連剛才那個十一二歲的小女孩，此刻也不知道跑到那兒去了！

再看東西兩廂，也是一樣。

司馬玉龍不禁有點慌亂起來。起先，他倒想得很堂皇，但現在的情形，似乎有點反常，身處其境，漸漸地，心情已非那種大道理所能安定！

他想退出來，一回頭，他，呆住了！

嘿，您道怎樣了？

原來，司馬玉龍此刻看到的是：大門業已反門了起來，那位美貌的少婦，正擋着他的去路，亭然而立。一雙鳳目，緊盯在他的臉上，兩隻秀眸中，閃射着一種異樣的，不怒而威的光輝。

就在這個時候，一陣吃吃笑聲，突然起於司馬玉龍的身後。

司馬玉龍再回頭……天哪！……堂屋階前站着的，竟是南海雙姝！現在，司馬玉龍完全明白過來了。要說天地帮的什麼分舵，可能這兒便是！

眼前的這位少婦，審情度勢，很可能便是南海一枝花！

司馬玉龍一方面吃驚於南海一枝花的駐顏有術，但同時也爲尋着了闖人鳳的下落而感到安心。南海一枝花在武學上的成就，司馬玉龍知道得很清楚，何況更有功力與他在伯仲之間的南海雙姝監視於後？所以，處此情況之下，最不聰明的辦法，才是以武力解決問題。

司馬玉龍盤算既定，立即微跨半步，一抱拳，試探着朗聲道：「芳駕……想來便是……武林中人人景仰的三絕之一……南海花老前輩了？」

少婦聞言，微微一怔，但旋即淡淡地反問道：「就憑尊駕這副過人的眼力，尊駕之成就，已可想見了……尊駕貴姓大名？爲當今何派高人？何事來此？……可否見告？」

司馬玉龍心下暗喜。他想：她並不知道我是誰呢！於是，他遁詞答道：「在下來這附近，乃係受人之托，找個人。至於在下的師承和賤名，因爲在下行道江湖以來，毫無建樹，即令道出字號，也覺無甚光彩。所以，在下以爲，仍以不污老前輩的清聽是好！」

少婦淡然一笑。

就在這個時候，嬌叱聲中，司馬玉龍驀然發覺有兩股狂勁無與倫比的罡氣，突自身後，猛捲而至！不用看，他也知道那是雙姝的手筆。雙姝的武功，他已領敎過一次，當下不敢怠忽，脚尖微點，滑步轉身，容得掌風近身，揚起右掌，本能地使出了先天太極式的消字訣，將雙姝的掌勁，化於無形！

……這一式，竟爲他帶來了百口莫辯的誤會，實是司馬玉龍始料所不及！

當下，祇見雙姝頗感意外地一呆，然後，紅姝驚喊道：「啊，師父，他是司馬玉龍……噢不，師父，這人的武功，跟司馬玉龍的武功完全一樣。」

少婦臉色微變。「知道了，孩子。」她向雙姝揮揮手，肅容道：「這種武功，便是師父時常向你倆提及的那種絕學呢！」

雙姝同時失聲道：「先天太極式？」

少婦且不理雙姝的驚喊，她向司馬玉龍逼近一步，沉聲道：「尊駕這一手，展露的正是時候！……我花娘子等在這裏，已有半月之久，起初，老身滿以爲憑我這兩丫頭的成就，便能將幾位要請的小俠請來。詎知，第一個碰到那位司馬少俠，她們兩個就吃了虧。她們回來向老身描述跟那位司馬少俠折騰的經過，老身聽了，異常心動。本來……就在這一二天內，老身也正想前去會一會那位司馬少俠，現在，尊駕來得正好，老身也可免去一趟跋涉之苦了！」

（未完待續）

玉蝴蝶

精選短篇武俠小說

秋毫子·著
培新·圖

劍氣橫空　兇寇惡魔魂已落
俠心示惠　良民商旅德無涯

鄉夢遠，淮上正清秋，千里江山頻縱目，蘆花深處有孤舟，人在月明樓。

天高氣爽，夜涼如水，又正是清秋的時候，集賢客棧忙碌招待着來往的客商，忽聽得馬嘶聲，一回頭就見到門外有兩人各牽着一匹白馬走入庭院，店小二上前招呼，把馬送至後院，遂將客人引到樓上。原來是一男一女，都是黑色勁裝。腰懸弓劍彈子，青年英俊，一看便知是江湖豪傑，那敢怠慢，即將上等的酒菜擺上。

二人正在淺斟細酌，驟見一道白光掠樓而過，頃刻間從賬房內發出打鬥之聲，這兩位青年男女移步朝樓下一看。只見一位白衣少年，揮動兩柄短劍，如游龍出水一般，與店裏的主人動起手來，店主人也很勇猛，鬥至二十餘招，仍然不分勝負，少年的劍法一變，奇招突出，那位店主人施用的刀法漸漸慌亂不支，難以招架，忽聽悶哼一聲倒了下去。

在這緊張和驚駭的時候，賬房及小二手執刀棍，意欲合力圍攻，又懼怕白衣少年威勢，不敢逼近，忽見一圓形武器如穿梭似的飛奔那白衣少年，少年把短劍略格了一下，鐺的一聲，圓形暗器掉在櫃枱上面，把櫃枱上的茶具等打得粉碎，白衣少年探劍衝出，躍登牆屋而去。原來放出圓形暗器，就是樓上那位男客所發的彈子，他想有，眞奇怪，這人的身手好快，可惜沒有見到他的面貌，究屬怎麽回事，隨着衆客擁至樓上，店主人倒在地上，賬房及店小二將死者反復細看，毫無一點血漬，身軟如棉，衆皆驚惶，不知所措。

這位男客略一躊躇，卽忙向前對小二道：「快把你主人的衣服打開。」

「啊呀」小二連聲驚叫：「這是什麼東西？」

男客俯視好久，道：「又是他幹的！」他幹的，究何所指，衆人不解其故，爭相催問是誰？

男客掃視在場的衆人一眼，繼以緩慢的口吻道：「你們且先看死者胸口上印有蝴蝶一枚，邊籃中粉，這是表明他的身份，他既殺了人，他是不怕的，他所以留下這個暗號來代表承認就是他殺的，諸位大概也有聽說這人的行爲一切吧？」

衆人竊竊私議，有的知道玉蝴蝶的來歷，不敢說出，亦有不知道的，以爲蹊蹺，結果，只有先報巡檢司驗看，再行追緝正兇。



巡檢司派來檢驗人員，經詳細查看後說：「這又是玉蝴蝶做的，令人頭痛，且回去稟報再作決定。」當時即命店家將死者入殮。

這一另一女兩位客人，原來是同胞兄妹，兄名雲夢，妹名雲英，他們兄妹所用武器是同樣的，尤其雲夢的彈子出神入化，人都稱他爲神彈手，當時無有不知道的！

當他兄妹回到樓上，雲英迫不及待的說：「哥哥，這個玉蝴蝶究竟是怎樣的人，他如此大胆的把人殺死，還留下暗號，眞是豈有此理。」

雲夢笑着說：「妹妹，你不知個中情形，這個玉蝴蝶是四川峨嵋人，姓商名震寰，自幼即得異人傳授，專使雙劍，他的輕功很好，來去自如，其行若飛鳥之速，爲人正直，嫉惡如仇，最愛打抱不平，安危在所不計！」

雲英偏着頭細聽，現出驚異的神色道：「啊，原來如此，他今晚這種行爲，更不是平白無故而來吧？」

雲夢臉色一正，看了她一眼道：「那怎麼會，妹妹，不要講孩子話吧！」

雲英見哥哥講話傷她，賭氣先自睡了，雲夢因無事，往外踱去，見對過房間燈光外射，似有人爭吵的聲音，走到牕下望裏一看，中間坐着一人面貌兇惡，滿嘴滿腮都是鬍子，左邊是一黑面大漢，右首是一短鬚青衣老者，三人正在交頭接耳的亂嚷，忽聽拍的一聲，他媽的，碰到老子手上，叫他碎屍萬段，另一人說，今總站負責人張進寶被殺，因爲我們來遲了一步，還有兩處分站，分設在淮安城裏大街及東門外三里橋，我們必須連夜分頭前往，叫他們加緊提防，當由黑面大漢及青衣老者二人背着包裹武器，準備趕赴兩處分站，面貌兇惡的好像留在總站，仍坐原處未動。

雲夢見有兩人快要出來，遂縮回自己的房間，忽聽到，「不許動。」乃是十數名捕快佈滿了對過的房間門口。

這一突然的變化，是料想不到的，外面的人聲威勢，逼近包圍，已使房間裏三個匪徒嚇得亡魂喪胆，六眼亂瞪，只有束手待擒罷了。

巡檢司朗聲說：「根據密報汝等是多年股匪，爲害地方，我們特來搜查拘捕，希望你們據實報告。」當即訊問面貌兇惡的名叫活閻羅鄭天錫，黑面大漢叫黑煞神趙虎，青衣老者叫夜無常羅剛，這三人爲股匪中的正副首腦，集賢客棧被殺的店主人張進寶是他們聯絡總站的負責人，巡檢司叫書辦把這三匪口供抄成筆錄簽字後，連同匪犯三名及搜查的贓物來往通信證據等項，帶回押候轉報。

原來玉蝴蝶商震寰獲悉有一批富商，由南邊運來十幾艘大船，滿儎着珠寶及綢緞等貨，沿運河北上，兩日後才可抵達該鎭，此事的消息早經傳到集賢棧張進寶了，他所以很快的連絡了股匪活閻羅鄭天錫等準備搶刼，不意已失先機，被人所制！

玉蝴蝶商震寰因欲急救這批無辜的商人免受損害，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先把這個總站負責人幹掉，藉以鎭壓股匪，一時無法行動，隨用飛劍傳書巡檢司，寫着：「請速派員往集賢客棧拘捕匪犯三名，該店主人被殺一節，本人因事在眉急，不得不制敵先機，並希搜查獲解火速爲要。」下面署有玉蝴蝶三字。

巡檢司接信後，很快的跑來就將人贓一齊拘獲歸案，內心很感謝這位大俠玉蝴蝶做事乾淨俐落，令人敬佩！

同時並將該匪分設在淮安城內外兩處分站負責人，一名李進明，一名陳進東，一同逮捕法辦。

雲夢雲英兄妹兩人此次北來，是專誠拜謁一位世交前輩袁九臯的，他是武林先進，又值八秩高齡，順便向他祝壽，雲夢心想玉蝴蝶商震寰是袁九臯的外甥，前曾與他有約，今在此出現，諒他必先我而往！

雲夢趕忙算清酒飯賬，離開了集賢客棧，兄妹兩人于當日中午來到淮安，入城後，就住在望月樓，次日便是中秋佳節，正逢袁九臯的八旬大慶，街市上熙來攘往的人羣，担羊載酒，櫳麪成筐，盡向袁家的大門口而來。

雲夢兄妹也隨衆入內，走上正廳，正遇袁九臯出來迎客，雲夢與雲英上前拜見，各道寒喧，入座甫定，見有一英俊少年昂然走進，視之，果是玉蝴蝶商震寰來了。

雲夢站起，半開玩笑的道：「昨天是飛俠身份，連朋友都不認就走了，今天還認得我這個朋友，可不能再走吧？」

玉蝴蝶商震寰一聽話裏有話，靈機一動，驚異的說：「那隻彈子是你打來的，小弟眞抱歉，不知不罪，還請雲兄多多原諒吧。」

雲夢並非怪他，不過，要向他開開玩笑，今見他認眞的表示歉意，倒覺得不好意思。趕忙執着玉蝴蝶的手搖了兩搖說：「商兄，不要如此講法，當時我們也不便見面，以免招惹許多麻煩！且請坐下來再談吧。」

商震寰偶一抬頭，見一美麗少女，有一種天然的手韻，不覺驚羨道：「雲兄，這位小姐是……」「噢！」我還沒有介紹，雲夢急忙用手指指道：「這是舍妹雲英，過來見見商兄。」

雲英在旁，早已見到這位負盛名的人物，果然

氣概不凡，眉宇間英氣勃勃，流露着堅毅勇敢的態度，正在凝思欣羨之際，聽到哥哥呼喚，倒也大大方方的向玉蝴蝶含笑點頭問好。

雲夢正與玉蝴蝶商震寰互談別後情形，而主人又肅客入席，祝壽者皆天南地北的當代豪傑，及地方知名之士，滿座歡聲，觥籌交錯，是晚直飲到皓魄當空。一輪皎潔，方各散去。

雲夢邀玉蝴蝶商震寰同至望月樓夜話，一壺香茗，三人共叙。

玉蝴蝶商震寰坐下，略現不安的神色說：「弟因家母年邁，不敢遠離，近以招惹一些麻煩，尙未完全理清，一俟事畢，立即遄返峨嵋，明晨，天不亮，小弟就要告辭了。」

雲夢雲英同聲道：「商兄何如此之忙，住幾天我們也可以向商兄請教請教，有什麼緊要，可能談談吧？」

玉蝴蝶商震寰微嘆一聲說：「我生性好管閒事，有不順眼的，我非要把它幹好不可，不知者以爲我找是非，但我仍樂于爲之。」

雲夢以欽佩眼光安慰他說：「人的志趣不同，兄乃豪俠之士，迥異常人，除暴安良，救人忘己，其尙義精神如此，以弟之庸碌，眞汗顏無地了。」

玉蝴蝶商震寰搖頭一笑道：「雲兄，誇獎太過了，弟秉性如斯，爲好奇心驅使耳，賢兄妹倘不棄嫌，將來能否移駕來峨嵋一叙，如蒙見諾，當掃榻以待了。」言罷，各道珍重而別。

次日雲夢兄妹來見袁九臯也欲辭行，心想，許多賓朋俱已歸去，我們在此，頗感無聊。

袁九臯見雲夢兄妹也要回家，連忙阻止他們，復又哈哈笑道：「你兄妹兩人見到客人都已散去，你們覺得也應該要走了，是嗎？我告訴你，不要性急，連日忙着，尙未與你細談，今日正好清閒一點，你又不比我那外甥商震寰，他是一個忙人，我也留不住他，況且你這妹妹雲英尙是初來此地，多玩幾日何妨？」

說罷，吩咐管家袁永帶人去望月樓把雲少爺及雲小姐的行李等件取來家中，旅館的費用由他們這裏付給。

雲夢見袁老堅決挽留，亦因無甚緊要，只好暫時留下，他隨着袁老在外書房同住，雲英跟老夫人同住內室，有女婢小紅侍候。

袁家只有老夫婦兩人，膝下並無兒女，一見雲英貌美莊重，尤鍾愛之，對人謙和有禮，且精騎射，在袁家不但深獲二老歡心，連家內男女傭僕人等也對她尊敬非常！

袁老夫人在後堂正與袁老閒話家常的時候，身旁並無其他，在回顧了一下，遂輕聲低語說：「我看雲英這孩子很好，要把她收爲義女，將來我們也有個倚靠！」

袁九臯點着頭，表示亦以爲然說：「這是一方面，我的意思，還有一方面，甥兒商震寰飄蕩江湖，雖然是俠義行爲，終非長策，且年已及冠，他母又衰邁多病，我想，何不把雲英配他爲妻，年貌相當，倘能成就，也可完成了我們兩家的心願！」

袁老夫人拍手笑道：「好得很，好得很，趕快想辦法進行好吧？」

袁九臯緩緩的說：「你不要過急，凡事總有個步驟，豈有一說就做之理，待我先徵詢她哥哥雲夢的意見如何，然後再作決定！」

雲夢兄妹與袁老夫婦朝夕相聚，儼然一家，無話不談，袁九臯即將他夫婦兩人的意思，要把雲英收作義女，並配與他外甥商震寰的種種問題，一一告知。

雲夢聽了心裏頗感贊同，看妹妹前次對商震寰的印象也好，大概沒有不答應的，就是要向父親說明……

雲夢世居湖北漢陽，母親早逝，他父親名雲萬里，原在漢陽設立鏢局，因年老早已辭退不做，幾經挫折，倒也建立了一點財產，雖不算得大富，也可算中等以上的人家，至雲夢兄妹的武藝，得自家傳，雲萬里不願子女繼承他的事業，只敎他們在正途上力求上進，現在仍住漢陽家中，因此，雲夢要待回家後稟知父親才能決定。

雲夢把上項的意見，細述一番，袁老夫婦亦以爲應當如此。

袁九臯繼又補充說：「兒女婚事，有父母者該由父母作主，你可一人回去向你父親請示，雲英被我留在這裏，關於親事，你父親沒有異議的話，請他不要操心，由我準備一切。」

雲夢很感謝的道：「承伯父伯母兩位老人家的愛護，妹妹眞是幸運，我們豈能不準備一點，以作將來應用，若單請你老人家費心，外人豈不要譏笑我們雲家嗎？」

袁九臯笑道：「你父親能同意贊成，我們就都是一家人了，還要分什麼彼此嗎？」

雲夢因離家日久，思念父親，當即與妹妹雲英商議，雲英早失母愛，現承袁家二老疼愛非常，已恢復她獲得溫暖的心理，更捨不得離開此地，況又一再留她，便也就打消去意。

越日，雲夢辭了袁老夫婦，雲英送哥哥出東門外數里，方洒淚而別。

雲萬里在滿陽家居，頗爲清閒自在，惟兒女未應，心甚掛念，心懸盼間，僮僕走進報道少爺回來

了。

雲萬里一看，只有雲夢一人回來，便說：「英兒那裏去了，怎不隨你一道回來？」

雲夢笑着，緩緩的回答道：「妹妹沒有回來，自袁伯父華誕後，他兩位老人家說很喜歡妹妹，已把妹妹認作義女，還要把她配與玉蝴蝶商震寰，不知父親的意下如何？」

雲萬里素聞九皐有一商姓的外甥，對他的武功劍術，早有所悉，只未見過面，作探測的問道：「你看其人品貌，言行，舉動究屬怎樣？」

雲夢便將集賢客棧協助巡檢司緝獲股匪及維護商旅的安全，概見一切，後來到袁家晤談數次，很敬佩的說：「眞稱得起勇敢有爲，俠義心腸，是我們青年的楷模！」

雲萬里聽了嘆道：「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你還沒有娶，倒先嫁你妹妹，我心有所不安，這樣，我怎麼來處理呢？」

雲夢見父親爲難的愛心，很激動說：「父親目前不要替孩兒顧慮，現在先決定了妹妹的事吧？」

雲萬里心想也別無辦法，只好說：「那麼，就答應他，趕快復函你袁家伯伯，請由他代爲做主便了！」

不提雲家父子議論婚嫁之事，且說「玉蝴蝶」路見不平，奪勇救人緊張的局面。

×　　×　　×

自從玉蝴蝶商震寰與雲夢兄妹分別後，心中老是懸懸的，這日正在途中行走，見有二人策馬背刀，如風馳電掣，轉眼卽過，好像有緊急事的樣子，他素來有好奇心，那肯放鬆，加快隨後趕上，不覺已至徐州所屬的十里舖，這一小鎭上，只有百餘住戶，中有一客店，門外掛的燈籠上有安平客店四字，入門後，掌柜命小二引至房間休息，途中所遇的二人正好也住在隔壁房間！

玉蝴蝶商震寰要探視這二人的動態，遂假意熄燈就寢，偸向板縫內暗窺，先聽到一個粗暴的聲音傳了過來……

他說：「是我們老爺太好說話，上次小主人被這些狗強盜抱財神抱去，化去了伍百两銀子贖回，此次又把小姐綁去，要一仟两才可把小姐放回，如果上次少出一點銀子，或藉難籌欵項拖延他幾天，使強盜沒有多大的希望，或者就可能不會有第二次了！」

另一人不以爲然的說：「强盜的心是黑的，他綁到人就要銀子，你要人急，還是他要銀子急，況老爺只有這兩位子女，你叫他有甚麼辦法，我們今夜且將銀子交出，我們就盡到責任了。」

「啊！擄人勒贖。」玉蝴蝶商震裳自言自語的，「這強盜心狠辣，我倒要看他怎樣來拿銀子？」

鄉村小鎭，在更鼓以後，各家就要關門早睡，尤其這個安平客店，生意冷清，沒有幾房客人，店小二早已休息，四處寂然。

忽聽咚咚的兩响，隔壁有敲門聲甚急，玉蝴蝶商震寰忙披衣下床，見門外來了兩人，各執鋼刀及短棍，一高一矮，面貌兇惡，吱呀一聲，門已開了，兩人進入隔壁房間，尙未轉身，便聞粗暴的厲聲喊道：「快把銀子拿來！」

原來房間裏兩人因未看到小姐，心內疑懼起來，很遲才回答道：「銀子是有的，你們可要先將人交出，今未見人，你們豈能先要銀子。」兩匪正要發作……

玉蝴蝶商震寰見此狡猾匪徒，怒火中燒，乃縱身入內，忿忿的說：「銀子我担保，務須先把人交出來，否則看看我的寶劍厲害！」

兩匪見有人破壞他的買賣，何能甘心，驟見對方來勢，雖然吃驚，仍大着胆子抽刀上前說：「與你甚麼相干，你何必阻擋我們！」說罷，鋼刀一舉揮來亂砍。

玉蝴蝶商震寰也不答話，揮動雙劍，只見劍影重重，裹住了刀光，再抽出左手的劍向上橫掃過去，鐺的一聲，那鋼刀就從那個高大身材的匪徒手中掉落，玉蝴蝶一把將他抓住按在地下道：「你們這班強盜，是那裏來的，光天化日之下，胆敢在此做綁票的勾當，若不直說，我就先宰了你。」

那人顫懍的說：「我叫任琦，人家送我一個綽號叫鐵金剛，他姓陳名三泰，短矮，人叫他矮金瓜，我們在太湖裏聚集了幾個弟兄，凡有商旅行人遇到我們，必需要繳納銀子，官府亦奈何不得，我們在此逗留了好久，打聽得常百萬是當地首富，故向他借點川資，別無他意。」

商震寰又問道：「人家已經照數帶來銀子，準備交你，你們爲甚麼不把人交出，是何道理？」

任琦欲再敲他幾百两銀子，稍微一嚇，不愁他不拿出來，現在碰上這個對頭，怎敢說出，自知理缺，難以敷衍下去，又沒法拖延，僅支吾其辭的道：「這個，是小人不好，還請……」

「啊呀！饒命。」任琦左腿上早着了一劍，血流如注，陳三泰雖想幫助任琦，見此情形，已嚇軟了，再也不敢妄動，只有跪下叩頭求情寬恕！

玉蝴蝶商震寰冷笑說：「你們也有今日，最好，要趕快回去將常家小姐送來，我就可以釋放你們，這一位暫留作質。」一手指着陳三泰道：「你去吧。」

陳三泰見有生機，好像奉了聖旨一樣，很快的

策馬加鞭飛馳而去。

房間裏原住兩人連忙叩頭道：「小人鮑二，馮四，是常百萬的家人，因這班强盜，慣以綁票勒索銀子，搶刦姦殺，鬧得地方不安，幸蒙俠士相救，不知高姓大名，能否賜告？」

玉蝴蝶商震寰笑道：「我不希望你們酬謝，又何必通名道姓，我馬上就要離開此地了！」

鮑二更不便再問，一回頭，見這位俠士用的寶劍上鐫有「玉蝴蝶」三字，猛然想起，朝馮四嘴一歪低聲說：「你看。」兩人吃驚不已，暗自想着，人雖沒有見過，「玉蝴蝶」三字是聽到過的，我的天啊，今日遇到這位救星，直是上天所賜！

天未亮，陳三泰已將常家小姐帶至，玉蝴蝶商震寰一見常小姐頗有驚恐之色，遂安慰她說：「你不要怕，你趕快跟隨你們來人回家，免得你父親担憂！」

鮑二，馮四要把帶來的銀子交出，玉蝴蝶商震寰搖手說：「不用了，這些銀子你們帶回去，叫你們主人分散附近窮困饑民，他們不須要了，如要的話，我這裏有銀子，你們吃點東西，替小姐僱一輛馬車也好上路吧。」

常小姐含淚欲言又止，只有萬福致謝，鮑二與馮四無奈也叩了幾個頭，站起來拱手道：「俠士大恩，無由可報，只有心香默禱而已！」說罷，隨着小姐一同去了。

鐵金剛任琦，矮金瓜陳三泰兩人懊悔弄巧反拙，現在弄得人財兩空，遇上這個小閻王，連性命恐怕難保，鐵金剛任琦挨着疼痛爬起來說：「現在請壯士讓我們走吧。」

玉蝴蝶商震寰微笑道：「你們還要走，旣然要走，我們一道走。」算淸還了安平客店食宿等賬，三人一齊出了店門，約行數里，人煙稀少，前面有岔路兩條，任琦與陳三泰欲離開玉蝴蝶的監視，方好脫逃，玉蝴蝶心想也要放他，奈他們是不顧人道的匪寇，萬一放了他，他們再回去與常百萬糾纏起來，那麼，旣盡的力量，豈不都是白費了嗎？

除惡務盡，這種人是留不得的，留下來是我的罪過，一不做，二不休，送他們一起向閻王那裏報到吧。

玉蝴蝶商震寰在後面跟着喊道：「你們究竟要往那一條路上走去？」

任琦與陳三泰兩人也沒有回頭答應，正忙指手向前的時候，「颼」「颼」兩顆人頭早已滾落地上！屍身也隨之倒下。

這是玉蝴蝶商震寰用飛劍連斬了任琦及矮金瓜陳三泰兩人，從身上取出玉瓶一隻，倒出一點藥粉洒上，兩顆人頭及屍體立刻化水，處理已畢，心內稍寬，行程及情緒也就不緊張了。

玉蝴蝶商震寰的個性，總是爲人緊張而忙碌，自己的事也就拋諸腦後了，他本想返里看望母親，忽又想起了一件事情，要到射陽河秦家堡去一趟，向秦氏三雄訪問恩師羅浮上人羅隱的消息，這位羅浮上人眞是人間神仙，功力深遠，與世俗少相往來，隱居羅浮山有年，平時不食米穀，以水果代替，雖年屆百齡有奇，仍是鶴髮童顏，一見而知是一位異人了！

自從傳授了玉蝴蝶商震寰一身武功以後，從未再有入門弟子，好像隔絕了塵世間的紛擾！

玉蝴蝶商震寰除强濟弱，涉世救人，也就是爲要藉以報答師門的表現。

他因懷念恩師，不覺行程也加快了，那消半日就到了射陽河邊的秦家堡，這地方他是很熟的，秦家堡的住戶有三百餘家，完全姓秦，據說他們祖上就是唐朝開國的元勳秦叔寶，所以他們合族沒有不喜歡舞鎗弄棍的，以秦氏全族來說，要算伯雄，仲雄，叔雄三人爲出類拔萃的，他是同胞兄弟，伯雄使雙鐧，仲雄使雙鎗，叔雄使雙刀，俱有神勇，爲堡中傑出的人物！

玉蝴蝶商震寰抬頭一看，堡門緊閉，土城上面有數人巡視，形勢驚惶，似乎有暴風雨的來臨，他一想已經來到此地，只有上前叫門，守土城的人未得許可，不便私自開門放入。

玉蝴蝶商震寰無奈身子一縱，奔上土城說：「我是四川峨嵋山來的，請你們通知堡主，我有事要見！」

堡丁這才知道來人就是鼎鼎大名的玉蝴蝶商震寰大俠，那敢怠慢，連忙下去通報。

伯雄兄弟三人隨卽出來迎至廳上，敍述別情。

玉蝴蝶商震寰微笑道：「你們把堡門關起來，是不是曉得我今天到此，作閉門羹不歡迎我了，對嗎？」

秦氏三雄均哈哈大笑說：「豈有這種道理，商兄光降敝堡，愚兄弟歡迎還來不及，千萬勿要見怪才好！」

伯雄乘機說：「商兄今日來得正好，更可以藉你這位俠肝義胆的人替我們全堡洗去一點恥辱，昨天忽然有十數騎人馬來到堡外、聲稱是奉徐州趙通判命令到我們堡裏捉拿要犯——」

以下的名姓就未能直接的道出，停了一下說：「來人謂我們窩藏，是有同樣的罪，我們雖然怒極了，但仍忍耐與之分辯，豈料彼等恃强要到堡搜查，我們弟兄怎能受他這種誣陷，卽躍馬上前截阻，誰敢上來，就要他好看，且試試我們的傢伙！」

「當時對方有一人耀武揚威的使着大刀砍來，竟欲強行衝入，我們已到了不能再忍的時候，怒吼一聲，奮力向前衝去，豈知這一衝不打緊，竟把所來的幾個人殺得死的死，叫的叫，所剩下的也就不多了！」

仲雄微嘆接着道：「我們雖在當時出了一口氣，可是亂子已鬧下來了，但這些賊娘養的，他們有的雖然逃去，他還是要藉口傾巢而來的，我們怎樣應付這個局面呢？」

仲雄大聲站起來道：「怕他甚麼，兵來將擋，我們現已準備炮石，火箭等他來時再幹他一下！」

玉蝴蝶商震寰聽了秦氏兄弟的話，揣摩了一下，惟伯雄講的一套話，有點藏頭露尾，他說搜查要犯，要犯究屬是誰，他並未說出，又怎會跑到此地來搜查，內心一動，是不是爲要找我而來的，但我也不須他們來找，我自然會上門去找他。

秦氏兄弟殷勤招待這位許久不見的至友，只將其他別後的事故作爲談話資料，心內暗想，難得他今天來了，總不能眼看我們受辱，或者想一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玉蝴蝶商震寰也不便說明，心中早有計劃，到時自可挺身出面，絕不累及無辜，成竹在胸，仍然談笑風生，顯露着萬種豪情，直至到黃昏過後，忽然站起身來說：「小弟因有一要務，此刻急須去城裏一趟，稍停一小時再晤。」

秦氏兄弟都很詫異，惟伯雄用手阻止道：「商兄勞累了，況現在時刻已晚，有事待天明也可，何必忙迫如此。」

玉蝴蝶商震寰也不答話，拱手一揖，向外奔去，縱上土城，一躍而下，倏忽不見！

玉蝴蝶商震寰頃刻間就到了徐州。入城後，訪知趙通判的衙門，即在府衙左側，當時躍過牆頭，適有一株大樹，他爬上高大枝葉茂密處向下一看，有一寬大而雅潔的書房，燭光耀目，旁邊坐着一位年近五旬的武官。忽見有一書僮送茶到來說：「師爺在前面客廳求見，大人在那裏見他？」

趙通判說：「請師爺來這裏好了。」

書僮應聲回轉，片刻間領來一獐頭鼠目的人進入書房，一見通判就打躬作揖的說：「報告大人，昨天我們派人到秦家堡去捉拿要犯玉蝴蝶商震寰，不意秦氏三雄不但不把要犯交出，更不允我們進去搜查，反而將我們的人殺死了大半，只有少數幾個人逃回，適因大人公幹方歸，特來報告，並請示下！」趙通判嘆了口氣道：「我原來不想這樣辦的，因爲前頭有許多案子報來，都說是玉蝴蝶做的，但細閱案情，他之殺人動機，大都是爲要維護人民生命財產，及商旅安全，一心出於至善情有可原。」

師爺不以爲然的說：「大人不知，我們只認爲人是他殺的，他就犯法，以昨天的事來講，秦家堡的秦氏三雄，素與玉蝴蝶往來，所以非向他要人不可，那犯人在與不在，他也須要說明，怎麼不分皂白，反將我們派去的官兵殺死，這案子何等重大，再者，玉蝴蝶原係累犯固屬要拿，而秦氏三雄恃強逞兇更要派大隊人馬前去拘捕，才可以彰國法而顯聲威了。

「還有一個辦法，玉蝴蝶如眞不在秦家堡，我們也不要與他爲難，他這無故殺死的人，將又如何抵償？他如能識相拿出幾萬銀子來賠償，我們也就此作罷，倘他硬要不服，我們就稟報上去派隊清剿，指他反抗官兵，圖謀叛亂的罪名，看他們又逃到那裏去吧？」

趙通判又嘆了一聲，道：「如果這樣做，就鬧大，我們絕對不能亂來，倘硬性逼迫，不但使羣衆反感，萬一他受不了這種威脅，若眞正的造起反來，我們更何以交待這個責任呢？明天我親自去一趟，我們以至誠待人，倘他仍恃蠻橫，那我就不客氣了！」

那位師爺還要說話，忽見身後立着一人，怒目按劍，頓使室內氣氛緊張，趙通判與師爺均瞠目不知所措。這人向趙通判拱手一揖道：「我就是玉蝴蝶商震寰，集賢客棧主人張進寶及股匪鐵金剛任琦矮金瓜陳三泰均是我殺的，但大人須知這些盜匪，全是爲害地方，擾亂社會的累犯，而且有憑有證，我是替地方除害，有時官方難以顧及，我才有此舉動，我今來此，就是特爲請罪，你也不須再向秦家堡去要人或逼他賠償銀子，什麼事由我來承担。」

趙通判擺着手指指旁邊椅子說：「壯士請坐，以壯士的大名，下官早有所聞。方才我們所談的話，尊駕諒已聽到，對於本案一切，下官自有處理，壯士不須介意，惟秦家堡秦氏兄弟殺死我們的官兵，似難寬恕，下官也不過分苛求，罰他一千石米粮，救濟附近地區災民，關於被殺官兵，我這裏除加倍撫恤外，定於本月五日上午在小教場舉行追悼大會，希望他兄弟前來參加，一以慰死者之靈及家屬，一以平輿論而解事端，至於上面，應依案情據實申復，諒無大碍，我這樣處理壯士以爲如何？」

玉蝴蝶商震寰很敬佩的站起身來說道：「大人明斷，我商震寰何敢妄置一辭，當應轉告秦氏兄弟，深感大人的德意，在下就此告別。」雙手一揖，轉身越墻而去。

師爺定了定神才說：「這人好大的胆子，我們若早備下埋伏，他可逃不了的。」

趙通判帶有斥責的語氣道：「你們只憑私見去

量人，他如怕你，也不來了，你要曉得此人有狹窄心胸，非常人所能企及，他今天來此，何等明朗爽快，實有豪傑的風度，你如用暗計，恐怕傷不了他，吃虧的還是我們自己。你不要妄打主意，我已決定這樣辦了。」

這個狡滑的師爺嘴裏雖不便再講什麼，但心內倘在不服，以爲這種買賣很難遇到的，尤其他送上門來，正可以把他留下，再向秦氏兄弟大敲一下，那是更容易的。誰知大人竟輕輕的放他走了，還要叫他把米粮賑濟災民，這又何苦。他所想的辦法完全破滅，低着頭快快而出。

這種有邪想鬼計的人，終不能做出好事，他怨恨長官，不採納自己的意見，乃藉故離開了通判衙，通判因爲這位師爺辦事不滿，任其自去，也不挽留。

原來趙通判名秉忠，河南商邱人，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好官，那位師爺是江南紹興人，名叫王得祿，是一個不第的秀才，生性貪吝，自離去衙門後，無所顧忌，遂揑詞誣告了一狀。

有一日，趙通判正在衙門辦公，忽報御史派差提人，爲的是釋放要犯玉蝴蝶商震寰，遊玩國法，着即拘來京等語，趙通判閱過公文，倒也心裏坦然，問心無愧，所好者只有一人在住，家眷均留原籍，所以也無甚掛念，隨着來差北上，不數日到京，暫押牢中，正是「公正淸廉遭屈抑，是非曲直待分明」。

玉蝴蝶商震寰於那天夜間仍回到秦家堡，把趙通判示諭的一切詳情轉告秦氏兄弟，他兄弟以爲趙通判處理得當，救濟災民是我們應盡的責任，自當遵照辦理。惟參加追悼一事，便想到了那天可備下祭筵禮物派專人送去，另寫一謝稟面陳趙通判，說他們兄弟有要事要他往，不克到來參與追悼，乞諒等語，問商震寰以爲然否？

玉蝴蝶商震寰聽了搖頭道：「這樣不妥，我看這位趙通判是正直無私，不是欺騙人的貪官污吏，你們親自去走一趟，也顯得你們秦家堡的威望，是有胆識的人，必須要這樣做，倘若派人前去，託詞他往，使得社會輿論輕視你們了！」

秦氏兄弟一聞此言，都覺得面紅耳赤，秦伯雄大聲道：「由我一人代表前去也是一樣的，二弟，三弟不須要去，諒這位通判不會對我怎樣，就此作一決定。」

數日後，已到了召開追悼會的一天，伯雄正要打點往城裏去，忽聽堡內外的人紛紛談論，好一位賢能的通判趙大人，昨天下午被京中御史衙門派差拘拿去了，眞是天大的冤枉，如這樣的淸官很少有的，他愛國愛民，救了許多老百姓，現在就沒有人去救他，眞是可憐極了！

秦氏兄弟聽了這個消息，吃了一驚，即忙告知商震寰，他不聽由自可，聽到後就暴躁起來，待平靜下來，略一沉思，他就曉得是怎樣的一回事。

玉蝴蝶商震寰在室內來回的踱步，自言自語的說：「那天晚上應該把那個傢伙幹掉，絕對不會有這種事出的，我是看在趙通判身上，所以有愛屋及烏之感，這還是我的不好！」

秦氏兄弟聽了皆莫明其妙的說：「商兄鬧的什麼鬼，請講明一下，好吧？」

玉蝴蝶商震寰遂把躍進趙通判衙門內緊靠書房外的一株大樹上，竊聽了趙通判與師爺王得祿的一番對話，細細說明：「這位趙通判公正仁慈，主張不要誣陷好人，豈知那個鬼頭鬼腦的師爺說了許多欺詐陷害種種的揑詞，我當時本想把這個傢伙宰掉，奈因趙通判很明快的處理了一切，我也就不好意思再去殺他的人了。」

玉蝴蝶經過了一番考慮，便毅然的說：「現在事已如此，我們不去救他，更有何人肯去，我能救了他，也可算替國家留一位好官，事不宜遲，我現在就要告別了。」

秦氏兄弟同聲攔阻說：「商兄且不要作忙，愚兄弟三人絕對隨兄赴京同走一趟，承蒙解救了我們全堡驚惶危急和生命財產，我們不去帮助救出這位賢明的趙大人，那我們眞是不仁不義了。」

玉蝴蝶商震寰點頭說：「也好，京中不與其他地方可比，多幾個人去，更可多點帮助，希望大家務要小心謹愼，不能打草驚蛇，使他們有所準備，那就不容易下手了。再者，我們四人還要化裝成不同的身份，以便行走。」

秦氏兄弟都說聽憑商兄吩咐，於是他們四人將隨身武器乾粮包裹應用之物準備停當，即刻登程，四人的裝束不同，分爲士、農、工，商四種身份，以他們的輕功來說，是很容易，但是他們已改變普通人的樣子，故須要緩行慢走，雖然他們走得不快，在路上東扯西拉的談談說說，倒也頗不感寂寞。

玉蝴蝶商震寰雖在表面也和他們一樣的談笑，但內心的思攷顧慮很多，他想着，我此次怎樣去救人，用什麼方法去救，雖然京中也有幾位是我的世交前輩，而我是案中主要者之一，我豈能公然露面去救人。

秦叔雄見到玉蝴蝶商震寰有點悶悶的形態，慨然的說：「我們此去不要斯文，直接的到牢中去把趙大人救出來就好了，有什麼可慮的。」

玉蝴蝶商震寰沉思良久乃道：「還有，假如把趙大人救出來，試問，又送到什麼地方，他的衙門

及原籍故居都是不能去的，務要另覓一妥當地點來安置他才好，能否想出一個辦法來？」

秦伯雄拍着手笑道：「有了，這個地方是再好也沒有的，非要我們自己送去不可。」

玉蝴蝶商震寰及秦仲雄秦叔雄他們三人都迫不能耐的道：「你快點講出來大家聽聽，也好有一個事先安排的步驟。」

秦伯雄笑嘻嘻的說：「我有一位外祖父歐陽從善，今已九十餘歲，住在安徽黃山蓮蕊峯下，平時修身養性，體健神清，如中年人一樣，好劍術，尤擅騎射。他能空中擊飛鳥，山路崎嶇，他能履如平地，況且這地方很僻靜，路徑不熟，是不容易尋覓的，照我看來，就此作一決定。」

仲雄和叔雄兩人笑說：「大哥想的原來就是我們外祖父所居住的那個地方，我們幼時只聽說過，從未到過，怪不得大哥很神秘的樣子，現在只有讓他說嘴了！」

四人在路上說說笑笑，對於計劃目標，已有了一個大概，精神一振，行程也加快了許多，不日來到北京，住在城外小客棧內，出入方便，時方中午，城外往來行人絡繹不絕，北京乃古來帝王都迥非其他城鎭，眞是冠蓋滿京華，別有一種巍峨的氣勢，飯後仍是原來的裝束，往城內走走，過了幾條街，也不知御史的衙門在那裏，收押趙通判的大牢在什麼地方，人地生疏，更不便去問人，且回城外客棧休息。

四人回至房中，小二連忙進來倒茶，取洗臉水，並請示晚飯的準備。

玉蝴蝶商震寰取出了一錠銀子交與小二說：「煩你替我們備席上等的酒菜，我們是初來此地，要在這裏多住幾天，要到各地區去玩玩，不知道城裏的情形，我想小二哥一定是最熟的。」

小二笑道：「我是這裏根生土長的人，那有不熟的道理。我要到後面去，對不起回來再說吧！」

晚間，厨房已整理好了一桌上好的酒菜，連盃箸一齊送來，四人入席，叫小二同坐，小二那裏肯坐，勉强在他們手裏各飲了一盃。忙道：「謝謝各位爺，我在這裏說，各位慢慢飲。」

玉蝴蝶商震寰與秦氏兄弟飲了幾盃悶酒，心裏老在盤算，只知道御史，也不曉得這位御史的姓名，乃回顧小二道：「京裏最近有什麼新聞，也可以告訴我們聽聽吧？」小二聽了接着說：「幾日前有一位徐州通判被我們城裏胡玉堂御史大人派差拘解來京，現在這位通判被關在御史衙門左側的大牢內，聞得這位通判是一賢明素著的官吏，傳說他是被人誣告陷害的，如果眞是誣陷的話，將來總會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小二嘆了口氣繼續道：「現在這種時代，什麼人都有，什麼事都做得出來的。」

他說順了口，又談到遊玩的地方，如社稷壇，來今我軒，南北海，萬象山，頤和園等諸名勝，儘量可以賞玩一番。小二正說得熱鬧，厨房叫小二端菜，他連忙應聲而去。

這裏四人正聽得津津有味，也正酒醉飯飽，小二收拾完畢，吃茶的吃茶，休息的休息，等待更鼓以後，他們四人均着黑色衣裳，各自携帶武器，由客棧後門繞至城脚根，一望四下無人，縱身一躍，跨過女墻，後面的三人也跟着竄上，幸好城樓上不見燈火，他們揀一空曠地方躍下，直奔朝陽門大街胡御史衙門的左邊，果有一帶高墻圍繞，料是大牢所在。

正停下凝思之際，忽聞有脚步聲自遠而近，他們卽向陰暗草叢中一閃，看是巡夜的更夫，待鑼聲去遠，方才轉達圍墻，細聽左右沒有音响，四人雙足一頓，如飛鳥凌空，正好落於圍墻之上，俯視墻內房屋，分東西兩排，約有八十餘間，均依次分成號數，釘掛木牌，有幾處燈光射出！

四人輕輕躍下，分向各屋的牕下探看，有的犯人正在呼呼大睡，有的低頭不語，都是些生面孔，心甚煩急。

玉蝴蝶商震寰走至天字六號的牕前，朝裏一望，有人背着臉坐在桌旁，忽又見他站起，喟然輕嘆了一聲說：「我趙秉忠在徐州通判任內，絕沒有做過虧心的事，對國家，對民衆，總算可以對得起的，凡有任何盜匪殺人要案，我均秉公辦理，毫無私意。」正在自言自語的當兒。

玉蝴蝶商震寰用手一招，秦氏兄弟皆明白這是已有了消息的暗語，一齊前來。

玉蝴蝶商震寰探手從身上摸出一隻小玉瓶，倒出些醉仙散來，分向秦氏兄弟三人，用耳語叫帶至附近的幾號牕下，向裏吹去，聞得此香者，卽昏昏睡去，一小時後才能醒轉過來。

復又把解藥分給他們三人含在口裏，避免自己昏睡，頃刻間，靠近的幾所號子均已安靜無聲，連呼睡的大响聲都聽不到了。

玉蝴蝶商震寰這才走至牕下，將牕上破紙撕開，向內細聲的說：「趙大人，請你不要驚慌，我是來救你出去的。」

趙通判聞言先是一驚，繼又想起牕外傳來的語音，好像是過去聽到過的，但一時又記不起來，遂轉身向牕隙窺伺了一下，頗爲神色不安的道：「你爲何來此，我之被拘，是胡御史奉旨交辦的，我自有辯訴的餘地，你今一來，叫我無計可施了，你趕

快回去吧。」

玉蝴蝶商震寰直率的說：「大人不知此次出事原委，那曉得原訴人竟是大人衙門裏的師爺王得祿一個人所做的，他揑言妄控，因爲大人沒有受他的愚弄，誣陷好人，上面不明眞相，反將大人拘解來京，這都是由在下而起，今大人繫獄于此，萬一他們就這樣不明不白的加害，大人豈不是寃沉海底，在下雖欲相救也來不及了。望大人三思，還是跟我們一道離開此地吧。」

趙通判頗不爲然的說：「壯士與我，同是爲了救人，不要害及無辜，是一樣的眞理，我們仍須循眞理解決，絕對不能錯走一步的！」

玉蝴蝶商震寰焦急的說：「時間不多，請大人放心，離開此地，有一妥當地點，可以安置大人，以後再由晚輩在幾位前輩世誼中拜託設法援助豁出大人的寃屈，到時也說不定大人的前程仍然可能恢復的。」

趙通判厲聲道：「你這樣做，萬一不成，豈不是弄巧反拙，罪更大了。」

玉蝴蝶見時機緊迫，不能再有延誤，遂取出醉仙散來催眠這位固執的老人，以待爭取行動。

趙通判在不知不覺的已昏睡伏在桌上。

玉蝴蝶商震寰忙把絲帶緊束腰間，一端繫住趙通判，伏在背上，便把桌上燈火熄滅。

秦氏兄弟見事已妥當，分兩人向前開路，一人殿後，直至圍墻下，幸無阻碍。

前面兩人縱身上去，用繩索墜下，玉蝴蝶因背上伏着一人，須藉繩索攀上，下躍較易，殿後的一人也隨同跟下，很快的已到了外城裏的下邊。四人甫由石階繞上，忽見城樓上人影一閃，倏已到了對面，喝問什麼人？

秦叔雄一刀砍去，直奔那人頭上，那人向旁邊一閃，也用刀向上一架，鐺的一聲，驚動了其他巡夜的兵丁，只聽得捉拿逃犯，不要放他走脫的一片喊聲！

四人正忙亂之際，也顧不得城下黑暗，朝下一跳，幸好却是平地，趕快奔跑，才離開了這一驚險之地。

刹那間，城上早已燈火齊明，箭似飛蝗一般射來，他們施展輕功飛躍，才能遠離射程以內，奔上大道，很快的已走了數十里路程，距京城已遠，不怕再有人來追趕了。

鷄聲亂叫，天色漸明，前面有一小鎭，也有數百人家，當下先僱了一輛騾車，把趙通判解下，送上車內由玉蝴蝶商震寰扶持着，秦氏兄弟在騾車前後跟隨。

車聲轆轆，顚簸得搖擺不定，趙通判被這情形驚醒，抬起頭來說：「這是什麼地方？」

玉蝴蝶商震寰安慰着說：「大人勿驚，請你暫時不要講話，這是通衢要道，容至前面有休息的地方，再行奉告。」

車伕一揚鞭子，拍的一聲，打得騾子向前直跑，已加快了許多，又走了幾十里，夕陽漸已西下，大家肚內空空有點不大好受，急於休息一下，以便療治饑餓。

前面有一座古廟，庭院寬大，秦氏兄弟同去向廟祝說好，因趕路錯過了宿處，借寶山暫住一宵，自當重謝，廟祝見來人均是過往旅客，遂說天晚投宿，這又何妨。

當卽收拾了西廂房兩間，命道人備具素餐，他們連同車伕共計六人，雖然是素食，倒也別有風味，飽餐了一頓。

秦氏兄弟及車伕都已疲倦極了，此時休息下來，皆東倒西歪的呼呼大睡。

趙通判與玉蝴蝶商震寰因要談話，趁此夜深人靜的時候，都要講個明白。

趙通判在晚餐後，精神上已恢復如常，回想在牢內與玉蝴蝶兩人正在談話，怎麼就昏然睡去，後來竟完全不知道了。諒是玉蝴蝶把我救出來的，他本是好意，豈能相怪，不過，將來的結果，又怎麼辦，我又去那裏安身，心裏正在七上八下的沒有主張來決定。

玉蝴蝶商震寰走向趙通判面前作了一個長揖道：「大人，請原諒晚輩，此次冒昧，因事在燃眉，不得不作此下策，所以先把大人救出，免遭迫害，誠恐措手不及，此後自可從容的申訴案情經過，再由地方證明寃屈理由，向各部衙門呈遞，况晚輩已派人探悉貴衙門的師爺王得祿現住的地點，並着人在暗中監視他的行動，迨我們申訴書及地方證明獲准後，卽再設法把他拘捕轉解，能把這個誣告的原訴人抓到後，大人的寃屈不就自然昭雪了，還有大人原籍河南商邱，我亦派遣專人前去向夫人禀告一切，望大人不要掛念，晚輩這樣的做法，未知能否適合尊意？」

趙通判點首微嘆道：「壯士如此詳盡周到，使趙某不但無詞以對，反而要感激你了。」

玉蝴蝶商震寰笑道：「感激二字則不敢當，只要大人能信任晚輩，雖任何艱險，均所不計。」

語畢，兩人皆有倦意，畧事休息，天已大亮，喚起大家，贈謝廟祝而出。

這天早晨上路，紅日漸昇，縱觀田野人烟，田疇交錯，好一幅天然圖畫，置身其間，幾忘却世上的名利紛擾！

正行之際，忽有岔路分開，向南距射陽河秦家堡不遠，向西卽至安徽邊界，車伕停下問向那一方面走去？

玉蝴蝶商震寰忽然轉身說：「秦大哥，此去黃山有兄一人同去可矣，二哥，三哥，請他們且回秦家堡看看，彼此好放心些，免得家內懸望。」

秦伯雄亦以爲然，卽吩咐仲雄，叔雄兩人同返秦家堡去了。

前在小鎭僱的騾車，因車伕不願繼續遠送，給了他幾兩銀子，打發他回轉。

正好道旁有一村莊，僱到了一部馬車，趙通判與玉蝴蝶坐在後面車上，前面兩匹馬由車伕與秦伯雄分乘。

這個車伕他正是安徽人，所以走起來很熟，不須向人請問。

不數日已接近黃山地區不遠，也正是九秋晚涼天氣，籬菊正開，虫聲唧唧，晚霞滿天，眞是燦爛極了。

前面樹林深處，也正有一投宿的地方，車伕知有休息所在，鞭梢一揚，馬蹄得得的向前直駛，那消半個時辰，就已到了。

卸下馬來，車伕帶領三人進入店中，掌櫃迎接引至上房，命小二送上茶水，整理酒餚，掌櫃也坐在一旁與之閒談，詢問客官們預備往那裏去，明天的早餐要提早做成。

玉蝴蝶商震寰忙答道：「我們要去黃山訪一位親戚，明天早晨就要動身，此去全是山路，馬車用不着了，請煩代僱一頂山轎備用。」

掌櫃回答道：「我們店裏有，只僱兩個人就好了。」

當晚均已準備停妥，天未明，掌櫃就把客人請起來洗臉，用餐，隨將食宿及來的馬伕連同僱的山轎等費用，一併算清，卽刻起程。

趙通判乘着山轎，所謂山轎，就是用兩根竹杆，中間綁上一張竹椅，竹杆兩端各釘木板一塊，由兩人抬着，這就是上山用以代步的一種交通工具。

玉蝴蝶商震寰與秦伯雄兩人隨後跟着，緩緩而行。

早晨的視綫分外清楚，舉頭遠眺，黃山已經在望，但見峯巒起伏，烟雲靄靄，愈走愈近，更顯得蒼翠欲滴。

雲樹迷離，朝露如珠，正是紅日初上的時候，已經進入山地，兩個轎伕，他是走慣了的，步子走得很穩很快。

趙通判坐在上面，頗感舒適，見他不時點頭，不時左右顧盼，面有怡然的狀態。

黃山愈高愈見雄壯，奇峯怪石，盡收眼底，有一種天然靈秀之氣，令人心曠神怡，頓忘俗慮。

一路因貪賞風光美麗，就不覺得山徑難行，中午時分已抵達蓮蕊峯下。

趙通判以徵詢的語氣道：「我趙某與這位歐陽老人素昧生平，他又是避世隱居於此，以我這樣的凡俗，突然來驚擾他，使他閒逸身心，又添上不少痲煩，最好，請秦世兄先去面陳一切，看他的意思如何，千萬不能造次，叫人家心中不愉快，那是不好的。」

秦伯雄畧一思攷便道：「我承認，絕對不會的，先上去向我這位外祖父講一下是應當的。」

秦伯雄趕忙來到蓮蕊峯，却見歐陽老人在園中散步，遂上前拜見問安，歐陽老人乍見之下，驚異的道：「雄兒，你從那裏來的，進去坐吧。」

秦伯雄笑道：「待一會再進去，邀他們下面幾位客人一齊上來，孫兒先來禀告外公請示的。」

遂將玉蝴蝶如何仗義救人，趙通判如何廉明公正，反被他自己衙門裏的師爺誣告了一狀，北京胡御史派差把趙通判解京問罪，玉蝴蝶因禍由他起，怎好坐視，率同我們兄弟三人赴京將趙通判救出來了，現已向上面申訴，不久終有出脫的一天，惜無暫避幾日的地方，孫兒知道外公這裏很適宜，故請求准許，況這兩位實是當代的淸官與仁俠，外公諒亦有所聞否？

歐陽老人哈哈笑道：「好啊，你要做人情，來向我說好話，我這裏絕少有外人知道的，你旣已招呼兩位客人來了，我當然歡迎，恕我老邁懶步，趕快請他們上來再爲細談吧。」

秦伯雄欣喜極了，忙奔回蓮蕊峯下，高聲叫道：「我就曉得他老人家很歡迎的，着我代請上去，趕快走吧。」

玉蝴蝶商震寰已把抬山轎的兩人打發下山去了，卽陪同趙通判跟着秦伯雄同上蓮蕊峯。

這個蓮蕊峯高聳雲霄，四週羣山環抱，如荷葉擎天，中峯宛如蓮蕊。

四面平坦，牆院中有瓦屋數楹，左側小橋流水，微聞有潺潺之聲不絕，儼如琴韻。

園地廣濶，甬道皆白石砌成，壯觀奇麗，老遠就感覺到芳香撲鼻，淸新無比。

蒼松圍繞，翠竹千竿，園內遍植各種奇花異草，紅白相間，眞個是鳥語花香，令人心醉。

趙通判在前緩步行來，縱目瀏覽，讚羨着是好地方。

正談論間，忽見有面貌清癯的一位長髯老者健步而來。

那位長髯健步的老者，笑容滿面，高舉着雙手

道：「恕老拙未能遠迎，請勿罪。」

趙通判與玉蝴蝶商震寰上前施禮道：「我等不揣翦陋，妄蹈仙館，歉甚！」

歐陽老人很謙恭的說：「那裏的話，趙大人的廉明，商大俠的正義，本人早已聞名，恨無緣晤，今蒙不棄，光降山莊，何幸如之。」

延入堂中坐下，堂上懸有橫額一方，題着「靈秀獨鍾」四字，字體挺勁，其餘佈置雅潔異常。

旋命小僮侍茶，速備午餐，以饗嘉賓。

歐陽老人以寬慰的語氣說：「二位放心，此地山深林密，我從來不與外人打交道，所以鮮有知道我的住處，不過，沒有美酒佳餚供客奈何，倘要閒散消遣，僅可徜徉于這大自然的天地裏，盡情享受，也是一種樂趣，玩的風景，飛瀑，有『絕嶺飛瀑』『人字瀑』後海『九龍瀑』，山峰有『九老上天都』『始信峰』『獅子林』等，這是靠近這蓮蕊峰一帶地區，其餘名勝很多，一時難以描述。」

歐陽老人與趙通判兩人談得頗投機，惟趙通判忘不了待罪之身，將來怎樣結果，實難預料，心甚焦慮。

玉蝴蝶商震寰也想趁此向各方奔走說項，爭取同情合理的援助，使得該案早日大白于天下，對公對私總要有一交待。

秦伯雄也要回秦家堡，他們兩人暫別了趙通判及歐陽老人，下山後，各自珍重分手。

玉蝴蝶商震寰離開了蓮蕊峰下山，取捷徑直向北京，他一個人走起來很快，一提氣就如快馬一般，那消兩日卽已抵達北京城外，仍住在小客店內，此刻改裝讀書人模樣，店小二招呼入內。

晚餐後無事閒聊，店小二談起月初在京城裏大牢內有人將趙通判刦走，皆說是玉蝴蝶幹的，現在各城門都掛有捉拿玉蝴蝶的榜文，載明賞格，來往進出的行人，都要嚴密檢查！

玉蝴蝶商震寰笑道：「小二哥不要錯過這種好機會，你要注意，萬一眞碰上了，你可就變成財主，你看看我這個人還像嗎？」

店小二向他一瞪眼道：「客官眞會講笑話，你是個書生，也不會武藝，裝束一切皆不同，那裏會像，如果是的，我就眞正的要發財了。」

玉蝴蝶商震寰心裏暗笑，表面仍鎭靜的說：「你且去取一壺茶來是正經，不要在這裏想瘋了。」

店小二取茶送來，卽行離去做他的未完工作。

玉蝴蝶商震寰畧作休息，至夜人靜，跑到城脚跟，一提氣縱上城頭，急躍而下，走過幾條街道，直奔東華門外橫街，兵部尙書邱炳勳的府第，繞至花墻外，向上一縱攀住樹幹一躍已到墻裏地面，見書房內燈下坐着一位鬚髮斑白年約五旬外的人，細視之下，認得就是兵部尙書邱炳勳，他正批閱公文，聚精會神的無暇他顧。

邱尙書因口渴要茶，偶一回頭時，見一人肅立于旁，驚愕喝問：「你是何人，爲何夤夜到此？」

那人不慌不忙拱手一揖道：「小侄商震寰拜見，老伯大人還記得峨嵋商家嗎？」

邱尙書頗感驚喜的形色道：「啊！你就是商節度商耀庭的公子，是麼？」

玉蝴蝶商震寰躬身答道：「小侄正是，因我在江湖上專好打抱不平，人都叫我『玉蝴蝶』，小侄夤夜來此，是有求於老伯大人的。」

邱尙書慨嘆說：「自從你父逝世，多年未通音問，無從探聽，因爲這件案子，我早已有點猜疑，自趙通判被你刦走後，轟動了整個京城，當時我與胡玉堂御史談及此案要愼重調查，不宜輕率從事，能延緩一下，好留申訴餘地，張貼榜文嚴緝要犯者，這在步驟上是應該有的。」

商震寰繼續又將趙通判衙內師爺王得祿誣控，及派人跟踪監視，俟申訴狀暨證明等奉准，卽予逮捕歸案等情，詳述一遍。

邱尙書點頭道：「那更好了，你可連夜趕往徐州府正堂尹仲玉那裏去一次，他是我的門生，你將這封信面交，請他作速辦理，待他備好公文到來，那就可好辦開脫手續，不過，這刦獄問題，要作何解釋，方可結案。」

玉蝴蝶商震寰爽朗的說：「本案倘能平反，小侄自願前來領罪，免致老伯大人爲難。」

邱尙書畧一凝思復加以解釋道：「我的意思，是要想出一個辦法來，抵制這個問題卽可，並非要你投案，至于王得祿是本案最要緊的一人，我信中寫過，詳情一切再由你親自面告。」

玉蝴蝶商震寰一拱手道：「小侄就此拜辭。」

邱尙書想起了一件事，忙呼：「慢着。這裏有點川資，你帶去好作一路費用。」

玉蝴蝶商震寰恭身答道：「謝謝老伯大人的惠賜，小侄身邊有銀子。」說罷，返身退出，在夜色蒼茫中縱躍而去！

邱尙書獨坐書房，暗自點頭嗟嘆，此兒仗義，不愧人才，商家有後，我須要成全他這一番苦心。

玉蝴蝶商震寰此次再至徐州，是奉邱尙書的秘函，故辦成差官模樣，大搖大擺的至徐州府衙前，向門役說：「北京兵部尙書邱大人有緊要公文投遞，須面交府台大人，煩你通報一聲。」

門房那敢怠慢，隨卽入內轉報傳命進去面呈。

尹府台內花廳來回踱步，見有人進來，便站住問道：「你是京裏邱大人派來送信的，是麼？」

玉蝴蝶商震寰應聲：「是的。」雙手將函件遞上：「請大人拆閱。」

尹府台很尊敬的先請了邱尙書的安，然後才把來信拆開，細閱之下，便說：「你就是玉蝴蝶商震寰嗎？」

玉蝴蝶商震寰答道：「在下就是，大人有何吩咐。」

尹府台向對方瞟了一眼：「你能得恩師邱大人的賞識，是錯不了的，他信中說是俠義一流，實爲當代奇人，使下官傾佩之至！」

玉蝴蝶商震寰道：「大人過獎了。」

尹府台詢及本案各節，王得祿誣控原委，他現住的地址等情，以便參攷。

玉蝴蝶商震寰遂一一的逐項說明始末起因，答復得詳詳細細。

尹府台凝神細聽後，很滿意的說：「我都明白，且在這裏休息幾日，我就派人趕辦一切手續。」

玉蝴蝶商震寰很感激的說：「蒙大人的盛情，在下心領，我準備明天回京，請大人先將回信給我，以便帶轉復命。」

尹府台說：「可以，請稍坐一下。」當時將回信寫好，交給玉蝴蝶商震寰收起，並囑代稟恩師邱大人，「對于本案，門生將遵照指示辦理，大約在短期內自可報命，商兄初來敝府，抱歉的是沒有盡地主之誼，以後還請多多指敎。」

玉蝴蝶商震寰惶愧不安的說：「大人如此客套，使在下無地自容，爲了在下的事情，煩勞已屬不當，圖報大德，只有待諸異日了。」說罷辭去。

玉蝴蝶商震寰到京後，即將回信並囑遵辦的承諾代稟明白。

邱尙書很慈祥微笑道：「商賢侄一路辛苦，且停留幾天，待有眉目，也可把消息轉告趙通判去，使得他心裏獲到一點安慰。」

玉蝴蝶商震寰心想西往淮安去看望母舅，順便再探聽雲夢兄妹的消息也好，自從上次晤面以後，終覺得難以忘懷，當下回道：「小侄正好乘此機會去淮安看望親戚，再有點私事料理，免得再此閒着。」邱尙書點頭應允道：「你出去一趟也好，此事還有許多牽連手續，非一時所可辦竣的。」

玉蝴蝶商震寰辭別出來，即時就道，心忙意急，在路也未停留，這日已至淮安東門城外，忽見有兩騎馬急馳而來，頃刻已到了面前。

原來雲夢與雲英都背着弓箭，帶領家丁數人前往蘆花深處去打雁鳧，見是玉蝴蝶商震寰來了，忙下馬相見，互道渴別之情。

雲夢擺手道：「商兄且先去城內，愚兄妹暫時失陪，待去打幾隻野味回來與兄暢談吧。」語畢，他們兄妹上馬，揚鞭急走，一轉眼身影俱杳。

玉蝴蝶商震寰佇足遠看，等雲夢兄妹的人與馬俱不見了，才掉頭入城。

袁九臯夫婦正在廳上閒談，忽見玉蝴蝶商震寰走進來了，問道：「寰兒，你從那裏來的，曾否遇到雲夢兄妹，他們也是剛才出去的。」

玉蝴蝶商震寰拜見了袁老夫婦道：「甥兒自離開了淮安以後，迄未能返回峨嵋，甥兒不孝，使母親懸念，想起來，眞惶愧極了。前在途中偶因事故牽連，不能走脫，到目前才有一點曙光，不久就可眞相大白了。」遂把一路所遇一切情形告知。

袁老夫婦同聲嘆道：「你能如此好心，將來有好報，雲夢兄妹出去，也該快回來了，你看到他們吧？」

玉蝴蝶商震寰道：「適才我在東門外遇到他們兩人，他說很快就要回來的。」

袁老夫婦又提起雲英來說：「她眞是一個好孩子，在這裏對我們很孝順，我們也把她當做親生女兒一樣，自從有她來了，我們像一點煩悶都沒有，上次她要回去，我們硬把留下，現在一時一刻也少不了她。」

玉蝴蝶商震寰見舅父舅母稱贊雲英的好處，不覺喜形于面，脫口而出道：「二位老人家既然喜歡雲英，何不就把雲英長久留在身邊，豈不更好。」

袁老夫婦聽了這話，心想這個外甥對雲英還不錯，何不就向他說明，遂把收雲英爲義女的用意，就是要把她配你爲妻，她父親雲萬里已從漢陽叫雲夢携來回信，概由我做主，你母親我也有信去，大約更無問題，現在只要你一決定，我們就好辦了。

玉蝴蝶商震寰本來對雲英頗具好感，今見舅父母玉成其事，內心自是求之不得，嘴裏雖然不便直接答應，却由側面的回道：「二位老人家既替甥兒作了主，難道甥兒還能講不好嗎？」

袁老夫婦滿心歡喜，正談笑間，雲夢雲英及家丁帶回了數十隻雁鳧嘻嘻哈哈的由外面進來。

玉蝴蝶商震寰連忙站起與雲夢交談，而雲英見有二老在座，覺得不好意思，只上前說了一聲，孩兒回來了，很快的就走入後堂去了。

袁老夫婦相視而笑，囑家丁快些擺飯，大家都餓了，吃飯的時候，雲英沒有出來。

袁老急着說：「趕快去請小姐出來吃飯。」

袁老夫人目視着袁老說：「英兒不大舒服，讓她睡一會兒吧！我們先吃好了。」

雲夢心想，妹妹剛才好好的，怎麼一時會不舒服起來呢？

玉蝴蝶商震寰暗自好笑，既做了夫妻，何必如

此作態，將來總是要見面的，心內復而泰然，談笑如常。

飯後，玉蝴蝶商震寰與雲夢暢談別後遭遇的事故纏繞，尙未能返家省親，言下唏噓不已。

雲夢安慰他說：「商兄具俠義胸懷，捨己助人，如此不畏艱險的行爲，當這時代能有幾人，希望兄能够檢束身心，以防樹敵尋仇的訓戒！」

玉蝴蝶商震寰感慨的說：「我也知道不應招惹是非，無故添來許多麻煩，好像到了那個時候，身不由己，怒火一冲，就非出手不可。不過，現在我也想透了，此後自當審愼從事，雲兄的金玉良言，弟當鏤諸心版，再者家母年邁，無人侍奉，更不能久不歸了。」

二人正談話間，袁老忽然踱了進來，忙起身讓坐。

袁老很和悅的道：「你們坐下，我有話與你們商量，終年你們是四方不定，難得今天湊巧聚會，我想乘此把你們兩家的婚事來決定一下，選擇一個日子舉行婚禮，英兒的衣裳首飾及應用器具，我早已準備好了，惟寰兒的新裝，須趕辦亦可很快就有，一嫁，一娶，全由我代做主人，哈哈，我已度過八十歲了，家內還有這件大大的喜事，眞令我高興極了。」連呼雲侄，你到書房取本日曆來，看看選擇一個好的日子。

雲夢取來日曆看後，就是本月十六日，是一個最好的喜日，就這樣的決定，預備幾席筵招待知交故友來熱鬧一番。

玉蝴蝶商震寰及雲夢無甚可說，祇有唯唯答應，時已屆十月初旬，迫近吉期不遠，袁家上下人等更形緊張忙碌，所有木器傢具及銅錫器具等，均由各店家選配新房，繕發請客喜柬，概由賬房及家丁分別辦理。

袁老夫婦內外照料，雲英在後堂更不好意思出來，而雲夢與商震寰終日無事，只有在城裏或城外寺廟及遊樂場所，到處閒玩。

轉瞬間，吉期已至，先一、二日就有遠道親友寄來各種賀禮，惟雲萬里及商震寰的母親商老夫人，兩處均已有回信不來。

雲萬里是閒散慣了，不願奔波往返，寄來請託代辦粧奩使用銀子三百兩。

商老夫人因年邁多病，又路途太遠，况且將由她的胞兄來成全兒子的婚事，更屬放心，自稱兄妹，無須言謝，只說婚後着令兒媳回來看看，並問兄嫂的安好等語。

袁宅門前掛燈結綵，吹鼓手不斷的吹打，迎接賀客的來臨，門外車水馬龍，廳中嘉賓滿座，全是各路英雄豪傑及地方紳縉之輩，濟濟一堂，歡聲雷動，內室及兩廂均是招待女眷們的席位。

秦氏三雄也早已來了，在正廳上帮助招待賀客，減去了他們做主人的不少忙亂與煩心。

各席正在紛紛鬧着敬酒的時候，忽聽得門外有人叫道：「玉蝴蝶，你好啊，你今天洞房花燭，不要忙，且跟老子鬥上一百招，再去享受不遲，叫你認識，老子名叫關必勝，你把我們總站張進寶殺死，又把我們分站負責者及活閻羅等數人抓去坐牢，今天這筆賬是要向你算的。」

袁九臯聽得來人如此狂妄無禮正欲前去詢問。

秦叔雄奔至門外，見來人身大腰粗，使着長長的單刀，只聽他口內喝道：「你是何人？」

秦叔雄答道：「我是秦家堡的秦氏三雄之一，特來向你領敎，你爲何在此大喊大叫的，還不趕快滾出去。」

關必勝大聲叫道：「你管不着，你也不配與我動手，快叫玉蝴蝶出來替你受死。」

秦叔雄一怒，雙刀齊下，關必勝不慌不忙的用大刀向上一架一擋，震得秦叔雄兩臂發痲，幸好乘機收住了刀勢，未曾脫手，不由自主的倒退數步！

雲夢及衆豪傑均不服氣，都要出場帮助。

玉蝴蝶商震寰忙上前止住衆客道：「不敢勞動各位，待我出去看看。」

高聲叫道：「我就是玉蝴蝶商震寰，不知那位兄長光降，小弟失迎了，請裏面坐。」

關必勝粗暴的聲音叫道：「你不要裝蒜，替我來這一套，今天非鬥一百招不可！」

玉蝴蝶笑道：「你眞要打，我們怎樣打法，也須要說個清楚，免致後悔！」

關必勝很果決道：「我們單打獨鬥，各用一種兵器，我打輸了，我就此告別，永不再到淮安，你打輸了，你就替張進寶披蔴戴孝。」

玉蝴蝶商震寰說：「好吧，你且試試，誰輸誰贏。」說罷，向前數步，各舉兵器兩人打鬥起來。

關必勝的刀法嫻熟老練，膂力過人，大刀舞起來，只聽到呼呼的响聲和一圈的刀影！

玉蝴蝶商震寰雖用雙劍要想封住他的刀勢，終難有效，打到四十餘招，仍是勝負未分，他一想，不能再拖延下去，乃使用平生絕技，「二龍搶珠」招式，雙劍齊下，急向關必勝的腦門上砍去，關必勝只顧用刀護住上盤，豈知玉蝴蝶雙劍虛晃一下，如穿梭似的左脚一踢，正好踢在關必勝左手臂上，一鬆手，刀已落地！

玉蝴蝶商震寰連忙握住關必勝的手道：「對不起，以兄台的刀法，令人佩服，這是小弟的不是，還望添涵。」

關必勝拾起了大刀，不聲不响的鼠竄而去。

一場打鬥散去，內外的歡笑談論之聲不已，都稱讚新郎的武藝，氣度人才等項，均有超人之處，袁公得此乘龍佳婿，可喜可賀，大家來齊敬一盃。

袁九皐前來向各位來賓道謝，並囑商震寰及雲夢向各位多多敬酒加菜，衆客歡呼暢飲，猜拳行令，直吃到月影西移，方才各自散去。

秦氏兄弟三人仍被留下幫助招待遠道的親友，一對新人拜見了袁老夫婦後，送入洞房。

次晨檢收賀客禮物，內有兵部尙書邱炳勳一封賀柬，外有賀儀五百兩，另有私函致商震寰的，叫他在月內北返，以便該案盼能早日結束。

玉蝴蝶商震寰向秦氏兄弟商議道：「邱尙書的來信雖未言明，大致該案可能有平反的希望，趙通判更可能邀恩赦免，最近還要請秦大哥去黃山走一趟，先把目前所辦的情形告知他，以免趙通判及令外祖的懸望。」頓了頓，又繼續說：「秦二哥，秦三哥，此次勞助賢昆玉，更蒙厚賜，弟實感愧萬分，望二位兄台在此多盤桓幾日，還好，有雲兄在此奉陪，諒不寂寞。」

仲雄與叔雄見乃兄伯雄卽須赴黃山一行，所以他們兩人也說：「我們另有事故，務要返回秦家堡，容後再晤。」言罷，隨着乃兄向袁老夫婦拜辭，與大衆告別。

雲夢也要回漢陽，所有賀客俱已散盡，十數日後，玉蝴蝶商震寰也要赴京，先拜別了舅父舅母，回房與雲英說知，雲英雖然鎭靜，但仍不免有依戀之情，只好互道珍重而別。

玉蝴蝶商震寰抵京後，先去拜謝了邱尙書，談及徐州府尹仲玉已有來信，大致說該案的一切資料都已準備，惟原告王得祿處，已派有專人前往言及府衙急需延聘一位辦理文案的人員，薪給從優，諒可不日就回，一俟回來訊問畢當卽解送不誤等語。

玉蝴蝶商震寰很感激的說：「承老伯大人的恩惠，小侄當銘五內，永誌不忘，目前案子還沒有結果，小侄以待罪之身，似不宜在這裏打擾，我也要看一位朋友去，待人證齊全的時候，小侄當堂表明後請罪，庶可使天下大白！」

邱尙書只表示贊許道：「也好，如此則本案更容易結束，不致再有拖延了。」

未幾日胡御史衙門前來了幾名差役及押解的人犯，看的人很多，都在指手劃脚的說：「這個犯人就是陷害趙通判的，他爲了想要詐人家的銀子，趙通判沒有聽他，他銀子不得到手，懷恨誣告了一狀，而今天網恢恢，終有果報，聽說趙通判又被人救去，看堂上怎樣處理這件案子！」

忽聞三聲炮响，御史衙門內有嘶喝之聲，衙役兩旁侍立，堂外有肅靜廻避的高脚牌子，威風凛凛，傳報大人升堂了。

胡御史高坐大堂，傳命衙役將犯人帶上，當堂跪下，當卽訊問道：「你叫什麼名字？」答：「我叫王得祿。」問：「住那裏。」答：「江南紹興。」問：「你爲什麼告長官。」答：「他得賄放走要犯，草菅人命。」問：「你說他得賄，有何證據。」答：「他放走了要犯，就得了賄。」

胡御史反駁他不實的供詞道：「你要知道玉蝴蝶在集賢客棧的案子，早已有地方處理結束，彼時地方很感激他的幫助，又何得謂之要犯，對於秦家堡被殺的兵丁，是你不受主官約束，私自主張派人前去鬧的亂子，但是趙通判已諭令秦伯雄罰出米粮一千石，以賑濟地方災民，爲死者設奠追悼，撫恤死者家屬，也算得情至義盡了，又何得謂之草菅人命。」

胡御史正在審問王得祿的時候，忽見一白袍佩劍的少年來至堂上，目光閃閃，英氣人：

這位白袍佩劍的少年向上一揖道：「在下玉蝴蝶商震寰拜見大人，關於以前的結案，大人已早鑒悉，至於救趙通判的出獄，因他是被人虛構事實所遭受寃情，在下深恐一時難明眞相，免致貽誤，倘蒙判明趙通判的寃屈，予以曲宥，則在下至願甘受應得之罪，以大人明鏡高懸，不難燭照，使受寃者得以平反，妄告者痛加嚴處，則雖鼎鑊當前，亦在所不計耳。」

胡御史在堂上細聽之後，一揮手說：「我自有批判。」遂爰筆而判曰：「殺人刧獄，於法實所難容，揆情度理，對事仍應寬恕，在前者已經報案結束，後者意正詞明，今猶投案剖陳一切，玉蝴蝶商震寰之俠義可風，絕非犯罪者可比，着予報請表揚爲是，趙秉忠清廉自守，忠恕可嘉，惟私自逃獄，究非出諸己意，憫其無辜，着請仍署原職，查王得祿貪贓枉法，失責弄權，尤復揑言誣控長官，意圖陷害，罪有不貸，應卽從嚴懲處，以儆刁頑。」

胡御史批判已畢，擲筆退堂，堂下衙役將王得祿帶進大牢治罪。這正是「欲害人時還害己，始知天道極公平」。

看熱鬧的人羣歡聲不已，齊呼青天，把這個寃案斷明，眞是大快人心。

玉蝴蝶商震寰來至邱尙書府第，向他報告一切判斷案情經過。

邱尙書也以爲這案子判得好，點頭笑道：「你能挺身來案，直述其事，就證明了光明磊落，足見你的才智胆識，令人可佩的，恭喜賢侄將來你的前途是無限量的！」

「謝謝老伯大人的愛護和誇獎，小侄此後不願再涉足江湖，當隨侍老母以盡子道，老伯的大恩，容後圖報。」玉蝴蝶說畢，就拜辭而去。

玉蝴蝶商震寰欣然的離開了邱尙書府第，逕奔秦家堡，正遇着秦氏三雄，秦伯雄將日前已去黃山，見過了趙通判及外祖歐陽老人，他們兩位老人家聽到有這些大人們來幫助主持公道，是很難得的，也是商兄的力量所致的。

玉蝴蝶商震寰笑道：「閒話不用講了，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案子已經裁判，趙通判官還原職，王得祿判罪入牢，可算告一段落。最後，還有未完的兩件，仍要煩請三位兄長，就是往黃山接回趙通判送返徐州任職，我想這個任務，還得秦大哥再勞步一次，又河南商邱趙通判的家鄉去通報他的夫人，因路程太遠，須請秦二哥，秦三哥同走一趟，未知三兄的主意如何？」

秦氏三雄同聲答道：「這兩件事，概歸愚兄弟三人負責便了，請商兄放心。」

玉蝴蝶商震寰見諸事已畢，遂告別了秦氏兄弟，他離開秦家堡，急忙趕回淮安，向袁老夫婦禀告趙通判的案子已經判決，仍回徐州任所，二老聽了自是心喜。

雲英在旁，忙命小紅倒茶，小紅去倒了三盃，雲英先送兩盃至二老面前，最後一盃才送到她丈夫商震寰手內。

袁老夫婦道：「寰兒剛回來，路途勞頓，且回房休息去吧。」

玉蝴蝶商震寰與雲英告退，回到自己房中，好像久別乍逢，問長問短的。

雲英笑道：「你不要嚕嗦，我有話要向你說。」但欲言又止的低下頭去。

玉蝴蝶商震寰迫不及待的道：「你怎麼啦，有什麼話又不說出來，叫我如何曉得！」

雲英臉一紅道：「你這人好急，我近來身體似有不適，不曉得是不是的！」

玉蝴蝶商震寰見她半吞半吐的說不明白，但已揣知其意，莫非是有了喜的樣子，情不自禁的吻住她面頰說：「我們也有後了。」

雲英把他推開啐道：「你這人眞是，不要亂講的，倘或不是的，傳出去，豈不是惹人家笑話！」

玉蝴蝶商震寰笑道：「是的，不是的，總是無關，談談也不要緊，我們這屋裏的事，除了你我，又有誰來能管着呢？啊！我還有正經事要向你商議，第一，要往漢陽去拜見岳父大人，第二，要返峨嵋去省侍老母，這兩件事，我們先要談談，好早爲準備一下。」

雲英低聲答道：「你方回來，就要返家，豈不叫兩位老人家寒心，此事須要從緩，由我慢慢的向兩位老人家進言商酌，目前絕對不要提起。」

玉蝴蝶商震寰聽了嬌妻的一番話，實有道理，內心雖急，也只好暫作罷論。

光陰易逝，轉眼間已是臘盡冬殘，淮安一帶是江蘇省的東北部，氣候冷得較早。

北風凛烈，陰雲四合，早又飄起大雪來了，一夜間，已變成銀世界，日出後，天色放晴，雪雖止，但覺氣候更冷，而袁九皐此刻的家庭温暖，是一般人所難獲到的！

袁九皐夫婦壽享高齡，歡娛晚景，商震寰與雲英小夫妻纏綿恩愛，相敬如賓，此所謂美滿家庭，神仙眷屬！

玉蝴蝶商震寰內心仍有着不安的意思，慈母遠離，師恩未報，何日才能了此願望，又不好直接向二老禀告，嬌妻又遲遲未說，終日悶悶於懷，晚飯時陪二老喝了幾盃後，早已回房睡了。

雲英在袁老夫人房內閒談了好久，便將商震寰要返峨嵋一行的話道出。

袁老夫人正色說：「這是應當要去的，最好，能够請他母親一同來此居住，免得兩地掛念，那就大家放心了，現在快要過年，等到了新春，天氣漸暖，那時去也不辭。」

雲英向老夫人道了晚安出來，甫至堂屋簷下，見西廂房上有一黑影閃動，她知道是人，沒有開口，怕驚動了二老，回至房中，商震寰已酣然入夢，她把弓箭及彈子取下握在手中，輕輕的走回廊下，觀察動靜。

夜間雖沒有月色，而星光滿天，還可以看得清楚，她正在向上面瞭望的時候，忽見西廂屋脊下邊有一人頭現出，漸漸伏到屋簷，向下俯視，她心內想這是小偷，我倒看他有多大的本領，又聽「咚」的一聲，上面抛下了一塊石子！

「啊！這是『投石問路』！」只聞鐺的一响，一粒形如鵝卵的彈子，不偏不倚的打中這位夜行客的左腿上，「嗯」了一下，連人帶瓦全滾了下來，撲通嘩啦的响聲，早驚動了屋內上下人等。

袁老夫婦及商震寰忙問什麼事？

雲英回答道：「有一個人在西邊廂屋上，被我用彈子打中了。」

衆人已齊集庭中，點起燈籠火把一照，見那墜下來的人左腿已受傷流血，那人穿着舊短襖棉褲，身上有小刀並鑰子等件。

袁老吩咐家人用繩子把那個人綑起來，防他逃走。乃憤怒的問道：「你爲何到這裏來幹什麼，你的胆子眞不小，你是那裏來的？」

那夜行客忍痛答道：「小子是城外三里橋的，日前聽人傳說，城裏袁公館，新娶了一位少奶奶，不但美麗如仙，還帶了許多金銀珠寶，小人一時糊塗起了邪念，不意到了此地，就中了你們的暗算，這全是小人不是，還請你老人家原宥。」

袁老笑着說：「我們這裏到處都有機關暗器，你還是算幸運的，未曾觸到毒器，尙不致死，這不過是警告你下次再犯，必定使你斃命！」

夜行客跪在地上叩頭求饒說下次絕對不敢再來，商震寰要把他吊起，袁老示意不可，由家人先給他一粒止痛止血丸子服下，做好做歹的放他走了。

袁老夫人驚異的說：「英兒你才出去，怎麼就見到了，也沒有聽到你呼叫！」

雲英說：「我才轉過走廊，就看到屋上黑影子一閃，倘我一開口呼叫，這個笨賊那會捉到，所以我不聲不响的回房取出弓彈把他擊中。」

袁老夫人笑道：「英兒眞能幹，此後我家不怕再有小偸兒光顧了。」大家都哈哈一笑，衆人隨將掉下來的碎瓦打掃乾淨，各自休息。

玉蝴蝶商震寰回房後，忙道：「你怎麼不叫我起來，幸好這個笨賊在屋上，倘在地下，你可就要吃虧了！」

雲英用手指向他丈夫的鼻子上一按笑道：「他是個笨賊你也是個獃鳥，我如一叫豈不是先催他跑了，等你起來，還捉甚麼賊，連鬼也捉不到了。」

玉蝴蝶商震寰雙手一攏，把雲英摟在懷裏低聲說道：「你眞是個鬼靈精，我是愛護你，怕你受驚的意思。」

雲英啐道：「不要假惺惺，睡罷，時間不早了。」正是和諧多樂趣，幸福卽神仙。

時已到了除夕，淮安城內商店，堆積如山的年貨，早已售脫一空，因爲這個城市，所有南北往來的客商多從這裏經過，大家要買許多送人的禮物，自己家內也要準備幾樣在大正月裏招待客人，元旦後，各人都尋着玩樂，商店完全打烊，恭喜發財之聲不絕於耳。

轉眼元宵又至，街市商店門口，都掛滿了花燈，大小人家均有點綴時景的排場，燈節過後，各行各業依然照舊忙着。

玉蝴蝶商震寰與雲英整理行裝一切，以他們小夫妻的意思，騎馬最快。

袁老夫人忙阻止道：「這麼遠的路，怎能騎馬，你們自己也不想一想，我說，家內有現成的馬車，你們坐在後面，也可遮蔽風日，慢慢的行着，豈不更好。另外多帶幾個傭人，把小紅也帶去，你們也可以舒服些，兩家的禮物，務要整齊好看，以免人家笑話。」

袁九臯也說：「寰兒的母親，英兒的父兄，你們兩家只有三人，此次務必請他們一同到這裏來住，我們總算一家，不要見外才好，我們老了，希望能够多多的見面。」

正在談話間，家人進來報道：「秦家堡的秦大爺來了。」

玉蝴蝶商震寰說：「快請。」連忙去外邊迎接入內。

秦伯雄見過了袁老夫婦及雲英，遂說：「小侄此次造府，是奉了趙通判趙大人的面諭：前承商兄相救，得能平反，感激不盡，本應前來致謝，因事未杲，商兄之吉期，又未能道賀，尤深抱愧，着小侄奉上銀子二百兩，作爲賀儀，聊表微忱。」

玉蝴蝶商震寰眉峯一皺道：「這是怎麼講，爲我的事，連累了他，我救他是應該的，這次幸而有邱尙書的帮助，才能成功，至于他的餽贈，請秦大哥原璧奉謝。」

袁九臯頷首也說：「對的，趙大人在任淸廉，僅有一點微俸，我們不能收他的，容後有便，寰兒也須前去道謝爲是。」

秦伯雄很爲難的說：「趙大人命我送來，我怎能仍帶回去，叫我要被斥責了！」

玉蝴蝶商震寰認眞的將銀子交秦伯雄帶回，並說：「我還有事要向秦兄詢問，我有一位恩師羅浮上人，名羅隱，遁世住羅浮山有年，聽說從前秦兄有一朋友也居羅浮山下，與上人時有接近，不知最近可否能探點消息？」

秦伯雄訝然回憶說：「商兄不提，我也幾乎忘了，月前我那位多年不見的朋友，他叫梁逸仙，偶然的到了我們秦家堡，這位梁兄也算一位奇人，他精通武藝，博覽羣書，對濟困扶危，是他的本性，

有一天閒談，他說：我住的地方，山上有一位年逾期頤的老者，終日打坐，已多年不食穀，日食水菓，論他的道法，可算得是神仙一流，我這位梁姓朋友有時也去山上看他，但在他打坐入定的時候，你就不能去驚動，要在他閒散的時候，他也可與你談談，左右俯近除了我這位梁姓朋友，其他去過的人也就不多了，越幾日，有一樵夫下山來說：山上的羅浮上人僵臥不醒已旬日矣，面貌如生，這位梁姓朋友一聽之下，就連忙上山去看，那曉得人影俱無，只有木榻竹椅而已。抑或隱遁他遷，也就無從查詢！」

玉蝴蝶商震寰聽了心內黯然，暫作罷論，欵待秦伯雄，談論些趙通判復任的光彩，地方歡迎的熱烈場面，河南商邱趙通判的原籍家中獲知消息，親戚故舊也慶祝熱鬧一番，並薦秦氏三雄爲通判衙門內把總之職。

次日一早，秦伯雄要回徐州復命，他先告辭走了。

玉蝴蝶商震寰偕雲英趕忙起程，拜別了袁老夫婦，逕向漢陽而去。

行程雖慢，頗感暢適，他們帶來的人不算少，計有馬伕二名，担箱籠禮物的男傭二名，又女婢小紅，連他們小夫妻共計七人，分乘兩輛馬車，浩浩蕩蕩，不日已到了漢陽。

漢陽是武漢三鎭之一，是一重要地方，他們進城到了雲家，屋宇庭院廣大，是一座古老的房子，雲夢見有車輛人馬進來，正要詢問那裏來的，車簾啓動，見有妹妹雲英與妹夫商震寰正在下車，男女傭僕站滿了一院子。

雲英大叫道：「哥哥，爹爹在家嗎？我們回來了。」

雲夢上前與商震寰及雲英相見道：「你們快進去，我去請爹爹出來。」

雲夢連忙跑到上房說：「爹爹，妹妹與妹夫都回來了，現已進入廳中。」

雲萬里聽說女兒女婿歸寧，心內無限歡喜與快慰，卽刻隨着兒子雲夢來到廳上。

雲英偕夫婿商震寰上前跪下說：「爹爹，孩兒們拜見，祝你老人家福壽綿長。」

雲萬里揮手笑道：「不用了，你們快起來坐吧，路程遙遠，車馬勞頓，你們坐下休息。」並說：「賢婿的舅父舅母都好嗎？我也懶得行動，未能前去看望，抱歉得很。」

玉蝴蝶商震寰站起來回道：「舅父舅母均健好如常，謝謝岳父大人的關懷。」忙命男女傭僕一同拜見，並將帶來的禮物獻上。

雲萬里畧一回顧道：「這又何必多費。」叫雲夢吩咐家人把禮物暫懸收入內堂，準備酒飯欵帶上下人等，並命收拾了後堂屋東房間給他們居住，女婢小紅住後院耳房車伕及男傭均往廂房左首一間。

兩日後玉蝴蝶商震寰與雲英商議，先打發車伕連同原來馬車及男傭一人回淮安去，只留女婢小紅及男傭一人，以便使喚。

雲萬里叫雲夢把禮物收下，吩咐再另備一份回禮帶贈袁老夫婦，無非是武漢當地的土產之類，賞賜傭人馬伕自回淮安去了。

雲家並無女僕，只有男工四人，雲萬里家居無事，但他早晚仍打太極拳運動所以他的體格很健。

雲夢與玉蝴蝶商震寰買舟同至黃鶴樓憑弔一番，見江水滔滔帆檣林立，舉目四望，使人心神暢悅，樓上不少歷史陳跡，更增感慨，於是佳釀一壺，時鮮數式，兩人對酌，閒聊些近聞往事，直至夕陽西下，方盡興而返。

玉蝴蝶商震寰在漢陽匝月，心念欲作歸計，時或難忘，乃稟告岳父雲萬里道：「小婿因離家日久，慈親多病，每思及此日夕難安，擬明晨返里。」

雲萬里點首道：「這是爲人子者應盡的道理，且緩幾天，帶一點土產的物品回去。」

雲夢購辦了好些食物及用品，又訂僱了一隻大帆船，停靠碼頭，在古代時期，交通工具很少，由漢口至重慶，不易行走，中經三峽險灘，崎嶇蜀道，所以先與船家言明在途換乘任何水陸交通工具時，概由該船家負責辦理。

這日天明就要起錨開航，玉蝴蝶商震寰與雲英一大早就起來叫小紅與男傭搬運行李箱籠，及雲家贈送的禮物捆紮妥當，交由船家扛去。

玉蝴蝶商震寰偕同雲英拜別了雲萬里，雲英說：「爹爹回去吧，有哥哥送我們到碼頭就好了。」父女洒淚而別，眞是愛女遠離心欲碎，親恩何日報劬勞。

到了碼頭，船家早已把扛來的一切東西搬到船上。

玉蝴蝶商震寰向雲夢說：「大哥請回去吧，免得岳父掛念，我們就要開船了。」

雲英也催促說：「哥哥快上岸吧。」船已起錨揚帆，雲夢離船站在碼頭上，尤揮手互道再見。

帆船行駛，全憑風力，在長江中行來尙頗順利，惟經過三峽及許多艱險地區，幸賴與船家言定由他負担，省却不少麻煩，得以陸續渡過，安抵峨嵋山下。

他們帶來的東西很多，難以上山，遂僱了山轎兩頂，由雲英小紅分乘，又僱了揹行李箱籠等件的人伕。

（以下轉入第一六三頁）

長篇武俠奇情小說

天殺星

慕容美・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天殺星申無害假扮車伕，把攔途截劫黃山掌門人百媚仙子蕭妙姬的劍王宮新昇總管厤金甲制服，點了他雙脚穴道，脅迫他担做車伕，爲申無害及蕭妙姬趕車，因有厤金甲做擋箭牌，一路通行無阻，直馳潼關，這時的潼關，爲了羅七爺大壽在即，顯得格外熱鬧，關中所有客寓全被羅府包了下來，以招待各方前來拜壽的黑白兩道江湖人，而羅七爺在壽前一日，偕同兩名清客在怡紅院飲酒取樂，羅七爺對院中一新進粉頭深感興趣，問知那粉頭身世後，轉問院中龜奴陳二可見過那粉頭公公：

少言免禍患　風流是壽徵

羅七爺道：「他有沒有問你什麼話？」

陳二道：「他問玉娘帮傭的這戶人家在城裏什麼地方，小的沒爲玉娘有過交代，只含含糊糊的報了個地名，他老人家以爲小的是這戶人家的管事，除了托小的多多照顧玉娘之外，就沒有再多問什麼了。」

羅七爺接着道：「你看玉娘她公公行走起來方便不方便？」

陳二道：「老人家看上去就是虛弱了點，別的倒好像並沒有什麼毛病。」

羅七爺點頭說了一聲好，跟着又轉向那兩名清客道：「中式兄，麻煩你一趟怎麼樣？你跟陳二馬上叫一輛車子，去城外把玉娘的公公接來，暫時委他一個管家的名義，先跟後面看守庫房楊師父住在一起，等過了這幾天，我再另作安排。」

那個姓趙的清客應了一聲是，立卽離席站起。

玉娘也跟着站了起來。

她口裏顫聲喊了一聲：「七爺——」纖腰一折，便待跪拜下去，但被羅七爺適時一把托住。

羅七爺又向另外那名清客道：「文舉兄，你也替我回去一趟，吩咐劉師爺送三百兩銀子過來，馬上就送過來，先負這裏的姑娘，陳二和蔡大娘方面，明天另外算。」

那名清客正擬離去，羅七爺又將他喚住：「明天……如果一早就有拜壽的人來，你不妨代我接待一下，明天……我也許要遲一點……才能回來。」

×　　×　　×

第一棧果然只剩下了最後的兩間上房。

兩間上房，剛好够住。

這是申無害第二次住進這家關洛道上有名的客棧。

在他來說，兩次住進來的情形，恰恰相反。

上一次，他是以階下囚的身份，被別人關在鐵籠裏，給押進來的，而這一次，則有另一個人，成了他的囚犯。

最妙的是，使他成爲囚犯和成爲他囚犯的人，都是劍王宮中職掌大權的總管！

唯一的不同之處，是今天的這個囚犯，比起當日他當囚犯時，顯然要來得安份得多。

麻金甲是自己走進來的。

申無害始終沒有使他失去自由活動的能力，因爲他知道在這種寒冷的天氣，如果將一個人的穴道點得太多或太重，很可能會因血脈阻滯，使對方成爲終身殘廢。

他可以狠起心腸去殺一個人，但却狠不起心腸去看一個人在痛苦中掙扎。

而麻金甲也始終顯得很合作。

他既不告饒求釋，也不怒罵洩憤，自從被擒獲以來，他根本就沒有開口說過一句話。

這一點正是他聰明的地方。

他無疑早就看透了這位天殺星的性格，他知道與這種性格的人相處，最聰明的做法就是儘量保持緘默，能不開口，就不開口，如果非開口不可，也以話說得越少越妙。

他一點也沒有看錯人。

申無害叫來的酒菜，是兩個人的份量，申無害坐的椅子也和他坐的椅子沒有兩樣。

如果這時候有人從外面走進來，將絕看不出他們之中有一個是犯人。

只有一點他猜錯了。

他以爲申無害是在採取一種懷柔政策，現在這樣處處優待他，很可能是想從閑談之中，套取他的口供。

那裏知道，一頓酒喝完，申無害竟然什麼話也沒有問。

隔壁房中，百媚仙子主婢也在用餐。

自從入棧安頓下來，直到現在，隔壁主婢三人沒有人走過來，申無害也沒有過去，雙方就像不認識的陌生人一樣。

申無害在喝酒時，不時走去窗口向外張望，彷彿跟什麼人訂了約會，正等時間似的。

酒菜用完，申無害伸手一指，麻金甲便乖乖的上了自己的那張炕床。

申無害在他背後「鳳眼」與「魂門」穴上分別點了一指，然後捻小燈頭，反手掩上房間，身形微微一幌，便如一縷輕烟般於夜色中消失不見。

× × ×

羅七爺第二天回來得並不算太遲。

因爲他離開怡紅院時，天才濛濛亮，院中還沒有一個人起床，他在這種時候離去，當然無人替他開門。

而羅七爺似乎也不希望驚動別人。

好在，怡紅院的院牆只有一個人多高，羅七爺雖說已有多年沒有翻過別人家的院牆，像這麼一點高度，自然還難他不倒。

他回到自己那座宅院，也是從院牆上面翻進去的。

因爲這時候的羅府中，冷清清的一片，也還沒有一個人起床。

羅七爺落脚的地方，是大廳後面的花園。

花園一角，有間書房。

羅七爺走去書房中，長長吁出一口氣，坐了下來。

他爲什麼要在這個時候走進這間書房呢？

理由說來簡單之至！那是因爲在這種時候，整座宅第之中，只有這間書房的門，他可以不必驚動別人，就能打得開。

× × ×

在見到方大夫之前，他不想驚動別人。

方大夫是潼關的名醫。

提起了方大夫三個字，在潼關可說是沒有一個人不知道，正如沒有人不知潼關有位羅七爺一樣。

只是這位方大夫名氣雖大，平時却很少爲人看病。

因爲這位方大夫的架子太大了。

凡屬名醫，擺架子是免不了的，只是這位方大夫的架子，實在太大了一點。

有一次西大街有人得了急症，着人來請，病家是個綢布莊的少東，講好只要能治好了病，診金多少，在所不計，可惜不巧的是，當時的方大夫正在由三姨太太捏着脚，是不肯中途歇手。

結果，他仁兄的一雙脚捏完了，那位綢布莊的少東也咽下了最後的一口氣。

可是，說也奇怪，自從這件事發生以後，這位方大夫非但沒受一點影响，名氣反而較以往更大了起來。

因爲大家相信，那天方大夫如果去了，病人一定不會死。

病人死了，只怪他病的不是時候！誰叫他在方大夫捏脚捏得正過癮的時候患上急症的呢？

× × ×

羅府的大門，忽然打開了。

一頂小橋抬進大廳。

從轎中走下來的，正是方大夫！

這位方大夫坐着轎子來，而且一直等轎子進了大廳才下轎，並不是因爲這位名醫的架子大，而是由於這位名醫也已上了年紀，坐轎子遠比他老先生的兩條尊腿要快得多。

盡管潼關只有他這麼一位方大夫，但潼關也只有一位羅七爺。

羅七爺不是綢布莊的少東。

慢說是潼關，就是在整條關洛道上，也沒有人敢任意躭擱羅七爺的時間。

當醫生的人，照樣會得病。

開罪了羅七爺，就是「絕症」——十個方大夫也治不好的「絕症」！

× × ×

方大夫伸出五根鷄爪似的指頭。

羅七爺則伸出了一條左臂。

眞正的名醫，是從不向病家問病情的，他的五根手指頭，自會告訴他一切，有時比病家的述說，還要來得更清楚明白。

方大夫高高的抬起下巴，慢慢的閉上眼睛。

羅七爺的神情，顯得很不自然。

他像是隨時都在準備着要將他那條手臂從方大夫的手指頭下抽回去。

方大夫忍不住皺起了眉頭。

病家不肯安靜下來，顯然使他無法查察脈象，但碍於對方的身份，又不便明說出口。

羅七爺馬上發覺到這一點，一條手臂這才沒有再移動。

這樣過了約莫一盞熱茶光景。

方大夫輕輕吁了一口氣，眼皮緩緩睜開，臉上帶着微笑，他望着羅七爺，含笑說道：「七爺，昨晚……」

羅七爺一張面孔登時紅了起來。

方大夫壓低聲音含笑接着道：「七爺老當益壯，精力過人，偶而隨興，亦與大雅無傷，只要在事後弄兩個方子，補上一補……」

羅七爺聽了只是搖頭。

方大夫微微一楞道：「七爺搖頭，難道老朽將脈象切錯了？」

羅七爺還是搖頭。

方大夫惑然道：「那麼——」

羅七爺眼光閃動，欲言又止，忽然比了一個手勢，貼着桌面，低低地向前伸出頸子。

方大夫趕緊也將頸子伸過去。

羅七爺的聲音很低。

儘管這時房中並無有第三人在場，那兩扇門也關得緊緊的，羅七爺的聲音仍然低得只有方大夫一個人可以聽得到。

方大夫靜靜聽完之後，愕然抬頭道：「會有這樣的事？」

羅七爺嘆了口氣，聳聳肩胛，沒有開口。

他能說什麼好呢？

如果他清楚這是怎麼回事，他也用不着這樣一早趕回來，差人去將他這位方大夫請來了！

方大夫沉吟了片刻，又道：「這也許跟酒有關係，七爺昨晚一共喝了多少酒？」

羅七爺道：「很少。」

方大夫皺眉道：「這就怪了，照道理說，像您這樣年齡和身體，應該不致於有這種情形才對。」

羅七爺輕輕發出一聲乾咳，似乎不知道如何接口才好。

方大夫忽又問道：「七爺剛才說這女人一身皮肉與衆不同，那麼七爺是不是上床以後，一碰到這女人的身子，就感覺有點不克自持？」

羅七爺搖搖頭道：「那還是以後的事，在熄燈以前，一直沒有什麼異樣，當燈熄後，這女人摟住我時……」

方大夫喃喃道：「像這種情形，要如果是個十八九歲，沒見過世面的小伙子，還說得過去，像您七爺，居然也會發生這種現象，就叫人大大的費解了。」

羅七爺又咳了一聲道：「如果這只是偶然的現象，事已過去，不提也罷，我只怕以後這女人討進了門……」

方大夫臉上忽然現出了笑意道：「這一點你七爺放心！」

羅七爺登時爲之精神一振，連忙說道：「方兄意思是說你方兄治得了老夫這個毛病？」

方大夫微微一笑道：「包治包好！」

羅七爺道：「要多少的時間？」

方大夫笑道：「換了別人，那就難說得很，如今是你七爺，只須你七爺一句話，您希望什麼時候好，我就能什麼時候治好！」

羅七爺忙說道：「當然越快越好。」

方大夫笑道：「最快是藥膏，我這裏開方子，你馬上着人去配，包您今晚定能够掙回昨晚的一口氣……」

書房中紙筆都是現成的，方大夫運筆如飛，很快的就開妥一張藥方。

羅七爺剛剛伸手將藥方接過去，外面忽然有人

敲房門，羅七爺抬頭向外問道：「誰？」

外面那人道：「是我，七爺。」

羅七爺道：「羅福？」

外面那人道：「是的七爺，小人正是羅福。」

羅福是大廚房的管事，也是羅府中起身起得最早的一個，方大夫剛才便是他去請來的。

但羅七爺並沒有吩咐他在這個時候來敲門。

雖然羅福此刻不來，羅七爺等下也要喊他來，但羅七爺絕不希望一個當下人的，在未奉主人命令之前，居然在主人會客時，也敢這樣肆無忌憚拍門打擾。

羅七爺很不高興的冷冷問道：「什麼事？」

羅福的聲調中充滿了惶恐：「回老爺，後面庫房那邊像是出了事。」

羅七爺一呆道：「你說什麼？」

羅福低聲說道：「小人剛才去柴房搬柴火時，看見好幾間庫房門都打開了，裏裏外外却見不到一個人。」

羅七爺在那裏，半晌未能說得出話來。

他在這一方面，可說是個老手，庫房那邊出了什麼事，那還用得着問麼？

× × ×

羅府中的護院武師共有八名，領頭的一個名叫禹金旗，外號「百閃流星」，此人打得一手好暗器，百發百中，奇準無比。

另外的七名武師，身手也都不俗。

因為這八名本來都是劍王宮的劍士，是劍王薛應中特地經過挑選才送過來的。

百閃流星禹金旗很快的應召來到書房。

羅七爺只將禹金旗一個人喊來，是因為賀壽的客人馬上就會陸續來到，他必須迅速查個明白，而且必須避免聲張出去，所以這件事目前知道的人愈少愈好，府中的武士亦不例外。

× × ×

禹金旗果然是個很能辦事的人。

他只出去不到一頓飯之久，便將庫房那邊的情形，查得清清楚楚。

根據他的觀察，他斷定來人人數雖不多，但顯然屬於黑道上做案的老手，因為來人手脚相當乾淨俐落，在庫房附近幾乎沒有留下一點綫索或痕跡。

（未完待續）

玉蝴蝶

·本文承自第一五八頁·

原來的男傭携着禮物，玉蝴蝶商震寰跟在後面照應。

山路雖是難走，幸好玉蝴蝶商震寰他是走慣了的家鄉，他指點揀向捷徑走去，既近又好走，下午即已到達他所住的碧雲仙館了。

商老夫人正在花園照看工人整理花草，忽見來了男女多人，正驚異間。

玉蝴蝶商震寰與雲英向前跪下道：「媽媽，孩兒與媳婦回來了，拜見母親。」

商老夫人驚喜的笑說：「快起來，你們回來，也不寫信告訴我一聲，早知道我就派人帮你們搬運也好，且進去吧。」

商老夫人在前面走着，兒媳在後面跟隨，高大的宅院，樓閣廳堂，儼然官門舊第，走進大門，有一條甬道，過去正廳五間，均是楠木造成，几上陳列着周鼎商彝，壁上掛滿名人字畫，正中高懸匾額一方，御筆親題「功存社稷」四字，這是商節度逝後，朝廷褒揚他的。

雲英復上前叩拜，命小紅也來叩見，商家只有女僕二人，男工四人，另有老管家商平，這是商節度得力的管家，他跟隨商節度在衝鋒打仗的時候，吃過了不少的苦頭，商老夫人對他也另眼看待。

老管家商平見到小主人夫婦一同回家，心內自是歡喜，他走到客廳上就要行禮。

玉蝴蝶商震寰連忙止住他道：「你坐下，你不比別人，你不必行禮。」

商平道：「老夫人及公子與少奶奶在此，小的怎麼敢坐。」

商老夫人命女僕端一張小櫈子在下面叫他坐下，然後內外男女傭僕都上前見過，並把袁雲兩家帶去的禮物畧一過目。

商老夫人道：「又要破費他們。」命家人收拾屋子房間，安置行李。

商府頓形熱鬧起來，商老夫人本來體弱多病，自商節度去世以後，兒子又久客在外，自己年老，無所依靠，今見兒子安然歸來，又娶得美麗端莊的媳婦，臉上早已堆滿笑容，頹喪的心情亦已不存在了。

雲英進入商家以來，也覺得婆婆的慈祥，夫妻的恩愛，一切美滿，足慰人生。

玉蝴蝶商震寰久客他鄉，母子分離，歷盡了江湖上的奸詐險惡，受盡了許多煩惱，今得一家團聚，正可朝夕侍奉母親，承歡菽水，或可報劬勞於萬一，書寫至此，本篇已告結束。

萬壑奇瑰，羣山環抱，且看金頂峨嵋，勞勞人世，倦鳥自思歸，多少英雄往事，空回首，烟靄霏霏，斜陽外寒鴉點點，反哺莫低徊。

武俠小說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發行 地址：香港上環新街七至十三號A 電話：H－456121（四線）

•最新出版•



鏢客行
蕭逸著
全書342頁
定價HK$3.60



十二神龍十二釵
（全三集）
諸葛青雲著
全書620頁
定價HK$6.90



三菱鏢
龍驤著
全書396頁
定價HK$4.20



風塵怒俠
（全三集）
東方英著
全書944頁
定價HK$9.80



五雷轟頂
倪匡著
全書224頁
定價HK$2.40



明駝俠影
（全五集）
司馬紫烟著
全書1474頁
定價HK$15.00



魔中俠
（全五集）
曹若冰著
全書1326頁
定價HK$15.20



鏢旗
（第四集）
臥龍生著
全書288頁
定價HK$3.00